

老 舍 著



開 明 圖 書 公 司 版

第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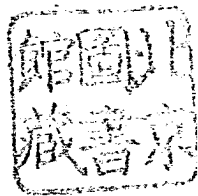
馬威低着頭兒往玉石牌樓走。走幾步兒。不知不覺的就楞噐々的站住一會兒。抬起頭來，有時候向左；有時候向右，看一眼。他看什麼呢？他不想看什麼，也真的沒看見什麼。他想着的那點事，像塊化透了的蠟膠，把他的心整個兒糊滿了；不但沒有給外面的東西留個鑽得進去的小縫兒，連他身上筋肉的一切動作，也滿沒受他心的指揮。他的眼光只是直着出去，又直着回來了，並沒有帶回什麼東西來。他早把世界忘了，他恨不得世界和他自己一齣消滅了，立刻消滅了，何苦再看呢！

猛孤丁的他站定不走啦。站了總有兩三分鐘，纔慢々的把面前的東西看清楚了。

「啊，今天是禮拜。」他自己低聲兒說。

禮拜下半年，玉石牌樓向來是很熱鬧的，綠草地上和細沙壘的便道上，都一團兒一團兒的站滿了人。

青草地上的男々女々，也有臉對臉坐着的，也有摟着脖子躺着的，也有單人孤坐拿着張晚報，不看報，光看姑娘的腿的。一群々的肥狗撒着歡兒亂跳，莫明其妙的旺々的咬着。小孩兒們，有的穿着滿身的白羊絨，有的從頭到脚一身紅絨的連腳褲，都拐着胖腿東西歪的



在草地上跑來跑去，媽子們戴着小白風帽，圓叨的跟着這些小神仙們跑。

馬威站了好大半天，沒心再看，也想不到那兒去好。

他大概有二十二三歲的樣子。身量不矮，可是很瘦。黃白的臉色兒，瘦，可是不顯着苦弱。兩條長眉往上稍微的豎着一些，眼角兒往上吊着一些；要是沒有那隻永遠含笑的大眼睛，他的面目便有些可怕了。他的眼珠兒是非常的黑，非常的亮，黑與亮的調和，叫他的黑眼珠的邊兒上淺了一些，恰好不讓黑白眼珠像冥衣鋪糊的紙人兒那樣死呆呆的黑白分明。一條不高的鼻子，因為臉上不很胖，看着高矮正合適。嘴唇兒往上兜着一些，和他笑迷迷的眼睛正好聯成一團和氣。

從他的面貌和年紀看起來，他似乎不應當這樣愁苦。可是，他的眉毛擰着，頭兒低着，脊梁也略彎着一些，青年活潑的氣象確是丟了好些。

他穿着一身灰呢的衣裳，罩着一件黑呢大氅。衣裳作得很講究，可是老沒有撞刷，看着正像他的臉，因為頹喪把原來的光彩減少了一大些。拿他和那些夾着姑娘胳膊的青年比起來，他真算是有點不幸了。

無心中的掏出手巾擦了擦臉；擦完了，照舊的在那裏楞磕磕的站着。

已經快落太陽了，一片一片的紅雲彩把綠絨似的草地照成紫不溜的。人們也一會兒比一會兒稀少了。

馬威把手揣在大氅兜兒裏，往前只走了幾步，在草地邊兒上的鐵欄杆上靠住了。

西邊的紅雲彩慢々的把太陽的餘光散盡了。光是一層一層的蒙上淺葡萄灰兒，借着太陽最後的那點反照，好像野鴿脖子上的那層灰裏透藍的霜兒，這個灰色越來越深，無形的和地上的霧圈兒聯成一片，把地上一切的顏色，全吞進黑暗裏去了。遠處的大樹悄悄の把這層黑影兒抱住，一同往夜裏走了去。

人們一來二去的差不多散淨了。四面的煤氣燈全點着了。圍着玉石牌樓紅的綠的大汽車，一閃一閃的繞着圈兒跑，遠々の從霧中看過去，好像一條活動的長虹。草地上沒有人了，只是鐵欄杆的旁邊還有個黑影兒。

二

李子榮已經鑽了被窩。正在往左伸伸腿，又往右挪々手，半睡不睡的時候，恍々忽々の似乎聽見門鈴響了一聲。眼睛剛要睜開，可是腦袋不由的往枕頭下面溜了下去。心裏還迷々忽忽的記得；剛纔有個什麼東西響了一聲。可是……

「吱——囉！」門鈴又響了。

他把纔閉好的眼睛開一小半，又慢々把耳朵唇兒往枕頭上面湊一湊。

「吱——囉！」

「半夜三更鬼叫門！誰呢？」他一手支着褥子坐起來，一手把窗簾掀開一點往外看。胡同裏雖有煤氣燈，可是霧下得很厚，黑咕溜の什麼也看不見。

「吱——嘎——」比上一回的響聲重了一些，也長了一些。

李子榮起來了。摸着黑兒穿上鞋，冰涼的鞋底碰上腳心的熱汗，他不自由的身上起了一層小鷄皮疙瘩；雖然是四月底的天氣，可是夜間還是涼沁沁的。他摸着把電燈開。然後披上大氅，大氣不出的，用脚尖兒往樓下走。樓下的老太太已經睡了覺；一不小心把他吵醒了，都非挨罵不可的。他輕的開了門，問了聲「誰呀？」他的聲音真低，低得好像怕把外邊的稠霧吓着似的。

「我。」

「老馬？怎麼一個勁兒的按鈴兒呀！」

馬威一聲兒沒言語，進來就往樓上走。李子榮把街門輕々の對好，也一聲不出的隨着馬威上了樓。快走到自己的屋門，他站住聽了聽，樓下一點聲兒也沒有，心裡說：

「還好，老太太沒醒。不然，明兒的早飯是一半麵包，一半兒罵！」

兩個人都進了屋子，馬威脫了大氅放在椅子背兒上，還是一語不發。

「怎麼啦，老馬？又和老頭兒拌了嘴？」李子榮問。

馬威搖了搖頭。他的臉色在燈底往下看，更黃得難瞧了。眉毛皺得要皺出水珠兒來似的。眼

「怎麼啦？」李子榮又問了一句。

待了半天馬威嘆了口氣，又嚙了嚙乾黃的嘴唇纔說：

「我乏極了，老李！我可以在你這兒住一夜嗎？」

「這兒可就有一張床啊。」李子榮指着他的床，笑着說。

「我來這張躺椅。」馬威低着頭說；「好歹對付一夜，明天就好辦了！」

「明天又怎麼樣呢？」李子榮問？

馬威又搖了搖頭。

李子榮知道馬威的脾氣！他要是說，問也無益。

「好吧。」李子榮抓了抓頭髮，還是笑着說；「你上床去睡，我照顧這個躺椅。」說着他就往椅子上鋪氈子。「可是一樣，一天亮你就得走，別讓樓底下老太太瞧見！好，睡你的呀！」

「不，老李你睡你的去，我在椅子上躺一會兒就成。」馬威臉上帶出一釘點兒笑容來

「我天亮就走，準走！」

「上那兒呢？」李子榮看見馬威的笑容，又想往外套他的話；「告訴我吧！不然，這一夜不用打算睡着覺！又跟老頭兒鬧了氣，是不是？」

「不用題了！」馬威打了個哈欠；「我本不想找你來，不湊巧今天晚上沒走了，只好來打攪你！」

「上那兒去，到底？」李子榮看出馬威是決不上床去睡，一面說話，一面把他自己的大氈和氈子全細細的給馬威圍好。然後把電燈捻下去，自己又上了床。

「德國，法國，——沒準兒！」

「給老頭兒張羅買賣去！」

「父親不要我啦！」

「啊——」李子榮楞磕磕的答應了一聲，沒談別的。

兩個人都不出聲了。

街上靜極了，只有遠處的火車和輪船的笛兒，還一陣又的響，什麼別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街後教堂的鐘打了兩點。

「你不冷啊？」李子榮問。

「不冷！」

……

李子榮臨睡的時候，心裏還一個勁兒的盤算；「早兒起來，別叫老馬跑了！起來用涼水洗洗臉，給樓下老太太寫個字條兒，告訴她；有急事，不等吃早飯啦！然後和他出去，送他回家——對，還是上舖子去好，父子見面也不好意思在舖子裏再搗亂，……常有的事，父子拌嘴吧咧！……年青，老馬！……太認真！……！」

在夢裏他還不斷的這麼想着。……胡同裏送牛奶的小車子蹭蹭的擦起來了，大街上汽車的聲音越來越多了。李子榮一機靈睜開了眼，太陽已經從窗簾的縫兒射進一條金絲兒。

「老馬！」

甄子大驚都在椅子背兒上搭拉着，可是馬威後影兒啦！

他起來，把後面的窗簾打開，披上大氅，呆呆的站在窗子旁邊。從窗子往外看，正看太暗士河。河岸上還沒有什麼走道兒的，河上的小船可是都活動開了。岸上的小樹剛吐出淺綠的葉子，樹梢兒上繞着一層輕霧。太陽光從霧薄的地方射到嫩樹葉兒上，一星一的閃着，像剛由水裏撈出的小淡綠珠子。河上的大船差不多全沒掛着帆，只有幾支小划子掛着白帆，在大船中間忽悠悠的搖動，好像幾支要往花兒上落的大白蝴蝶兒。

早潮正往上長，一滾一滾的浪頭都被陽光鑲上一層金鱗，高起來的地方，一擁一擁的把這層金光擠破；這擠碎的金星兒，往下落的時候，又被後浪激起一堆小白花兒，真白，恰像剛由蒲公英梗子上擠出來的嫩白漿兒。

最遠的那隻小帆船慢々の忽悠着走，河浪還是一滾一滾的往前追，好像這條金龍要把小蝴蝶趕跑似的。這樣趕來趕去，小帆船拐過河灣去了。

李子榮呆々的一直看着小帆船拐了河灣，纔收了收神，走到前面靠街的窗子，也把窗戶擋兒打開。然後想收拾收拾書桌上的東西。桌子上有個小玩藝兒，一閃一閃的發亮。這個小東西底下還放着一個小字條兒。他把這些東西一齊拿起來，心裏涼半截。慢々の走到籬椅那裏去，坐下，細々の，紙條上的字。只有幾個字，是用鉛筆寫的，筆畫東扭西歪，好像是摸着黑兒寫的：

「子榮兒；謝々你！小鑽石戒子一個新交溫都姑娘。再見！威。」

第二段

這段事情現在應從馬威從李子榮那裏走的那一天往回倒退一年。

伊牧師是個在中國傳過二十多年教的教師。對於中國事兒，上自伏羲畫卦，下至袁世凱做皇帝，（他最喜歡聽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國話說不好，簡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帶着腿的「中國百科全書。」他真愛中國人；半夜睡不着的時候，總是禱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國變成英國的屬國；他含着熱淚告訴上帝；中國人要不叫英國人管起來，這群黃臉黑頭髮的東西，怎麼也升不了天堂！

伊牧師順着牛津大街往東走，雖然六十多了，他走得還是飛快。

從太陽一出來直到半夜，牛津大街總是被婦女擠滿了的。這條大街上的舖子，除了幾個賣煙捲兒的差不多全是賣婦女用的東西。他們走到這條街上，無論有什麼急事，是不會在一分鐘裏往前挪兩步的。舖子裏擺着花紅柳綠的帽子，皮鞋，小手套，小提箱兒……都有一種特別的吸力，把她們的眼睛，身體，和靈魂一齊吸住。伊牧師的宗教上的尊嚴到了這條街上至少要減去百分之九十九；往前邁一大步，那支高而癡事的鼻子非碰在老太太的小汗傘上不可；往回一殺步，大皮鞋的底兒（他永遠不安橡皮底兒）十之八九是正放在姑娘的小脚指頭上；伸手一掏手巾，胳膊肘兒準放在婦人提着的小竹筐裏，……每次他由這條街走過，至少

回家要換一件汗衫，兩條手巾。至於「對不起」「必留神」這路的話，起碼總說百八十個的。

好容易撈過牛津圈了，他深_々的吸了一口氣，說了聲「謝_々上帝！」脚底下更加了勁，一直往東走。汗珠子好像雪化了似的從雪白的鬚角兒往下流。

伊牧師雖然六十多歲，腰板還挺得筆直。頭髮不多，可是全白了。沒留鬍子，腮上刮得晶亮。要是臉上沒有褶兒，簡直的像兩塊青色磁磚。兩支大眼睛，歇歇鬆鬆的安着一對小黃眼珠兒。眼睛上面掛着兩條肉稜兒，大概在二三十年前稜兒上也長過眉毛。眼睛下面搭拉着一對小眼鏡，因為鼻子過高的原故，眼鏡和眼睛的距離足有二寸來的，所以從眼鏡框兒上邊看東西，比從眼鏡中間看方便多了。嘴唇兒很薄，而且嘴角兒往下垂着一點。傳道的時候，兩個黃眼珠兒在眼眶兒上一定，薄嘴唇兒往下一垂，真是不用說話，就叫人發抖。可是平常見了人，他是非常的和霽；傳教師是_非有兩幅面孔辦不了事的。

到了博物院街，他往左拐了去。穿過陶鑿吞大院，進了戈登胡同。

這一帶胡同住着不少中國學生。

在倫敦的中國人，大概可以分作兩等，工人和學生。工人多半是住在東倫敦，最給中國人丟臉的中國城。沒有錢到東方旅行的歐洲人，法國人，美國人，到倫敦的時候，總要到中國城去看一眼，爲是找些寫小說，日記，新聞料。中國城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舉動。就是因爲那裏住着中國人，所以他們要瞧一瞧。就是因爲中

國是弱國，所以他們隨便給那群勤苦耐勞，在異域找飯吃的華人加上一切的罪案。中國城要是住着二十個中國人，他們的記載上一定是五千；而且這五千黃臉鬼是個々擴大煙，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和作一切至少該千刀萬剮的事情的。作小說的。寫戲劇的，作電影的，描寫中國人全根據着這種傳說和報告。然後看戲，看電影。念小說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國皇帝，把這種出情理的事件牢々的記於腦子裏，於是中國人就變成世界上最陰險，最污濁，最討厭，最卑鄙的一種兩條腿的動物！

中國城有這樣的好名譽，中國學生當然也不會吃香的。稍微大一點的旅館就不租中國人，更不用說講體面的人家了。只有大英博物院後面一帶的房子，和小旅館，還可以租給中國人；並不是這一帶人們特別多長着一分善心，是他們吃慣了東方人，不得不把長臉一拉，不得不和這群黃臉的怪物對付一氣。鷄販子養鷄不見得他准愛鷄，英國人把房子租給中國人又何嘗的愛中國人呢。

戈登胡同門牌三十五號是溫都寡婦的房子。房子不很大，三層小樓，一共不過七八間房子。門外圍着一排綠柵欄。三層白石的臺階，刷得一釘點土也沒有。一個小紅漆門，門上的銅環子擦得晶光。一進門是一間小客廳。客廳後面是一間小飯廳。從這間小飯廳繞過去，由樓梯下去，還有三間小房子。樓上只有三間房子聽得一間，後面兩間。

伊牧師離着這個小紅門還老遠，就把帽子摘下來了。擦了擦臉上的汗，又正了正領帶，覺身上一點缺點沒有了，纔輕輕的上了臺階。在臺階上又站了一會兒，纔拿着音樂家在鋼琴

上試音的那個輕巧勁兒，在門環上敲了兩三下。

一串細碎的脚步兒從樓上跑下來，跟着，門兒稍微開了一個縫兒，溫都太太的臉露出一半來。

「伊牧師！近來好？」他把門開大了一點，伸出小白手，在伊牧師的手上輕輕的換了一換。

伊牧師隨着他進去，把帽子和大鑿掛在過道兒衣架上，然後同他進了客廳。

小客廳裏收拾得真叫乾淨爽利，連掛畫的小銅釘子都像含笑。屋子當中鋪着一塊長方兒的綠毯子，毯子上放着兩個不十分大的臥椅。靠着窗戶擺着一支小茶几，茶几上一個小三彩中國磁瓶，插着兩架小白白玫瑰花。茶几兩旁是兩把榉木椅子，鑲着綠絨的棹墊兒。裏手的山墻前面擺着一架小鋼琴，琴蓋兒上放着兩三張照像片兒，琴的前邊放着一支小油漆瓷兒。牆兒上臥着一個白胖白胖的小獅狗，見伊牧師進來，慌着忙着跳下來，搖頭擺尾的在老牧師的腿中間亂蹦。順着屋門的牆上掛着張油畫，兩旁配着一對磁小碟子。畫兒底下一個小書架子，擺着些本詩集小說什麼的。

溫都寡婦坐在鋼琴前面的小凳兒上，小白狗跳在他懷裏，歪着頭兒圍伊牧師。

伊牧師坐在臥椅上，把眼鏡往上推了一推，開始誇獎小白狗。誇獎了好大半天，纔慢慢的說到；

「溫都太太，樓上的屋子還閑着嗎？」

「可不是嗎。」她一手抱着狗，一手把煙絲兒遞給伊牧師。

「還想租人嗎？」他一面裝煙一面問。

「有合適的好人纔敢租。」他拿着尺寸這樣回答。

「有兩位朋友，急於找房。我確知道他們很可靠。」他從眼鏡框兒上面看了她一眼，把「確」字說得特別清楚有勁。他停頓了一會兒，把聲音放低了些；鼻子周圍還畫出個要笑的圈兒，「兩個中國人——」說到「中國兩個字」，他的聲音差不多將兒的能叫她聽見；「兩個極老實的中國人。」

「極老實的中國人！」他又重了一句，又儉吝的看了他一眼。

「對不——」

「我擔保！有什麼錯兒朝我說！」他沒等溫都太太說完，趕緊把話接過來；「我實在沒地方給他們找房子去，溫都太太，你得成全成全我！他們是父子爺倆，父親還是「基督教徒」。看上帝的面上，你得——」伊牧師故意不再往下說，看々「看上帝的面上」到底發生什麼効力不發。

「可是——」溫都太太好像一點沒把上帝攔在心上，臉上掛着一千多個不耐煩的樣子。

伊牧師又沒等他說完就插嘴；

「那怕多要他們一點房租呢！看他不對路，攔他們搬家。我也就不再——」他覺得往下要說的會似乎和聖經的體裁不大相合，於是吸了一口烟，連烟蒂話一齊咽下去了。

「伊牧師！」溫都太太站起來說；「你知道我的脾氣；這條街的人們靠着租外國人發財的不少，差不多只剩我這一處，寧可少賺錢，不租外國人！這一點我覺得是很可以自傲的！你爲什麼不到別處給他們找房子呢？」

「誰說沒找呢！」伊牧師露着很爲難的樣子說；「陶靈吞大院，高威胡同，都挨着門間到了，房子全不合適，我就是看你的樓上三間小屋子正好，正够他們住的；兩間作他們的臥房，一間作書房，多麼好！」

「可是，牧師！」他從兜兒裏掏出小手絹擦了擦嘴，其實滿沒有擦的必要；「我想我能叫個中國人在我的房子裏煮老鼠吃嗎？」

「中國人不一——」他正想說；「中國人不吃老鼠，」繼而一想，這麼一說是分明給他個小釘子碰，房子還租到手的嗎？於是連忙改嘴；「我自然囑咐他們別吃老鼠！溫都太太，我也不就誤你的工夫了；這們說吧；租給他們一個禮拜，看他們不好，叫他們搬家。房租呢，你說多少是多少。旅館他們住不起，不三不四的人家呢，我又不肯叫兩個中國人跟他們打交待。咱們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咱們總得受點屈，成全成全他們爺兒兩個！」

溫都太太用手搓着小狗脖子下的長毛，半天沒有言語。心裏一個勁兒顛算；到底是多租幾個錢好呢，還是一定不伺候殺人放火吃老鼠的中國人好呢？想了半天，還是不能決定；又怕把伊牧師僵在那裏，只好順口支應着；

「他們也不抽鴉片？」

「不！不！」伊牧師連三併四的說。

他跟着又開了無數的問題，把他從小說，電影，戲劇，和傳教士造的謠言裏所得來的中國事兒，兜着底兒問了個水落石出。問完了，心裏又後悔了；這麼問，豈不是明々の表示已經有意把房租給他們嗎。

「謝々你！溫都太々！」伊牧師笑着說；「就這麼辦了！四磅十五個先令一個禮拜，管早晚飯！」

「不准他們用我的澡盆！」

「對！我告訴他們，出去洗澡，」

伊牧師說完，連小狗兒也沒顧得再闖一闖，抓起帽子大斃就跑。跑到街上，找了個清靜地方纔低聲的說；

「他媽的！爲兩個破中國人……」

二

馬家父子從上海坐上輪船，一直忽々悠悠的來到倫敦。馬老先生在海上四十天的工夫，就扎爭着爬起來一回；剛一出艙門，船往外手裏一歪，摔了個毛兒跟頭；一聲沒出，又扶着艙門回去了。第二次起來的時候，船已經紋絲不動的在倫敦碼頭靠了岸啦。小馬先生比他父親強多了，只是船過台灣的時候，頭有點發暈，過了香港就一點事沒有了。

小馬先生的模樣兒，我們已經看見過了。不同的是，在船上的時候，他並不那麼瘦，眉也不皺得那麼緊。又是第一次坐海船出外，事々看着新鮮有趣；在船欄杆上一靠，捲着水花的海風把臉吹得通紅，心裡差不多和海水一樣開暢。

老馬先生的年紀至多也過不去五十，可是老故意帶出頹唐的樣子，好像人活到五十就應該橫草不動，豎草不拿的，一天吃了睡，睡了吃；多邁一步，都似乎與理不合，他的身量比他的兒子還矮一點，臉上比馬威富太多了，重重的眉毛，圓圓的臉，上嘴唇上留着小月牙兒似的黑鬍子，在最近的一二年來纔有幾根慘白的，眼睛和馬威的一樣，又大，又亮，又好看；永遠戴着渣玊珽邊的大眼鏡，他既不近視，又不遠視，戴着大眼鏡只是爲叫人看着年高有感。

馬則仁（這是馬老先生的名子），年青的時候在美以美會的英文學校念過書，英文單字兒記得不少，文法的定義也背得飛熟，可是考試的時候永遠至多得三十五分，有時候拿着英華字典，把得一百分的同學拉到清靜地方去；「來！咱們考考！你問咱五十個單字，咱問你五十個，到得領教領教你這得一百分的怎樣個高明法兒！」於是把那得一百分的英雄擷得乾瞪眼，他把字典在夾肢窩裏一夾，嘴裏哼唧着「A noun is……」他得三十五分的羞恥，算是一掃兒光，雪得乾乾淨淨。

他是廣州人，自幼生在北京，他永遠告訴別人他是北京人，直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價值增高，廣東國民政府的勢力擴大的時候，他纔在名片上印上了「廣州人」三個字。

在教會學校畢業後，便慌手忙脚的抓了個妻子，仗着點祖產，又有哥哥的幫助，小兩口兒

一心一氣的把份小日子過得挺火熾，他考過幾回學部的錄事，白摺子寫不好，作錄事的希望只好打消，託人找洋事，英文又跟不上勁，有人給他往學堂裏薦學去教英文，作官心盛，那肯去拿藤子棍兒當小教員呢，閑着沒事也偷着去嫖一嫖，回來晚了，小夫婦也有時候拌一通嘴兒，好在是在夜裏，誰也不知道，還有時候把老婆的金戒子偷出去押了寶，可是永遠笑着應許哥哥寄來錢就再給他買個新的，他半惱半笑的說他一頓，他反到高興了，把押輸了的情形一五一十說給他聽。

結婚後三年多，馬威纔降生了，馬則仁事前就給哥哥寫信要錢，以備大辦滿月，哥哥的錢真來了，於是親戚朋友全在馬威降世的二三十天上，吃了個「泰山不下土」；連街坊家的四眼狗也跟着啃了回豬腳魚骨頭。

現在小夫婦在世上的地位高多了，因為已經由「夫婦」變成「父母」，他們對於作父母的責任雖然沒十分細想，可是作父母的威嚴和身份總得拿出來，於是馬則仁老爺把上嘴唇的毫毛遮住不剃，兩三個月的工夫居然養成一部小黑鬍子，馬夫人呢？把臉上的胭脂擦淺了半分，爲是陪襯着他的小黑鬍子。

最痛心的；馬威八歲的時候，馬夫人，不知道是吃多了，還是着了涼，一命嗚呼的死了，馬則仁傷心極了；撈下個八歲的孩子沒有管，還算小亭；結婚一場，并没給夫人弄個皇封官話，這有多麼對不起死去的靈魂！由不得大眼淚珠兒一串跟着一串的往下流，把小鬍子都哭得像賣密麻花的那把小糖刷子！

喪事一切又是哥哥給的錢，不管誰的錢吧，反正不能不給死鬼個體面發送。接三，放炮口，出殯，辦得比馬威的滿月又熱鬧多了。

一來二去的，馬先生的悲哀減少了。親戚朋們都張羅着給他再說個家室。他自己也有這個意思，可是選擇個姑娘真不是件容易事。續絃不像初婚那麼容易對付，現在他對於婦女總算有了經驗；好看的得養活着，不好看的也得養活着，一樣的養活着，爲什麼不來個好看的呢。可是，天下可有多少好看的婦人呢。這個續絃問題到真不容易解決了；有一回差點兒就成功了，不知道誰多嘴愛說話，說馬則仁先生好吃懶作沒有出息，於是女的那頭兒打了退堂鼓。又有一回，也在快成功的時候，有人告訴他；女人的鼻子上有三個黑點兒，好像骨牌裏的「長三」！又散了，娶媳婦那能要鼻子上有「長三」的呢！

還有一層：馬先生唯一爭光耀祖的事，就是作官的機會，沒有輕易放過去的；續絃也是個得官兒的機會，自然也不能隨便的拍腦袋算一個。假如娶個官兒老爺的女兒，靠着老丈人的力量，還不來份差事？假如……他的「假如」多了，可是「假如」到底是「假如」，一回也沒成了事實。

「假如我能娶個總長的女兒，至小咱們還不弄一個主事，」他常對人們說。

「假如總長有個女兒，能嫁你不能？」人們這樣回答他。

婚事和官事算是都渺希望。

馬威在家裏把三本小說和四書念完之後，馬老先生把他送到西城一個教會學堂裏去，因爲

那裏可以住宿，省去許多麻煩，沒事的時候，馬老先生常到教會去看兒子；一來二去的，被伊牧師說活了心，居然領了洗入了基督教。左右是沒事作，閉着上教會去逛々，又透着虔誠，又不用花錢，領洗之後，一共有一個多禮拜沒有打牌，喝酒；而且給兒子買了一本紅皮的英文聖經。

在歐戰停了的那年，馬則仁的哥哥上了英國，作販賣古玩玩生意，隔個三五個月總給兄弟寄點錢來，有時候也託他在北京給搜尋點貨物，馬則仁是天生來看不起買賣人的，好歹的給哥哥買幾個古瓶小茶碗什麼的，每次到琉璃廠去買這些東西，總繞到前門橋頭獨一處去喝幾碗黃酒，吃一頓炸三角兒。

馬先生的哥哥死在英國了，留下遺囑教兄弟上倫敦來繼續作買賣。

這時候伊牧師已經回了英國二三年，馬老先生拿着英華字典給他寫了封長信，問他到底應該上英國去不去，伊牧師自然樂意有中國教友到英國來，好叫英國人看看傳教士們在中國不是光吃飯拿錢不作事，他回了馬先生一封信，叫他們父子千萬上英國來，於是馬先生帶着兒子到上海，買了兩張二等船票，兩身洋服，幾筒茶葉，和幾個零七八碎的東西，輪船出了江口，馬老先生把大眼鑰摘下來，在船艙裏一躺，身上絲紋不敢動，還覺得五臟一齊往上翻。

英國海關上的小官兒們，模樣長像雖然不同，可是都有那麼點派頭兒，叫長着眼睛的一看，就看得出來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的眼睛總是一隻看着人，那一隻看着早已撕破的舊章程本子，鉛筆，永遠是半截的，在耳朵上插着鼻子老是皺皺着幾個褶兒，爲是叫臉上沒一處不顯着忙的「了不得」的樣子，他們對本國人是極和氣的一邊察護照，一邊打哈哈說俏皮話；遇見女子，他們的話是特別的多，對外國人的態度，就不同了：肩膀兒往上一端，嘴犄角兒往下一扣，把帝國主義十足的露出來；有時候也微微的一笑，笑完了準是不許你登岸，護照都驗完，他們和大家一齊下了船，故意的搓着手告訴你：「天氣很冷，」然後這誇獎你的英國話說得不錯。……

馬家父子的護照驗完了，馬老先生有他哥哥的幾件公文在手，小馬先生有教育部的留學証書，於是平平安安的過去，一點麻煩沒有，驗完護照，跟着去驗身體，兩位馬先生都沒有醫病，也沒有五勞七傷，於是又平安的過了一關，而且大夫笑着告訴他們：在英國多吃點牛肉，身體還要更好；這次歐戰，英國能把德國打敗，就是英國兵天天吃牛肉的緣故，身體檢查完了，父子又把箱子盒子打開，叫人家察驗東西，幸而他們既沒帶着鴉片，又沒帶着軍火，只馬先生的綢子衣裳，和幾筒茶葉，上了十幾鎊錢的稅，馬老先生既不知爲什麼把這寶貝帶來，又不知爲什麼要上稅，把小鬍子一捋，糊裏糊塗的交了錢完事，種種手續辦完，馬老先生差點沒暈過去；心裏說，早知道這麼麻煩，要命也不上外國來！

下了船就上火車，馬老先生在車椅角兒一靠，什麼沒說，兩眼一閉，又睡了，馬威順着窗

子往外看；高高低低有一處是平的，高的土崗兒是綠的，窪下去的地方也是綠的，火車跑得快，看不清別的東西，只有這高低不平的綠地隨着開闢走，看那兒，那兒是綠的，火車越走越快，高低不平的綠地漸漸變成一起一落的一片綠浪，遠遠的有些牛羊，好像在翠浪上飄着的各色花兒。

綠地越來越少了，樓房漸漸多起來了，過了一會兒，車走得慢多了，車道兩旁都是大樹了，汽笛響兩聲，車進了商務印書館車站。

馬老先生還著薩似的睡着，忽然咧了咧嘴，大概是說夢話呢。

站臺上人真多，「嘿，嘿，這邊！」脚夫推着小車向客人招呼，「嘿，嘿，那邊！」丈夫搖着手巾叫媳婦，那邊的車開了，車上和站臺上的人們，點手的點手，搖手巾的搖手巾，一溜黑烟，車不見了，賣報的，賣花的，賣烟捲兒的，都一聲不言語推着小車各處出溜，英國人作買賣和送殯是拿着同樣的態度的。

馬威把父親推醒，馬老先生打了個哈欠，剛要再睡，一位姑娘提着皮包往外走，使勁一開門，皮包的角兒正打在他的鼻子上，姑娘說了聲「對不起」，馬先生摸了摸鼻子，算是醒過來了，馬威七手八腳的把箱子什麼的搬下去，正要往車外走，伊牧師跳上來了，他沒顧得和馬老先生拉手，提起最大的那隻箱子就往外走。

「你們來得真快！海上沒受罪？」伊牧師把大箱子放在站臺上問馬氏父子。
馬老先生提着小盒子，慢吞吞的下了車，派頭滿像前清「道臺」下大轎是的。

「伊牧師好？」他把小盒子也放在站臺上，對伊牧師說：「伊太太好？伊小姐好？伊……」
伊牧師沒等馬先生問完，又把大箱子抄起來了：「馬威！把箱子搬到清潔來！除了那隻手提箱，你拿着；剩下的全搬過來！」

馬威努着力隨着伊牧師把箱子全搬到行李房去。馬老先生手裏什麼也沒拿，慢吞吞的扭過來。

伊牧師在櫃臺上把寄放東西的單子寫好，問明白了價錢，然後向馬老先生說：「給錢，今天晚上，箱子什麼的就全給你們送去了。這省事不省事？」

馬老先生給了錢，有點不放心：「箱子丟不了哇？」

「沒錯！」伊牧師用小黃眼珠繞着望着老馬之眼，限着向馬威說：「你們餓不餓。」

「不——」老馬先生趕緊把話接過來，一來是：剛到英國就瞞着餓，未免太不合體統。二來是：伊牧師花錢請客，於心也不安。

伊牧師沒等他把「餓」字說出來，就說：「你們來吧！隨便吃一點東西。不餓？我不信！」
馬老先生不好意思再客氣，低聲的向馬威用中國話說：「他要請客，別駁他的面子。」

他們父子隨着伊牧師從人羣裏擠出站臺來。馬威把腰板挺得像棺材板一樣直，脖子梗梗着，慢吞吞的往前走。馬老先生兩手撒着，大篷後襟往起掖着一點，慢條斯禮的搖晃着。站臺外邊的大玻璃棚底下有兩三家小酒館，伊牧師領着他們進了一家。他挑了一張小桌，三個人挨着坐下然後問他們吃什麼。馬老先生依然說是不餓，可是肚子裏直叫喚。馬威沒有他父親

那樣客氣，可是初來乍到，不知道要什麼好。

三二

伊牧師看出來了；問是沒有；於是出了主意：「這麼着好不好？每人一杯啤酒，兩塊火腿麵包。」說完了，他便走到櫃上去要。馬威跟着站起來，幫着把酒和麵包端過來。老馬連一動也沒動，心裏說：「花錢吃東西，還得他媽的自已端過來，哼！」

「我平常不喝酒，」伊牧師把酒杯端起來，對他們說；「只是遇着朋友，愛來一杯半碗的喝着玩兒。」他在中國喝酒的時候，總是偷偷的不叫教友人們看見，今天和他們父子一塊兒喝，不得不這麼說明一下。一氣下去了半杯，對馬威開始誇獎酒館的乾淨，然後誇獎英國的有秩序；「到底是老英國呀！馬威，看見沒有啊？」嚼了一口麵包，用假牙細細的磨着，好大半天纔咽下去。「馬威，暈船沒有？」

「到不覺得怎麼的，」馬威說；「父親可是始終沒起來。」

「我說什麼來着？馬先生！你還說不餓！馬威去再給你父親要杯啤酒，啊，也再給我來一杯，愛喝着玩兒。馬先生，我已經給你們找好了房，回來我帶你們去，你得好好的喝一喝！馬威又給他們的酒端來。伊牧師一氣灌下去，還一個勁兒說：「喝着玩兒。」

三個人都吃完了，伊牧師叫馬威把酒杯和碟子都送回去，然後對馬老先生說：「一個人一個先令，不對咱們倆還多喝着一杯酒，馬威是一個先令，你是一個零六，還有零錢？」

老馬先生真沒想到這一招兒，心裏說：幾個先令的事，你作牧師的還不花，你算那道士呢！他故意的透着俏皮，反張羅着會牧師的眼。

「不！不！到英國接着英國法子辦，自己吃自己，不讓！」伊牧師說。

三個人出了酒館，伊牧師掏出六個銅子來，遞給馬威：「去，買三張票，兩個銅子一張，說：大英博物館，三張，會不會？」

馬威只接過兩個銅子，自己掏出四個來，往伊牧師指着的那個小窗戶洞兒去買票。把票買來，牧師樂了：「好孩子！怎麼買票了吧？」說着，在衣襟裏面掏了半天，掏出一張小地圖來：「馬威，給你這個。看，咱們現在是在利務普街。看見這條紅線沒有？再走四站就是博物院。這是倫敦中央地道火車，記着，別忘了！」伊牧師領着二馬下了地道。

四

溫都先生死了十幾年了。他只給溫都太太留下一處小房子和些股票。

每逢溫都寡婦想起丈夫的時候，總把二寸見方的小手絹哭濕了兩三塊，除了他沒有死在戰場上，和沒給他留下幾百萬的財產，他對於死去的丈夫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可是這些問題是每逢一哭丈夫，就稍帶手兒想起來的，他設若死在戰場上，除了得個爲國捐軀的英名，至少他還不得份兒恤金。恤金縱然趕不上幾百萬財產，到底也可以叫他一年多買幾頂新帽子，幾雙長筒的絲襪子；禮拜天不喜歡上教堂的時候，還可以喝瓶啤酒什麼的。

在他丈夫死後不久歐洲就打開了大仗。他一來是愛國，二來爲掙錢。到一個汽油公司裏去打字。那時候正當各處缺人，每個禮拜他能掙到三鎊來錢。在打字的時候，忽然想起男人來

，或者是恨男人死得早，錯過了這個盡忠報國的機會，他的淚珠兒隨着打字機鏗子的一起一落，吧噠吧噠的往下落。設若他還活着，至不濟還不去打死百八十來個德國兵！萬一把德皇生擒活捉，他豈不升了元帥，他豈不穩當當作了元帥太々！他越這麼想，越恨德國人，好像德國故意在他丈夫死後纔開仗，成心不叫溫都先生得個「戰士」的英名。德國人可恨！這麼一想，手下的打字機響得分外有勁；打完了一看，竟會把紙戳破了好幾個窟窿，——只好從新再打！

溫都姑娘的年紀比她母親小着一半。出了學校，就入了六個月的傳習所，學習怎麼賣帽子，怎麼在玻璃窗裡擺帽子，怎麼替姑娘太々往頭上試帽子。……出了傳習所，就在倫敦城裏帽舖找了個事，一個禮拜掙十六個先令。

溫都寡婦在大戰的時候剩了幾個錢，戰後她只在公司缺人的時候去幫十天半個月的忙，所以她總是在家裏的時候多。溫都姑娘念書的時候母女老是和氣々的，母親說什麼，女兒聽什麼。到了溫都姑娘上帽舖作事以後母女的感情可不像先前那麼好了；時常的母女一頂一句的拌嘴。「叫她去她的！黃頭髮的小東西！」溫都太太含淚對小狗兒說。說完，還在狗的小尖耳朵上要個嘴兒，小狗兒有時也傻瓜似的陪着掉一對眼淚。

吃飯時間的問題，就是她們倆拌嘴的一個大原因，母親是凡事有條有款，有一定的時候。女兒是初到外邊作事，小皮包裡老有自己掙的幾個先令，回家的時候，在賣糖的那裡看幾分鐘，裁縫舖外邊看幾分鐘，珠寶店外又看幾分鐘。一邊看一邊想：等着，慢慢的長薪水，買

那包紅盒子的皮糖，買那件綉綉子綉邊兒的大衫，越看越不愛走，把回家那回事簡直的忘死了，不但先是回來晚了，吃完晚飯，立刻扣上小帽子，小鳥兒似的又飛出去了。她母親知道女兒是跟男朋友出去玩，這本來不算什麼新奇，她所不高興的是：姑娘夜間回來把和男人出去的一切經過，沒結沒完的告訴母親，跟着還談好些個結婚問題，離婚問題，談的有來有去一點狗東沒有，有一回伊牧師來看她們，溫都姑娘把情人給她的信，挑了幾篇長的，念給老牧師聽；牧師本是來勸溫都姑娘禮拜天去上教堂，一聽姑娘念的信，沒等勸好，拿起帽子就跑。

溫都太太年青的時候，一樣地享過這種愛的生活。可是她的理想和她女兒的不同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是一拳打死老虎，兩腳踹倒野象，可是一見女人便千般的柔媚，萬般的奉承。女的呢，總是腰兒很細，手兒很小，動不動就暈過去，靠的時候還永遠是倒在英雄的路臂上。這樣的英雄美人，只能在月下花前沒人的地方說些知心話，小樹林裏偷偷的要個嘴兒。如今溫都姑娘的愛的理想和經驗，與這種小說式的一點也不同了：一張嘴便是結婚後怎麼和情人坐汽車一點鐘跑八十英里；怎樣性情不相投就到法蘭離婚；怎麼喜歡嫁個意大利的廚子，好到意國去看莫索里尼到底長着鬍子沒有；要不然就是嫁個俄國人，到莫斯科去看一眼。專爲看俄國婦人的裙子是將蓋住襠膝蓋兒，還是簡直的光腿不穿裙子。

溫都寡婦自從丈夫死後，有時候也想再嫁。再嫁最大的難處是經濟問題，沒有準進項的男人簡直不敢拉攏。可是這點難處，她向來沒跟別人提過。愛情的甜美是要暗中啞摸的，就是

心中想到經濟問題，也不能不設法包上一層愛蜜皮兒。

「去！去！嫁那個俄國鬼去！」溫都太太急了，就這樣對她女兒說。

「那是在莫斯科買皮子一定便宜，叫他給我買一打皮襖，一天換一件，看美不美？啊？媽媽！」溫都姑娘撒着嬌兒說。

溫都太太一聲不出，抱着小狗睡覺去了。

溫都姑娘不但關於愛情的意見和母親不同，穿衣裳，戴帽子，掛珠子式樣也都不一樣。她的美的觀念是：什麼東西都是越新越好，自要是新的便是好的，美不美不去管，衣裳不短不好，帽子越合時樣越好。據她看：她母親的衣裳到該至少剪去一尺；母親的帽子不但帽沿兒大得過火，帽子上的長辮子花兒更可笑的要命，母親一張嘴便是講材料的好壞，女兒一張嘴便是巴黎出了什麼新樣子，說着說着，母女又說僵了。

母親說：「你要是再買那小鷄蛋殼似的帽子，不用再跟我一個桌兒上吃飯！」

女兒回答：「你要是再穿那件嚮下老的青裙子，我再不和你一塊上街！」

母女的長像兒也不一樣，溫都太太的臉是長長兒的，自上而下的往下溜，溜到下巴頰兒只剩下尖尖的一個小三角兒，淺黃的頭髮，已往有幾根白的，盤成兩個圓髻兒，在腦瓢上扣着，一雙黃眼珠兒，一隻小尖鼻子，一張小薄嘴，只有笑的時候，纔能把少年的俊俏露出一點來，身量不高，戴上寬沿的帽子的時候更顯得矮了。

溫都姑娘和她母親站在一塊兒，要高出一頭來。那双脚和她母親的又瘦又尖腳比起來

她們娘倆好像不是一家的人。因為要顯着腳小，她老買比腳小着一號兒的皮鞋；繫上鞋帶兒，脚面凸出兩個小肉錢頭。母親走道兒好像小公雞啄米粒兒似的，一逗一逗的好看。女兒走起道兒來是咚咚的山響，連臉蛋上的肉都震得一哆嗦一哆嗦的。順着脚往上看，這一對兒長腿一裙子剛蓋住襠膝蓋兒，連襪子帶腿一年到頭的老是公衆陳列品。衣裳短，裙子瘦，又要走得快，於是走道兒的時候，總是介乎「跑」與「扭」之間；左手夾着汗傘皮包，右手因而不能不偻着一點搖幌，只用手腕貼大腿一個一個的從左而右畫半圓的小圈。帽子將把腦袋蓋住，脖子不能不往回縮着一點。（不然，脖子就顯着太長了。）這樣，周身上下像個扣着蓋兒的小圓縮脖蠅子。

她的臉是圓♀的，胖♀的。兩個笑渦兒，不笑的時候也老有兩個像水泡兒將散了的小坑兒。黃頭髮剪像男人一樣。藍眼珠兒的光彩真足，把她全生的淘氣，和天真爛漫，都由這兩個藍點兒射發出來。笑渦四圍的紅潤，只有剛下樹的嫩紅蘋果敢和她比一比。嘴唇兒往上兜着一點，而且是永遠徵♀的動着。

溫都太♀看着女兒又可愛又可氣，時常的說：「看你的腿！裙子還要怎麼短！」
女兒把小笑渦兒一縮，攏着短頭髮說：「人家都這樣嗎！媽！」

五

溫都太♀整忙了一早晨，把樓上三間屋子全收拾得有條有理。頭上罩着塊綠綢子，把頭髮

一絲不亂的包起來。袖子挽到胳膊肘兒上面，露着胳膊上的細青筋，好像地圖上畫着的山脈。肚子上繫着條白布圍裙。把桌子全用水洗了一遍。地毯全搬到小後院細細的抽了一個過兒，地板用油擦了。擦完了電燈泡兒，又換上兩個新綠紗燈罩兒。

收拾完了，她揀着手兒四圍看看，覺得書房裏的粉色窗簾，和牆上的藍花兒紙不大配合，又跑到樓下，把自己屋裏的那幅淺藍地，細白花的，摘下來換上。換完了窗簾，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把手放在膝蓋蓋兒上，輕輕的嘆了口氣。然後把「拿破侖，」（那隻小白胖狗。）叫上來，抱在懷裏，歪着頭兒，把小尖鼻子擱在拿破侖的腦門兒上，說：「看看！地板擦得亮不亮？窗戶簾好看不好看？」拿破侖四下瞧了一眼，搖了搖尾巴，「兩個中國人！他們配住這個房嗎？」拿破侖又搖了搖尾巴。溫部太太一看，狗都不愛中國人，心中又有點後悔了：「早知道，不租給他們！」她一面叨叨着，一面抱着小狗下樓去吃午飯。

吃完了飯，溫部太太儘忙着收拾打扮：把頭髮從新梳了一回，臉上也擦上點粉，把最心愛的那件狐皮領子的青綢子襖穿上；（英國婦女穿皮子是不論時節的）預備迎接客人。她雖然由心裏看不起中國人，可是既然答應了租給他們房子，就得當一回正經事兒作。換好了衣裳，溫部太太的在客廳裏坐下，把狄，崑西的鴉片鬼自狀找出來念；爲是中國客人到了的時候，好有話和他們說。

快到了溫部太太的門口，伊牧師對馬老先生說：「見了房東太太她向你伸手，你可以跟她拉手；不然，你向她一點頭就滿够了。這是我們的規矩，你不怪我告訴你吧？」

馬先生不但沒怪伊牧師教訓他，反說了聲「謝謝你呀？」

三個人在大門外站住，溫都太太早已看見了他們。她趕緊又掏出小鏡子照了一照，回手又用手指頭吐兒輕兒的接兒耳後的鬚兒。聽見拍門，纔抱着拿破侖出來。開兒了門，拿破侖把耳朵豎起來吧吧的叫了兩聲。溫都太太連忙的說：「淘氣！不准！」小兒翻了眼珠，把耳朵搭拉下去，一聲也不出了。

溫都太太一手抱着狗，一手和伊牧師握手。伊牧師給馬家父子和她介紹了一回，她挺着胖梗兒，只是「下巴兒」和眉毛往下垂了一垂，算是向他們行了見面禮。馬老先生深深鞠了一躬，他的腰還沒直起來，她已經走進客廳去了，馬威提着小箱兒，在伊牧師背後瞪了她一眼，並沒有行禮。三個人把帽子什麼的全放在過道兒，然後兒才一齊進了客廳。溫都太太用小指頭指着兩個大椅請伊牧師和馬老先生坐下，然後叫馬威坐在小茶几旁邊的凳子上，她自己坐在鋼琴前面的小凳兒上。

伊牧師沒等別人說話，先誇獎了拿破侖一頓。溫都太太開始講演狗的歷史，她說一句，他誇一聲好，雖然這些故事他已經聽過二十多回了。

在講狗史的時候，溫都太太用「眉毛」看了看他們父子。看着這兩個中國人倒不像電影上那樣難看，心中未免有點疑惑：「他們也許不是真正中國人；不是中國人？又是……」

老馬先生坐着的姿勢，正和小官兒見上司一樣規矩，春梁兒正和椅子鑲成直角，兩手拿着勁在膝上擱着。小馬先生是學着伊牧師，把腿落在一塊兒，左手插在褲兜兒裏。當伊牧師誇

破倫的時候，他已經把屋子裏的東西看了一個過兒；伊牧師笑的時候，他也抿嘴。

「伊牧師，到樓上看看去？」溫都太太把狗史講到一個結束，纔這樣說：「馬先生？」

老馬先生看着伊牧師站起來，也僵着身子立起來，小馬先生沒等讓，連忙站起來替溫都太太太開開門。

到了樓上，溫都太太告訴他們一切放東西的地方。她說一句，伊牧師回答一句：「好極了！」馬先生一心要去賴下歇歇，隨着伊牧師的「好極了」向她點頭，其實她的話滿沒聽見。

他也沒細看屋子裏的東西，心裏說：反正有個地方睡覺就行，管別的幹嗎！只有二樣，他有點不放心；床上鋪着的東西看着似乎太少，他走過去摸了摸，只有兩層毯子，他自己跟自己說「這不冷嗎？」在北京的時候，他總是蓋兩床厚被，外加皮襖棉褲的。

把屋子都看完了，伊牧師見馬先生沒說什麼，趕快的向溫都太太說：「好極了！我在這兒上就對他們說來着；回來你們看，溫都太太的房子管你在倫敦找不出第二家來！馬先生」他的兩個黃眼珠釘着馬先生：「現在你信我的話吧！」

馬先生笑了一笑，沒說什麼。

馬威看出伊牧師的意思，趕緊問溫都太太說：「房子是好極了，我們謝謝你！」

他們都從樓上下來，又到客廳坐下，溫都太太把房錢，吃飯的時間，晚上鎖門時候，和一切的規矩，都當着伊牧師一字一板的交待明白了。伊牧師不管聽見沒有，自要她一停頓，一喘氣的時候，他便加個「好極了」好像樂隊裏打的在鼓喇叭停頓的時候，加個鼓輪子似的，

。馬老先生一聲沒出，心裏說：「好大規矩呀！這要娶個外國老婆，還不叫她管得避貓鼠似的呀！」

溫都太太說完了，伊牧師站起來說：「溫都太太，我不知道怎麼謝謝你纔好！改天到我家裏去喝茶，和伊太太說半天子話兒，好不好？」

馬老先生聽伊牧師說：請溫都寡婦喝茶，心裏一動。低聲的問馬威：「咱們的茶葉呢？」

馬威說：「小箱子兒裏只有兩筒，其餘的都在大箱子裏呢。」

「你把小箱子帶來了不是？」馬老先生問。

馬威告訴父親，他把小箱子帶來了。

「拿過來！」馬老先生沉着氣說。

馬威把小箱子打開，把兩筒茶葉遞給父親。馬老先生一手托着一筒，對他們說：

「從北京帶來點茶葉。伊牧師一筒，溫都太太一筒，不成敬意！」說完把一筒交給伊牧師，那一筒放在鋼琴上了；男女授受不親，那能交給溫都太太的手裏呢！

伊牧師在中國多年，知道中國人的脾氣，把茶葉接過去，對溫都寡婦說：「準保是好茶葉

！」

溫都太太忙着把拿破崙放在小凳上，把茶葉筒拿過來。小嘴微微的張着一點，細細的看筒上的小方塊中國字，和「嫦娥奔月」的商標。

「多麼有趣！有趣！」她說着，正式的用眼睛——不用眉毛——看了馬老先生一眼。「我

可以這麼白白的收這麼好的東西嗎？真是給我的嗎？馬先生？」

「可不是真的！」馬先生擺着小鬍子說。

「嘔！謝謝你，馬先生，」

伊牧師跟溫都太太要了張紙，把茶葉筒包好，一邊包，一邊說：「伊太太最愛喝中國茶。馬先生，她喝完你的茶，看她得怎麼替你禱告上帝！」

把茶葉筒包好，伊牧師楞了一會兒，全身紋絲不動，只是兩個黃眼珠慢慢的轉了幾個圈兒。心裏想：白受他的茶葉不帶他們出去逛一逛，透着不大和氣；再說當着溫都太太，總得顯一手兒，叫她看看咱這傳教的到底與衆不同，雖然心裏真不喜歡跟着兩個中國人在街上走了屋門，把茶葉筒捲在大簍裏，在腋下夾，單拿着那個圓溜溜的筒兒。怕人家疑心是瓶酒傳教師的行爲是要處處對得起上帝的。

馬老先生要往外送，伊牧師從溫都太太的肩膀旁邊對他搖了搖頭。

溫都太太把伊牧師送出去，兩個人站在門外，又談了半天。馬老先生不明白伊牧師搖頭的意思。心裏說：「洋鬼子頗有些講究，跟他們非講圈套不可呢！」

「看這倆中國人怎樣？」伊牧師問。

「還算不錯！」溫都太太回答：「那個老頭兒到挺漂亮的，看那筒茶葉！」

同時，屋子裏馬威對父親說：

「剛纔伊牧師誇獎房子的時候，你怎麼一聲不出呢；還沒看出來嗎；對外國人，尤其是婦女，事事得捧著說。不誇獎他們，他們是真不願意！」

「好，不好，心裏知道得了！何必說出來呢！」馬老先生把馬威乾了回去，然後掏出「川綢」手巾，擦擦綠皮臉官靴的架式，擰了擰皮鞋。

六

正是四月底的天氣：晴一會兒，陰一會兒，忽然一陣小雨；雨點還落着，太陽又出來了。窗戶稜上橫掛着一串小水珠，太陽一出來，都慢慢化成股白氣。屋外剛吐綠葉的細高挑兒楊樹，經過了雨，樹幹兒潮潤的像剛洗過澡的象腿，又潤，又亮，可是灰嘍咕嚕的。

馬老先生雖然在海上已經睡了四十天的覺，還是非常的疲倦。躺在床上還覺得床舖一上一下的動，也好像還聽得見海水沙沙的響。夜裏醒了好幾次，睜開眼，屋子裏漆黑，迷迷糊糊的忘了自己到底是在那兒呢。船上？北京？上海？心裏覺得無靠的，及至醒明白了，想起來已經是在倫敦，又覺得有點說不出來的悽慘！北京的朋友，致美齋的餛飩，廣德樓的坤戲，故去的妻子，哥哥……上海……全想起來了，一會兒又全忘了，可是從眼角流下兩滴大淚珠兒來。

「離合悲歡，人生不過如此！轉到那兒吧！」馬老先生安慰着自己：「等馬威學成了，再享幾天福，當幾天老爺吧！」這麼一想，心裏痛快多了。把一手心熱汗的手伸出來，顧着

魯子邊兒，理了理小鬍子。跟着把腦袋從枕頭上抬起一點來，聽得隔壁有聲音沒有。一點聲兒沒有。「年青力壯，吃得飽，睡得着，有出息，那孩子！」他自己瞪着眼睛，慢吞吞的把眼睛又閉上。

醒一會兒又睡，睡一會兒又醒，到了出太陽的時候，他纔睡安穩了。好像聽見馬威起來了，好像聽見街上過車的聲音，可是始終沒睜眼。大概有七點半鐘了，門上輕輕的響了兩聲，跟着，溫都太太說：「馬先生，水！」開

「謝——哼！啊，」他又睡着了。

不到七點鐘，馬威就起來了，一心想送倫敦，抓耳撓腮的無論怎樣也不能再睡。況且昨天只見了溫都姑娘一面，當着父親的面兒，也沒好意思和她談話。今天吃早飯是他的好機會，反正父親是決起不來的。他起來，輕輕的把窗子開。雨剛住了，太陽光像回窩的黃蜂，帶着春天的甜蜜，隨着馬威的手由窗戶縫兒擠進來。他把在上海買的那件印花的西式長袍穿上，大氣不出的等着熱水好刮臉。刮臉的習慣是在船上纜學來的，上船之前，在上海先施公司買了把保險刀兒。在船上的時候，人家還沒起來，他便起來，他便跑到浴室裏去，細細的刮了一回；臉上共總有十來根比較重一點的鬍子碰兒，可是刮過幾天之後，不刮有點刺刺的慌；而且刮完了，對着鏡子一照，覺得臉上分外精神，有點英雄的氣象。他常看電影裏的英雄，刮臉的抹着鬍子，就和人家打起來；打完了，手連顫也不顫，又繼續刮臉；有的時候，打完了，抱着姑娘要嘴兒，還把臉上的鬍子抹兒印在她的腮上。刮臉，這麼看起來，不光是

一種習慣，裏面還含着些情韻呢。

好容易把熱水等來了，趕緊漱口刮臉。梳洗完了，把衣裳細細的刷了一回。穿戴好了，想下樓去；又怕下去太早，叫房東太太不願意。輕輕開了門往外看：父親門外的白磁水灌，還冒着點熱氣。樓下母女說話的聲音，他聽得真真的。溫都姑娘的聲音聽得尤其真切，而且含着點刺激性，叫他聽見一個字，心裏像雨點兒打花瓣似的那麼顫一下。

樓下鈴兒響了，他猜着：早飯必定是得了。又在鏡子裏照了一照；兩條眉毛不但沒有向上吊着，居然是往下彎彎着，差不多要彎到眼睛下面來。又正了正領帶，拉了拉衣襟然後總略略的下了樓。

溫都母女平常是在廚房吃早飯的。因為馬家父子來了，所以改在小飯廳裏。馬威進了飯廳，溫都太太還在廚房裏，只有溫都姑娘在桌子旁邊坐着，手裏拿着張報紙，正看最新式帽子的圖樣。見馬威進來，她說了聲：「咳！頭也沒抬，還看她的報。」

她只穿着件有肩無袖的絲單衫，胸脯和胳膊全在外邊露着。兩條白胖的胳膊好像一對不知道用什麼東西作的一種象牙；又綿軟，又柔潤，又光澤，好像還有股香味兒。

馬威端了肩膀，說了聲：「天氣不錯？」

「冷！」她由紅嘴唇擠出這個字來，還是沒看他。

溫都太太托着茶盤進來，問馬威：「你父親呢？」

「恐怕還沒起呢。」馬威低聲兒說。

她沒說什麼，可是臉像小猴子似的擡下來了。她坐在她女兒的對面，給他們倒茶。她特意沏的馬先生給的茶葉，要不是看着這點茶葉面上，她非炸了不可。饒這麼着，倒茶的時候還低聲說了一句：「反正我不能做兩回早飯！」

「誰叫你把房租給中國人呢！」溫都姑娘把報紙扔在一邊，歪着頭兒向她母親說。

馬威臉上一紅，想站起來就走。皺了皺眉，——並沒有往起站。

溫都姑娘看着他，笑了，好像是說：「中國人挨打的貨！就不會生氣！」

溫都太太看了她女兒一眼，趕緊遞給馬威一碗茶，跟着說：「茶真香！中國人最會喝茶。是不是？」

「對了！」馬威點了點頭。

溫都太太咬了口麵包，剛要端茶碗，溫都姑娘忙着拉了她一把：「招呼毒藥！」她把這四字說得那麼誠懇，自然，好像馬威並沒在那裏；好像中國人的用毒藥害人是千真萬確，一點含糊沒有的。她的嘴唇自々然々の顫了一顫，讓你看出來，她決沒意思得罪馬威，也決不是她特意要精細；她的話純是「自然而然」說出來的，沒心得罪人，他不懂得什麼叫得罪人。自己要戲裏有個中國人，他一定是用毒害人的。電影，小說，也都是如此。溫都姑娘這個警告是有歷史的，是含着點近於宗教信仰的：回々不吃豬肉，誰都知道，中國人用毒藥害人——一種信仰！

馬威反倒笑了。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一聲沒言語。他明白她的意思，因為他看過英國小說

——中國人用毒藥害人的小說。

溫都太太用小薄嘴唇抿了半口茶，然後搭訕着問馬威：中國茶有多少種？中國什麼地方出茶？他們現在喝的這種叫什麼名子？是怎麼製造呢？

馬威把肚子氣用力壓制着，隨便回答了幾句，並且告訴她，他們現在喝的叫作「香片。」

溫都太太又叫他說了一回，然後把嘴咕嚕着說：「杭便，」還問馬威她學的對不對。

溫都姑娘警告她母親留心毒藥以後，想起前幾天看的那個電影：一個英國英雄打死了十幾個黃臉沒鼻子的中國人，打得真痛快，她把兩隻肉嘟嘟的手都拍紅了，紅得像擱在熱水裏的紅胡蘿蔔。她想入了神，一手往嘴裏送麵包，一手握着拳在桌底下向馬威比畫着心裏說：不光是英國男子能打你們這群找錢的貨，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頭！心裏也同時想到她的朋友約翰：約翰在上海不定多麼出鋒頭呢！他那兩隻大拳頭，一拳還不捶死幾十個中國鬼！她的藍眼珠一層一層的往外發着不同的光彩，約翰是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他來信說：「加入義勇軍，昨天一排槍打死了五個黃鬼，內中還有女的！」……「打死個女人，不大合人道，溫都姑娘本來可以這樣想，可是，約翰打死的，打死的又是個中國女人；她只覺得約翰的英勇，把別的都忘了。……報紙上說：中國人屠宰了英國人，英國人沒打死半個中國人，難道約翰是吹牛撒謊？她正想到這裏，聽見她母親說：「杭便。」她歪過頭去問：「什麼？媽！」她母親告訴她這個茶叫「杭便」於是她也跟着學。英國人是事事要逞能的，事事要叫別人投攪的，所以她忘了馬威——只是因為他是中國人——的討厭。「杭辦」「杭辦對不對。」

她問馬威。

馬威當然是說：「對了」

吃完了早飯，馬威正要上樓看父親去。溫都姑娘從樓下跑了上來，戴上昨天買的新帽子，帽子上插着一根老鼠尾巴，看着好像一把兒蕎麥麵條；戴老鼠尾巴是最新的花樣，——所以她也戴。她斜着眼看了馬威一下，說了聲「再見」一溜烟似的跑了。

七

溫都姑娘上了鋪子去作工，溫都寡婦出來進去的收拾房屋，拿破倫跟着她左右前後的亂跑。馬威一個人坐在客廳裏等着伊牧師來。

馬威自從八歲的時候死了母親，差不多沒有經過什麼女性的愛護。在小學裏的時候，成天和一羣小泥鬼兒打交道；在中學裏，跟一羣稍微個兒大一點的泥鬼混；只有禮拜天到教堂作禮拜去，能看見幾位婦人：祈禱的時候，他低着頭從眼角偷偷的看見她們，可是好幾回都被伊太太看見，然後報告給伊牧師，叫伊牧師用一半中國語，一半英國話臭罵他一頓，「小孩子！不要看姑娘！在禱告的時候！明白？See……」

開伊太太禱告的時候，永遠是閉着一隻眼往天堂上看上帝，睜着一隻眼看那該下地獄的舉；馬威的「看姑娘」是逃不出伊太太的眼線。

教堂的姑娘十之八九是比伊太太還難看的。他橫着走的眼光撞到她們的臉上，有時候叫他

不由的趕快閉上眼，默想上帝造人的時候或者有點錯兒；不然，……有時候也真看到一兩個好看的，可是她們的好看只在臉上那一塊，縱然臉上真美，到底叫他不能不聯想到冥衣鋪糊的紙人兒；於是心中未免有點害怕！且不管紙人兒吧，不紙人兒吧，能看到她們已經是容易！跟她們說的話，拉着手，——妄想！

就是肯一回，他真和女人們在一塊兒作了好幾天的事。這回事是在他上英國來的前一年，學界鬧風潮；校長罷長，教員罷教，學生罷學；沒有多少人知道爲什麼這樣鬧，可是一個不剩，全鬧起來活兒來；連教會的學生也把聖經扔了一地，加入戰團。馬威是向來能說會道，長得體面，說話又甜又受聽，父親又不管他，當然被舉爲代表。代表會裏當然有女代表，於是他在風潮裏頗得着些機會和她們談說幾句話，有一回還跟她們拉手。風潮時期的長短是不能一定的，也許三天，也許五個月；雖然人人盼着越長越好，可是事々總要有個結束，好叫人家看着像一回事兒似的。這回風潮恰巧是個短期的，於是馬威和女人們交際的命運像舞臺上的小武丑兒，剛翻了一個跟頭，就從臺簾底下爬進後臺去了。

馬威和溫都姑娘不一定有什麼前緣，也不是月下老人把他和她的大姆腳指頭隔着印度洋地中海拴上根的無了細形紅線。她不過是西洋女子中的一個，可是馬威頭一個見的恰巧是她。她那種小野貓似的歡躍亂跳，一見面他心裏便由驚訝而羨慕而憐愛而癡迷，好像頭一次喝酒的人，一盞下去，臉上便立刻紅起來了。可是，她的神氣，言語，叫他心裏涼了好多……她說：「再見」的時候，確是笑着，眼睛還向他一飛……或者她不見得是討厭他……對了：她

不過是不喜歡中國人罷了：等着，走着瞧，日子多了叫她明白明白中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何必一定跟她套交情呢，女子可多了，……

馬威翻過來掉過去的想，問題很多，可是結論只有一個：「等着瞧吧，」摸了摸自己的臉蛋兒，顴骨尖兒上那一點！特別的熱，像有個香火頭兒在那裏燒着。「等着瞧，別忙！」別忙！他這麼叨嚙着，嘴唇張着一些，好像是要笑，可是沒笑出來；好像要惱——惱她？——，又不忍的，一會兒照々鏡子看自己的白牙。一會兒手插在褲兜裏來回走……「別忙——走着瞧！」

「馬威！馬威！」馬老先生一嗓子撲在樓上叫，跟着嗽了嗽，聲音纔尖溜了一點：「馬威！」
馬威收了收神，三步兩步跑上樓上。馬老先生一手開着門，一手端着那個磁水罐。臉上睡

的許多紅褶兒，小鬍子也在一塊擰々着。

「去，弄點熱水來！」他把磁罐交給馬威。
「我不敢上廚房去呀！」馬威說：「昨天晚上你沒聽房東說嗎？不叫咱們到廚房去！早晨的時候，你滾去，她已經說了閑話；你看——」

「別說了！別說了！」馬老先生揉眼睛說：「不刮臉啦，行不行？」

「回來伊牧師不是要和咱們一塊兒出去哪嗎——」
「不去，行不行？」

「馬威沒言語，把水倒在嗽口盂裏，遞給父親。」

馬老先生嗽口的當兒，馬威把昨天晚上拿來的箱子打開，問父親換衣裳不換。馬老先生是腦門子官司，沒理馬威。馬威本想告訴父親：在英國就得隨着英國辦法走；一看父親臉上的神氣，他一聲沒出，溜出去了。

馬老先生越想越有氣：「這是上外國嗎？沒事找罪受嗎！——找罪受嗎！起晚了不行，熱水沒有！早知道這麼着，要命也不來！」想了半天：「有啦！住旅館去！多少錢也花，自要不受這個臭罪！」跟着看了看箱子什麼的，心裏又冷靜下去一點：「東西太多，搬着太麻煩！」又待了一會兒，氣更少了：「先在這兒忍着吧，有合適的地方再搬吧！」這麼一想，氣全沒有了，戴上大眼鏡，拿起烟袋往書房裏去了。

思想是生命裏最賤的東西：想一回，覺着有點理；再想一回，覺得第一次所想的并不怎麼高明；第三次再想——老實呆着吧，越想越糊塗，於是以前所想的全算白饒！馬先生的由「住旅館去！」到「忍着吧！」便是這麼一擋子事；要不怎麼他輕易不想呢！

溫鄒太太專等着馬先生起來問她要早飯，她好搶圓了給他個釘子碰；頭一次釘子碰得疼，管保他不再想碰第二次。她聽見他起來了，約摸着他已經梳洗完，她嘴裏哼唧着往樓上走。走到馬先生的屋門外，門兒半開着，一點聲兒沒有。忽然聽見馬先生咳嗽了兩聲，他回頭一看，書房門也開着呢，馬先生叨着烟袋在椅子上坐着呢。

「怪不得伊牧師說：中國人有些神魔道兒的，」她心裏說：「你不給他早飯吃，他更好，

連問也不問！好！你就餓着！」

馬先生一動也沒動，吧嗒着烟袋，頭上一圈一圈的冒着藍煙。

伊牧師到十一點多纔來，他沒見溫都太，在街門口問馬威：「你父親呢？出去不出去？」馬威跑到樓上去問父親，馬老先生搖了搖頭把頭上繞着的藍煙圈弄散開一些。馬威跑下來告訴伊牧師：他父親還沒歛過來，不打算出去，於是他自己和伊牧師走下去了。

八

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來就是「出窩兒老。」出窩老是生下來便眼花耳聾痰喘咳嗽的！一國裏要有這麼四萬萬出窩老，這個老國便越來越老，到老得爬也爬不動，便一聲不出的嗚呼哀哉了！

「我們的文明比你們的，先生，老得多呀！」到歐洲宣傳中國文化的先生們撇着嘴對洋鬼子說；再說四萬萬人民，大國！大國！看這「老」字和「大」字用得那麼有勁頭兒！

「要是「老的」便是「好的」，爲什麼貴國老而不見得好呢？」不得人心的老鬼子笑着回答：「要是四萬萬人都做飯桶，再添四萬萬又有什麼用呢？」

於是這些宣傳中國文化的先生們，（凡是上西洋來念書的，都是以宣傳中國文化爲主，念鬼子書不過是那麼一回事；鬼子書多麼不好念！），聽了這類話，只好溜到中國人唯一的海外事業，中國館飯，去吃頓又燒肉，把肚子中的惡氣往外擠一擠。

馬則仁先生是一點不含糊的「老民族裏的一個老分子。由這層「老」的關係，可以斷定：他一輩子不但沒用過他的腦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沒有一回釘在一件東西上看三分鐘的。爲什麼活着？爲作官！怎麼能作官？先請客運動呀！爲什麼娶老妻？年歲到了嗎！怎麼娶？先媒人呀！娶了老婆幹嗎還討姨太太？一個不夠嗎！……這些東西滿够老民族的人們享受一輩子的了。馬老先生的志願也自然止於此。

他到英國來真像個摸不清的夢：作買賣他不懂；不但不懂，而且向來看不起作買賣的人。發財大道是作官；作買賣，拿着血汗掙錢，沒出息！不高明！俗氣！一點目的沒有，一點計畫沒有，還叨着煙袋在書房裏坐着。「已到了英國，」坐膩了，忽然這麼想：「馬賊有機會念書，將來回去作官！……咱呢？吃太平飯吧！哈！……」除此以外，連把窗簾打開看看到底倫敦的胡同什麼樣子都沒看；已經到了倫敦，幹什麼還看，這不是多此一舉嗎！不但沒有看一看倫敦，北京什麼樣兒也有點記不清了，雖然纔離開了四五十天的工夫。到底四牌樓南邊有個餛飩舖沒有？想不起來了！哎呀！北京的餛飩也吃不着了，這是怎麼說的！這麼一來，想家的心更重了，把別的事全忘了。咳！——北京的餛飩！

快一點鐘了，馬老先生的肚子微響了幾聲；還勉強吸着煙，煙下去之後，肚子透着分外空得慌。心裏說：「看這樣兒，是非吃點什麼不可呀！」好幾次要下樓去向房東說，總覺得還是不開口好。站起來走了幾步，不行，越活動越餓。又坐下，從新裝上一袋煙；沒抽，把煙袋又放下了。又坐了半天，肚子不但響，也有點疼了。「下樓試去！」站起來慢往

樓上走。

「馬先生，夜裏睡得好吧？」溫都太太帶着點諷諷的意思問。

「很好！很好！」馬先生回答：溫都太太，你好？姑娘出去了吧？」

溫都太太算婦孺兒哈兒的回答。馬先生好幾回話到嘴邊——要吃飯——又吞回去了；而且問她的話越來越離「吃飯」遠：「天氣還是冷呀？啊！姑娘出去了？——嘔，已經開過了，對不起！拿破侖呢？」

溫都太太把拿破侖叫來，馬老先生把他抱起來，拿破侖喜歡極了，直舐馬先生的耳朵。

「小狗真聰明！」馬先生開始誇獎拿破侖。

溫都太太早已不耐煩了，可是一聽老馬稱讚狗，登時拉不斷的和他說起來，

「中國人也愛狗嗎？」她問

「愛狗！我妻子活着的時候，她養着三個哈吧狗，一隻小兔，四隻小東西在一塊兒起食，決不打架！」他回答。

「真有趣！有趣極了！」

他又告訴了她一些中國狗的故事，她越聽越愛聽。馬先生是沒事兒慣會和三姥、四姨兒談天的，所以他對溫都太太滿有話回答；婦女全是一樣的，據他瞧；所不同的，是西洋婦人的鼻子比中國老娘兒們的高一點兒罷了。

說完了狗事，馬先生還是不說他要吃飯。溫都太太是無論怎麼也想不到：他是餓了。英

國人是事々講法律的，履行條件，便完事大吉，不管別的。早飯他沒吃，因為他起晚了，起晚了沒早飯吃是當然的。午飯呢，租房的時候交待明白了，不管午飯。溫都太在條件上沒有作午飯的責任，誰還管你餓不餓呢。

馬先生看着沒希望，爽得餓一回試々！把拿破侖放下，往樓上走。拿破侖好像很喜歡馬先生，搖着尾巴追了上來。馬先生又歸了位坐下，拿破侖是東咬西抓跟他一個勁兒鬧：一會兒藏在椅子背兒後面揪他的衣襟，一會兒繞到前面啃他的皮鞋。

「我說，見好兒就收，別過了火！」馬先生對拿破侖說：「你吃飽了，在這兒亂鬧；不管別人肚子裏有東西沒有！……」

溫都太不放心拿破侖，上樓來看；走到書房門口，門是開着的，正聽見馬先生對拿破侖報委屈。

「嘔！馬先生，我不知道你要吃飯，我以爲你出去吃飯呢！」

「沒什麼，還不十分——」

「你要吃，我可以給你點什麼，一個先令一頓。」

「算我兩個先令吧，多弄點！」

待了半天，溫都太給他端上來一盞茶，一盤子涼牛肉，幾片麵包，還有一點青菜。馬先生一看東西都是涼的，（除了那盞茶）皺了皺眉；可是真餓，不吃真不行。慢々的把茶全喝了，涼牛肉只吃了一半，麵包和青菜一點沒剩。吃飽喝足又回到椅子上坐，打了幾個重的

的咯兒，然後擻短了一根火柴當牙籤。有滋有味的剔着牙縫。

拿破倫還在那裏，斜着眼兒等着馬先生和他鬧着玩。馬先生沒心再鬧他，他委々曲々の在椅子旁邊一臥。

溫都太々進來收拾傢伙；看見拿破倫，趕快放下東西，走過來跪在地毯上，把狗抱起來，問他和馬先生幹什麼玩來着。

馬先生從一進門到現在，始終沒敢正眼看溫都太々；君子人嗎，那能隨便看婦人呢。現在她的頭髮上的香味，他聞得真々の。心裏兒一熱，跟着點頭。簡直不知怎麼辦纔好。

溫都夫人問他：「北京一年開多少次「賽狗會」，中國法律上對於狗有什麼保護，哈吧狗是由中國來的不是……」

馬先生對於「狗學」和「科學」一樣的沒有研究，只好敷衍她幾句；反正找她愛聽的說，不致於出錯兒。一邊放大了膽子看着她。她雖然已經差不多有三十七八歲了，可是臉上還不顯得老。身上的衣服穿得乾淨抹膩，更顯得年青一些。

他由靜而動的試着伸手去擗拿破倫。她不但躲，反到把狗往前送了一送；馬先生的手差點兒沒貼着她的胸脯兒。——他身上「哆嗦」！忽然一陣明白，把椅子讓給溫都太々坐，自己搬過一隻小凳兒來。兩個人由狗學一直談到作買賣，她似乎都有些經驗。

「現在作買賣頂要緊的是廣告。」她說。

「我賣古玩，廣告似乎沒用似的。」他回答。

「就是賣古玩，也非有廣告不行！」

「可不是！」他很快的由辨論而承認，反到嚇了她一跳。她站起來說：

「把拿破侖留在這兒吧？」

她知道拿破侖是不可輕視的，連忙接過來。她把傢伙都收拾在托盤裏，臨走的時候對小狗說：

「好好的！不准淘氣！」

她出去了，老馬先生把狗放在地上，在臥椅上一躺又睡着了。

馬威到六點多鐘纔回來，累得腦筋漲起多高，白眼珠上橫着幾條血絲兒。伊牧師帶他先上了倫敦故宮，（就手兒看倫敦橋。）聖保羅教堂和上下議院。倫敦不是一天能逛完的，也不是一天就能看懂的；伊牧師只帶他逛了這三處，其餘的博物館，美術館，動物園什麼的，等他慢慢的把倫敦走熟了；再自己去。上聖保羅教堂的時候，伊牧師就手兒指給馬威，他伯父的古玩舖就在教堂左邊的一個小巷兒裏。

伊牧師的兩條禿腿兒是真走得快，馬威把腰躬起一點，還追不上；可是他到底不肯折脖子，拚命和伊牧師賽了半天的跑。

他剛進門，溫都姑娘也回來了，走的很熱；她臉更紅得好看，他搭訕着要告訴她剛纔看見的東西，可是她往廚房跑了去。

馬威到樓上去看父親，馬老先生還叼着煙袋在書房裏坐着。馬威一一把看見的東西告訴了父親，馬老先生并没十分注意的聽。直說到古玩舖，馬老先生忽然想起個主意來：

「馬威！明天咱們先上你伯父的墳，然後到舖子去看一眼，別忘了！」

鈴兒響了，父子到飯廳去吃飯。

吃完飯，溫都寡婦忙着刷牙傢伙，馬老先生又回到書房去吃煙。

馬威一個人在客廳裏坐着，溫釐姑娘忽然跑進來：「看見我的皮夾兒沒有？」

馬威剛要答應，她又跑出去了，一邊跑一邊說：「對了，在廚房裏呢。」

馬威站在客廳門口看着她，她從廚房把小皮夾找着，跑上來，慌着忙着把帽子扣上。

「出去嗎？」他問。

「可不是，看電影去。」

馬威從客廳的窗戶往外看：她和一個男的，揆着肩膀一路說笑走下去了。

九

馬老先生想起上坟，也就手兒想起哥々來了；夜裏夢見哥々好幾回，彼此都吊了幾個眼淚。想起哥々的好處來，心中稍有一點發愧：花過哥々多少錢！哥々の錢是容易掙得！不但淨花哥々の錢，那回哥々寄來錢，還喝醉貓兒似的，叫兩個巡警把他攙回家去，拿哥々の錢喝酒，還醉得人事不知！……可是又說回來了，過去的事反正是過去了，還想她作什麼？……

：現在呢，在倫敦當掌櫃的，縱然沒有作官那麼榮耀，到底總得說八字兒不錯，命星兒有起色！……對了，怎麼沒帶本陰陽合曆來呢！明天上坎是好日子不是呢？……信基督教的什麼也不怕，上帝的勢力比別的神都大的多；太歲？不行！太歲還敢跟上帝比？勁頭兒！……可是……種々問題，七個上來，八個下去，叫他一夜沒能睡覺在了。

第二天早晨，天還是陰的很沈，東風也挺涼，馬老先生把駝絨緊身，法蘭絨汗衫，厚青呢衣褲，全穿上了。還怕出去着了涼，試着把小棉襖絮汗衫上面，可是棉襖太肥，穿上繫不上褲子，於是罵了聲鬼子衣裳一頓，又把棉襖脫下來了。……要不怎麼說，東西文化不能調和呢！看，小棉襖和洋褲子就弄不到一塊兒！……

吃過早飯，吧嗒了幾袋煙，纔張羅着出去。

馬威領着父親出了戈登胡同，穿過陶靈吞大院，一直往牛津街走。馬威一邊走，一邊問父親；是坐地道火車去，還是坐公衆汽車去。坎地的地點，他昨天已經和伊牧師打聽明白了。馬老先生沒有主意，只說了聲：「到街上再說吧。」

到了牛津街，街上的汽車東往的西來的，一串一串，你頂着我，我擠着你。大汽車中間夾着小汽車，小汽車後面緊釘着摩托自行車，好像走歡了的駝鳥帶着一群小駝鳥。好像都要擠在一塊兒碰個粉碎，也不是怎麼勁兒沒擠上；都像要把前面的車頂出多遠去，打個毛跟頭，也不怎麼頂上。車後突々的冒着藍煙，車輪磁拉磁拉的響，喇叭也有的吧々的亂叫。遠處也是車，近處也是車，前後左右也全是車：全冒着煙，全磁拉磁拉的響，全吧々吧吧的叫，把這

這條大街整個兒的作成一條「車海」。兩旁便道上的人，男女老少全像丟了點東西似的，扯着脖子往前跑。往下看，只看見一把兒一把兒的腿，往上看只見一片腦袋一點一點的動；正像「車海」的波浪把兩岸的沙石衝得一動一動的。

馬老先生抬頭看看天，陰得灰糊糊的；本想告訴馬威不去了，又不好意思，呆了一會兒，看見街心站着一溜汽車：「馬威，這些車可以雇嗎？」

「價錢可貴呢！」馬威說。

「貴也得雇！」馬老先生該看那些大公共汽車越眼暈。

「坐地道火車呢？」馬威問。

「地道裏我出不來氣兒！」馬老先生想起敦倫那天坐地道車的經驗。

「咱們可別太費錢哪。」馬威笑着說。

「你是怎麼着？」不但雇車，還得告訴趕車的繞着走，找清靜道兒走！我告訴你！」

馬威無法，只得雇了輛汽車，並且囑咐趕車的繞着走。

上了車，馬老先生還不放心，不定那一時就碰個腦漿迸裂呀！低着聲說：

「怎麼沒帶本憲書來呢！這東西趕上「點兒低，」非死不可呀！」

「帶憲書幹嗎？」馬威問。

「我跟我自己說呢，少答個兒！」馬老先生斜着眼瞪馬威一眼。

趕車的真是挑着清靜道兒走，一會兒向東，一會兒往西，繞過一片草地又進了一個小胡同……走了四五十分鐘，到了一個空場兒。空場四圍圍着——人來高的鐵柵，柵柵裏面繞着圈兒種着一行小樹。草地上高々矮々的都是石橋和石碑。倫敦真有點奇怪：熱鬧的地方是真熱鬧，清靜的地方是真清靜。

車順着鐵柵杆轉，直轉到一個小鐵門纔站住。父子下了車，馬威打算把車打發了，馬老先非非叫車等着不可？小鐵門裏邊有間小紅房子，孤々零々的在那群石柵子前面站着，山牆上的小煙筒曲々彎々的冒着股煙兒。他們敲了敲那個小鐵門，小了紅屋子的門開一個縫兒。門縫兒越開越大，慢々的一個又圓又胖的臉探出來了。兩腮一凸一凹的大概是正嚼着東西門又開大了一些，這個胖臉和臉以下的那些東西全露出來，把這些東西湊在一塊兒，原來是個矮胖的小太太。

老太太的臉上好像沒長着什麼玩藝兒，光是「光出溜的」一個軟肉球。身上要是把胳膊腿兒去了，整個兒是個小圓驢蹄，她一面用着裙擦着嘴，一面問他們找誰回妝墓。烏走到他門跟前，他們纔看出來：他的臉上確是五官俱全，而且兩隻小眼睛是笑臉々的，說話的時候露出嘴裏只有一個牙，因為沒有什麼陪襯，這一個牙看着又長又寬，頗有獨霸一方的勁兒。

我們找馬先生的坟，一個中國人。」馬威向老太太說。她已經擦完了嘴，用力把手往上湊，大概是要擦眼睛。

「我知道，記得！去年秋天死的！怪可憐的！」老太太又要往起捲圍裙：「棺材上有三個花

圈，記得！秋天——十月七號。頭一個中國人埋在這裏，頭一個！可憐！——說着，老太太的眼淚在臉上橫流；臉上肉太多，淚珠不容易一直流下來。「你們跟我來，我知道，記得！」老太太開始向前走，小短腿像剛孵出來的小鴨子似的；走的時候，臉上的肉一哆嗦一哆嗦的動，好像冬天吃的魚凍兒。

他們跟着老太太走，走了幾箭遠，她指着一個小石樁子說：「那裏！」馮家父子忙着過去，石樁上的姓名是個外國人的。他們剛要問她，她又說了：「不對！不對！還得走！我知道，記得！那裏——頭一個中國人！」

又走了一兩箭遠，馬威眼快，看見左邊一塊小石碑，上刻着中國字；他拉了馬老先生一把，兩個人一齊走過去。

「對了！就是那裏！記得！知道！」老太太在後面用胖手指着他們已經找着的石碑說。

石碑不過有二尺來高，上面刻着馬威伯父的名字，馬唯仁；名子下面刻着生死年月。碑是用人造石作的。淺灰的地兒，灰紫色的花紋。石碑前面的花園已經叫雨水衝得沒有什麼顏色了，上面的紙條已被風刮去了。石碑前面的草地上，淡々の開着幾朵淺黃野花，花瓣兒上帶着幾點露水，好像淚珠兒。天上的黑雲，地上的石碑和零散的花圈，都帶出一股淒涼冷淡的氣象，馬老先生心中一陣難過，不由的落下淚來；馬威雖然沒有看見過他的伯父，眼圈兒也紅了。

馬老先生沒管馬威和那個老太太，跪在石碑前頭恭々敬々の磕了三個頭，低聲的說：「哥

哥！保佑你兄弟發財，把你的靈運回中國去吧！」說到這裏，他不覺的哭得失聲。

馬威在父親背後向右轉行了三鞠躬禮。老太太已經走過來，哭得滿臉是水，小短胳膊連圍裙都擦不起來了，只好用手在臉上橫來豎去的抹。

哭着哭着，她說了話：「要鮮花不要？我有！」

「多少錢？」馬威問。

「拿來！」馬老生在那裏跪着說。

「是，我拿去，拿去。」老太太說完，撩着裙子，意思是要快跑，可是腿腕始終沒有一點彎的趨向，乾蹣着腳，前仰後合的走了。去了老半天纔慢慢的扭回來，連脖子帶臉全紅得像她那間小紅房子的磚一樣。一手撩着裙子，一手拿着一把香黃的銀命符。

「先生，花兒來了，真新鮮！知道——」說着，哆哩哆嗦的把花交給馬老生。他檢起一個花圈來，從新把鐵條緊了一緊，把花兒都插上；插好了，把花圈放在石碑前面，然後退了兩步，端詳了一番，跟着眼淚又滾下來了。

他哭了，老太太也又哭了。「錢呢！」她正哭得高興，忽然把手伸出來：「錢呢！」

馬老先生沒言語，掏出一張十個毫分的票子遞給她了。

她看了看錢票，抬起頭來細細的看了看馬老先生：「謝謝！謝——頭一個中國人埋在這裏。謝——我知道。謝——盼着多死幾個中國人，都埋在這裏！」這末兩句話本來是她對自己說的，可是馬家父子聽得真真的。

太陽忽然從一塊破雲彩射出一條光來，正把他們的影子遮在石碑上，把那點地方——埋着人的那點地方——弄得特別的慘淡。馬老先生嘆了一口氣，擦了擦眼淚，回頭看了看馬威：

「馬威，咱們去吧！」

爺兒倆慢吞吞的往外走，老太太在後面跟着跑，問他們還要花兒不要，她還有別續的。馬威看了她一眼，馬老先生搖了搖頭。兩個人走到小鐵門，已經把老太太落下老遠，可是還聽得見她說：「頭一個中國人！……」

父子又上了車。馬老先生閉着眼睛想：怎麼把哥的靈魂回去。又想到哥不到六十歲就死了，自己呢？現在已奔着五十走啦！生命就是個夢呀！有什麼意思！——夢！

馬威也還沒把坎地上那點印象忘了，斜靠着車角，兩眼直瞪着駛車的寬脊梁背兒。心裏想；伯父，英雄！到國外來作事業，英雄：自然賣古玩算不了什麼大事業，可是，掙外國的錢，——總算可以！父親是沒用的，他看了馬老先生一眼，不是作官，便是弄盞酒充窮酸。作官，名士，該死！真本事是——拿真知識掙公道錢！

十

馬家的小古玩舖是在聖保羅教堂左邊的一個小斜胡同兒裏。站在舖子外邊，可以看見教堂塔尖的一部分，好像一牙兒西瓜。舖子是一間門面，左邊有個小門，門的右邊是通上到下的玻璃窗戶。窗子裏擺着些磁器，舊扇面，小佛像，和些個零七八碎兒的。窗子右邊還有個小

門，是樓上那家修理汗傘箱子的出入口兒。舖子左邊是一連氣三個小舖子，緊靠馬家的舖子也是個賣古玩玩的舖子。右邊是個大約裝存貨的地方，門前放着兩輛馬車，人們出來進去的往車上搬貨。舖子對面，沒有什麼，只有一溜山牆。

馬家父子正在舖子外面左右前後的端詳，李子榮從舖子裏出來了。他笑着向他們說：

「馬先生吧？請進來。」

馬老先生看了看李子榮：臉上還沒有什麼下不去的地方，只是笑容太過火。再說，李子榮只穿着件汗衫，袖子捲過胳膊肘兒，手上好些銅鏽和灰土，因為他正刷洗整理貨架子。馬老先生心裏不由的給他下了兩個字的批語：「俗氣！」

「李先生吧？」馬威趕緊過來拉李子榮的手。

「別拉手，我手上有泥！」李子榮忙着向褲袋裏找手巾，沒有找着，只好叫馬威拉了拉他的手腕。腕子又粗又有力氣，筋是筋骨是骨的好看。馬威親熱的拉着這個滾熱的手腕，他算是頭一眼就愛上了李子榮了。汗衫，挽袖子，一手泥，粗手腕，是個幹將！不真幹還能和外國人競爭嗎。

從外國人眼裏看起來，李子榮比馬威多帶着一點中國味兒。外國人心中的中國人是：矮身量，帶辮子，扁臉，腫顴骨，滾鼻子，眼睛是一寸來長的兩道縫兒，撇着嘴，唇上掛着迎風而的小鬍子，兩條哈吧狗腿，一走一扭。這還不過是從表面上看，至於中國人的內面，袖子裏揣着毒蛇，耳朵眼裏放着砒霜，出氣是綠氣炮，一擠眼便叫人一命嗚呼，更是叫外國男

女老少從心裏打哆嗦的。

李子榮的臉差不多正合「扁而腫」的格式，他只有五尺來高，而且兩條短腿確乎是羅圈一樣。頭上的黑髮又粗又多，因腦門兒的扁窄和頭髮的蓬鬆，差不多眉毛以上，頭髮以下沒有多大的空地地方了。眼睛鼻子和嘴全不雜看，可惜額骨太平了一些。他的體格可是真好，腰板又寬又直，脖子挺粗，又加着腿有點彎兒，站在那裏老像座小過山嶽似的。

李子榮算把外國人弄糊塗了：說他是中國人吧，他的黃臉確是洗得晶光；中國人可有捨得錢買胰子洗臉的？再說，看他的腰板多直；中國人向來是彎着腰的，直着腰板，多麼於理不合！雖然他的腿彎着一點，可是走起路來，一踏不含忽，直咯噔咯噔的招呼；不但不扭，并且是走得飛快，……外國老爺們真弄不清了，到底這個傢伙是那種下等人類的產物呢？「啊！——李子榮的房東太×想出來了：「這個傢伙是中外合種，」他背地裏跟人家說：「決不是真正中國人！」

馬威和李子榮還沒鬆手，馬老先生早挺着腰板兒進了門。李子榮慌忙跑進來，把地上的東西都收拾起來，然後讓馬老先生到櫃房裏坐。小舖子是兩間的進身，一間是作生意的，一間作櫃房。櫃房很小，靠後山牆放着個保險箱，箱子前面只有放三四把椅子和一張桌子的地方。保險箱旁邊放着個小茶几，上面是電話機和電話簿子。屋子裏有些潮氣味兒，加上一股酸澀的擦油味兒，頗有點像北京的小洋貨店的味兒。

「李夥計，」馬老先生想了半天，纔想起「夥計」這麼兩個字：「先沏壺茶來。」

李子榮抓頭上亂蓬蓬的黑頭髮，瞧老馬一眼，然後笑着對馬威說：

「這裏沒有茶壺茶碗，老先生一定要喝茶呢，只好到外邊去買；你有錢沒有？」

馬威剛要掏錢，馬老先生沉着臉對李子榮說：

「夥計！」這回把「李」字也省下：「難道掌櫃的喝碗茶，還得自己掏腰包嗎！再說，架子上有的是茶壺茶碗，你楞說沒有？」馬老先生拉過張椅子來，在小茶几前面坐下；把脊梁往後一仰的時候，差點兒沒把電話機碰倒。

李子榮慢吞吞的把汗衫袖子放下來，轉過身來看着馬老先生說：

「馬先生，在你哥々活着的時候，我就在這裏幫過一年多的忙；他死的時候，把買賣托付給我照應着；我不能不照着買賣作！喝茶是個人的事，不能由公賬上開銷。這裏不同中國，公賬是由律師簽字，然後政府好收稅，咱們不能隨便開支亂用。至於架子上的茶壺茶碗是爲賣的，不是爲咱們用的。」他又回過身來對馬威說：「你們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也許你們看我太不客氣；可是咱們現在是在英國，英國的辦法是人情是人情，買賣是買賣，咱們也非照着這麼走不可。」

「對！」馬威低聲說，沒敢看他父親。

「够了！够了！不喝啦，不喝行不行！」老馬先生低着頭說，好像有點怕李子榮的樣兒。

李子榮沒言語，到外間屋把保險箱的鑰匙拿進來，開々箱子，拿出幾本賬簿和文書，都放在馬老先生眼前的一把椅子上。

「馬先生，這是咱們的眼本子什麼的，請過々眼，你看完了，我還有話說。」

「幹什麼呀？反正是那麼一回事，我還能疑心你不誠實嗎？」馬老先生說。

李子榮笑了。

「馬老先生，你大概沒作過買賣——」

「作買賣？哼——」馬老先生插嘴說。

「——好，作過買賣也罷，沒作過買賣也罷，還是那句話：公事公辦。這是一種手續，提不到疑心不疑心。」李子榮笑也不好不笑也不好的直爲難。明知道中國人的脾氣是客氣，套人情的，又明知道英國人是直說直辦，除了辦外交，沒有轉磨繞圈作文章的。進退兩難，把他鬧得直不知怎麼辦才好。只好抓了抓頭髮，而且把腦門子的那縷長的，捲捲，捲成個小圈兒。

馬威沒等父親說話，笑着對李子榮說：

「父親剛由伯父坟地回來，心裏還不大消停，等明天再看眼吧。」

馬老先生點了點頭，心裏說：「到底還是兒子護着爸々，這個李小子有點成心擠兌我！」

李子榮看了看老馬，看了看小馬，曠時一笑，把眼本子什麼的又全收回去。把東西攔好；又在保險箱的深處輕々的摸；摸了半天，掏出一個藕和色的小錦匣兒來。馬老先生看着李子榮，直要笑，心裏說：「這小子變戲法兒玩呢！還有完哪！」

李子榮把小錦匣遞給馬威。馬威看了看父親，然後慢々的把小匣打開，裏面滿塞着細白棉花；把棉花揭開，當中放着一個鑽石戒指。

馬威把戒指放在手心上細細的看，是件女人的首飾：一個擰着藤花的細金箍，背兒上稍微寬出一點來，鑲着一粒鑽石，一閃一閃的放着光。

「這是你伯父給你的紀念物。」李子榮把保險箱鎖好，對馬威說。

「給我瞧々！」馬老先生說。

馬威趕緊把戒指遞過去。馬老先生要在李子榮面前顯一手兒：翻過來掉後去的看，看了外面，又探着頭半閉着眼睛看戒指裏面刻着的字。又用手指頭抹上點唾沫在鑽石上擦了幾下。

「鑽石，不錯女戒指。」馬先生點頭咂嘴的說，說着順手把戒指摺在自己的衣兜裏啦。

李子榮剛要張嘴，馬威看了他一眼，他把話又吞回去了。

待了一會兒，李子榮把保險箱的鑰匙和一串小鑰匙托在手掌上遞給馬老先生。

「這是鋪子的鑰匙，你收着吧，馬先生！」

「你拿着就結了，噢！」馬先生的手還在兜兒裏摸着那個戒指。

「馬老先生，咱們該把事情說明白了，你還用我不用？」李子榮問，手掌上還托着那些鑰

匙。

馬威向父親點了點頭。

「我叫你拿着鑰匙，還能不用你！」

「好！謝々！你哥々活着的時候，我是早十點來，下午四點走，一個禮拜他給我兩鎊錢；我的事情是招待客人，整理貨物。他病了的時候，我還是早十點來，可是下午六點纔能走，

他給我三錢錢一個禮拜。現在呢，請告訴我：工錢，事情，和作事的時間。我願意只作半天工，工錢少一點到不要緊；因為我總勻出點工夫去念書。」

「啊，你還念書。」馬先生真沒想到李子榮是個念書的。心裏說：「這份兒俗氣，還會念書，聽不透！中國念書的人不這樣！」

「我本來是個學生。」李子榮說：「你——」

「馬威！——」馬老先生沒主意，看着馬威，眼睛裏似乎是說：「你給出個主意！」

「我看，我和李先生談一談，然後再定規一切，好不好？」馬威說。

「就這麼辦吧！」馬老先生站起來了，屋裏挺涼，磕膝蓋兒有點發僵。「你先把我送回家去，你再回來和李夥計談一談，就手兒看看眼；其實看不看都不要緊。」他說着慢々往外走，走到外間屋的貨架子前面又站住了。看了半天，回頭向李子榮說：

「李夥計，把那個小白茶壺給我拿下來。」

李子榮把壺輕輕々的拿下來，遞給馬老先生，馬老先生掏出手絹來，把茶壺包好，交給馬威提着。

「等着我，咱們一塊兒吃飯，回頭見！」馬威向李子榮說。

十一

父子兩個出古玩舖。走了幾步，馬老先生站住了，從新細看看舖子外面。這一回纔看見

窗子上邊橫着長匾，黑地金字，外面罩着玻璃，「俗氣！」他搖着頭兒說。說罷，又欠着腳兒，看樓上的牌匾；然後又轉過身來，看對面的山牆。「烟筒正對着咱們的門口，風水不見強！」

馬威沒管他父親說什麼，仰着頭兒看聖保羅教堂的塔尖，越看越覺得好看。

「父親，趕明兒個你上這兒來作禮拜倒不錯。」馬威說。

「教堂是不壞，可是塔尖把風水都奪去，咱們受不了哇！」馬老先生似乎把基督教全忘了，一個勁兒抱怨風水不強。

出小胡同口兒，馬先生還連々的搖頭，抱怨風水不好。馬威看見一輛公共汽車是往牛津開去的，聖保羅教堂的外邊正好是停車的地方，他沒問父親坐不坐，拉着老頭兒就往車上跳；

馬老先生還迷々糊々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車已經開。馬威買了票，跟父親說：

「別叫李子榮「夥計」呀。你看，這車上的人買張票還對賣票的說「謝々」呢。他在舖子裏又真有用，你叫他夥計，不是叫他不好受嗎！況且——」

「你說該叫他什麼？我是掌櫃的，難道掌櫃的管夥計叫老爺？」馬老先生說着伸手把馬威拿着的小茶壺拿過來，掀開手巾，細々看壺底上的簽字。馬先生對於簽字本來有限，加上汽車左右搖搖，越發的看不清楚；心裏罵馬威，不該一聲兒不出便上汽車。

「叫他聲李先生，也不失咱們的身分哪！」馬威把眉毛皺在一處，可是沒有和父親拌嘴的意思。

汽車正從一個鐵橋底下過，橋上面的火車唧咚咕咚的把耳朵震得什麼也聽不見了；馬威的話，自然馬老先生一點沒聽見。汽車忽然往左邊一閃，馬老先生往前一出溜，差一點沒把小茶壺撒了手；嘴裏囁囁着罵了幾句，好在汽車的聲音真亂，馬威也沒聽見。

「你到底願意用他不願意呢？」馬威乘着汽車站住的工夫問他父親。

「怎麼不用他呢！他會作買賣，我不會！」馬老先生的臉蛋紅了一些，把腳伸出去一點，好像如果馬威再問他，就往車下跳啦。腳伸出去太猛，差點沒踢着對面坐着的，老太太的小腳尖，於是趕快把腿收回來，同時把跳車的心也取消了。

馬威知道問也無益，反正是這麼一回事：「你還用他不用？——怎麼不用呀！何不叫他聲先生呢？——我是掌櫃的，我叫他先生，他該管我叫什麼！」算了，不必問了他回過頭去，留神看街上的牌子，怕走過了站；賣票的雖然到一站喊一站的地名，可是賣票人的英文字的拼法不是馬威一天半天能明白的。

到了牛津街，父子下車，馬威領着父親往家走。走不遠，馬老先生就站住一會兒，喘口氣，又拿起小茶壺來看一看。有時候忽然站住了，後頭走道的人們，全趕緊往左右躲；不然，非都撞上，跌成一堆不可。馬先生不管別人，那時高興便那時站住；馬威也無法，只好隨着父親背後慢慢走着。爺兒倆好像魚盆裏的泥鰍，忽然一動，忽然一靜，都叫盆裏的魚兒圍攔一回，好容易到了家了，馬老先生站在門外，用袖口兒把小茶壺擦了一個過兒。然後一手捧着茶壺，一手拿鑰匙開門。

溫都太太早已吃過午飯，坐在客廳裏敬着。看見他們回來，一聲也沒言語。

馬老先生進門，便叫：「溫都太太！」

「進來，馬先生。」她在屋裏說。

馬老先生進去，馬威也跟進去。拿破倫正睡午覺，聽見他們進來，沒睜開眼睛，只從鼻子裏哼了兩聲。

「溫都太太，瞧！」馬老先生把小茶壺舉起多高，滿臉堆着笑，說話的聲音也嫩了許多，好像頗有返老還童的希望。

溫都太太剛吃完了飯，困眼巴唧的，鼻子上的粉也謝了，露着小紅鼻子尖兒，像個半熟的山裏紅；可是據馬先生看，這個小紅鼻子尖有說不出的美。她剛要往起站，馬老先生已經把小茶壺送到她的眼前。他還記得那天國拿破倫玩的時候，她的頭髮差點沒挨着他的衣裳；現在他所以放大了膽子往前巴結：愛情是得進一步便進一步的事兒；老不往前邁步，便永遠沒有接上吻的希望；不接吻還講什麼愛情；馬老先生是凡事退步，只有對婦女，他是主張永遠的，而且進取的手段也不壞；在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說馬則仁先生有一點天才。

溫都寡婦欠着身把小茶壺兒接過去，歪着頭兒細細的看；馬老先生也陪着看，臉上笑得像個小紅氣球兒。

「多麼好看！真好！中國磁，是不是？」溫都太太指着壺上的紅鷄冠子花和兩支小蕪花說。

馬老先生聽她誇獎中國磁，心理喜歡的都癢癢了。

「溫度太々，我給你拿來的！」

「給我？真的？馬先生？」她的兩隻小眼睛都圓了，薄片嘴也成了個大寫的「O」，素子骨底下露着的那點胸脯也紅了一點。「這個小茶壺值得好幾錢吧？」

「不算什麼！」馬老先生指着茶几上的小瓶兒說：「我知道你愛中國磁，那個小瓶兒就是中國的，是不是？」

「你真有眼力，真細心！那隻小瓶是我由一個兵手裏買的。拿破侖，還不起來謝々馬先生」她說着把拿破侖抱起來，用手按着狗頭向馬先生點了兩點；拿破侖是真困，始終沒睜眼。叫拿破侖謝完了馬先生，她還是覺得不好意思白收下這個小壺，轉了轉眼珠兒，又說：「馬先生，咱們對換好不好？我真愛這個小壺兒，我要你的壺，你拿我的瓶去賣——大概那個小瓶也值些個錢，我花——多少錢買的呢？你看，我可忘了！」

「對換？別搗麻煩啦！」馬老先生笑着說。

馬威站在窗前，眼睛釘着他父親，心理想：他也許把那個戒指結她呢。馬老先生儲是在兜兒裏摸了摸，可是沒有把戒指拿出來。

「馬先生，告訴我，這個小壺到底值多少錢？人家問我的時候，我好說呀！」溫度太々把壺抱在胸前，好像小姑娘抱着新買的小布人一樣。

「值多少錢？」馬老先生往上推了推眼鏡，回過頭去問馬威：「你說值多少錢？」

「我不知道呢！」馬威說：「看々壺蓋裏面號着價碼沒有。」

「對，來，咱看上一看。」馬老先生把這幾個字說得真像音樂一般的有腔有調。

「不，等我看看！」溫都太太邊着能說，然後輕々把壺蓋拿下來：「喝！五鎊十個先令！五鎊十個先令！」

馬老先生把頭歪着擠過去看：「可不是，合多少中國錢？六十來塊！冤人的事，六十來塊買個茶壺！在東安市場花一塊二毛錢買把，准比這個大！」

馬威越聽越覺得不入耳，抓起帽子來說：「父親，我得去找李子榮，他還等着我吃飯呢。」

「對了，馬先生，你還沒吃飯哪？」溫都寡婦問：「我還有塊涼牛肉，很好，你吃不吃？」

馬威已經走出了街口，隔着窗簾的縫兒看見父親的嘴一動一動的還和她說話。

十二

馬威又回到古玩舖去找李子榮。

「李先生，對不起！你餓壞了吧？上那兒去吃飯？」馬威問。

「叫我老李，別先生先生的！」李子榮笑着說。他已經把貨架子的一部分收拾乾淨了，也洗了臉，黃臉蛋上光潤了許多。「出了這個胡同就是個小飯館，好歹吃點東西算了。」說完他

把舖子鎖好，帶着馬威去吃飯。

小飯舖正斜對着聖保羅教堂，隔着窗子把教堂的前臉和外邊的石像看得真真的。一羣老太太，小孩子，都拿着些個乾糧，麵包什麼的，圍着石像餵鴿子。

「你吃什麼？」李子榮問：「我天天就是一碗茶，兩塊麵包，和一塊點心。這是倫敦最下等的飯舖子，真想好吃的，這裏也沒有；好在我也吃不起好的。」

「你要什麼，就給我什麼吧。」馬威想不出主意來。

李子榮照例要的是茶麵包，可是給馬威另要了一根炸湯兒。

小飯舖的桌子都是石頭面兒，鐵腿兒，桌面擦得晶光，怪愛人兒的。四面牆上都安着大鏡子，把屋子裏照得光明痛快，也特別顯着人多火熾。點心和麵包什麼的，都在一進門的玻璃窗子裏擺着，東西好吃不好吃放在一邊，反正看着漂亮乾淨。跑堂的都是姑娘，并且是很好看的姑娘：一個個穿着小短裙子，頭上簪着帶褶兒的小白包頭，穿梭似的來回端茶端菜；臉蛋都是紅撲撲的，和玻璃罩兒裏的紅蘋果一樣鮮潤。吃飯的人差不多都是附近舖子裏的，人手裏拿着張晚報，（倫敦的晚報是早晨九點多鐘就下街的。）專看賽馬狗的新聞。屋裏只聽得見姑娘沙沙的來回跑，和刀叉的聲音，差不多沒有說話的；英國人自要有報看，是什麼也不想說的。馬威再細看人們吃的東西，大約都是一碗茶，麵包黃油，很少有吃菜的。

「這算最下等的飯舖？」馬威問。

「不像啊？」李子榮低聲的說。

「真乾淨？」馬威裏說，心裏回想北京的「二輩爺，大碗居的那些長條桌子」自評法。

「唉，英國人擺飯的時間比吃飯的時間長，稍微體面一點的人就寧可少吃一口，不能不把吃飯的地方弄乾淨；咱們中國人是真吃，不管吃的地方好歹。結果是：在乾淨地方少吃一口飯的身體倒強，在髒地方吃燻鷄燒鴨子的倒越吃越瘦……」

他還沒說完，一個姑娘把他們的吃食拿來了。他們一面吃，一面低頭的說話。

「老李，父親早上說話有點兒——」馬威很真誠的說。

「沒關係！」李子榮沒等馬威說完，就接過來了：「老人們可不都是那樣嗎！」

「你還願意幫助我父親？」

「你們沒我不行，我呢，非掙錢不可！放心吧，咱們散不了夥！」李子榮不知不覺的笑的聲音大了一點，對面吃飯的老頭子們一齊狼狽的瞪他一眼，他連忙低下頭去嚼了一口麵包。

「你還念書？」

「不念書還行嗎！」李子榮說着又要笑，他的話說得俏皮可笑，還是不管別人笑不笑，他自己總先笑出來：「我說，快吃，回舖子去說。話多着呢，這裏說着不痛快，老頭子們淨瞪我！」

兩個人忙着把東西吃完了，茶也喝淨了，李子榮立起來和小姑娘要賬單兒。他把賬單兒接過來，指着馬威對他說：「你看他體面不體面？他已經告訴我了，你長的真好看！」

「去你的吧！」小姑娘笑着對李子榮說，然後看了馬威一眼，好像很高興有人誇她長的美。

馬威也向她笑了一笑，看李子榮和她說話的神氣，大概是李子榮天天上這裏吃飯來，所以很熟。李子榮掏出兩個銅子，輕_々的放在盤子裏底下，作爲小賂。李子榮給了飯錢，告訴馬威該出十個便士，馬威登時還了他。

「英國辦法，彼此不客氣。」李子榮接過錢來笑着對馬威說。

兩個人回到舖子，好在沒有照顧主兒，李子榮嘴像開了閘一樣，長江大河的說下去：

「我說，先告訴你一件事：喝茶的時候別帶響兒！剛纔你喝茶的時候，沒看見對面坐着的老頭兒直瞪你嗎，英國人醒鼻子的時候是有多少力量用多大力量，可是吃東西的時候不准出聲兒；風俗嗎，沒有對不對的理由；你不照着人家那麼辦，便是野蠻；況且他們本來就看不起我們中國人；當着人別抓腦袋，別剔指甲，別打咯兒；喝！規矩多啦！有些留學的名士滿不管這一套，可是外國人本來就看不起我們，何必再非討人家的厭煩不可呢！我本來也不注意這些事，有一回可真碰了釘子啦！是這麼回事：有一回跟一個朋友到人家裏去吃飯，我是吃飽了氣足，仰起脖子來了個深長的咯兒，喝！可壞了！旁邊站着的一位姑娘，登時把臉子一摺，扭過頭去跟我的朋友說：「不懂得規矩禮道的人，頂好不出來交際！」請吃飯的人呢是在中國傳過教的老牧師，登時得着機會，對那位姑娘說：「要不咱們怎得到東方去傳教呢，連吃飯喝茶的規矩都等着咱們教給他們呢！」我怎麼辦？在那裏吧，真個的慌，走吧，又

覺得不好意思，好難過啦！其實打個咯兒算得了什麼，他們可是真拿你當野蠻人對待呢！老馬，留點神吧！你不怪我告訴你？」

「不！」馬威坐下說。

李子榮也坐下了，跟着說：「好！我該告訴你，我的歷史啦！我原是出來留學的，山東官費留學生。先到了美國，住了三年，得了個商業學士。得了學位就上歐洲來了，先上了法國；到了巴黎就壞了，國內打起仗來，官費簡直的算無望了。我是個窮小子，跟家裏要錢算是辦不到的事。於是我東胡樓西抓弄，弄了幾個錢上英國來了。我准知道英國生活程度比法國高，可是我也准知道在英國找事，工錢也高；再說英國是個商業國，多少可以學點什麼。還有曆，不瞞你說！巴黎的婦女我真惹不起；這裏，在倫敦，除非妓女沒有人看得起中國人；到可以少受一點試探。」說到這裏，李子榮又樂起來了；而且橫三豎四的抓了抓頭髮。

「老李，你不是說，別當着人抓腦袋嗎？」馬威故意和他開玩笑。

「可是你不是外國人哪！當着外國人決不幹！說到那兒啦——對，到了倫敦，官費還是不來，我可真抓了瞎啦！在東倫敦住了一個來月，除了幾本書和身上的衣裳，簡直成了光屁股狗啦！一來二去，巡警局給我找了去啦，叫我給中國工人當翻譯。中國工人的英國話有限，巡警是動不動就察驗他們，多麼好的中國人也是一腦門子官司。我替他們來回作翻譯，我的廣東話本來有限，可是還能對付，反正是我比英國巡警強。我要是不怕餓死，我決不作這個事；可是人到快餓死的時候是不想死的！看着這群老同鄉叫英國巡警要笑！咳，無法！餓，沒法

子！我和咱們這羣同鄉一樣沒法子！作這個事情，一個月不過能得個三四鎊錢，那棉花的；後來又慢々的弄些個廣告什麼的翻譯中國文，這筆買賣到不錯；能到中國賣貨的，自然不是小買賣，一篇廣告翻完了，總掙個一鎊兩鎊的。這兩筆錢湊在一處，劃付着多麼難包辦了，可還是沒錢去念書。可巧你伯父要找個夥計，得懂得作買賣，會說英國話，我一去見他，事情就成了功。你想，留學的老爺們誰肯一禮拜掙兩鎊錢作碎備；可是兩鎊錢到我手裏，我好像登了天堂一樣。可以念書了！白天作翻譯，作買賣，晚上到大學去聽講。你看怎樣？」

「不容易，老李你行！」馬威說。

「不容易？天下沒有容易的事！」李子榮的一臉站起來，頗有憤憤的勇氣。

「在倫敦一個人至少要花多少錢？論月說吧。」馬威問。

「至少二十鎊錢一個月；我是個例外！我在英國到英國日子了，一頓中國飯費法法；不是我吃不起一頓，是怕一吃開了頭兒，就非常常不可！」

「這兒有中國飯館嗎？」

「有！作飯，洗衣裳，中國人在海外的兩大真業！」李子榮又坐下了。

「該告訴我點關於這個舖子的事啦。」

「好，你聽着。你的伯父真是把手，真能幹！他不專弄着賣古玩，古玩又不是麪包，那能天天有買賣；他也買賣股票，替廣東一帶商人買辦貨物什麼的。這古玩舖一年作好了不過幾

上，除了一切開銷，二百來鎊錢；他給你們留下這二千來鎊錢，都是他作別的事情賺下的。你們現在有這點錢，頂好把這個生意擴充一下，好好的幹一下，還許有希望；要是還守着這點事情作，連你們爺備的花銷恐怕也賺不出來；等把這二千來鎊錢都零花出去，事情不可就好辦了。老馬你得勸你父親立刻打主意；擴充這個買賣，或是另開個別的小買賣。據我看呢，還是往大了弄這個買賣好，因為古玩是沒有定價的，湊巧了一樣的東西就賺幾百鎊；自然這全憑咱們的盡力本事。開別的買賣簡直的不容易，你看街上的小舖子，什麼賣烟的，賣酒的，全是大家大公司的小分號，他們的資本是成千累萬的，咱們打算用千十來鎊錢跟他們競爭，不是白饒嗎！」

「父親不是個買賣的人，很難說話！」馬威的眉毛又皺一塊，臉上好像也紅了一點。

「老人家是個官迷，糟！糟！中國人不把官迷打破，永不會有出息！」李子榮楞了一會，又說：「好在這會有咱們兩個呢，咱們兩非逼着他幹不可！不然，舖子一賠錢，你們的將來，實在有點危險呢！我說，你算幹什麼來呢？」

「我？念書啊！」

「念什麼？又是翻譯篇莊子編個學位呀？」李子榮笑着說。

「我打算學商業，你看怎麼樣？」

「學商業，好哇！你先去補習英文，把英文弄好，去學商業，我看這個主義不錯。」

兩個人又說了半天，馬威越看李子榮可愛，李子榮是越說越上精神。兩個人一直說到四點

多鐘纔散。馬威臨走的時候，李子榮告訴他：「明天早晨他同他們父子到巡警局來報到，律師醫生是英國人，離不開身的兩件寶貝。可是咱們別用他纔好。我告訴你：別犯法，別生病，在英國最要緊的兩件事！」李子榮拉不斷扯不斷的和馬威說，「我說，從明天起，咱們見面就說英國話，非練習不可。有許多留學生最討厭說外國話，好在我是『下等』留學生，不用和老爺們學，對不對？」

兩個人站在舖子外面又說了半天的話。說話的時候，隔壁那家古玩舖的掌櫃的出來了，李子榮趕緊的給馬威介紹了一下。

馬威抬頭看着聖保羅堂的塔尖，李子榮還沒等他問，又把他拉回去，給他說這個教堂的歷史。

「我可該回去啦！」馬威把聖保羅教堂的歷史聽完。又往外走。

李子榮又跟出來，他好像魯濱遜遇見禮拜五那麼親熱。

「老馬，問你一件事：你那個戒指，父親給了你沒有？」

「他還拿着呢！」馬威低聲兒說。

「跟他要過來，是你伯父給你的；誰的東西是誰的！」

馬威點了點頭，慢々的往樹上走。聖保羅教堂的鐘正打五點。

第三段

春天隨着落花走了，夏天披着全身的綠葉兒在暖風裏跳動着來了。倫敦也居然有了晴朗的藍天，戴着草帽的美國人一車一車的在街上跑，大概其的看倫敦到底什麼樣兒。街上高楊樹的葉子在陽光底下動一動的放着一層綠光，樓上的藍天四圍掛着一層似露非露的白氣；這層綠光和白氣叫人覺着心裏非常的痛快，可是有一點燥。頂可憐的是大「牛狗」，把全身的力量似乎都放在舌頭上，喘噓的跟着姑娘們腿底下跑，街上的人除了左右前後的躲車馬，就好像心裏盤算着怎樣到海岸或鄉下去歇幾天。姑娘們更顯着漂亮了，一個的把白胳膊露在外面，頭上戴着壓肩的大草帽，帽沿上插着無奇不有的玩藝兒，什麼老中國繡花荷包咧，什麼日本的小磁娃的咧，什麼駱鳥翎兒咧，什麼大朵的鮮蜀菊花咧……坐在公衆汽的車頂上往下看，街兩旁好像走着無數的大花蘑菇。

每逢馬威看到這種熱鬧好的光景，他的大眼睛裏總含着兩顆熱淚，他自言自語的說：「看人家！掙錢，享受！希望！快樂！看的咱們，省吃儉用的苦耐！哼……」

溫都姑娘從五月裏就盤算着到海岸上去歇夏，每天晚上和母親討論，可是始終沒有決定。母親打算到蘇格蘭去看親戚，女兒嫌車費太貴，不如到近處海岸多住幾天。母親改了主意要

和女兒到海岸去，女兒又覺着上蘇格蘭去的鋒頭比上海岸去的高的多。母親剛要給在蘇格蘭的親戚寫信，女兒又想起來了：海岸上比蘇格蘭熱鬧的多。本來姑娘們的歡夏並不爲是歡，是爲找個人多的地方歡。亂跳的鬧幾天：露々新衣裳，顯々自己的白胳膊；自然是在海岸上還能露々白腿。於是母親一句，女兒一句，本着英國人的獨立精神，一人一個主意，誰也不肯讓誰，越商量双方的意見越離的遠。

有一天溫都太太說了：

「瑪力！咱們不能一塊兒去；咱們都走了，誰給馬先生作飯呢！」（瑪力是馬先生的兒子。）

「叫他們也去歡夏呀！」溫都姑娘說，臉上的笑滿一動一動的像個小淘氣兒。

「我問過馬老先生了，他不歡夏！」溫都太太把「不」字說得特別有力，小孫女尖着手指着，好像要把棚頂上倒落着的蒼蠅哄到似的——棚頂上恰巧有個蒼蠅。

「什麼？什麼？」瑪力把眼睛睜得連眼眉全一拱一拱的立起來了；「不歡夏？怎麼不歡夏？」
 「英國人真是沒禮說過，世界上會有終年歡着，不歡夏的！待了一會兒，瑪力一笑，說：「那個小馬對我說了，他要和我一塊兒上海岸去玩。我告訴了他，我不願和中————人——一塊兒去！跟着他去，笑話！」

「瑪力！你不應當那麼頂撞人家！說真的，他們父子也沒有什麼多大不好的地方！」

溫都太太雖然不喜歡中國人，可是天生來的有點願意和別人鬭爭理兒；別人要說玫瑰是紅

的最香，她非說白的香的要命不可；至不濟也是粉玫瑰頂香；其實她早知道粉玫瑰不如紅的香。

「得啦，媽！」瑪力把腦袋一歪，撇着紅嘴唇說，「我知道，你愛上那個老馬先生啦！你看，他給你一筒茶葉，一把小茶壺！要是我呀，就不收那些寶貝！看那個老東西的臉，老像叫人給打腫了似的！瞧他坐在那裏半天不說一句話！那個小馬，更討厭！沒事兒就問我出去不去，昨天又要跟我去看電影，我——」

「他跟你去看電影去，他老給你買票，呵？」溫都太太板着脸給了瑪力一句！

「我沒叫他給我買票呀！我給他錢，他不要；說起來了，媽！你還該我六個銅子呢，對不對，媽？」

「明天還你，一定！」溫都太太摸了摸小兜兒，真是沒有六個銅子：「據我看，中國人比咱們還寬宏，你看馬老先生給馬威錢的時候，老是往手裏一塞，沒數過數兒，馬威給他父親買東西的時候，也不逼着命要錢。再說，」溫都太太把腦袋搖了兩搖，趕緊用手指肚兒輕輕的按了按腦袋後邊掛着的小鬍兒：「老馬先生每禮拜給房錢的時候，一手把賬條往兜兒裏一塞，一手交錢，永遠沒開過一個字。你說——」

「那不新々！」瑪力笑着說。

「怎麼？」她母親問。

「倫理是隨着經濟狀況變動的。」瑪力把食指插在胸前的小袋裏，腆着胸脯兒，頗有點大

學教授的派頭：「咱們的祖先也是一家老少住在一塊，大家花大家的錢，和中國人一樣；現在經濟制度改變了，人々掙自己的錢，吃自己的飯，咱們的道德觀念也就隨着改了；人人獨立爲榮，誰的錢是誰的，不能有一點兒含忽的地方：中國人，他們又何曾比咱們寬宏呢！他們的經濟的制度還沒有發展得——」

「這又是打那裏聽來的，跟我顯排？」溫都太々問。

「不用管我那兒聽來的！」瑪力姑娘的藍眼珠一轉，歪稜着腦袋閃爍一笑：「反正這些話有理！有理沒有？有理沒有？媽？」看着她媽々點了點頭，瑪力纔接着說：「媽，不用護着中國人，他們要是不討人嫌爲什麼電影上，戲裏，小說上的中國人老是那麼討厭？」

「電影上都不是真事！」溫都太々心裏也并不十分愛中國人，不過爲和女兒辯駁，不得不這麼說：「我看，拿弱國的人打哈哈，開玩笑，是頂下賤的事？」

「啊哈，媽々！不是真事？篇々電影是那樣，齣々戲是那樣，本々小說是那樣，就算有五成說吧，不是還有五成真的嗎？」瑪力非要把母親說服了不可，往前探着頭問：對不對，媽！對不對？」

溫都太々乾噁了一聲，沒有言語。心裏正預備別的理由去攻擊女兒。

客廳的門響了兩聲，好像一根麻繩砸在門上一樣。

「拿破侖來了！」溫都太々對瑪力說：「把他放進來。」

瑪力把門開々，拿破侖搖搖尾巴跳進來了。

「拿破侖，寶貝兒，來！幫助我跟她抬槓！」溫都太太拉着手叫拿破侖：「她沒事兒去聽些莫議論，回家來跟咱們露精細！是不是？寶貝兒？」溫都姑娘沒等拿破侖往裏跑，早併着腿跪在地毯上和他頂起牛兒來。她爬着往後退，小狗兒就前腿伸平了預備往前撲。她擺着嘴忽然說：「忽！」小狗兒往後一踢腰，然後往前一伸脖，說：「吧！」她斜着眼看他，他橫着身往前湊，輕々の叨住她的肘手腕。……鬧了半天，瑪力的頭髮也叫小狗兒頂亂了，鼻子上的粉也抹沒了；然後拿破侖轉回她的身後，咬住她的鞋跟兒。

「媽！瞧你的狗，咬我的新鞋！」

「快來，拿破侖不用跟她玩！」

瑪力站起來，一邊喘一邊理頭髮，又擰着小白拳頭向拿破侖比畫着。小狗兒藏在溫都太太的腳底下，用小眼睛一扎巴一扎巴的瞅着瑪力。

瑪力喘過氣兒來又繼續和母親商議旅行的事。溫都太太還是主張母女分着去歇夏，瑪力不幹，她不肯給馬家父子作飯。

「再說，我也不會作飯呀！是不是？媽！」

「也該學點兒啦！」溫都太太借機會給女兒一句俏皮的！

「這麼辦：咱們一塊去，寫信把多瑞姑娘找來，替他們作飯，好不好？她在鄉下住，一定喜歡到城裏來住幾天；可是咱們得替她出火車費！」

「好吧，你給她寫信；我出火車費。」

溫都姑娘先去洗了手，又照着鏡子，歪着臉，用粉撲兒撲了粉。左照照，右照照，直到把臉上的粉勻得一星々缺點沒有了，纔去把信封信紙鋼筆墨水都拿來。把小茶几推到緊靠窗戶；坐下；先把衣裳的褶兒拉好；然後把鋼筆插在墨水瓶裏。窗外賣蘋果的吆喝了一聲，攔下筆，掀開窗簾看了看。又拿起筆來，歪着脖子，先在吃墨紙上畫了幾個小蘋果，然後又用中指輕輕的彈筆管兒，一滴一滴的墨水慢慢的把畫的小蘋果都陰過去；又把筆插在墨水瓶兒裏；低着頭看自己的胖手；掏出小刀修了修指甲；把小刀兒放在吃墨紙上；又覺得不好，把刀子拿起來，吹了吹，放在信封旁邊。又拿起筆來，又在吃墨紙上彈了幾個墨點兒；有幾個墨點彈得不十分圓，都慢々的用筆尖描好。描完了圓點，站起來了：

「媽，你寫吧！我去給拿破倫洗個澡，好不好？」

「我還要上街買東西呢！」溫都太太抱着小狗走過來：「你怎麼給男朋友寫信的時候，一寫就是五六篇呢？怪！」

「誰要給姑々寫信呢！」瑪力把筆交給母親，接過拿破倫就跑：

「跟我洗澡去，你個小髒東西子！」

二

馬老先生在倫敦三四個月所得的經驗，并不算很多；找着了三四個小中國飯舖，天天去吃頓午飯。自己能不用馬威領着，由舖子走回家去。英文長進了不少，可是把文法忘了好些，

因爲許多下等英國人說話是不管文法的。

他的生活是沒有一定規律的：有時候早晨九點鐘便跑到舖子去，一個人慢條斯理的把窗戶上擺着的古玩都從新擺列一回；因爲他老看着李子榮擺的俗氣，不對！李子榮跟他說了好幾回，東西該怎麼擺，顏色應當怎麼配，怎麼纔能惹行人的注意……他傲傲的一搖頭，作爲沒聽見。

頭一回擺的時候，他把東西像抱錢牌似的双手捧定，舌頭伸着一點，閉住氣，直到把東西擺好纔敢呼吸。擺過兩回，膽子漸之的大了。有時候故意要俏：端着東西，兩眼特意的不瞧着手，頗像飯館裏跑堂的端菜那麼飄酒。遇着李子榮在舖子的時候，他的飄酒勁兒更要的得出神；不但手裏端着東西，小鬍子尚還口着一把小茶壺，小鬍子撮之着，斜着眼看李子榮，心裏說：

「咱是看不過買賣人，要買講件買賣，咱不比誰不懂行，隸！」

正在得意，嘴裏一乾，要咳嗽；茶壺被他心吸力吸下去，——粉碎！兩手急於要救茶壺，手裏的一個小瓶，兩個盤子，也都分外的滑溜！李子榮跑過來接住了盤子；小瓶兒的脖子細嫩，掉在地上就碎了！

把東西擺好，馬老先生出去，偷之的看一番隔壁那家古玩舖的窗戶。他捻着小鬍子向自己剛擺好的東西點了點頭，覺得那家古玩舖的東西和擺列方法都俗氣！可是隔壁那家的買賣確是比自己的強，他精不透，是什麼原因，只好罵英國人全俗氣！隔壁那家的掌櫃的是個又肥

又大，有腦袋，沒頭髮的老傢伙；還有個又肥又大，有腦袋，也有頭髮的（而且頭髮不少）老婦人。他們好幾次趕着馬老先生套親熱說話，馬老先生把頭一扭，給他們個小釘子碰。然後坐在小椅子上自己想着碴兒笑：「你們的買賣好哇，架不住咱不理你！俗氣！」

李子榮勸他好幾回，怎麼應當添貨物，怎麼應當印些貨物的目錄和說明書，怎麼應當不專賣中國貨。馬老先生酸々的給了他幾句：

「添貨物！這些東西還不夠擺半天的呀！還不够眼花的呀！」

有時候馬老先生一高興，整天的不到舖子去，在家裏給溫都太々種花草什麼的。她房後的那塊一間屋子大的空地，當馬家父子剛到倫敦的時候，只長着一片青草，和兩棵快死的月季花。溫都太々最喜歡花草，可是沒有工夫去種，也捨不得花錢買花種兒。她的女兒是永遠在街上買現成花，也不大注意養花這回事。有一天，馬老先生并沒告訴溫都太々，在街上買來一捆花秧兒：五六棵玫瑰，十幾棵桂竹香，還有一堆剛出芽的西番蓮根子，幾棵沒有很大朵的菊花，梗子很高，葉兒不多，而且不見得一定是綠顏色。

他把花兒堆在牆角兒，澆上了兩罐子水，然後到廚房把鐵鉞花鏟全搬運出來，把草地中間用土圍成一個圓崗兒，把幾棵玫瑰順着圓圍種上。圓圍的外邊用桂竹香種成一個十字。西番蓮全埋在塔根底下。那些沒有什麼希望的菊秧子都種在一進圍門的小路兩旁。種完了花，他把鐵鉞什麼的都送回原地方去，就手兒拿了一筒水，澆了一個過兒！……洗了洗手，一聲沒響藉回到書房抽了一袋烟。……跑到舖子去，找了些小木條和麻繩兒，連哈帶喘的又跑回來，

把剛種的花兒全扶上一根木條，用麻繩鬆繫的捆好。正好捆完了，來了一陣小雨，他站在那裏呆々的看著那些花兒，在雨水下一點頭一點頭的微動；直到頭髮都淋得往下流水啦，纔想起往屋裏跑。

溫都太々下午到小院裏放狗，襯着忙着跑上樓去，眼睛和嘴都張着：

「馬先生！後面的花是你種的呀？」

馬老先生把煙袋往嘴角上擄了擄，微々的一笑。

「嗶！馬先生！你是又好又淘氣！怎麼一會兒不言語！多少錢買的花？」

「沒花多少錢！有些花草看着痛快！」馬先生笑着說。

「中國人也愛花兒吧？」溫都寡婦問——英國人決想不到，除了英國人天下還有懂得愛花的。

「可不是！」馬老先生聽出她的話味來，可是不好意思頂撞她，只把這三個字說得重一些，並且從嘴裏擄出個似笑非笑的笑。楞了一會兒，他又說：「自從我妻子去世以後，我沒事就種花兒玩，一想到他的妻子，馬老先生的眼睛稍微濕潤了一些。

溫都太々點了點頭，也想起他的丈夫；他在世的時候，那個小院是一年四季不短花兒的。

馬老先生讓她坐下，兩個談了一點多鐘。她問馬太々愛穿什麼衣服，愛戴什麼帽子。他問她丈夫愛吃什麼煙，作過什麼官。兩個越說越彼此不解，可是越談越親熱。他告訴她：馬太太愛穿紫軍綢坎肩，她沒瞧見過。她說：溫都先生沒作過官，他簡直的想不透爲什麼一個人

不作官。……

晚上溫都姑娘回來，她母親後等她擄了鬍子就扯着她往後院兒跑。

「快來，瑪力！給你點新東西看。」

「嘔！媽！你怎麼花錢買這些些個花兒？」瑪力說着，哈着腰在花上聞了一鼻子。

「我？馬老先生買的，種的！你老說中國人不好，你看——」

「種些花兒也算不了怎麼出奇了不得呀！」瑪力聽說花兒是馬先生種的，趕緊的直起來，不開了。

「我是要證明中國人也和文明人一樣的懂得愛花——」

「愛花兒不見得就不愛作歹事呀！」

後院種上花之後，馬老先生又得了個義務差事：遇到溫都太太忙的時候，也得領着拿破倫上街去散步。小後院兒本來是拿破倫遊戲的地方，現在種上花兒，他最好管閒事，看見小蜜蜂兒，他蹣起多高想把蜂兒捉住；他這一跳，蜂兒是飛了，花兒可是倒啦；所以天天非把他拉出溜々不可；老馬先生因而得着這份美差。瑪力姑娘勸她母親好幾回，不叫老馬帶狗出去。她聽說中國人吃狗肉，萬一老馬一犯饞，半道兒上用小刀把拿破倫宰了，開々齋，可怎麼好！

「我問過馬老先生，他說中國人不吃狗。」溫都太太板着脸說。

「我明白你了，媽！」瑪力成心戲弄她的母親：「他愛花兒，愛狗，就差愛小孩子啦

「英國普通人以為一個人愛花愛狗愛兒女便是好丈夫。瑪力的意思是：溫部太太愛上老馬啦。」

溫部寡婦沒言語，半腦半笑的瞪了她女兒一眼。

馬威也勸過他父親不用帶小狗兒出去，因為他看見好幾次：他父親拉着狗在街上或是空地
上轉，一羣孩子在後面跟着起鬧：

「瞧這個黃臉！瞧他的臉！又黃又腫！……」

一個沒有門牙的黃毛孩子還過去揪馬老先生的衣裳。一個姥々不疼，舅々不愛的瘦孩子，
抱起拿破侖就跑，成心叫老馬先生追他。他一追，別的孩子全扯着脖子嚷：

「看他的腿看他的腿呀！和哈吧狗一樣呀！……」陶馬！——大概那個姥々不疼，舅

舅不愛的瘦孩子叫陶馬——「快呀！別叫他追上！」……陶馬！——一個尖聲兒的小姑娘，
頭髮差不多和臉一樣紅，喊：「好々抱着狗，別摔了他！」

英國的普通學校裏教歷史是不教中國事的。知道中國事的人們是到過中國。買賣的，傳教的；這兩種人對中國人自然沒有好感，回國來說中國事兒，自然不會往好裏說。又搭着中國不強，海軍不成海軍，陸軍不成陸軍，怎麼不叫專以海軍陸軍的好壞定文明之度高低？歐洲人看底了！再說，中國還沒出一個驚動世界的科學家，文學家，探險家——甚至連在中國運動會下場的人材都沒有，你想々，人家怎能看得起咱們！

馬威勸了父親，父親不聽。他（馬老先生）積攢了好些洋煙畫兒，想去賄賂那羣小淘氣兒；這麼一來，小孩子們更鬧得歡了。

「叫他 Chicken——叫他 Chicken——叫他，他竟給這羣蠢兒！」……「陶馬——搶他的狗哇——」……

三

在藍加司特街的一所小紅房子裏，伊太太下了命令：請馬太太，還有母女，和她自己的哥々吃飯。第一個說「得令」的，自然是伊牧師。伊夫人在家裏的勢力對於伊牧師是絕對的。她的兒女，（現在長成人了）有時還不肯完全服從呢。兒女是越發難管，丈夫是越老越好管教；要不怎麼西洋女子多數挑着婆婆做媒呢。

伊太太不但嘴裏出命令，乾脆的說，她一身全是命令。她一睜眼，——兩隻大黃眼睛，比她丈夫的至少大三倍，而且眼皮老碰着一點兒——丈夫，女兒，兒子全鴉雀無聲，屋子裏比法庭嚴肅一些。

她長着一部小黑鬍子，挺軟挺黑還挺長；要不然伊牧師怎不敢留鬍子呢，他要是也有鬍子，那不是有意和她競爭嗎！她的身量比伊牧師高出一頭來，高大，外帶着真結實。臉上沒什麼肉，可是所有的那些，全好像洋灰和麻刀作成的，真叫有筋骨！鼻子兩旁有兩條不淺的小溝，一直通到嘴角上；哭的時候，（連伊太太有時候也哭一回！）眼淚很容易流到嘴裏的

，而且是隨流隨乾，不占什麼時間。她的頭髮已經半白了，歇歇鬆鬆的在腦後挽着個髻兒，不留神看，好像一團絮鞋底子的破乾棉花。

伊牧師是在天津遇見她的，那時候她鼻子旁邊的溝兒已經不淺，可是腦後的髻兒還不完全像乾棉花，伊牧師是急於成家，她是不反對有個丈夫，於是他們三七二十一的就結了婚。她的哥，亞力山大，不大喜歡作這門子親；他是個買賣人，自然看不起講道德說仁義，而掙不多少錢的小牧師；可是他并没說什麼；看着她臉上的兩條溝兒，和頭上那團有名無實的頭髮，他心裏說：「嫁個人也好，管他是牧師不是呢！再攔幾年，她臉上的溝兒變成河道，還許連個牧師也弄不到手呢？」這麼一想，亞力山大自己笑了一陣，沒對他妹說什麼，到了結婚的那天，還給他買了一對福建漆瓶。到如今伊太太看見這對瓶子就說：「哥，多麼有齊美的能力，這對瓶子至少還不值六七鎊錢！」除了這對瓶子，亞力山大還給了妹，四十鎊錢的一張支票。

他們的兒女（正好一兒一女，不多不少，不偏不向，）都是在中國生的，可是都不很會中國話，伊太太的教育原理是：小孩子們一開口就學下等言語——中國話，或哇，這孩子長大成人不會像普通中國人那麼討厭，反正，假如一個英國孩子一學話的時候就說中國話無論怎樣，這孩子也不會有起色，英國的孩子用中國水鏡，還能不畏得薄皮大肚一兜兒水嗎！她不許她的兒女和中國小孩子一塊兒玩，不許他們對中國人說不可少的那幾句話，像是：「拿茶來！」「去！」「一隻小鷄！」……每句話後面帶着個「！」

伊牧師不很贊成這個辦法，本着他英國世傳實利主義，他很願意叫他的兒女學點中國話，將來回國或者也是掙錢的一條道兒，可是他不敢公然和他夫人挑戰；再說伊太太也不是不明白實利主義的人，她不是不許他們說中國話嗎，可是她不反對他們學法文呢，其實伊太太何嘗看得起法文呢；英國貴族，有學問的人，都要學法文？所以她也並不願甘落人後；要不然，學法文？噢……她的兒子叫保羅，女兒叫凱薩林，保羅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到英國來念書，到了英國把所知道的那些中國話全忘了，只剩下最得意的那幾句罵街的話，凱薩林是在中國的外國學校念書的，而且背着母親學了不少中國話，拿着字典也能念淺近的中國書。

「凱」伊太太在廚房下了命令：「預備個甜米布丁！中國人愛吃米！」

「可是中國人不愛吃攔了牛奶和糖的米，媽！」凱薩林說。

「你知道多少中國事？你知道的比我多？」伊太太梗着脖子說。她向來是不許世界上再有第二個人知道中國事像她自己知道的那麼多。什麼駐華公使咧，中國文學教授咧，她全沒看在眼里，她常對伊牧師說：（跟別人說總得多費幾句話。）「馬公使懂得什麼？白拉西博士懂得什麼？也許他們懂得一點半點中國事，可是咱們纔真明白中國人，中國人的靈魂！」

凱薩林知道母親的脾氣，沒說什麼，低着頭預備甜米布丁去了。

伊太太的哥哥來了。

「備個中國人還沒來？」亞力山大在他妹妹的亂頭髮底下鼻子上邊找了塊空地吻了一吻。

「沒哪，進去坐着吧。」伊太太說，說完又到廚房去預備飯。

亞力山大來的目的是在吃飯，並不要和伊牧師談天，跟個傳教師有什麼可說的。

伊牧師把煙荷包遞給亞力山大。

「不，謝々，我有——」亞力山大隨手把半尺長的一個金盒子掏出來，挑了枝呂宋煙遞給伊牧師自己又挑了一枝插在嘴裏。隔的一聲響着一枝火柴，應梆子一凹，吸了一口；然後一凸，蹙！把煙噴出老遠。看了看煙，微微笑了一笑。隨手把火柴往煙兜裏一扔。

亞力山大跟他的妹々一樣高，寬肩膀，粗脖子，禿腦袋，一嘴假牙，兩腮非常的紅，老像剛挨過兩個很激烈的嘴巴似的，衣裳穿得講究，從頭至腳沒有一點含糊的地方。

他一手夾着呂宋煙，一手在腦門上按着，好像想什麼事，想了半天：

「我說，那個中國人叫什麼來着？天津美利公司跑外的，楞頭磕腦的那小子，你明白我的意思？」

「張元」伊牧師拿着那根呂宋煙，始終沒點，又不好意思放下，叫人家看出沒有吃呂宋的
本事。

「對！張元！我愛那小子；你看我告訴你；」亞力山大跟着吸了一口煙，又蹙的一下把煙噴了個滿堂紅；「別看他傻頭傻腦的，他，真聰明，你看我的中國話有限，他又不會英文，可是我們辦事非常快當。你看，他進來說「二千塊」我一點頭；他把貨單子遞給我，我說：「寫名字？」他點點頭；我把貨單簽了字，你看，完事！」說到這裏亞力山大捧着肚子，

哈！樂開了，呂宋煙的灰一層一層的全落在地毯上，直樂得腦皮和臉蛋一樣紅了，穩怪不高興的止住。

伊牧師覺不出有什麼可笑來，推了推眼鏡，咧着嘴看着地毯上的灰煙。

馬家父子和溫都太太來了，她穿件黃色的衫子；戴着寬沿的草帽。一進門被呂宋煙頭的咳了兩聲，馬老先生手裏捧着黑呢帽，不知道放在那裏好，馬威把帽子接過去，掛在衣架上，馬老先生纔得舒坦一點。

「嘿！溫都太太！」亞力山大沒等別人說話，站起來，舉着呂宋煙，蹩蹩蹩氣的說：「有幾年沒看見你了！溫都先生好？他作什麼買賣呢？」

伊太太和凱薩林正進來，伊太太忙着把哥哥的話接過來：

「亞力！溫都先生已經不在了！溫都太太！謝！你來！溫都姑娘呢？」

「嘿！馬先生！」亞力山大沒管他妹妹，撲過馬先生來握手：「常聽我妹妹說到你們是從上海來的，上海的買賣怎麼樣？近來鬧很多的亂子，是不是？北京還是那樣嗎？」

「亞力！飯好了，請到飯廳坐吧！」伊太太用全身之力氣喊；不然，簡直壓不過去他哥哥的聲音。

「怎麼着？飯得了？有什麼喝的沒有？」亞力山大把呂宋煙扔下，跟着大家走出客廳來。

「薑汁啤酒。」伊太太梗着脖子說。——她愛她的哥哥，又有點怕他，不然，他連啤酒也不預備。

大家都坐好了，亞力山大又嚷起來了：「至不濟還不來瓶香檳！」

英國人本來是最講規矩的，亞力山大少年的時候也是規矩禮道一點不差；自從到中國作買賣，他覺得對中國人不屑於講禮貌，對他手下的中國人永遠是吹脖子瞪眼睛，所以現在要改也改不了啦。因為他這麼亂曠不空氣，許多的老朋友現在全不理他了；這是他肯上伊牧師家來吃飯的原因；要是他朋友多，到處受歡迎，他那肯到這裏來受罪，喝薑汁啤酒！

「伊太太，保羅呢？」溫那太太問：

「他到鄉下去啦，還沒回來，」伊太太說，跟着用鼻子一指伊牧師：「伊牧師禱告謝飯！」

伊牧師從心裏煩亞力山大，始終沒什麼說話，現在他得着機會，沒結沒完的禱告；他準知道亞力山大不願意，成心叫他多餓一會兒，亞力山大睜開好幾回眼看桌上的啤酒，心裏一個勁兒罵伊牧師，伊牧師剛說「啊們」他把瓶子抓起來，替大家斟起來，一透斟酒一邊問馬老先生：

「看英國怎樣？」

「美極了！」馬老先生近來跟溫那太太學的，什麼問題全答以：好極了！美極了！對極了！……

「什麼意思？美？」亞力山大透着有點糊塗，他心裏想不到什麼叫做美，除非告訴他「美」值多錢一斤，他知道古玩舖的大彩瓶美，展覽會的畫兒美，因為都號着價碼。

「啊？」馬老先生不知道說什麼好，翻了翻白眼。

「亞力！」伊太太說：「遞給溫都太太鹽瓶兒！」

「對不起！」亞力山大把鹽瓶抓起來送給溫都太太，就手兒差點把胡椒瓶碰倒了。

「馬威，你愛吃肥的，還是愛吃瘦的？」伊姑娘問。

伊太太沒等馬威說話，梗着脖子說：「中國人都愛吃肥的！」跟着用手用叉子按着牛肉，一手用刀切；嘴唇咧着一點，一條眉毛往上挑着，好像要把誰殺了的神氣。

「好極了！」馬老先生忽然又用了個溫都太太的字眼，誰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說的，牛肉吃完了，甜米布丁上來了。

「你能吃這個呀？」伊姑娘問馬威。

「可以，」馬威向她一笑。

「中國人沒有不愛吃米的，是不是？馬先生！」伊太太看着凱薩林問馬先生。

「對極了！」馬老先生點着頭說。

亞力山大笑開了，笑得紅臉蛋全紫了，沒有人理他，他妹妹也沒管他，直笑到嘴咧的有點疼了，他自己停住了。

馬威舀了一匙子甜米布丁，放在嘴唇上，半天沒敢往嘴裏送。馬老先生吞了一口布丁，伸着脖子半天沒轉眼珠，似乎是要暈過去。

「要點涼水吧？」伊姑娘問馬威，馬威點了點頭。

「你也要點涼水？」溫都太太也親熱的問馬老先生。

馬老先生還伸着脖子，極不自然的向溫都太太一笑。

亞力山大又樂起來了。

「亞力！再來一點布丁？」伊太太斜着眼問。

伊牧師沒言語，慢吞吞的給馬家父子倒了兩碗涼水，他們一口布丁，一口涼水，算是把這場罪忍過去了。

「我說個笑話！」亞力山大對大夥兒說，一點沒管人家愛聽不愛聽。

溫都太太用小手輕吞吞的拍了幾下；歡迎亞力山大說笑話，馬老先生見她鼓掌，忙着說了好幾個「好極了！」

「那年我到北京」亞力山大把大拇指插在背心的小兜兒裏，兩腿一直伸出去脊梁在椅子背上放平了，「我告訴你們，北京窮地方！一個大鋪子沒有，一個工廠沒有，街上挺髒！有人告訴我北京很好看，我看不出來；髒和美慘不到一塊，明白我的意思？」

「凱！伊太太看見馬威的臉有點發紅，趕緊說：「你帶馬威去看你兄弟的書房，回來咱們在客廳裏喝咖啡。保羅收集了不少的書籍，他的書房簡直是個小圖書館，馬威，你同凱去看。」

「你聽着呀！」亞力山大有點不願意的。子：「我住在北京飯店真叫好地方，你說啤酒，打檯球，跳舞，賭錢，全行；北京只有這麼一個好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吃完飯沒事，我到

樓下打籃球，球場裏站着個黑鬍子老頭兒，中國人，老派的中國人；我就是愛老派的中國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一打，他撇着鬍子嘴一笑。我心裏說這個老傢伙倒怪有意思的？我打完球，他還在那裏站着，我過去問他，用中國話問的，「喝酒不喝？」亞力山大說這四個中國字的時候，脖子一仰，把拳頭擱在嘴上閉着眼，嘴裏「啞」的響了一聲——學中國人的舉動。

伊太*乘着他學中國人的機會，趕緊說：「請到客廳坐吧！」

伊牧師忙着站起來去開門，亞力山大奔過馬老先生去，想繼續說他的笑話，溫都太*很想聽到過中國的人說中國事，對亞力山大說：

「到客廳裏去說，叫大家聽。」

「溫都太*，你的黃衫子可真是好看！」伊太*設盡方法想打斷亞力山大的笑話。

「好看極了！」老馬給伊太*補了一句。

大家到了客廳，伊太*給他們倒咖啡。

伊牧師笑着對溫都太*說：

「聽話匣子吧？愛聽什麼片子？」

「好極了！可是請等蘭荃先生說完了笑話。」（蘭荃是亞力山大的姓。）

伊牧師無法，端起咖啡坐下了，亞力山大嗽了兩聲，繼續說他的笑話，心裏十分高興。

「溫都太*你看，我問他喝酒不喝，他點了點頭，又笑了，我在前頭走，他在後面跟着，

像個老狗——」

「亞力，你給溫都太太一個——，溫都太太愛吃蘋果，還是香蕉？」

亞力山大把果碟子遞給她，馬不停蹄的往下說：

「你喝什麼？」我說，「你喝什麼？」他說，「我喝灰色劑，」我說，「我陪着，」他說，我們一對一個的喝起來了，老傢伙真成，陪着我喝了五個，一點不含忽！」

「哈々，蘭萊先生，你在中國敢情教給人家中國人喝灰色劑呀！」溫都太太笑着說。伊牧師和伊太太一齊想張嘴說話，把亞力山大的笑話岔過去，可是兩個人同時開口，誰也沒聽出誰的話來，亞力山大乘着機會又說下去了：

「喝完了酒，更新々了，那個老傢伙給了酒錢。會了眼，他可開了口啦，問我上海賽馬出的馬票怎麼買，還是一定求我給他買，你們中國人都好賭錢，是不是？」他問馬老先生。

馬老先生點了點頭。

溫都太太嘴裏嚼着一點香蕉，低聲兒說：

「教給人家賽馬賭錢，還說人家——」

她還沒說完，伊牧師說：

「溫都太太，張伯倫牧師還在——」

伊太太也開了口；「馬先生，你禮拜到那裏作禮拜去呢？」

亞力山大一口跟着一步的喝他的咖啡，越想自己的笑話越可笑；結果，哈々の樂起來了。

四

在保羅的書房裏，伊姑娘坐在地兄弟的轉椅上，馬威站在書架前面看；書架裏大概有二三十本書，沙士比亞的全集已竟占去十五六本，牆上掛着三四張彩印的名畫，都是保羅田小市上六個銅子一張買來的，書架邊一張小桌上擺着一根鴉片煙槍，一對新小腳兒鞋，一個破三彩鼻煙壺兒，和一對半繡花的舊荷包。

保羅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在中國生的，所以他不能不給他們些中國東西看。每逢朋友來的時候，他總是把這幾件寶貝編成一套詞：裏着小腳兒抽鴉片，這是裝鴉片的小壺，這是裝小壺之荷包，好在英國小孩子不懂得中國事，他怎說怎好。

「這就是保羅的收藏啊？」馬威回身來向凱薩林笑着說。

伊姑娘點了點頭。

她大概有二十七八歲的样子，像她父親，身量不高，眼睛大，可是眼珠兒小，頭髮和她母親的一樣多，因為她沒有她媽々高大的身量，這一腦袋頭髮好像把她的全身全壓得不輕俏了。可是她並不好看，尤其是坐着的時候，小脊梁一挺帶光的黃頭髮往後垂着，頗有一點東方婦女的靜美，說話的時候，嘴唇上老帶着點笑意，可是不常笑出來，兩隻手特別肥潤好看，不時的抬起來擺々腦後的長頭髮。

「馬威你在英國還舒服吧？」伊姑娘看着他問。

「可不是！」

「真的？」她微笑。

馬威低着頭擺弄桌上那個小煙壺待了半天纔說：

「英國人對待我們的態度，我不很注意，父親的事業可是——我一想起來就揪心！你知道，姐々！」他在中國叫慣了他姐々，現在還改不過來：「中國人的脾氣，看不起買賣人，父親簡直對作買賣一點不經心？現在我們指着這個舖子吃飯，不經心成嗎？我的話，他不聽；李子榮的話，他也不聽，他能一天不到舖子去給溫都太太種花草，到舖子去的時候，一聽照顧主兒誇獎中國東西，他就能白給人家點什麼，伯父留下的那點錢，我們來了這麼幾個月，已經花了二百多鎊，他今天請人吃飯，明天請人喝酒，姐々，你看這不精心嗎？自要人家一說中國人好，他非請人家吃飯不可；人家再誇他的飯好，得，非請第二回不可，這還不提，人家問他什麼，他老順着人家的意思爬，普通英國人知道的中國事沒有一件是好的，他們最喜把這些瑣事在中國人嘴裏證明了，比如人家問他有幾個妻子，他說「五六個！」我一問他他扯白臉的說：「人家信中國人都有好幾個妻子，爲什麼不隨着他們說，討他們的歡喜？」有些個老頭兒老太太都把他變成寶貝似的，因爲他老隨着他們的意思說話嗎？」

「那天有位老太太告訴他，中國衣裳好看。他第二天穿綢子大褂滿街走招得一羣小孩子在後面叫他 Cheng，若是自動的穿中國衣裳也本來沒有什麼；他只是爲穿上討那位老太太的喜歡。姐々，你知道，我父親那一羣的中國人是被外國人打怕了，一聽外國人誇獎他幾句，

他覺得非常光榮，他連一釘點國家觀念也沒有，沒有——」

九六

伊姑娘笑着嘆了一口氣。

「馬威！」她很親熱的說：「我還要多學一點中文，咱們倆交換好不好？你教我中文，我教你英文，可是——」她用手攏了攏頭髮，想了一會兒：「在什麼地方呢？我不願意叫你常上這兒來，實在告訴你說，母親不喜歡中國人，上你那裏去？你們——」

「我們到有間小書房，」馬威趕緊接過來說：「可是叫你來回跑道兒，未免——」

「那到不要緊，因為我常上博物館去念書，離你們那裏不遠，等々，我還得想々；這麼着吧，你聽我的信吧！」

談到念英文，凱薩林又告訴了馬威許多應念的書籍，又告訴他怎麼到圖書館去借書的方法

「馬威，咱們該到客廳瞧々去啦。」

「姐々，我謝々你！咱們這一談，叫我心裏痛快多了！」馬威低聲兒說。

凱薩林沒言語，微微的笑了笑。

五

伊太々和溫都寡婦的腦門兒差不多都擠到一塊了，伊太々の左手在磁膝蓋兒上放着，右手在肩膀兒那溜兒向溫都寡婦指着；好容易回差一點戳着溫都的小尖鼻子。溫都太々の小鼻子豎

聳着一點，小嘴兒張着，腦袋隨着伊太太的指頭上下左右的動，好像要咬伊太太的手，兩位賊々嗑々的說，沒人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

亞力山大坐在椅子上，兩隻大脚伸出多遠，手裏的呂宋煙已竟優々的自己燒滅了，他的兩眼閉着，臉蛋兒分外的紅，嘴裏呼呼呼呼的直響。

馬老先生和伊牧師低聲的談，伊牧師的眼鏡已經快由鼻子上溜下來了。

伊姑娘和馬威進來，伊太太忙着讓馬威喝咖啡，伊姑娘坐在溫都太太旁邊。加入她們的談話。

亞力山大的呼響越來越響，呼嚕一聲，把自己嚇醒了：「誰打呼來着？」他乍巴着眼睛問。

這一問，大家全笑了；連他妹都笑得腦後的亂頭髮直顫動。他自己也明白過來，也笑開了，比別人笑的聲音都高着一個調門兒。

「我說馬老先生，喝兩盅去！」亞力山大扶着馬老先生的肩膀說：「伊牧師，你也去，是不是？」

伊牧師推了推眼鏡，看着伊太太。

「伊牧師還有事呢！」伊太太說：「你和馬先生去吧，你可不許把馬先生灌醉了，聽見沒有？」

亞力山大向馬先生一擠眼，沒說什麼。

馬先生微笑，站起來對馬威說：

「你同溫都太太回家，我去喝一盅，就是一盅，不多喝；我老沒喝酒啦！」

馬威沒言語，看了看凱薩林。

亞力山大跟他外甥女親了個嘴，一把拉住馬老先生的胳膊：「咱們走哇！」

伊太太和他哥哥說了聲「再見」，并没站起來，伊牧師把他們送到門口。

「你真不去？」在門口亞力山大問。

「不！」伊牧師說，然後向馬老先生：「一半天兒，還有事跟你商議呢？」

兩個人出了藍加司特街，過了馬路，順着公園的鐵欄杆往西走，正是夏天日長，街上還不是很黑，公園裏人還很多，公園裏的樹葉真是連半個黃的也沒有，花池裏的晚鬱金香開得像一片金紅的晚霞，池子邊上挨着地的小白花，一片一片像剛下的雪，叫人看着心中涼快了許多，隔着樹林還看得見遠的一片水，一羣白鷗上下的飛，水裏那邊奏着軍樂，隔着樹葉，有時候看見樂人的紅軍衣，涼風兒吹過來，軍樂的聲音隨着一陣一陣的送到耳邊，天上沒有什麼雲彩，只有西邊的樹上掛着一層淡霞，一條兒白，一條兒紅，和公園中的姑娘們的帽子一樣花哨。

公園對面的旅館全開着窗子，支着白地粉條，或是綠條的簾子，簾子底下有的坐着露着胳膊的姑娘，端着茶碗，賞玩着公園的晚景。……

馬老先生看公園，看對面的花簾子，一個勁頭誇好，心中好像有點詩意，可是始終作

不成一句，因為他向來沒作過詩。

亞力山大是一直往前走，有時候向着公園裏的男女一冷笑，看見了皇后門街把口的一個酒館，他真笑了；舐了舐嘴唇，向馬老先生一努嘴，馬老先生點了點頭。

酒館外面一個鬍子拉提琴要錢，亞力山大一扭頭作爲沒看見，一個白鬍子老頭撇着嘴喊：「晚報——晚報」亞力山大買了一張挾在胳膊底下。

進了門男女全在櫃臺上擠滿了，一人手裏端着杯酒，一邊說笑一邊喝，一個沒牙的老太太在人羣裏擠，臉紅着，問大夥兒「看見我的孩子沒有？」她只顧喝酒，不知道什麼工夫她的孩子跑出去啦，亞力山大等着這個老太太跑出去，拉着馬先生進了裏面的雅座。

雅座裏三面圍着全是椅子，中間有一塊地毯，地毯上一張鑲着玻璃心的方桌，桌子旁邊有一架深紫色的鋼琴，幾個老頭子，一人抱着一個牆角，閉着眼吸煙，酒杯在手裏托着，一個又胖又高的婦人，眼睛已竟喝紅，搖着腦袋，正打鋼琴，她的旁邊站着個臉紅鬍子黃的傢伙，舉着酒杯，張着大嘴，（嘴裏只有三四個黑而危險的牙。）高唱軍歌，他的聲音很足，表情也好，就是唱的調子和鋼琴一點不發生關係，看見馬先生進來，那個彈鋼琴的婦人臉上忽然一紅，忽然一白，肩膀向上一聳，說：「喝——老天爺——來了個Cherida！」說完，一搖頭，彈得更歡了，大胖腿在小凳上一起一落的碰得嗒嗒嗒的響，那個唱的也忽然停住了，灌了一杯酒，四椅角的老頭兒全沒睜眼，都用烟袋大概共的向屋子當中指着，一齊說：「唱呀！喬治！一喬治又灌了一氣酒，吧的一聲把杯子放在小桌上，又唱起歌兒來；還是歌和琴不

發生關係。

「喝什麼，馬先生？」亞力山大問。

「隨便！」馬老先生規規矩矩的坐在靠牆的椅子上。

亞力山大要了酒，一邊喝着一邊說他的中國故事。四角的老頭子全睜開眼，看了馬先生一眼，又閉上了，亞力山大說話的響音比喬治唱的還高還足，喬治賭氣不唱了，那個胖婦人也賭氣不彈了，都聽着亞力山大說，馬老先生看這個一眼，看那個一眼，抿着嘴笑了笑，喝一口酒，喬治湊過來打算和亞力山大說話，因為他的妹夫在香港當過兵，頗聽過一些中國事，亞力山大是連片子嘴一直往下說，沒喬治開口的機會；喬治咧了咧嘴，用他黑而危險的牙示了示威，坐下了。

「再來一個？」亞力山大把笑話說到一個結束，問馬先生。

馬老先生點了點頭。

「再來一個？」亞力山大把笑話又說到一個結束，又問馬先生。

馬老先生又點了點頭。

喝來喝去，四個老頭兒全先後脚兒兩腿擰着麻扭出去了，跟着那個胖婦人也扣上帽子，一步三搖的搖出去，喬治還等着機會告訴亞力山大中國事，亞力山大是始終不露空；喬治看了看錶，一聲沒言語溜出去；出了門，一個人唱開了。

酒館的一位姑娘進來，笑着說：「先生對不起到關門的時候了！」

「謝々！姑娘！」亞力山大的酒還沒喝足，可是政府有令，酒館是十一點關門，無法，只好走吧：「馬先生走啊！」

.....

天上的星密得好像要擠不開了，大街兩旁的樹在涼風裏搖動着葉兒，沙々の有些聲韻，汽車不多了，偶而過來一輛，兩支大燈把空寂的馬路照得像一條發光的冰河，車跑過去，兩旁的黑影登時把這條亮冰又遮蓋起來，公園裏的樹全在黑暗裏鼓動着花草的香味，一點聲音沒有，把公園形成一片甜美的夢境。

馬老先生扶着公園的欄杆，往公園裏看，黑叢々的大樹都像長了腿兒，前後左右亂動，而樹的四圍掛着些亂飛的火星，隨着他的眼睛轉，他轉過身來，靠定鐵欄杆，用手揉了揉眼睛，那些金星兒還是在前亂飛，而且街旁的煤氣燈，全是一個燈兩個燈苗兒，有的燈桿子是彎的，好像被風吹倒的高梁桿兒。

腦袋也跟他說不來，不扶着點東西，腦袋便往前探，有點要把兩脚都帶起來的意思；一不小心兩脚真就往空中探險，手扶住些東西，頭的「猴兒階桃」運動不十分激烈了，可是兩條腿又成心搗亂，不錯，從磕膝蓋往上還在身上掛着，但是磕膝蓋往下的那一截似乎沒有再服從上部的傾向，街上的人也奇怪，莫有單行客，全是一對一對的，可笑！也不是誰把話匣子片上在馬先生的腦子裏啦，一個勁兒轉，耳頭裏聽得是，吱，吱，暗，暗，吱吱暗暗，一勁兒

變。

心裏還很明白，而且歡喜；看什麼都可笑，不看什麼時，也可笑，他看燈桿子笑開了。笑完了，從欄杆上撥下一隻手來，往前一掄，嘴一咧：「那邊是家慢慢的走，不忙忙什麼？有什麼可忙的呀？嘍……」「亞力山大，不對，是亞力山大，他上那兒啦？好人！」說完了，低着頭滿處找：「剛纔誰說話來着？」找了半天，手向上一掄，碰着鼻子了；「嘍！這兒！這兒說話來着！對不對，老夥計？」

六

馬威和溫都太々到了家，因為和伊太々說話太多了，她有點乏了，進了門，房裏一點聲音沒有，只聽見拿破侖在後院叫喚呢，溫都太々沒顧得摘帽子，三步兩步跑到後花園，拿破侖正在一棵玫瑰花下坐着：兩條前腿壁直，頭兒揚着，向天上的星々叫喚，聽見他主母的脚步聲兒，他一躍到她的眼前，一團毛似的在她腿上亂滾亂繞。

「哈嘍！寶貝！剩你一個人啦？瑪力呢？溫都太々問。

拿破侖一勁兒往上跳，吧々的叫着，意思是說：「快抱々我吧！瑪力出去不管我！我一共抄了三個大蒼蠅吃，嚇走了一隻黑貓。」

溫都太々把狗抱到客廳裏去，馬威正從窗子往外望，見她進來，他低聲兒說：

「父親怎麼還不回來呢！」

「瑪力也不知上那兒玩去啦？」溫都太々坐下說。

拿破侖在他父母的懷裏，一勁兒亂動；用他的脖子在她的胸上擡來擡去。

「拿破侖老實一點！我乏了！跟馬威去玩！」她捧着拿破侖遞給馬威，拿破侖乘機會用小尾巴抽了她的新帽子一下。

馬威把他接過來，拿破侖還是亂動亂頂，馬威輕々給他從耳朵跟兒往脖子底下抓，抓了幾下，拿破侖老實多了；用鼻子頂住馬威的胸脯，伸着脖子等他抓，抓着抓着，馬威摸着點東西在小狗的項圈上掖着，細一看，原來是個小紙團兒，用兩根紅絲線拴着，馬威慢々の解，拿破侖一動也不動的等着，只是小尾巴的尖兒輕々の搖着。

馬威把紙條兒解下來，遞給溫都太々，她把紙條舒展開，上面寫着：

「媽：晚飯全作糊啦，雞蛋攤在鍋上弄不下來，華盛頓找我來了，一塊去吃冰結凌，晚上見，拿破侖在後院看着老馬的玫瑰呢，瑪力」

溫都太々看完，順手把字條撕了；然後用手背遮着小嘴打一個哈欠。

「溫都太々你去歇着吧，我等着他們！」馬威說。

「對了，你等着他們！你不喝碗咖啡呀？」

「謝々，不喝了！」

「來呀，拿破侖！」溫都太々抱着小狗走出去。

這都太太近來頗有點喜歡馬威，一半是因爲他守規矩，說話甜甘；一半是因爲瑪力不喜歡他；這都太太有點怪脾氣，最愛心和別人别扭着。

馬威把窗子開々一點，坐在茶几旁邊的椅子上，往街上看看，聽見脚步聲兒，便往外看看，看了好幾回，都不是父親，從書架上拿下一本小說來，翻了幾篇，念不下去，又送回去了，有心試々鋼琴，一想天太晚了，沒敢彈。又回來坐在窗子裏面，繙着眉頭想：人家的青年男女多樂！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慮，有煙捲吃，有錢看電影，完事有足球場踢！咱們！……那個亞力山大！伊太太的那腦袋頭髮！伊姐姐他的話是從心裏說來的嗎？一定是！看她笑得多麼懇切！她也不快樂？反正也比我強！想到這裏，伊姑娘的影兒站在他面前了：頭髮在肩的上垂着，嘴唇微動的要笑，他心裏痛快一些，好像要想什麼，可是沒等想出來，臉就紅了，……瑪力可真……可是她美，她又跟誰玩去了？叫別人看着她的臉，或者還許享受她紅嘴唇？她的眉毛縐起來，握着拳頭在腿上捶了兩下，涼風兒從窗縫吹進來，他立起來對着窗戶深々の吸了一口氣。

一輛汽車遠々の來了，馬威心中一跳；探頭往外看了看，車一閃的工夫到了門口，車裏說聲：「就是這兒！」——瑪力的聲音！車門開々了，下來的並不是瑪力，是個大巡警，馬威慌着跑出來，還沒說話，那個大巡警向他一點頭。他跳過去，瑪力正從車裏出來，他的臉挺白，眼睛睜得挺大，帽子在手裏拿着，可是舉動還不十分驚慌，她指着車裏向馬威說：

「你父親！」

「死——，怎麼啦？」馬威拉着車門向裏邊看，他顧不得想什麼，可是自然的想到：他父親一定是叫汽車給軋了！——至少是軋傷了！跟着他嗓子裏像有些東西糊住，說不出話來，嘴唇兒不住的顫。

「往下抬呀！」那個大巡警穩々當々的說，馬威聽見巡警的話纔敢瞧他的父親，馬老先生的腦袋在車椅角裏掖着，兩條腿斜伸着，看着分外的長，一隻手歇々鬆々の在懷裏放着；那一隻手心朝上在車墊子上擺着，腦門上青了一塊，鼻子上有些血點，小鬍子嘴還像笑着。

「父親！父親！」馬威拉住父親一隻手叫，手是冰涼！可是手心上有點涼汗；大拇指頭破了一塊，血已竟定了。

「抬呀！沒死，不要緊！」那個大巡警笑着說。

馬威把手放在父親的嘴上，確是還有呼吸，小鬍子也還微々的動着，他心裏安靜多了，看了大巡警一眼，跟着臉上一紅。

巡警馬威和駛車的把醉馬抬下來，他的頭四面八方亂搖，好像要和脖子脫離開係，嗓子裏喀喀喀的直出聲兒，三個人把他抬上樓去，放在牀上，他嗓子裏又喀喀了一聲，吐出一些白沫來。

瑪力的臉也紅過來了，從樓下端了一罐涼水和半瓶白蘭地酒來，馬威把罐子和瓶兒接過來她忙着攪了攪頭髮，然後又把水罐子拿過來，說：「我灌他，你去開發車錢，」馬威摸了摸口袋，只有幾個銅子，忙着過來輕々的摸父親的錢包，打開錢包，拿出一鎊錢來遞給駛車的

，駛車的眉開眼笑，一步下三層樓梯，跑去出了，馬威把錢包掖在父親的褥子底下，錢包的角兒上有個小硬東西，大蓋是那個鑽石戒指，馬威也沒心細看。

駛車的跑了，馬威趕緊給巡警道謝，把父親新買的幾支呂宋煙遞給他，巡警笑着挑了一支，放在兜兒裏，跟着過去摸了摸馬老先生的腦門，他說：

「不要緊了！喝大發了點兒，哎！」巡警說完，看了看屋裏，慢吞吞的往外走：「再見吧！」

瑪力把涼水給馬老先生灌下去點，又攏了攏頭髮，兩個腮兒一鼓，嘆了口氣。

馬威把父親的紐子解開，領子解下來，回頭對他說：

「溫都姑娘，今個晚上先不用對溫都太太說！」

「不說！」她的臉又紅撲撲的和平常一樣好看了。

「你怎麼碰見父親的？」馬威問。

哇！馬老先生把剛灌下去的涼水又吐出來了。

瑪力看了看馬老先生，然後走到鏡子前面照了照，纔說：

「我和華盛頓上德亥公園了，公園的門關了以後，我們順着公園外的小道兒走，我一腳踩上一個軟的東西，嚇了我一大跳，往下一看，他，你父親！在地上大鱷魚似的爬着呢，我在那裏看着他，華盛頓去叫了輛汽車來，和一個巡警，巡警要把他送到醫院去，華盛頓說，你的父親是喝醉了，還是送回家來好，你看，多麼湊巧！我可真嚇壞了，我知道我的嘴直顫！」

「溫都姑娘，我不知怎樣謝你纔好！再見着華盛頓的時候，替我給他道謝！」馬威一手扶着床，一面看着她說，心裏真恨華盛頓，可是還非這麼說不可！

「好啦！睡覺去嘍！」瑪力又看了馬老先生一眼，往外走，走到門口回過來頭說：「再灌他點涼水。」

溫都太太聽見樓上的聲音，瑪力剛一下樓就問：

「怎麼啦，瑪力？」

「沒事，我們都回來晚啦！拿破侖呢？」

「反正不能還在花園裏！」

「哈！得！明天見，媽！」

七

馬威把父親的衣服脫下來，把毯子替他蓋好，馬老先生的眼睛睜開點，嘴唇也動了一動，眼睛剛一睜就閉上了；可是眼皮還微微的動，好像受不住燈光似的，馬威坐在床旁邊，看見父親動一下，心裏放下一點去。

「華盛頓那小子，天天跟她出去！」馬威繃着眉頭兒想：「可是他們救了父親！她今天真不錯；或者她的心眼兒本來不壞？父親？真糟！這要是叫汽車軋死呢？白死！亞力山大！好，明天找伊姑娘去！」

馬威正上下古今的想，看見父親的手在毯子裏動了一動，好像是要翻身；跟着嘴也張開了，乾嘔了兩聲，迷々忽々的說：

「不喝了！馬威！」

說完，把頭往枕頭下一溜，又不言語了。

夜裏三點多鐘，馬老先生醒過來了，伸出手來摸了摸腦門子上青了的那塊，已然凸起來，當中青，四邊兒紅，像個要壞的鴨蛋黃兒，心口上好像燒着一塊乾劈柴，把嗓子燒的一點一點的往外裂，真像年久失修的煙筒，忽然下面生上火，手也有點發僵，大拇指頭有點刺着疼，腦袋在枕頭上，倒好像在半空裏懸着，無着無靠的四下搖動，嘴裏和嗓子一樣乾，舌頭貼在下面，像塊乾透的木塞子，張々嘴，進來點涼氣，舒服多了；可是裏邊那酸辣勁兒，一氣的往上頂，幾乎疑心嗓子裏有小酸羹兒。

「馬威！我渴！馬威！你在那兒哪？」

馬威在椅子上打盹，腦子飄々蕩々の似乎是作夢，可又不是夢，聽見父親叫，他的頭往下一低，忽然向上一抬，眼睛跟着睜開了，電燈還開着，他揉了揉眼睛說：

「父親，你好點啦？」

「渴！」

馬威把一碗涼水遞給父親，馬老先生搖了搖頭，從乾嘴唇裏擠出一個字來，「茶！」

「沒地方去做水呀，父親！」

馬老先生半天沒言語，打算忍一忍；嗓子裏辣得要命，忍不住了。

「涼水也行！」

馬威捧着器，馬老先生欠起一點身來，瞪着眼睛，一氣把水喝完，喝完，舐了舐嘴唇，把腦袋大碗々的一擡，擡在枕頭旁邊了。

待了一會兒：

「把水罐給我，馬威！」

把一罐涼水又三下五除二的灌下去，灌進嗓子裏直起水泡，還從鼻子裏掙出來幾個水珠，肚子隨着咕嚕々響了幾聲，把手放在心口上，嗜！深々吸了一口氣。

「馬威我死不了哇？」馬先生的小鬍子嘖一咧，低聲的說：「把鏡子遞給我！」

對着鏡子，他點了點頭，別處還好，就是眼睛離々光々的不大好看，眼珠上橫着些血絲兒，下面還堆着一層黃不啣的腔，腦門上那塊墳鴉蛋黃兒倒不要緊，浮傷！浮傷！

眼睛真不像樣兒了！

「馬威！我死不了哇？」

「那能死呢！」馬威還要說別的，可是沒好意思說。

馬老先生把鏡子放下，眼睛又拿起來了，吐出口頭照了照，照完了舌頭，還是不能決定到底「死不了哇，」還是「或者也許死了！」

「馬威！我怎麼——什麼時候回來的？」馬老先生麻々胡々の記得：亞力山大，酒館，和

公園：就是想不起怎麼由公園來到家裏了。

「溫都姑娘用汽車把你送回來了一」

「啊！」馬先生沒說別的，心裏有點要責備自己，可是覺得沒有認罪服輸的必要；況且父親對兒子本來沒有道歉的道理；況且「老要顧狂少要穩」老人喝醉了是應當的；況且還不敢於死！況且……想到這裏，心裏舒服多了，故意大々方々の說：

「馬威你睡覺去，我——死不了！」

「我還不困！」馬威說。

「去你的！」馬老先生看見兒子不去睡覺，心裏高興極了，可是不能不故意的這麼說，好「父慈子孝」嗎，什麼話呢！

馬威又把父親的毯子蓋好，自己圍上條毯子在椅子上坐。

馬老先生又忍一個盹兒，醒了之後，身上可疼開了，大拇指和腦門子自然不用提，大腿根，胳膊肘，連脊梁蓋兒，全都擰着疼，用手週身一摸，本想發現些破碎的骨頭！沒有，什麼地方也沒傷，就是疼！知道馬威在旁邊，不願意哼々出來；不行，非哼々不可，而且乾癢子一哼々分外不是味兒，平日有些頭疼腦熱的時候，哼々像念詩似的有腔有調，今天可不然了，腿根一緊，跟着就得哼々，沒有拿腔作調的工夫！可是一哼々出來，心裏舒服多了——自己要舒服就好，管他有腔兒沒有呢！

哼々了一陣，勻着空想到「死」的問題：人要死的時候可是都哼々呀！就是別死，老天爺

上帝！一輩子還沒享過福，這麼死了太冤啊！……下次可別囑這麼多了，不用！可是陪着人家怎好多喝點？交際嗎！白要不死就得！別哼哼了，哼々不是好現象，把腦袋往枕頭下一縮，慢々の又睡着了。

含着露水的空氣又被太陽的玫瑰嘴唇給吹暖了，倫敦又忙起來，送牛奶的，賣青菜的，都西力嘩嘩的推着車子跑，工人們拐着腿，叼着小煙袋，一羣々の上工，後院的花兒又有好些朵吐了蕊兒，拿破侖起來便到園中細々聞了一回香氣，還帶手兒活捉了兩個沒大睡醒的綠蒼蠅吃。

馬先生被街上的聲音驚醒，嘴裏還是苦辣，嘴裏乾的厲害，舌頭是軟中硬的像塊新配的鞋底兒，肚子有點空，可是胸口堵得慌，嗓子裏不住的要嘔，一嘴涎子簡直沒有地方銷售，腦門上的鵝頭，不那麼高了，可是還疼。

「死是死不了啦，還是不舒服！」

一想起自己是病人，馬先生心裏安慰多了：誰不可憐有病的！回來李子榮都得來瞧我！小孩子生吃蘋果，非挨打不可！可是吃得太多，以至於病了，好辦了，誰還能打病孩子一頓？不但不打，大家還給買糖來，現在是老人了，老人而變有病老人，不是更討人的憐愛嗎！對！病呀！於是馬先生又哼々起來，而且頗有韻調。

馬威給父親用熱手巾擦了擦臉和手，問父親吃什麼，馬先生只是搖頭：死是不會啦，有病是真的，有病還能說吃？不說。

溫都太太已經聽馬先生的探險史，覺得可笑又可氣，及至到樓上一看他的神氣，她立刻把母親的慈善拿出來，站在牀前，問他吃什麼，喝什麼，他還是搖頭，她堅決的主張請醫生，他還是搖頭，而且搖得很兇。

溫都姑娘吃完早飯也來了。

「我說馬先生今天再喝一回吧！」瑪力笑着說。

馬老先生忽然發出一笑，倒把溫都太太嚇了一跳；笑完覺着大不合適，故意哼唧着說：

「噱！瑪力姑娘，多虧了妳！等我好了，給你好々買個餡子。」

「好啦，可別忘了！」瑪力說完跑出去了。

溫都太太到底給早飯端來了，馬老先生只喝了一碗茶，茶到食道裏都有點刺的慌，馬威去找李子榮，叫他早一點上舖子去，溫都太太下樓去作事，把拿破侖留在樓上給老馬作伴兒，拿破侖跳上牀，從頭到脚把病人聞了一個透，然後儉々的把馬先生沒喝了的牛奶全喝了。

馬威回來聽見父親還哼々，主張非請醫生，父親一定不答應：

「找醫生作什麼？我一哼々，一痛快，就好了！」

溫都太太從院裏折了幾朵玫瑰，和一把桂竹香，都插在花瓶兒裏擺在牀邊，馬先生聞着花香，心裏喜歡了，一邊哼々，一邊對拿破侖說。

「你聞々！你看々！世界上還有比花兒再美的東西沒有！誰叫花兒這麼美？你大概不知道，我呢——也不知道，花兒開了，挺香；忽然又謝了，沒了；沒意思！人也是如此，你們狗

也是如此；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哎！別死！你看，我死不了吧？」

拿破侖沒說什麼，眼睛盯住托盤裏的白糖塊，直舐嘴，可是不敢動。

晚上李子榮來了，給馬先生買了一把兒香蕉，一小筐兒洋梅，馬老先生怕李子榮教訓他一場，一個勁兒哼哼，李子榮並沒說什麼，可是和馬威在書房裏嚼咕了半天。

亞力山大也不是那兒聽來的，也知道馬先生病啦，他很得意的給老馬買一瓶白蘭地來。

「馬先生真不濟呀，喝了那麼點兒就倒在街上啊？好，來這瓶兒吧！」他把酒放在小桌上，把呂宋煙點着，噴了幾口就把屋裏全燻到了。

「沒喝多！」老馬不哼哼了，臉上勉強着笑：「老沒喝了，乍一來，沒底氣！下回你看咱能喝多少！」

「反正街上有的是巡警！」亞力山大說完笑開了。

拿破侖聽見這個笑聲，偷偷跑來，把亞力山大的大皮鞋聞了個透，始終沒敢咬他的腳後跟——雖然知道這對肥腳，滿有管管的價值。

八

倫敦的天氣變動的不大，可是變動得很快，天一陰，涼風立刻把姑娘們光着白胳膊吹得直起小雞皮疙瘩，老頭兒太太便立刻迎時當令的咳嗽起來，爭先恐後的着了涼，伊牧師對於着涼是向來不落後的：看馬老先生回來，在公園大樹底下坐了一會兒，坐着坐着，鼻子裏有

點發燙，跟着哆嗦了一下，打了個噴嚏，趕緊回家，到家就上牀睡覺，伊太太給了他一杯熱檸檬水，又把暖水壺放在他被窩裏，他的噴嚏是一個比一個響，一個比一個猛；要不是鼻子長得結實，早幾下兒就打飛了。

伊教師是向來不惹伊太太的，除了有點病，脾氣不好，纔敢和她吵一回半回的，看着老馬摔得那個樣，心裏已竟不大高興；回來又着了涼，更氣上加氣，越想越不自在。

「好容易運來個中國教徒，好容易！叫亞力山大給弄成醉貓似的！咱勸人信教還勸不過來，他給你破壞；咱教人念聖經，他灌人家老白酒！全是他，亞力山大！啊——踢！踢！瞧！他要不要把老馬弄醉，我怎能着了涼！全是他！啊——踢！亞力山大？她的哥々！非先跟她幹點什麼不可！他不該灌他酒，她就不該請他！亞力山大，吃飯！看，啊——啊——踢！先教訓她一頓！」

想到這裏，有心把被子一撩，下去跟媽媽一回亂；剛把毯子掀起一點，僅帶一股涼氣鑽得進來的，啊——踢！老實着吧！性命比什麼也要緊！等明天再說！可是病好一點，還有這點膽氣沒有呢？倒難說了：從經驗上看，他和她拌嘴，他只得過兩三次勝利，都是在他病着的時候，她說：「別說了，你有理，行不行？我不跟病人搗亂！」就是她虛砍一刀，伴敗下去吧，到底「得勝鼓」是他的！病好了再說？她要是虛砍一刀纔怪！……這回非真拿她幹不可啦，非幹不可！她？她的哥々？一塊兒來！我給老馬施洗，你哥灌他酒！你還有什麼說的，我問你！再說，凱薩林一定幫助我，保羅向着他媽，哈々，他沒在家，……其實爲老馬也犯

不上開架，不過，不開々怎麼能對得起上帝！萬一馬威問我幾句呢！這羣年青的中國人，比那羣老黃臉鬼可精明多了！可惡！萬一溫都太々問我幾句呢？對，非開一場不可！再說，向來看亞力山大不順眼。

他把熱水瓶用腳往下推了推，把腳心燙得麻蘇々的怪好受的，閉上兩眼，慢々的睡着了。

夜裏醒了，窗外正沙々的下着小雨——又他媽下雨！清香的涼風從窗子吹進來，把他的鼻尖吹涼了好些？把頭往下一縮，剛要想明天怎樣和伊太々鬧，趕緊閉上眼：別想了，越想心越軟，心軟還能在這個世界上站得住！這個世界！吧，吧！吧，吧！街坊的大狗叫了幾聲。

第二天早晨，凱薩林姑娘把他的早飯端來，伊牧師本不想吃，聞着鷄子和鹼肉怪香的，咬，吃吧！況且世界上除了英國人，誰能吃這麼好的飯？不吃早飯？白作英國人！吃！而且都吃了！吃完了，心氣又壯起來了，非跟他們鬧一回不可；不然，對不起這頓早飯！

伊姑娘又進來問父親夠了沒有，他說了話：

「凱！你母親呢？」

「在廚房呢，幹什麼？」伊姑娘端着托盤，笑着問，她的頭髮還沒梳好，亂蓬々的在雪白的脖子上堆着。

「馬老先生叫她的哥々給灌醉了！」伊牧師眼睛亂動，因為沒戴眼鏡，眼珠不知往那兒瞟。

伊姑娘笑了一笑，沒說什麼。

「我用盡了心血勸他信了教，現在叫亞力山大給一掃光弄得乾々淨々！」他又不說了，眼睛盯着她。

她又笑了笑——其實只是她嘴唇兒動了動，是笑的意思滿有了，而且非常好看。

「你幫助我，凱？」

伊姑娘把托盤又放下，坐在父親的牀邊兒上，輕々拍着他的手，

「我幫助你，父親！我永遠幫助你！可是，何必跟母親鬧氣呢？以後遇見亞力山大舅々的時候，跟他說一聲兒好了！」

「他不聽我的！他老笑我！」伊牧師自己也納悶：今天說話怎麼這樣有力氣呢：「非他嬌跟他說不可；我不跟他鬧，她不肯跟他說！」他說完自己有點疑心，或者今天是真的了。

伊姑娘看見父親的鼻子伸出多遠，腦筋也悶着，知道他是真急了，她慢々的說：

「先養病吧，過兩天再說。」

「我不能等！」他知道病好了再說，沒有取勝的拿手：然而又怕叫女兒看破，趕緊說：「我不怕她！我是家長！這是我的家！」

「我去跟母親說，你信任我，是不是，父親！」

伊牧師沒言語，用手擦了擦嘴角上掛着的雞蛋黃兒——嘴唇若小一點頗像剛出窩的小家雀。

「你不要再要茶啦？父親！」凱薩林又把托盤拿起來。

「够了！跟你媽去說！聽見沒有？」伊牧師明知道自己有點雜嘴子，病人嗎，當然如此！
「跟你媽去說！」

「好了，我就去說！」伊姑娘笑着點了點頭，托着盤子輕^{*}走出去了。

「你去說！不成，再看我的！」他女兒出去以後，伊牧師向自己發橫：「她？啊！忘了告訴凱薩林把煙袋拿給我了！」他欠起身來看，看不見煙袋在那塊兒，「對了！亞力山大那天給我一支呂宋煙還沒抽呢，亞力山大！呂宋！想起他就生氣！」

吃過午飯，母女正談馬先生的醉事，保羅回來了，他有二十四五歲，比他母親個子還高，一腦袋黃稀頭髮，分得整齊，梳得亮，兩隻黃眼珠發着光往四下裏轉，可是不一定要看什麼，上身穿着件天藍的褂子，下邊一條法蘭絨的寬腿褲子，軟領子，繫着一條紅黃道兒的領帶，兩手插在兜兒裏，好像長在那塊了，嘴裏叼着小煙袋，烟早滅了。

進了門他從褲袋裏掏出一隻手來，把煙袋從嘴裏拔出來，跟他母親和他姐姐大咧^{*}的親個嘴。

「保羅，你都幹嗎來着，這幾天？」伊太^{*}看見兒子回來，臉上的乾肉有點發紅的趨勢，嘴也要笑。

「反正是那些事吧咧！」保羅坐下，把煙袋又送回嘴裏去，手又插在袋裏，從牙縫兒擠出這幾個字。

伊太太樂了，大丈夫嗎，說話越簡單越表示出男性來，本來嗎，幾個青年小夥子到野地紮帳棚玩幾天，有什麼可說的：反正是那些事吧咧！

「母親，你回來跟父親說，得了，他不舒服，脾氣不好。」凱薩林想把那件事結束一下，不用再提了。

「什麼事？」保羅像審判官似的問他姐。

「馬先生喝醉了！」伊太太替凱薩林回答。

「和咱們有什麼關係？」保羅的鼻子中間翹起一層沒秩序的紋來。

「我請他們吃飯，馬先生和亞力山大一齊出去了，」伊太太梢了凱薩林一眼。

「告訴父親，別再叫他們來，沒事叫中國人往家裏跑，不是什麼體面事！」保羅掏出根火柴，用指甲一搯，搯着了。

「喔；保羅，別那麼說呀！咱們是真正基督徒，跟別人——，你舅，請老馬喝了點——」

「全喝醉了？」

「亞力山大沒有，馬先生倒在街上了！」

「我知道亞力山大有根，我愛那老頭子，他行！」保羅把煙袋（又滅了）拔出來，擱在鼻子底下聞了聞，回頭向他姐說：「老姑娘，這回又幫助中國人說舅，不好哇？不用理他們，中國人！你記得咱們小的時候用小泥彈打中國人腦袋，打得他們亂叫！」

「我不記得了！」凱薩林很冷靜的說。

冷不防屋門開了，伊牧師披着長袍子，像個不害人的鬼，進來了。

「你快回去！剛好一點，我不許你下來！」伊太太把他攔住。

伊牧師看了他兒子一眼。

「哈嘍！老朋友！你又着了涼？快睡覺去！來，我背着你，」保羅說完，扔下煙袋，連拉帶扯把父親弄到樓上去了。

「伊牧師一肚子氣，沒有發散，倒叫兒子抬回來，氣更大了，躺在床上，把亞力山大給的那枝呂宋煙一氣抽完，一燙罵亞力山大。」

九

城市生活發展到英國這樣，時間是拿金子計算的；白費一刻工夫，便是去了，說，一塊錢吧，除了有金山銀海的人們，敢把時間消磨在，跳舞，吃飯，請客，說廢話，傳佈謠言，打獵，游泳，生病；其餘普通人的生活是要按時辰鐘一時的走，在極忙極亂極吵的社會背後，站着個極冷酷有規律的小東西——鐘擺！人們的交際來往叫「時間經濟」給減去好大一些，於是「電話」和「寫信」成了文明人的兩件寶貝，白太太的丈夫死了，黑太太給她寫封安慰的信，好了，忙！白太太，忙着給黑太太在電話上道了謝，忙！

馬老先生常納悶：送信的一天送了四五次信，而且差不多老是挨着家兒拍門；那兒來的這麼多的信呢？溫都太太幾乎每天晚上拿着小鋼筆，繃着眉頭寫信；給誰寫呢？有什麼可寫的

呢？他有點懷疑，也不由的有點醋勁兒，她，拿着小鋼筆，繙着眉頭，怪好看的；可是，決不是給他寫信！外國娘們都有野——！馬老先生說不清自己是否和她發生了戀愛，只是一看她給人家寫信，心裏便有點發酸，奇怪！

溫都太太自從馬家父子來了以後，却是多用了許多郵票，家裏住着兩個中國人，不好意思請親戚朋友來喝茶吃飯；讓親友跟二馬一塊吃吧？對不起親友，叫客人跟一對中國人坐在一桌吃喝！叫二馬單吃吧？又太麻煩；自然二馬不在乎在那兒吃飯，可是自己爲什麼受這份累呢！算了，給他們寫信問好，又省事又四面討好，況且，在馬家父子來了以後，她確是請過兩回客，人家不來！她在回信裏的字裏行間看得出來：「我們肯跟兩個中國人一塊吃飯嗎——」自然信裏沒有寫得這麼直率不客氣，可是她，又不是個傻子，難道看不出來嗎！因爲這一個，她每逢寫信差不多就想到：瑪力說的一點不假，不該把房租給兩個中國人！瑪力其實一點影響沒受，天天有男朋友來找她，一塊出去玩，我，溫都太太叫着自已，可苦了：不請人家來吃飯，怎好去吃人家的；沒有交際！爲兩個中國人犧牲自己的快樂！她不由的掉了一對小圓淚珠！可是把他們趕出去？他們又沒有大錯處；況且他們給的房錢比人多！寫信吧，沒法，繙着眉頭寫！

早飯以前，瑪力攙着短頭髮先去查看信沒有，兩封：一封是煤氣公司的帳條子，一封是由郵局來的。

「媽，多瑞姑娘的信，看這個小信封！」

溫都太太正作早飯，騰不下手來，叫瑪力給她念，瑪力用小刀把信封裁開：

親愛的溫都，

謝你的信，我的病又犯了，不能到倫敦去，真是對不起！你們那裏有兩個中國人住着，真的嗎？

謝你的信，我的病又犯了，不能到倫敦去，真是對不起！你們那裏有兩個中國人住着，真的嗎？

你的好朋友

多瑞

瑪力把信往桌上「扔，吹了一口氣：

「得，媽！她不來！『你們那裏有兩個中國人住着！』看出來沒有？媽！」

「她來我們去歇夏！她不來我們也得去歇夏！」溫都太太把雞蛋倒在鍋裏，油往外一濺，把小白碗子燙了一點。

早飯作好，溫都太太把馬先生的放在托盤裏，給他送樓上去，馬老先生的醉勁早已過去了，腦門上那塊傷也好了；可是醉後的舉動，非常的慎重，早晨非到十一點不起來，早飯也在床上吃，她端着托盤，剛一出廚房的門，拿破命恰巧從後院運動回來，他冷不防往上一撲，她墜一軟，坐在門兒裏邊了，托盤從「四平調」改成「倒板」，嘩啦！雞子全貼在地毯上，麵包正打拿破命的鼻子，小狗看了看她，聞了聞麵包，知道不是事，夾着尾巴，兩眼溜球着又上後院去了。

「媽！怎麼啦？」瑪力把母親攙起來，扶着她問：「怎麼啦？媽！」

溫都太的臉白了一會兒，忽然通紅起來，小鼻子尖子出了一層冷汗珠，嘴唇一動兒顫，比手顫的速度快一些，她呆怔的望着地上的東西，一聲沒出。

瑪力的臉也白了，把母親攙到一把椅子旁邊，叫她坐下；自己忙着撿地上的東西；有地毯接着，褲子碗盆沒碎，只是牛奶罐兒的把兒掉了一半。

「媽！怎麼啦？」

溫都太的臉更紅了，一會兒一生的苦處好像都想起來，嘴唇兒顫着顫着，忽然不顫了；心中的委屈破口而出，頗有點碎嘴：

「瑪力！我活够了！這苦的生活我不能受！錢！錢！錢！什麼都是錢！你父親爲錢累死了，我爲錢去作工，去受苦！現在我爲錢去服侍兩個中國人！叫親友看不起！錢！世界上的聰明人不會想點好主意嗎？不會把錢趕走嗎？生命？沒有樂趣！——除非有錢！」

說了這一套，溫都太痛快了一點，眼淚一串一串的往下落，瑪力的眼淚也在眼圈兒裏轉，不知道說什麼好，只用小手絹給母親擦眼淚。

「媽！不願意服侍他們，可以叫他們走呀！」

「錢！」

「租別人也一樣的收房錢呀，媽！」

「還是錢！」

瑪力不明白母親的意思，看母親臉上已經沒眼淚可擦，擦了擦自己的眼睛，溫都太太半天沒言語。

「瑪力，吃你的飯，我去找拿侖破，」溫都太太慢々の站起來。

「媽？你到底怎麼倒在地上？」

「拿破侖破的一撲我，我沒看見他，」

瑪力把馬威叫來吃早飯，他看瑪力的臉上的神氣，沒和她說什麼；先把父親的飯（瑪力給從新打點的）端上去，然後一聲沒言語把自己的飯吃了。

吃過飯，瑪力到後院去找母親，溫都太太抱着拿破侖正在玫瑰花池邊站着，太陽把後院的花兒都照起一層亮光；微風吹來，花兒和葉子的顫動，把四圍的空氣都弄得格外的清亮，牆角的蒲公英結了好幾個「老頭兒」，慢々の隨着風向空中飛舞，拿破侖一眼看着他的主母，一眼看着空中的白雲，「老頭兒，」羞答答的不敢出聲。

「媽！你好啦吧？」

「好啦，你去睡的吧，已經晚了吧？」溫都太太的臉不那麼紅了，可是被太陽曬的有點乾巴巴的難過；因為在後院抱着拿破侖又哭了一回，眼淚全是昨日光給曬乾了的，拿破侖的眼睛也好像有點濕，看見瑪力，輕々搖了搖尾巴。

「拿破侖你給媽賠不是沒有？你個淘氣鬼，給媽碰倒了，是你不是？」瑪力看着母親，跟小狗說。

溫都太々微微一笑：「瑪力你上工去吧，晚了！」

「再見，媽々！再見，拿破侖！媽，你得去吃飯呀！」

拿破侖看見主母笑了，試着聲兒吧吧叫了兩聲，作爲向瑪力說「再見，」

十

瑪力走了一後，溫都太々抱着拿破侖回到廚房，從新沏了一壺茶，煮了一個鷄子，喝了一口茶；吃了一口鷄子，咽不下去，把其餘的都給拿破侖，有心收拾傢伙，又懶得站起來；看了看外面：太陽還是響晴的，「到公園轉個圈子去吧？拿破侖聽說上公園，兩隻小耳朵全立起來了，順着嘴角直滴打吐沫，溫都太々換了件衣裳，擦了擦皮鞋，戴上帽子；心裏有一百多個不耐煩，可是被英國人的愛體面，講排場的天性鼓動着，要上街就不能不打扮起來，不管心裏高興不高興，況且自己是個婦人，婦人？美的中心！不穿戴起來還成！這羣小姑娘們，連瑪力都算在裏頭，不懂的什麼叫美：短裙子露着腿，小帽子像個雞蛋殼！沒法說，時改了，誰也管不了！自己要是還年輕？也得穿短裙子，戴小帽子！反正女人穿什麼，男人愛什麼！男人！就是和男人說々心裏的委屈纒痛快！老馬？呸！一個老中國人！他起來沒有？上去看々他？管他呢，「拿破侖！來！媽々給你梳々毛，那裏滾得這麼髒？」拿破侖伸着舌頭叫她給梳毛兒，擡起右腿彈了彈脖子底下，好像那裏有個虱子，其實有虱子沒有，他自己也說不清。

到了大街，坐了一個銅子的汽車，坐到瑞貞公園，坐在汽車頂上，暖風從耳朵邊呼呼的吹過去，她深深的吸了口氣，拿破侖扶着汽車的欄杆立着，探着頭想咬下道旁楊樹的大綠葉子，汽車走得快始終力不著。

瑞貞公園的花池子滿開着花，深紅的繡球，淺藍的倒掛金鐘，還有多少叫不上名兒來的小矮花，老像向着陽光發笑，土坡上全是蜀菊，細高的梗子，大圓葉子，單片的，一團團的，雪白的，鵝黃的花，都像抿着嘴說：「我們是『天然』的代表！我們是夏天的靈魂！」兩旁的大樹輕俏的動着綠葉，在細沙路上印上變化不定的花紋，樹下大椅上坐着的姑娘，都露着胳膊，樹影子也給他們的白胳膊上印上些一塊塊一絲黃的花紋，溫都太太找了個空椅子坐下，把拿破侖放在地下，她聞着花草的香味看，着從樹葉間透過的幾條日光，心理覺得舒展了好些，腦子裏又像清楚，又像迷糊的，想起許多事兒來，風兒把裙子吹起一點，一縷陽光射在腿上，暖忽忽的全身都像癢癢了一點；趕緊把裙正了一正，臉上紅了一點，二十年了！和他在這裏坐着！遠處的聽見動物園中的獅子吼了一聲，啊！多少日子啦，沒到動物園去！瑪力小的時候，他抱着她，我在後面跟着，拿着些乾糧，一塊兒給猴兒吃，那時候，多快樂，那時候的花一定比現在的香！生命？慘酷的變化？越變越壞？服侍兩個中國人？夢想不到的事！

回去吧！空想有什麼用處！活着，人們老得活着！老了？不！看人家有錢的婦女，五十多歲還一朵花兒似的！瑪力不會想這些事，啊！瑪力要是出嫁。剩下我一個人，更冷落了！冷

落！樹上的小鳥叫了聲幾「冷落！冷落！」回去吧，看老馬去吧！——爲什麼一心想着他呢？奇怪，男女的關係！他是中國人，人家笑話咱！爲什麼管別人說什麼呢？一個小隊雀窩着她的裙沿飛過去，可憐的小鳥；終日爲找食兒飛來飛去！

拿破侖呢？不見了！

「拿破侖！」她站起來四下看，沒有狗

「看見拿破侖沒有？」她問一個小孩子，他拿一個小羞罐正在樹底下撿落下來的小紅豆兒玩。

「拿破侖？法國人？」小孩子張着嘴，用小黃眼珠看着她。

「不是，我的小狗，」她笑了。

小孩子搖了搖頭，又蹲下了：「這裏一個大的！」

濕都太々慌々張々の往公園裏走，花叢裏，樹後邊，都看了看，沒有小狗，她可真急了，把別的事都忘了，一心想找着拿破侖。

她走過公園的第二道門，兩眼張望着小河的兩岸，還是沒有拿破侖的影子兒，河裏幾個男女搖着兩隻小船，看見她的帽子全笑起來了，她顧不得他們是笑她不是，順着河岸往遠處瞧，還是沒有！她的眼淚差不多要掉下來了，腿也有點軟；一下子坐在草地上，那羣男女還是笑呢！笑！沒人和你表同情！看她們！身上就穿那麼一點衣裳：拿破侖呢？小橋下兩隻天鵝領着一羣小的，往一棵垂柳底下浮，小橋的影子用水浪打破了，小橋那邊站着一個巡察，

守滿氣足站在那裏好像個銅像，「問他去！」溫度太々想，剛要立起來，背後叫了一聲：

「溫都太々！」

馬威抱着拿破侖！

「嘔！馬威！你在那兒找着他了？」溫都太々忙着把狗接過來，親了幾個嘴：「你怎麼在這兒玩哪？坐下歇一會兒咱們一塊回去。」她喜歡的把什麼都忘了，甚至於忘了馬威是個中國人。

「我在那裏看小孩子們釣魚，」馬威指着北邊說；「忽然有個東西碰我的腿，一看，是他！」

「你個小東西，壞寶貝！叫你媽着急！還不給馬威道謝！」

拿破侖向馬威吧吧了兩聲。

抱着小狗，溫都太々再看河岸的東西都好看了！「看那些男女，身體多麼好！看那羣小天鵝，多麼有趣！」

「馬威你不搖船嗎？」

馬威搖了搖頭

「搖船是頂好的運動，馬威游泳呢？」

「會一點。」馬威微笑，坐在她旁邊，看着油汪汪的河水，托着那羣天鵝浮悠悠的動。

「馬威你近來可瘦了一點！」

「可不是父親——你明白——」

「我明白！」溫度太太點着頭說，居然有點對馬威，中國人，表同情。

「父親——瞎！」馬威要說沒說，只搖了搖頭。

「你們還沒規定上那裏去歇夏去哪？」

「沒呢，我打算——」馬威又停住了，心裏說：「我愛你女兒，你知道嗎？」

那個撿紅豆的小孩子也來了，看見她抱着小狗，他用手擦着汗說：

「這是你的拿破侖吧？姑娘！」

小孩子叫他「姑娘，」溫度太太笑了。

「喝！姑娘，你怎麼跟中國人一塊坐着呀？」

「他？他給我找着了狗！」溫度太太還是笑着說。

「哼！」小孩子沒言語，跑到樹底下，找了根矮枝子，要打，忽然看見橋邊的巡警沒敢打，拿起小罐跑啦。

「小孩子，馬威，你別計較他們！」

「不！」馬威說。

「我反正不耐厭你們中國人！」溫度太太話到嘴邊，沒說出來；「自要你們好女兒的！你笑話中國人，我偏要他們！」溫度太太的怪脾氣又犯了，眼睛看着河裏的白天鵝，心裏這樣

想。

「下禮拜瑪力的假期到了，我們就要去休息幾天，你們在外面吃飯，成不成！」

「啊！成！瑪力跟你一塊兒去？」溫都太太馬威山地上拔起一把兒草來。

「對啦！你看，我本來打算找一個人給你們作飯——」

「人家不侍候中國人？」馬威一笑。

溫都太太點了點頭，心中頗驚訝馬威猜透了這個，在英國人看，除了法國人有時候比英國人聰明一點，別人全是傻子，在英國人看，只有英國人想的對，只有英國人能明白他們自己的思想；英國人的心事要是被人猜透，不但奇怪，簡直奇怪的厲害！

「馬威，你看我的帽子好看還是瑪力的好看？」溫都太太看馬威精明，頗要從心理上明白中國人的「美的觀念」假如中國人也有這麼一種觀念。

「我看都好！」

「這沒回答了我的問題！」

「你的好看！」

「見瑪力說瑪力的好看？」

「真的溫都太太你的帽子確實是好看，父親也這麼說。」

「啊！」溫都太太把帽子摘下來，用小手巾抽了抽。

「我得走啦！」馬威看了看表說；「伊姑娘今天找我來念書，你不走嗎？溫都太太」

「好，一塊兒走！」溫都太說！說完自己想：「誰愛笑話我，誰笑話，我不在乎！偏眼中國人一塊走！」

十一

馬威近來常拿着本書到瑞貞公園去，找清靜沒人的地方一坐，把書打開——不一會念，有時候試着念幾行，皺着眉頭，咬着大姆指頭，翻過來掉過去的念；念得眼睛都有點起金花兒了，不知道念的是什麼，把書放在草地上，狠々の打自己兩拳：「你幹什麼來的？不是爲念書嗎！」恨自己沒用，打也白饒；反正書上的字不往心裏去！

不光是念不下書去，吃飯也不香，喝茶也沒味，連人們都不大願招呼，怎麼了——她！只有見了她，心裏纔好受！這就叫作戀愛吧？馬威的臉上紅了兩小塊，非常的燙，別叫父親看出來，別叫——誰也別看出來，連李子榮算在裏頭！可是，他媽的這臉上兩點紅老是燙手熱，李子榮一定早看出來了！

天天吃早飯見她一面，吃晚飯再見一面；早晚飯間隔着多少點鐘？一，二，三，四，……；沒完，沒完！有時候在晚飯以前去到門外站一站，等着她回來；還不是一樣？她一露面，有時候笑，有時候連笑都不笑，在門外等她沒用！上她的舖子去看？不妥當！對，上街上去繞圈兒，萬一遇見她呢，萬一在吃午飯的時候遇見她，豈不是可以約她吃飯！明知道萬的事情是在舖子裏頭做的，上街去等有什麼用，可是萬一……；在街上站一會兒，走一會兒；

汽車上，簡子裏，都看一眼，萬一她在那個汽車上，我！飛上去！啊！自己嚇自己一跌，她仔細一看，不是！有時躲藏着個姑娘在人羣裏擠，躲着老太太的脚尖不願得這欺，一勁兒往前趕！趕過去了，又不是她！這個姑娘的臉沒有她白，裙子衣袋可都一樣，可惡！和她穿一樣的衣服！再走，再看……心裏始終有虧疼，臉上的紅點兒發手熱！

下雨？下雨也出去；萬一下雨她早下工呢！——馬威你糊塗！那有下雨早下工的事！沒關係，反正是坐不住，出去！」傘也不拿，拿拿恨，擋着人的臉！淋得精濕，裙子往下流水，沒看見她！

她，真是她！在街那邊走呢！他心裏跳得快了，腿好像在褲子裏直轉圈，趕她！但是，跟她說什麼呢？請她吃飯？現在已竟三點了，那能還沒吃午飯！請喝茶，太早！萬一她有要緊事呢，就誤了她豈不……萬一她不理我呢？……街上的人看我呢？萬一她生了氣，以後永不理我呢？都快趕上她了，他的勇氣沒了，站住了眼看着她跑了！要不是在大街上，真的他得哭一場！怎麼這樣沒膽氣！果斷，得心裏像空了一樣，不知道怎樣對待自己纔好；恨自己？打自己？可憐自己？這些事全不在乎他自己，她！她拿他的心！消極方法：不會把她撇在腦後？不會不看她？世界上姑娘多着呢，何必單愛她？每到禮拜六把嘴唇擦得多麼紅，多麼難看？她是英國人，何必呢，何必愛個外國人呢？將來總得回國，她能跟着我走嗎？不能！算了，把她扔在九霄雲外吧！——她又回來了她，不是，是她的影兒！笑渦一動一動的，嘴唇兒顫着，一個白牙咬着下嘴唇，黃頭髮曲々着，像一汪兒日光下的春浪，她的白嫩的

脖子，直着鬢着那麼自然好看，說什麼也好，想什麼也好，只是沒有說「瑪力」想「瑪力」那麼香甜！

假如我能抱她一回？命不算什麼，捨了命作代價！跟她上過一回電影院，在黑燈影裏摸她的手，多麼潤美！她似乎沒有介意，或者外國婦女全不介意叫人摸手！她救我的父親，一點她有點意；不然為什麼許我摸她的手，為什麼那樣誠懇的救我的父親？慢々の來，或者有著一盤一華盛頓那小子！她不但摸她的手，一定！一定也……我恨他！她要是個中國婦人，我一定跟他明說：「我愛你！」可是對中國婦人就有這樣膽氣嗎？馬威！馬威！你是個乏人，沒出息！不想了好々念書！父親不成！我再不成，將來怎辦！誰管將來呢，現在我心不疼了，死也幹！……

眼前水流着，鳥兒飛着，花在風裏動着；水，鳥，花，或者比她還美，然而人是人，人是肉作的，戀愛是由精神上想不透，在肉體上可以享受或忍痛的東西；壓制是沒用的！

伊姑娘？嘔！她今天來念書！念書！嚙！非念不可！

溫都太々抱着小狗，馬威後面跟着，一同走回來。

走到門口，伊姑娘正在階下立着，她戴着頂藍色的草帽，帽沿上釘着一朵淺粉的絹花，藍襯衫兒，襯着件米黃的綢裙，腦袋歪着一點，很安靜的看自己的影兒，在白石階上斜射着。

「她也好看！」馬威心裏說。

「啊！伊姑娘！近來可好？進來吧！」溫都太太和凱薩林拉了拉手。

「對不起，伊姑娘，你等了半天啦吧？」馬威也和她握手。

「沒有，剛來，」伊姑娘笑了笑。

「伊姑娘，你上樓吧，別叫我就誤你們念書，」溫都太太抱着拿破崙，把客廳的門開，要往裏走。

「待一會兒，溫度太太！」伊姑娘把帽子掛在衣架上，擻了擻頭髮上了樓。

馬老先生正要上街去吃午飯，在樓梯上遇見凱薩林。

「伊姑娘你好？伊牧師好？伊太太好？你兄弟好？」馬老先生的問好向來是不折不扣的。

「都好，馬先生你太好了？我男女真不對，你——」

「沒什麼，沒什麼！」馬先生嗓子裏咯 幾聲，好像是樂呢：「我自己不好，他是好意，哥兒們一塊湊個熱鬧，啞，啞，啞。」

「馬先生你走吧，我和馬威念點書，」伊姑娘一閃身讓馬老先生過去。

「那麼，我就不陪了，不陪了！啞，啞，啞，」馬老先生慢下了兩層樓梯，對馬威說：「我吃完飯上舖子去，」說的聲音很小，恐怕凱薩林聽見，「上舖子去」不是什麼光榮事；

「上衙門法」纔算派兒。

凱薩林坐在椅子上掏出一本雜誌來。

「馬威你教我半點鐘，我教你半點鐘，我把這本雜誌上的一段翻成中國話，你逐句給我改

，你打算念什麼？」

馬威把窗子開々一縷陽光正射在她的頭髮上，那圈金光，把她襯得有點像圖畫上的聖母，他拉了把椅子坐在她的裏首，因為怕擋住射在她頭上的那縷陽光，「她的頭髮真好，比瑪力的還好！然而不知道爲什麼，瑪力總比她好看，瑪力的好看往心裏去，凱薩林是個好看的老姐々，」馬威心裏想，聽見她問，趕緊斂了斂神，說：「你想我念什麼好，伊姐々？」

「念小說吧，你去買本韋爾斯的雷保先生，你念我聽，多陪我聽明白了，多陪往下念，這樣你可以一字一字念真，了念正確，了至於生字呢，你的先查出來，然後我告訴你那個意思最恰當，這麼着，好不好？你要有好主意更好。」

「就這麼辦吧，姐々，我今天沒書，先教你，下回妳教我。」

「叫我占半點鐘的便宜？」凱薩林看着他笑了笑。

馬威陪着笑了笑。

「媽々！你買了新帽子嗎？」瑪力一進門就看見凱薩林的藍草帽兒了。

「那兒呢？」瑪力又問。

「那兒！」瑪力指着衣架，藍眼珠兒含着無限的羨慕。

「那不是我的，是伊姐頭的，」

「噢！媽，我也得買一頂！總替什麼添了？哼，我不愛戴那朵花兒！」瑪力指着帽兒問。

毛病來，爲是減少心中的羨慕，羨慕和嫉妬往々是隨着來的。

「你怎麼這麼早就回來啦？」溫郁太々問。

「我忘了說啦，媽！我不放心你，早晨你摔了那籃一下子，我還得趕緊回去！你好叭吧，媽？媽，我要那樣的帽子！我們的舖子裏不賣草帽，她也不是那兒買的？」瑪力始終沒進屋門，眼睛始終沒離開那頂帽子；帽子的藍色和她的藍眼珠似乎聯成了一條藍線！

「瑪力，你吃了飯沒有？」

「就吃了一塊杏仁餅，一碗咖啡，爲是忙着來看你麼！」瑪力往衣架那裏挪了一步。

「我好了，你去吧！謝々你，瑪力！」

「媽，凱薩林幹什麼來了？」

「跟馬威學中國話呢。」

「趕明早兒我也跟他學々！」瑪力瞪了那個藍帽子一眼。

瑪力剛要往外走，伊姑娘和馬威從樓上下來了。

伊姑娘一面招呼她們母女，一面順手把帽子摘下來，戴上，非常的自然，一點沒有顯排子的樣兒，也沒有故意造作的態度。

「媽力，你的氣色可真好！」凱薩林羨着說。

「伊姑娘你的帽子多麼好看！」瑪力的左嘴角角往上一挑，酸々的一笑。

「是嗎？」

「不用假裝不覺乎！」瑪力心裏說，看了馬威一眼。

「再見，溫都太太！再見，瑪力！」凱薩林和她們拉拉手，和馬威一點頭

「媽，跪上見，」瑪力也陪着出去。

馬威在臺階上看着她們的背影；除了她們兩個都是女子，剩下沒有相同的地方，凱薩林的脖子挺着，帽沿微々顫，瑪力的脖子往前探着一點，小裙子在腿上前後左右裏，他把手插在褲袋裏，皺着眉頭上了樓已經是吃午飯的時候。可是不餓；其實也不是不餓；說不上來是怎麼回事！

.....

「媽，牛津大街的加麥公司有那樣的草帽，媽，咱們一人買一頂好不好？」瑪力在廚房裏，抱着拿破侖，跟母親說。

「沒富餘錢，瑪力！把舊遞給我」溫都太太的小鼻子叫火烤的通紅，說話也有點發燥：「咱們不是還去歇夏哪嗎？把錢都買了帽子，就不用去了！那樣的帽子至少也得兩鎊錢一頂！」

「——把一匙子糖都倒在青菜上了——」瞧！你攪我，把糖——」

「要旅行去，非有新帽子不可！」瑪力的話是出乎至誠，一使勁把拿破侖的腿夾得生疼，小狗沒敢出聲，心裏說：

「你的帽子要買是不成，我非死不可呀！還是狗好，沒有帽子問題！」

「吃完早飯再說，瑪力！別那麼使勁抱着狗！」

馬老先生直到晚飯已經擺好纔回來，午飯是在中國飯館吃三鮮湯麵，吃過飯到舖子去，鄭重其事的抽了幾袋煙，本想把貨物從新擺一擺，想起自己剛好，不可以多累；不做點什麼，又似乎不大對；拿起賬本一看對吧！上兩個月賺了四十鎊錢，上月賠十五鎊錢；把賬本收回去；誰操這份心呢；有時候賺有時候賠；買賣嗎，那能老賠錢？

吃了晚飯，瑪力正要和母親繼續討論帽子問題，馬老先生輕々向她一點頭。

「溫都姑娘，給你個這！」他遞給她一個小信封。

「嚶！馬先生，兩鎊錢的支票，幹嗎？」

「我應你許一頂帽子，對不對？」

「哈哈！媽——！帽子！」

十二

馬老先生病好了以後，顯着特別的討好，吃完早飯便到後院去澆花，拿膩虫，剪青草；嘴裏哼唧着有聲無字的聖詩，頗有點中古時代修道士的樂天愛神的勁兒，心中也特別安適；螫蠻蜂兒落在腦門上，全不動手去闕；自要你不螫咱，就不得罪你，要的是這個穩勁兒，你瞧！

給瑪力兩鎊錢——不少點呀！——買帽子，得，又啦了個心願！給她母親也買一頂不呢？上月賠了十五鎊錢，不是玩兒的，省着點兒吧！可是人情不能不講啊，病的時候，叫她沒

少受累，應該買點東西謝々她，下月在說，下月那能再賠十五鎊呢！馬威近來瘦了一點，也不怎麼啦？小孩子，總得多吃，糊吃悶睡好上臍嗎，非多吃不可！啊，該上舖子瞧々去了，李子榮那小子專會磨叨嘴，叨勞々，叨勞々，一天叨嘴到晚，今天早去，看他還叨嘴什麼！喝！已經十點了，快走吧！等々，移兩盆花，搬到舖子去，多好！他要是說我晚了，我有的說：我移花兒來着，嘍！那幾顆沒有希望的菊秧子，居然長起來了，而且長得不錯，對，來兩盆菊花吧，古玩舖製擺菊花，有多麼雅！——也許把李子榮比得更俗氣！

馬先生還是遠了僱汽車，近了慢々走，反正不坐公衆汽車和電車；好，一下兒出險，死在倫敦，說着玩兒的呢！近來連汽車也不常僱了：街上是亂的，坐車是不保險的！況且，在北京的時候，坐上汽車，巡警把人馬全擋住，專叫汽車飛過去，多麼出鋒頭，帶官派！這裏在倫敦，大巡警把手一伸，車全站住，連國務總理的車都得站住，英人嗎，不懂得尊卑上下！端着兩盆菊秧，小鬍子嘴撮々着有一點，他在人羣裏擠開了，他媽的，那裏有這麼些個人！簡直的走不開：一個々の都走得那麼快，撞喪呢！英國人不會有起色，一點穩重氣色都沒有！到了舖子，耳朵裏還是嗡嗡的響；老是這麼響，一天到晚是這麼響！但願上帝開恩，叫咱回家吧，受不了這份亂！定了定神，把兩盆菊秧子擺在窗子前面，捻着小鬍子看了半天：啊，這一棵有個小黃葉兒，掐下去！半個黃葉也不能要，講究一順兒綠嗎？

「馬先生！」李子榮從櫃房出來，又是挽着袖子，一手的泥！（這小子橫是穿不住衣裳，俗氣！）——咱們得想主意呀！上月簡直的沒見錢，這個月也沒賣了幾號兒；我拿着工錢，不該

瞪眼瞧着！你要有辦法呢，我自然願意幫你的忙；你沒辦法呢，我自好另找事，叫你省下點工錢，反正這裏事情不多，你和馬威足可照應過來了！我找得着與否，不敢說一定，好在你要是給我兩個禮拜的限，也許有點眉目！咱們打開鼻子說亮話，告訴我一句痛快的，咱們別客氣！」

李子榮話說的也脆，可是態度非常溫和，連馬先生也看不出，他的話是真由心裏說出來的——可是，到底有點俗氣！

馬老先生把大眼鏡摘下來，用小手巾輕々的擦着，半天沒說話。

「馬先生不忙，你想想，半天給我準信好不好？」李子榮知道緊逼老馬是半點用沒有，不如給他點工夫，叫他想想，其實他不想還是個問題，可若這一說，省得都僵在那兒。

馬老先生點了點頭，繼續擦眼鏡。

「我說；李夥計！」馬先生把眼鏡戴上，笑不笑似的說：「你要是嫌工錢小，咱們可以商量啊！」

「嘿！我的馬先生，我嫌工錢小，真，我真沒法叫你明白我！」李子榮用手撓着頭髮，說話有點結巴：「你得看事情呀，馬先生！我告訴過你多少回了，咱們得想法子你，始終不聽我的，現在咱們眼看着賠錢，我，我，真的，我沒法說！你看咱們隣家，上月淨賣蒙文篇文的書籍就賺了，好幾百！我——」

「誰買滿蒙文書啊？買那幹什麼？」馬老先生不但覺着李子榮俗氣，而且有點精神病！笑話，古玩舖賣滿蒙文的書籍，誰買呀？「你要嫌工錢小，咱們可以設法，有辦法，自要別傷了面子」

面子！

馬先生在北京的時候，捨着臉跟人家借一塊錢，也得去上親戚家喝盞喜酒，面子！

中國人的事情全在「面子」底下蹲着呢，面子得過去，好啦，誰管事實呢！

中國人的辦事和小孩子「摸老瞎」差不多；轉着圈兒摸，多撻摸柱一個，面子上過得去了，算啦。誰管摸柱的小三，小四，還是小三的哥傻二兒呢！

馬先生真爲了難！事實是簡單的；買賣賠錢，得想主意，可是馬先生，真正中國人，就不肯這麼想，洋鬼子纔這麼想呢！李子榮也這麼想，黃臉的洋鬼子！

「買賣賠錢呀？我沒要來作這個窮營業呀！」馬先生見李子榮不說話了，坐在椅子上，捨着小鬍子，想開了；「我要是不上英國來，現在也許在國內作了官呢！我花錢多呀，我的錢，誰也管不了！」心中一橫手裏一使勁，差點揪下兩根鬍子來；「我不懂得什麼作買賣，讀書的君子就不講作買賣！擠兌兒？成心逼我？姓李的，你多唔把書念透了，你就明白你馬大叔是什麼回事了！俗氣！」他問屋裏燈了一眼：「賣滿蒙文的書籍？笑話，洋鬼子念滿文「十二頭兒？」怎麼着，洋鬼子預備見佐領挑馬甲是怎麼着？現在我們是「中華民國」了！辭我的工不幹了？一點面子不講？你在這兒還要怎麼着？咱姓馬待你錯不錯？猛孤丁的給咱個辭

活不伺候，真有鼻子就結啦！」

馬先生繞着圈兒想，越想自己的理由越充足，越想離事實越遠，越離事實遠越覺得自己是真正好中國人——李子榮是黃臉洋鬼子！

「我說李夥計，」馬先生立起來，眼睛瞪着一點，說話的聲音也粗了一些，把李子榮嚇了一跳：「給你長工錢，你也不幹；好吧，你要走，走！現在就走！」

說完了話，學着戲臺諸葛亮的笑法，唏々了幾聲，唏々完了，又覺得不該對李子榮這麼不講面子！可是話已出口，後悔有嗎用，來個一氣到底：

「現在就走！」

李子榮正擦一把銅壺，聽見馬先生這樣說，慢々把壺放在架子上，看着馬老先生沒言語。

馬先生身上有點不舒坦：「這小子的眼神真足！」

李子榮笑了：

「馬先生你我誰也不明白誰，咱們最好別再廢話，我不能現在就走，論交情的話呢，我求你算給我兩個禮拜的限；論法律呢，我當初和你哥々定的是：

「不論誰辭誰，都得兩個禮拜以前給信，好了，馬先生，我還在這兒做十四天的事，從今天起，謝々你！」

說完，李子榮又把銅壺拿起來了。

馬老先生的臉紅了，瞪了李子榮的脊梁一眼，閉門出去了，出了門口，噙噙着罵：

「這個小子多麼不要臉！人家趕你，你非幹兩個禮拜不可！好，讓你在這兒兩個禮拜，我不能再見你，面子已經弄破了，還在一塊兒作事，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對，回去！回頭給他兩個禮拜的工錢，叫他登時走！白給你錢，你還不走嗎？你可看明白了，我沒辭你，是你不願意幹啦！再幹兩個禮拜，想再敷衍下去，你當我看不出來呢，誰也不是傻子！對，給他兩個禮拜的工錢，叫他走！……瞧他那個樣兒呀，給他錢，他也不走，他還是說再幹兩個禮拜呀，那算是妥了！沒法跟這樣人打交道，他滿不顧面子！我沒法子！趕明兒帶馬威回國，在外國學不出好來，瞧李子榮，沒皮沒臉！你叫他走，他說法律吧，交情吧，扯蛋……沒法子！……沒面子……去吃點三鮮湯麵吧！管他李子榮，張子榮呢！不犯上跟他生氣！氣着，好，是玩兒的呢！……」

十三

「老李你跟我父親吵起來了？」馬威進門就問，臉上的神氣很不好看。

「我跟他吵架？老馬！」李子榮笑着說。

「我告訴你，老李！」馬威的臉板着眉毛擰在一塊，嘴唇略有點顫：「你不應該和父親搗亂！你知道他的人性，有什麼事爲什麼不跟我說呢！不錯，你幫我們的忙不少，可是你別管教我父親呀！無論怎樣，他比咱們大廿多歲！他是咱們的前輩！」他忽然停住了，看了李子

榮一眼。

李子榮楞了一會兒，撓撓頭髮，諷諷的一笑：

「你怎麼了？老馬！」

「我沒怎麼——我就是告訴你：別再教訓我父親！」

「嘔——」李子榮剛要生氣，趕緊又笑了：「你吃了飯沒有？老馬——」

「吃了！」

「你給看一會舖子成不成？我出去吃點什麼，就回來；」

馬威點了點頭，李子榮扣上帽子；出去了，還是笑着。

李子榮出去之後，大約有十分鐘，進來一個慈眉善目的老頭兒。

「啊，年青的，你是馬先生的兒子吧？」老頭笑嘻嘻的說，腦袋歪在一邊兒。

「是，先生！」馬威勉強笑着回答。

「啊，我一猜就是嗎，你們父子眼睛長得一模——」老頭兒說着，往屋裏看了一眼：「李子榮呢？」

「出去吃飯，就回來——先生要看點什麼東西？我可以伺候你！」馬威心裏想：「我也會作生意，不是非仗着李子榮不可！」

「不用張羅我，我自己隨便看吧！」老頭兒笑了一笑，一手貼在背後，一手插在衣袋裏，歪着頭細細看架上的東西，看完一件，微微點點頭。

馬威要張羅他，不好；死等着，也不好；繃着眉，看着老頭兒的脊梁蓋兒，有時候老頭兒回過頭來，他趕緊勉強一笑，可是老頭兒始終沒注意他。

老頭兒身量不高，可是長得挺富泰，寬寬的肩膀，因為上了年紀，稍微往下溜着一點，頭髮雪白，大概其的往後攏着，連腮一部白鬚子，把嘴蓋得怪好看的，鼻子不十分高，可是眼睛特別深，兩個小眼珠深處的埋伏着，好像專等着幫助臉上發笑，腦袋常在一盪盪着。老頭兒的衣裳穿的講究，一身深灰呢衣，灰色綢子領帶，拴着個細金籠兒，單硬領兒挺高，每一歪頭的時候，硬領的尖兒就藏在白鬚子裏，沒戴着帽子，皮鞋非常的大，至少比脚大着兩號兒，走道兒老有點擦着地皮，這樣，叫褲子的中縫直直的立着，一點褶兒也沒有。

「我說，年青的，這個罐子不能是真的吧？」老頭兒從貨架子上拿起一個小土罐子，一手端着，一手輕輕的摸着罐口兒，小眼睛半閉着，好像大姑娘摸着自己的頭髮，非常的謹慎，又非常的得意。

「那——」馬威趕過兩步去，看了小罐子一眼，跟着又說了個長而無用的「那——」

「啊，你說不上來；不要緊，等着李先生吧！」老頭兒說着，雙手捧着小罐，嘴唇在白鬚子底下動了幾動，把小罐又擺在原地了。「你父親呢？好些日子沒見他了！」老頭兒沒等馬威回答，接着說下去，眼睛還看着那個小罐子：「你父親可真是好人哪，就是不大會作生意，啊！不大會作生意，你在這兒念書哪吧？念什麼？啊，李先生來了！啊，李先生，你好？」

「啊，約翰，西門爵士！你好！有四五天沒見你啦！」李子榮臉上沒有一處不帶着笑意，親熱的和西門爵士握了握手。

西門爵士的小眼睛也乍巴着，笑了笑。

「西門爵士今天要看點什麼？上次拿去的宜興壺已經分析好了吧？」

「哎，哎，已經分析好了；你若是有賤的廣東磁，不論是什麼我都要；我就是廣東磁沒試驗過，你有什麼，我要什麼，可有一樣，得真賤！」西門爵士說着，向那個小罐子一指：「那個是真的嗎？」

「俺你這一問，我還敢說那是真的嗎！」李子榮的臉笑得真像個混糖的開花饅頭，一邊說，一邊把小罐子拿下來，遞給老頭兒：「油子太薄，底下的饅色也不够厚的，決不是磁州的！可是至遲也是明初的！」西門爵士，你知道的比我多，你看著辦吧，看值多少給多少！馬先生給西門爵士搬把椅子來！」

「哎，哎，不用搬！」我在試驗室裏一天家站着，站慣了，站慣了！」西門爵士特意向馬威一笑：「哎，謝々！不用搬！」然後端着小罐又仔細看了一過：「哎，你說不錯，底下的饅色不够厚的，不錯！好吧，無論怎麼說吧，給我送了吧，算我多少錢？」

「你說個數兒吧，西門爵士！」李子榮搓着手，肩膀稍微聳着一點兒，真像個十二分成熟的買賣人。

馬威看著李子榮，不知不覺的點了點頭。

老頭兒把小罐捧起來，看了看罐底兒上的價碼，跟着「擠眼說：「李先生，算我半價吧！
哎！」

「就是吧，西門爵士！還是我親身給你送了去。」

「哎，六點以後我準在家，你跟我一塊兒吃飯，好不好？」

「謝々！我六點半以前準到！廣東磁器也送去吧？」

「哎，你有多少？我不要好的！爲分析用，你知道——」

「知道！知道！我這兒只有兩套茶壺茶碗，不很好，真正廣東貨，把這兩套送到試驗室，
這個小罐子送到書房，是這麼不是？西門爵士！」

「這傢伙全知道！」馬威心裏說。

「哎，哎，李先生你說的——一點兒不錯！」

「還是偷偷兒的送到書房，別叫西門夫人看見，是不是西門爵士？」李子榮說着，把小罐
接過來，放在桌兒上。

老頭兒笑開了，頭一次笑出了聲兒來。

「哎，哎，我的家事也都叫你知道了一！」老頭兒掏出塊綢子手巾擦了擦小眼睛：「你知道，
科學家不應該娶妻，太麻煩，西門夫人是個好女人，就是有一樣，常攪亂我的工作，哎，
我是個科學家兼收藏家，更壞了！西門夫人喜歡珍珠寶石，我專買破罐子爛磚頭！哎，婦人
到底是婦人！哎，偷偷的把小罐子送到書房去，咱們在那裏一塊吃飯，我還要你幾個字，前

天買了個小銅盒子，蓋上的中國字，一個々的小四方塊兒，哎，我念不上來，你給我翻譯出來吧！還是一個先令三個字，叻！」

「不是篆字？」李子榮還是笑着，倒好像要把這個小古玩舖和世界，全招笑了似的，「不是！不是！我知道你怕篆字，哎，晚上見吧，連貨價帶翻譯費我一齊給你，晚上給你，晚上見，哎。」西門爵士說完，過去拍了拍馬威的肩膀，「哎，你還沒告訴我，你念什麼書呢！」

「商業！先生——爵士！」

「啊！好，好！中國人有作買賣的才幹，忍力；就是不懂得新的方法！學一學吧！好，好好的念書別淨出去找姑娘，哎！」老頭兒的小眼睛故意的乍巴着，要笑又特意不笑出來，嘴唇在白鬚底下動了動。

「是！」馬威的臉紅了。

「西門爵士你的帽呢？」李子榮把門開々，彎着腰請老頭兒出來。

「哎，在汽車上呢！晚上見，李先生！」

老頭兒走了以後，李子榮忙着把小罐子和兩套茶壺茶盃都用棉花墊起來，包好，一邊包，一邊向馬威說：

「這個老頭子是個好照顧主兒，專收銅器和陶器，他的書房裏的東西比咱們這兒還多上三四倍，原先他作過倫敦大學的化學教授，現在養老不作事了，可是還研究陶土的化學配合，老

傢伙，真有意思！貴東西買了存着，賤東西買了化學分析，老傢伙，七十多了，多麼精神，我說老馬，開兩張賬單兒，擱在這兩個包兒一塊。」

李子榮把東西包好，馬威也把賬單兒開來，李子榮看了馬威一眼，說：

「老馬你今兒早晨怎麼了？你不是跟我鬧脾氣，你一定別有心事，借我出氣！是不是？大概是愛情！我早看出來了，腮上發紅眉毛糊着，話少氣多，吃喝不下，就剩——抹脖子，上吊！」李子榮哈哈的樂起來：「害相思的眼睛發亮，害單相思的眼睛發渾！相思有點甜味，單相思全是苦的！老馬？你的？」

「單思」馬威經一場奚落，心中倒痛快了！——害單思而沒地方去說的，非抹脖子不可！

「哼！」

「老馬我不勸你，沒用！我有朝一日要是愛上一個女人，她要是戲耍我，我立刻就用小刀抹脖子！噫！」李子榮用食指在脖上一抹「可是我至少能告訴你這麼一點兒：你每—想她的時候，同時也這麼想：她拿我一個中國人，當人看不呢？你當然可以給你自己一個很妥當的一個回答，她不拿咱當人看，還講愛情？你的心可以涼一點兒了！這是我獨門自造的「冰吉凌」專治思熱病！沒有英國青年男女愛中國人的，因為中國人現在是給英國人們作笑話用的！寫文的要招人笑，一定罵中國人，因為只有中國人罵着沒有危險，研究學問的恨中國人，因為只有中國人不能幫他們的忙；那樣學問是中國人的特長？沒有！普通人小看中國人

因爲中國人——缺點多了，簡直的說不清，在叫人家看不起的時候，不用亂想人家的姑娘！我就見過溫都姑娘一回，我不用說他好看不好看，人品怎麼樣；我只能告訴你一句話，她不能愛你！她是普通男女中的一個，普通人全看不起中國人，爲什麼她單與衆不同的愛個小馬威！」

「不見得她準不愛我！」馬威低着頭兒說。

「怎見得？」李子榮笑着問。

「她跟我去看電影，她救我的父親！」

「她跟你去看電影，和我跟你去看電影，有什麼分別？我問你，外國男女的界限不那麼嚴——你都知道了，不用我說，至於救你父親，無論是誰，看見他在地上爬着，都得把他拉回家去！她不因爲是「你」的父親纔救，是因爲他的道德觀念如此，見她和你握手，就想她愛你！她纔有工夫愛你呢！吃我的冰吉凌頂好，不用胡思亂想！」

馬威變手捧着腦門兒，一聲不發。

「老馬我已經和你父親辭了我的事！」

「我知道！你不能走！你不能看着我們把舖子作倒了！」馬威還是低着頭，說話有點兒發顫！

「我不能不走！我走了，給你們一月省十幾錢！」

「誰替我們做買賣呀！馬威忽然擡起頭來，看着李子榮說：「那個西門老頭問我，我一個

字答不出，我不懂！不懂！」

「那沒難處！老馬！念幾本書，就懂得好些個，我又何嘗懂古玩呢，都仗着念了些書！外國人無論研究那樣東西，都能有條有理的寫書，關於中國磁器，銅器，書可多了，念幾本就行！够咱們能答得上鐘兒的就行！老馬，你放心，我走了，咱們還是好朋友，我情願幫你的忙！」

待了半天，馬威問：

「你那兒去找事呀？」

「說不上來，碰機會吧！好在我現在得了一筆獎金，五十鎊錢，滿够我活好幾個月的呢！你看！」李子榮又笑了：「亞細亞雜誌徵求中國勞工近況的論文，我破了一個月的工夫，連白天帶晚上，寫了一篇，居然中了選，五十鎊！我告訴你，老馬！老天爺餓不死瞎眼雀，一點不錯！我有這五十鎊，足够混些日子的！反正事情是不找不來，咱天天去張羅，難道就真沒個機會！願意幹事的人不會餓死；餓死的決不是能幹的人！老馬！把眉頭打開，高興起來幹！」

李子榮過去按着馬威的肩膀，搖了幾下子。

馬威哭喪臉笑了一笑。

馬老先生跟孝子榮鬧完氣，跑到中國飯館吃了兩個三鮮湯麵；平日不生氣的時候總是吃一個麵的，湯面到了肚裏，怒氣差不多全沒啦，生氣倒能吃兩個麵，好現象！這麼一想，幾乎轉怒爲喜了，吃完麵，要了壺茶，慢滋潤着，直到。庶兒全走了，纔會眼往外溜達，出了飯館，不知道上那兒去好，反正不能回舖子！掌櫃的和夥計鬧皮氣，掌櫃的總是有不到舖子的權柄！——正和總長生氣就到衙門去一樣！一樣！可是上那兒去呢？在大街上散避？車馬太悶，心中又有氣，一下兒叫汽車兒給剝扁了，是玩兒的呢！聽戲去？誰聽鬼子戲呢！又沒鑼鼓，又不打臉，光是幾個男女咕嚕咕嚕說，沒意思！找伊牧師去？對！看他去！他那天說，要「咱」點事，什麼事呢？成，管他什麼事呢，反正老遠的去看他，不致於有錯兒！

叫了輛汽車到藍加司特街去。

坐在車裏，心裏不由的想起北京：這要是在北京多麼好！坐着汽車叫街坊四隣看着，多麼出色！這裏處處是汽車，不足爲奇，車錢算白花！

「嘿！馬先生！」伊牧師開門，把馬先生拉進去：「你太好了？又看着亞力山大滾有？我告訴你，馬先生，跟他出去總要小心一點！」

「伊牧師你好？伊太太好？伊小姐好？伊少爺好？」馬先生一氣把四個好問完，纔敢坐下。

「他們都沒在家，咱們正好談一談！」伊牧師小眼鏡往上推一推，鼻子中間繃成幾個笑紋。

自從傷風好了以後，鼻子上老纏着那幾個笑紋，好像鼻子有些運動；因為傷風的時候，噴嚏連天，鼻子運動慣了，「我說，有兩件事和你商議：第一件，我打算給你介紹到博累牧師的教會去，作個會員，禮拜天你好有個準地方去作禮拜，他的教會離你那兒不遠，你知道游思頓街？，願游思頓街一直往東走，斜對着英蘇車站就是，我給你介紹，好不好？」

「好極了！」現在馬老先生對外國人說話，總是喜歡用絕對式的字眼兒。

「好，就這麼辦啦！」伊牧師嘴唇往下一垂，似是而非的笑了。一笑：「第二件是：我打算咱們兩個晚上閒着作點事兒，你看，我打算寫一本書，暫時叫作中國道教史吧，可是我的中文不十分好，非有人幫助我不可，你要是肯幫忙，我真感激不盡！」

「那行！那行！」馬先生趕緊的說。

「我別淨叫你幫助我，我也得替你幹點什麼。」伊牧師把煙袋掏出來，慢吞吞的裝煙：「我替你想了好幾天了：你應該借着在外國的機會寫點東西，最好寫木東西文化的比較，這個題目現在很時興，無論你寫的對不對，自要你敢說話，就能賣得出去，你用中文寫，我替你譯成英文，這樣，咱們彼此對幫忙，書出來以後，我敢保能賺些錢，你看怎麼樣？」

「我幫助你好了！」馬老先生遲々頓頓的說：「我寫書倒真不易了！快五十的人啦，還受那份兒累！」

「我的朋友！」伊牧師忽然把腰門提高一個調兒：「你五十啦？我六十多了！蕭伯納七十多了，還一勁兒寫書呢！我問你，你看見過幾個英國老頭子不作事？人到五十就養老，世界

上的事都交給誰作呀！」

「我也沒說我一定不作！」馬老先生趕緊往回收兵，唯恐把伊牧師得罪了，其實心裏說：「你們洋鬼子不懂得尊敬老人，要不然，你們怎是洋鬼子呢！」

英國人最不喜歡和旁人談家事，伊牧師本來不想告訴老馬，他爲什麼要寫書；可是看老馬遲疑的樣子，不能不略略的說幾句話：

「我告訴你，朋友！我非幹點什麼不可！你看，伊太太還作倫敦傳教公會中國部的秘書，保羅在銀行裏，凱薩林在女青年會裏作幹事！他們全掙錢，就是我一個人閒着沒事！雖然我一年有一百二十鎊錢的養老金，到底我不願意閒着——」伊牧師又推了推眼鏡，心裏有點後悔，把家事都告訴了老馬！

「兒女都掙錢，老頭子還非去受累不可！真不明白鬼子的心是怎麼長着的！」馬老先生心裏說。

「我唯一的希望是得個大學的中文教授，可是我一定要先寫本書，造點名譽，你看，倫敦大學的中文部現在沒有教授，因爲他們找不到一個會寫會說中國話的人，我呢，說話滿成，就差寫點東西證明我的知識，我六十多了，至少我還可以作五六年事，是不是？」

「是！對極了！我情願幫助你！」馬老先生設法想把自己寫書的那一層推出去：「你看我若是當了中文教授，多替中國說幾句好話，多麼好！」

馬老先生以爲中文教授的職務是專替中國人說好話。

伊牧師笑了笑。

兩個人卻半天沒說話。

「我說，馬先生！就這麼辦了，彼此幫忙！」伊牧師先說了話：「你若是不教我幫助你，我也不求你了！你知道，英國人的辦法是八兩半斤，誰也不要吃虧的！我不能白求你！」

「你叫我寫東西文化，真，叫我打那兒寫起！」

「不必一定是這個題目哇，什麼都行，連小說，笑話都成，你看，中國人很少有用英文寫書的，你的書，不管好不好，因為是中國人寫的，就可以多賣！」

「我不能亂寫，給中國人看！」

「嘔！」伊牧師的嘴半天沒閉上，他真沒想到老馬會說出這麼一句來！

馬老先生自己說不清，怎麼想起這麼一句來。

沒到過中國的英國人，看中國人是陰險詭詐，長着個討人嫌的黃臉，到過中國的英國人，看中國人是髒，臭，糊塗的傻蛋，伊牧師始終沒看起馬先生，他叫老馬寫書，純是爲好叫老馬幫他的忙！他知道老馬是傻蛋，傻蛋自然不會寫書，可是不雙方友好，彼此互助，伊牧師的良心上不好過，因爲英國人的公平交易，是至少要在形式上表出來的！

伊牧師和別的英國人一樣，愛中國的老人，因爲中國的老人向不說「國家」兩個字，他不愛，或者說是恨，中國的青年，因爲中國的青年們雖然也和老人一樣的糊塗，可是「國家」，「中國」這些字眼老掛在嘴邊上，自然是空說是沒用的，可是老這麼說就可恨！他沒想到老

馬會說：「給中國人丟臉！」

馬老先生自己也說不清，怎麼想起這麼一句來！

「馬先生！」伊牧師楞了半天纔說：「你想再說，好在咱們不是非今天決定不可，馬威呢，他念什麼呢？」

「補習英文，大概是要念商業！」馬先生回答：「我叫他念政治，回國後作個官兒什麼的，來頭大一點，小孩子擇性，非學商業不可，我也管不了！小孩子，沒個母親，老是懸着無靠的！近來很瘦，也不是怎麼啦！小孩子心眼重，我也不好深問他！隨他去吧！反正他要什麼，我就給他錢，誰叫咱們是作老子的呢！無法！無法！」

馬老先生說得十分感慨，眼睛看着頂棚，免得叫眼淚落下來，心中很希望：這樣的一說，伊牧師或者給他作媒，說個親什麼的，——比方說吧，給他說溫都寡婦，自然娶個後孀兒寡婦，不十分體面，可是娶外國寡婦，或者不至於犯七煞，尅夫主——他嘆了一口氣；再說，伊牧師要是肯給他作媒，也總是替他作了點事，不是把那個作文化比較的事可以岔過去了嗎！他偷着看了伊牧師一眼。

伊牧師咬着煙袋，沒言語。

「馬先生！」又坐了半天，伊牧師站起來說：「禮拜天在博累伊牧師那裏見面，叫馬威也去纔好呢，少年人總得有個信仰，總得！你看保羅禮拜天準上三次教會！」

「是！」馬老先生看出伊牧師已下逐客令，心裏十二分不高興的站起來：「禮拜天見！」

伊牧師把他送到門口。

「他媽的這算是朋友！」馬老先生站在街上，低聲兒的罵：「不等客人要走，就站起來敬「禮拜天見！」「禮拜天見！你看着，馬大人要是上教堂去纔怪……」

「朋！朋！——噓啦！」一輛汽車擦着馬老先生的鼻子飛過去了

十五

溫都母女歇夏去了，都戴着新帽子，瑪力的帽箱上繡着個中國字，是馬老先生寫的，她母親給繡的，戴着這個繡中國字的帽子，瑪力有半點來鐘沒閉上嘴，又有半點來鐘沒離開鏡子，帽子一樣的很多，可是繡中國字的總得算新奇獨份兒，要是在海岸上戴着這麼新奇的帽子，得叫多少姑娘太太們羨慕得流淚，或者甚至於暈過去，連溫都太太也高興得很，女兒的帽子一定惹起一種革命——叫作帽子革命吧！女兒的像片一定要登在報紙上，那得惹多少人的注意羨愛！

「馬先生！」瑪力臨走的時候來找馬老先生：「看！」她左手提着小裙子，叫裙子襠兒像扇面似的鋪展開，脖子向左一歪；右手斜着伸出去，然後手腕輕輕往回一撤，同時肩膀微微一聳，嘴唇一動：「看！」

「好極了！美極了！溫都姑娘！」馬老先生向她一伸大拇指頭。

瑪力聽老馬一誇獎，兩手忽然往回一拚，一揚腦袋，啼的一笑，一溜烟似的跑了。

其實馬老先生只把話說了半截：他寫的是個美字，溫都太太繕好之後，給釘倒了，看着，「美——好像「大王八」三個字，「大」字拿着頂，他笑開了，從到英國還沒這麼痛快的笑過一回——「啊！真可笑！外國婦人們！腦袋上頂着「大王八」大字還拿着頂！哎喲，可笑——可笑！」一邊笑——一邊搖頭！把笑出來的眼淚全抖出老遠！

笑了老半天，馬老先生慢吞吞的往樓上走，打算送他們到車站，下了樓，她們母女正在門口等汽車，頭一樣東西到他的眼睛裏是那個「大王八」，他咬着牙，梗着脖子，把脖子都豎紅了，還好，沒笑出聲來。

「再見，馬先生！」母女一齊說，溫都太太還找補了一句：「好々的，別洩氣——出去的時候，千萬把門鎖好！」

汽車來了，拿破侖第一個鑽進去了。

馬老先生哼嚇着說了聲「再見！好々的歌幾天！」

汽車走了，他關上門又笑開了。

笑得有點筋乏力盡了，馬先生到後院去澆了一回花兒，一個多禮拜沒下雨，花葉兒特別是桂竹香的，有點發黃，他輕々的把黃透了的全摺下來，就手兒將玫瑰花的冗條子也打了打，響晴的藍天，一點風兒沒有，遠處的車聲，一動兒響，馬先生看着一朵玫瑰花，聽着遠處的車響，心裏說不上來的難過！勉強想着瑪力的帽子，也不是怎回事，笑不上來了！擡頭看了看藍天，亮，遠，無限的遠，還有點慘淡！

「幾時纔能回國呢？」他自己問自己：「就這麼死在倫敦嗎？不！不！等馬威畢業就回國！把哥々の靈運回去！」想起哥々，他有心要上坟去看々，可是一個人又懶得去，看着藍天，心由空中飛到哥々の坟上去了，那塊灰色的石碑，那個散落的花圈，連那個小胖老太太，全活現在眼前了！「哎！活着有什麼意味！」馬先生輕々の搖着頭念叨：「石碑？連石碑再待幾年也壞了！世界上沒有長生的東西，有些洋鬼子說，連太陽將來是要死的！……可是活着，說回來了！也不錯！……那自然看怎樣活着，比如能作高官，享厚祿，妻妾一羣，兒女又肥又胖，差不多了，值得活着了！……」

馬先生向是由消極想到積極，而後由積極而中庸，那就是說，好歹活着吧！混吧！混過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他差點沒哼々出幾句西皮快板來。

馬老先生想了半天，沒想出什麼高明主意來，嘴氣子不說了，回到書房，擦了一回桌椅，抽了袋煙，本想坐下念點書，向來沒念書的習慣，一拿書本就覺得怪可笑的，算了罷。

「到樓上瞧瞧去，各處的門都得關好了！」他對自己說：「什麼話呢，人家走了，咱再不經心，還成！」

溫都太太并沒把屋子全鎖上，因為萬一失了火，門鎖着不好辦，馬先生看了看客廳，然後由樓梯下去，到廚房連溫都太太的臥室都看了一個過兒，向來沒進過她的屋裏去，這次進去，心裏還是有點發虛，提手蹣跚的走，好像唯恐叫人看見，雖然屋裏沒有人，進去之後，聞着屋裏淡々の粉香味，心裏又不山的一陣發酸，他站在鏡子前邊，呆々の立着，半天，又要

走，又捨不得動，要想溜都難，又不願意想，要想故去的妻子，又渺茫的想不清楚，不知不覺的出來了，心裏迷々糊々的，好像吃過午飯睡覺作的那種夢，似乎是想着點什麼東西，又似乎是麻糊一片，一點脚步聲兒沒有，他到了瑪力的房門口，門兒開着，正看見他的小鐵床，床前跪着個人，頭在床上，脖子一動一動的好像是低聲的哭呢。

馬威！

老馬先生一時僵在那塊兒了，心中完全換空了一會兒，然後不禁不出的低聲叫了聲：

「馬威！」

馬威猛孤丁的站起來；臉上由耳根紅起，一直紅到腦門兒。

父子站在那裏，誰也沒說什麼，馬威低着頭把淚擦乾，馬老先生抹着小鬍子，手直顫。

「老馬先生老以爲馬威還是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每逢想起馬威，便聯想到「沒娘的小孩子」！看見馬威瘦了一點，他以爲是不愛吃英國飯的緣故，看見馬威皺着眉，他以爲是小孩子心裏不合適，他始終沒想到馬威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了，更根本想不到小孩子會和——馬老先生想不起相當的字眼，來表示這種男女的關係；想了半天，到底還是用了個老話兒：「想不到這麼年青就『鬧媳婦！』」他不忍的責備馬威，就這麼一個兒子，又沒有娘！沒有那樣的狠心去說他！他又不好不說點什麼，做父親的看見兒子在個大姑娘床上哭，不體面，下賤，沒出息！可是，說兒子一頓吧？自己也有錯處，爲什麼看見兒子還是個無知識的小孩子，不知道年頭兒變了，小孩子們都是胎裏壞嗎！爲什麼不事先防備！還算好！他和瑪力，還沒

鬧出什麼笑話來——這要是……她是個外國姑娘，可怎麼好！自己呢，也有時候愛過都寡婦的小紅鼻子；可是那只是一時的發狂，誰能真娶她呢！娶洋寡婦，對的起誰！小孩子，想不到這麼遠！……

老馬看了小馬一眼，慢々的往樓上走。

馬威跟着出來，站在門口看着那個鐵牀，忽然又進去了，把牀單子——自己的淚痕還濕着——輕々舒展了一回，低着頭出來，把門關好，往樓上走。

「父親！」馬威進了書房，低聲兒叫：「父親！」

老馬先生答應了一聲，差點沒落下淚來。

馬威站在父親的椅子後面，慢々的說：

「父親——你不用不放心我——我和她沒關係——前些日子……我瘋了……瘋了！現在好了——我上她屋裏去，爲是……表示我最後的決心——我再不理她了——她看不起咱們，沒有外國人看得起咱們的，難怪她——從今天起咱們應該打起精神作咱們的事！以前的事……我瘋了！李子榮要走，咱們也攔不住他，以後的事全看咱們的——他允許幫咱的忙，我佩服他，信任他，他的話一定是真的——我前兩天得罪了他，我沒心得罪他，可是，我……瘋了——他一點沒介意，他真是個好人！父親——我對不起你，你要是有李子榮那樣的兒子，什麼事也不用是你操心！」

「萬幸，我沒李子榮那麼個兒子！」馬老先生搖着頭一笑。

「父親！你答應我，咱們一塊兒好好的幹！咱們得省着點花錢！咱們得早起晚睡打着精神幹！咱們得聽李子榮的話！我去找他，問他找着事沒有，他已竟找着事呢，無法，只好叫他走，他還沒找着事呢，咱們留着他是這樣辦不是，父親？」

「好，好，好！」馬老先生點着頭說，井滋看馬威：「自要你知道好歹，自要你不野着心鬧——什麼事都好辦！我就有這麼一個兒，你母親死得早！我就拉着你啦，你說什麼是什麼！你去跟李夥計商議，他寧是說把房子拆了，咱登時就拆！去把他找來，一塊吃中國飯去，我在狀元樓等你們，你去吧，給你這一鎊錢！」馬老先生把一鎊錢的票子掖在馬威的口袋裏

馬威這幾天的心裏像一鍋滾開花的粥：愛情，孝道，交情，事業，讀書，全交互衝突着！感情，自尊，自恨自憐，全成矛盾着！父親不好，倒是父親！李子榮太爽直，可是一百成的好人！幫助父親作事，還有工夫念書嗎？低着頭念書，事業交給誰管呢？除此以外，還有個她！她老在眼前，心上，夢裏，出沒無常，總想忘了她，可是那裏忘得下！什麼事都容易擺脫，只有愛情，只有愛是在心上下種發芽的！她不愛我，誰管她愛不愛呢！她的笑，她的說話，她的舉動，全是叫心裏發芽生長的甘露；她在那兒，你便迷惑顛倒；她在世上，你便不能不想她！不想她，忘了她，只有鐵心人能辦到！馬威的心不是鐵石，她的白胳膊一顫動，他的心也就跟着顫動！然而非忘了她不可，不敢愛她，因為她不愛白；不敢恨她，因為她

是爲叫人愛而生下來的！……不敢這麼着，不願意那麼着，自己的身份在那兒呢？年青的人一定要有點火氣，自尊的心！爲什麼跟着她後邊求情！爲什麼不把自己看重了些！爲什麼不幫助父親作事！爲什麼不學李子榮！……完了！我把腮淚灑在妳的被子上，我求神明保護妳，可是我不再看妳了，不再想妳了！盼望妳將來得個好丈夫，快活一輩子！……這是父親進來了！……有點恨父親！可是父親沒說什麼，我得幫助他，我得明告訴他！告訴了父親，心裏去了一塊病，去找李子榮，也照樣告訴他。

「老李！」馬威進了舖子就叫：「老李！完了！」

「什麼完了？」李子榮問。

「過去是歷史，以後我要自己管着我的命運了！」

「來，咱們拉下手！老馬，你是個好小子！來，拉下手！」李子榮拉住馬威的手，用力握了握。

「老李你怎麼樣？是走呀，還是幫助我們？」

「我已答應西門爵士，去幫助他！」李子榮說：「他現在正寫書，一本是他化驗中國磁器的結果，一本是說明他所收藏的古物，我的事是幫助他作這本古物書的說明書，因爲他不大識中國字，我只是每天早晨去，一點鐘走，正合我的式！」

「我們的買賣怎辦呢？」馬威問。

「我給你們出個主意：現在預備一大批貨，到聖誕節前來個大減價，所有的貨物全號上七

扣，然後是照額主兒就送一本彩印的小說明書，我去給你們對這個印刷的事，你們給我出點車錢就行，亞細亞雜誌，和東方學院的季刊全登上三個月的廣告，至於辦貨物呢，叫你父親先請王明川吃頓中國飯，然後我含老王去說，叫他給你們辦貨，他是你伯父的老朋友，他自己又開古玩舖，又專辦入口貨的事情，交給他五百鎊錢去辦貨，貨辦來以後，就照我的辦法來一下，這一下子要是成功，你們的事業就算站住了，就是失敗——大概不會吧！你看怎樣？你得天天下午在這裏，每晚去念書；專指馬老先生一個人不成！貨到了之後我來幫成你們分類定價碼，可是你們得管我午飯，怎樣？」

「老李，你說什麼就什麼啦！我們的失敗與成功，就看此一舉啦！老李，父親在狀元樓等你吃飯呢，你不去？」

「不！謝々！還是那句話，吃一回就想吃第二回，太貴，吃不起！我說老馬，你應當上鄉下歇一個禮拜去，散進散進，好在我還在這兒幾天，你正好走！」

「上那兒好呢？」馬威問。

「地方多了，上車站去要份旅行指南來，挑個地方去住一個禮拜，對身體有益！老馬！好，你去吃飯吧，替我謝々馬老先生！多吃點呀！」李子榮笑起來了。

馬威一個人出來，李子榮還在那兒笑。

第四段

從一入秋到冬天，倫敦的熱鬧事兒可多了，戲園子全上了拿手好戲，鋪子忙完秋季大減價，緊跟着聖誕節，有錢的男女到倫敦來聽戲，會客，置辦聖誕禮物，沒錢的男女也有不花錢的事兒作：看倫敦市長就職遊行，看皇帶到國會行開會禮，小口袋裏只要有個先令，當時不是押馬，便是賭足球隊的勝負，晚報上一大半是賽馬和足球比賽的結果，人們在早晨九點鐘便買一張，看自己贏了沒有，看見自己是輸了，纔撫着嘴念點罵外國人的新聞，出氣。此外溜冰場，馬戲，賽狗會，賽貓會，賽腿會，賽車會，一會跟着會的大賽而特賽，使人們老有的看，老有的說，老有的玩，——

伊太太也忙起來，忙着爲窮人募捐，好叫沒飯吃的人到聖誕節也吃一頓，她頭上的亂綿花更亂了，大有不可收拾的趨勢，伊牧師也忙得不得了，太太均着本小字典典念中國書，而且是越念生字越多，保羅的忙法簡直的不易形容，在街上能冒雨站三點鐘，等着看皇太子，回到家來站在鏡子前，微笑，因爲有人說，他的鼻子真像皇太子的，皇太子那天在無線電傳播替失業工人請求募捐，保羅登時捐了兩鎊錢，要不是皇太子說工人困苦，他一輩子也不想不起這回事；有時他還笑他媽替窮人瞎忙，忙得至於頭髮都不易收拾，去看足球棍球，和寫中國人的電影什麼的，是風雨勿阻的，凱薩林姑娘還是那麼冷靜，可是也忙，忙着念中文，忙着學音樂，忙着辦會裏的事，可是她的頭髮一點不亂，還是那麼長長的，在雪白的脖子上

養着，溫都母女也忙起來，母親一天到晚添添樓上下的火，已足使小鼻子尖上常帶着一塊黑，天是冷的，非拆着空兒上街買東西不可，而且買的東西很多，因為早買下聖誕應用的和禮物的東西，可以省一點錢，再說，聖誕的餅乾在一個多月以前就預作好，瑪力的眼睛簡直忙不過來了，街上的舖子沒有一家不點綴得一百成花梢的，看什麼，什麼好看，每個禮拜她省下兩個先令，經十五六點鐘的研究，買件又賤，又好，又美的小東西，買回來，偷偷的藏在自己的小匣裏，等到聖誕節送禮，況且，自己到聖誕還要買頂新帽子，這可真不容易辦了！拿着小賬本日夜的計算，怎麼也籌不出筆錢來，偷偷的花了一個先令押了個馬，希望能贏點錢，恰巧押的馬跑到半路折了個毛跟頭，一個先令丟了！「總是沒錢越輸錢！非把錢取消了，不能解決帽子問題！」

倫敦的天氣也忙起來了，不是刮風，就是下雨，不是刮風下雨，便是下霧；有時候一高，又下雨，又下霧，倫敦的霧真有意思，光說顏色吧，就能同時有幾種，有的地方是淺灰的，在幾丈以內還能看見東西，有的地方是深灰的，白天和夜，半點分別沒有，有的地方是灰黃的，好像倫敦全城燒着冒黃煙的濕木頭，有的地方是紅黃的，霧到了紅黃的程度，人們是不用打算，見東西了，這種紅黃色的站在屋裏，隔着玻璃窗，總能看出來的，若是在霧裏走，你的頭帶是深灰的，擡起頭來，找着燈光的地方，總能看出來的，這種霧不是一片一片的，是整個的，除了你自己的身體，其餘的全是霧，你走霧也隨着走，什麼也看不見，誰也看不見你，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那兒呢，只有極強的汽燈在空中亮着一點亮兒，只有你

自己嘴前面呼着點熱氣兒，其餘的前在一種猜測疑或狀態裏，大汽車慢々的一步一步的爬，只聽見喇叭的聲音；要是連喇叭也聽不見了，你是害怕了；世界已竟叫露給悶死了吧？你覺出來你的左右前後似乎全有東西，只是你不敢放膽往左往右往前往後動一動，你前面的東西也許是個馬，也許是個車，也許是棵樹，除非你的手摸着牠，你是不會知道的。

馬老先生是倫敦第一個閑人；下雨不出門，刮風不出門，下霧天不出門，叨着小煙袋，把火添得紅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細々嘔摸，霧，風的美，中國人在什麼地方都能看出美來，而且美的表現是活的，是由個人心中審美力放射出來的情與景的聯合，煙雨歸舟咧，煙雨與雪之中，總有個含笑的瘦老頭兒這個瘦老頭兒，便是中國人的美神，這個美神不是住在天的宮，是住在個人心中的，所以馬老先生不知不覺的使微笑了，汽車由雨絲裏穿過去，美，小姑娘的傘被風吹得歪々着，美，一串燈光在霧裏飄々着，好像幾個秋夜的螢光，美，他叨着小煙袋，看一會兒外面，看一會兒鏡中的火苗，把一切的愁悶苦惱前忘了，他只想一件東西，酒！

「來他半斤老紹興，哎？」他自己叨嘮着。

倫敦買不到老紹興，卽！還是回國呀！老馬始終忘不了回國，回到人々可以賞識踏雪尋梅和煙雨歸舟的地方去。

快到聖誕節了，馬老先生也稍微忙起一點，聽說英國人到聖誕節彼此送禮，他喜歡了，可有機會交情啦！伊家大小四口，溫度母女，亞力山大，自然是要送禮的，連李子菜也不

能忘下呀！俗氣，那小子；給他點俗氣禮物，你看！對，給他買皮鞋；俗氣人喜歡有用的東西，還有誰呢？狀元樓的掌櫃的，華盛頓——對，非給華盛頓點東西不可，喝醉了的那天，他把我擰到汽車上！汽車？那小子新買了摩托自行車，早晚是摔死！唉，怎麼罵人家呢！可是摩托自行車大有危險，希望他別摔死，可是真摔死，咱也是不管了呀！老馬撇着小獐子嘴兒笑了。

「幾個了？」馬老先生屈着手指算：「四個加三個七個，加上李子榮，狀元樓掌櫃的，華盛頓，十個，還有誰呢？對，王明川；人家給咱辦貨，咱還不送人家點東西！十一個，暫時就算十一個吧，等想起來再說！給馮都太太買個帽子？」

馬老先生不瞞隱了，閉上眼睛開始琢磨，什麼樣的帽子能把馮都太太擡舉得更好看一點，想了半天，只想到他的小鼻尖兒，小黃眼珠兒，小長臉；怎麼也想不到：什麼樣的帽子纔能把她的小長臉擡得不那麼長了，想不起，算了，到時候再說。

「啊！還有拿破侖呢！」馬老先生對拿破侖是十分敬仰的——她的狗嗎！「這到難了，你說，給狗買什麼禮物？還真沒給狗送過禮，說真的！啊哈！有了！有了！」馬老先生一高興把剛裝上的一袋煙，又全磕在籠子裏了：「弄點花紙，包上七個先令，六個便士，用點絨繩一繫，交給馮都太太，那天聽說：新年後她得給拿破侖買年證，七個六一張，咱給他買，嘿！這個主意妙不妙？他媽的，一個小狗也一年上七個六的捐！管洋鬼子的事呢，反正給他買，她——她一定——對！」

他喜歡強了，居然能想出這麼高明的主意來，真，真是不容易！快到吃飯的時候了，外面的霧氣是很大，有心到舖子去看々，又怕叫汽車給軋死；有心請溫都太々給作々，又根本不喜歡吃涼牛肉，況且在最近一個月內，簡直的不敢上舖子去，自從李子榮出主意預備聖誕大減價，馬威和李子榮（他天々逼着工夫來幫忙，）忙得手腳朝天，可是不許老馬動手，有一天馬老先生想往家裏拿個小瓶兒，爲插花兒用，李子榮一聲沒言語，硬把小瓶從老馬手裏奪過去，而且馬威板着脸說他父親一頓！又一回，老馬看馬威和李子榮全出去了，他把玻璃窗上的紅的綠的單子全揭下來，因爲看着俗氣，又被馬威透々的教羅一頓，沒法，自己的兒子不向着自己，還有什麼法子！誰叫上鬼子國來呢，在鬼子國沒地方去告忤逆不孝！忍着吧！可是呀，馬威是要強，是爲掙錢！就是要強吧，也不能一點面子不留哇！我是你爸々，你要曉得！

「好小子，馬威，要強！」馬老先生點着頭自己讚嘆：「可是，要強自管要強，別忘了我是你爸々！」

窗外的大霧是由灰而深灰，而黃，而紅，對面的房子已經完全看不見了，處々點着燈，可是處々的燈光，是似明似滅的，叫人的心裏懸疑不定，街上賣煤的，乾苦的吆喚，他的聲響好像是就在窗外呢，他的身子和煤車可好像在另一世界呢。

「算了吧！」馬老先生又坐在火旁：「上舖子去也是換說，老々實々の在這兒忍着吧！」

馬老先生是倫敦第一個清關人。

不論是偉人，是小人，自要有極強的意志往前幹，他便可以做出點事業來，事業的大小雖然不同，可是那股堅強的心力與成功是一樣的，全是可佩服的，最可恥的事是光搖旗吶喊，不幹真事，只有意志不堅強的人，只有沒主張而喜虛榮的人，窮去作搖旗吶喊的事，這種事不但沒有成功的可能，不但不足以使人們佩服，簡直的連叫人一笑的價值都沒有。

愛情是何等厲害的東西：性命，財產，都可以犧牲了，爲一個女人犧牲了。然而就是愛情也可以用堅強的意志勝過去，生命是複雜的，是多方面的：除了愛情還有苦願，責任，事業……有福氣的人可以由愛情的滿足而達到他的志願，履行他的責任，成全他的事業，沒福氣的人只承認自己的惡運，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志願，責任，事業，愛情是神聖的，不錯；志願，責任，事業，也都是神聖的，因爲不能親一個櫻桃小口，而把神聖的志願，責任，事業全拋棄了，把金子作的生命虛擲了，這個人是小說中的英雄，而是社會上的罪人，實在社會和小說是兩件事。

馬威心中忘不了瑪力，可是他也看出來了：他是要爲她顛覆起來，他們父子就非餓死不可——對於他的主國是絲毫責任不能盡的！馬威不是個傻子，他是個新青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爲國家社會作點事，這個責任比什麼也重要！

馬威明白了這個。

他的方法是簡單的：以身體的勞動，抵制精神的抑鬱，早晨起來先上公園去跑一圈，有時候也搖半點來鐘的船，頭一天搖的時候，差一點沒把自己扣在船底下，刮風也出去跑，下雨也出去跑，跑過兩三個禮拜，臉上已竟有紅光兒，跑回來用涼水洗個澡，現在溫都太，已准他們用她的澡盆，把週身上下搓個通紅，頗像魚店裏新鮮的大海蝦，洗完澡下來吃早飯，瑪力看他，他也看瑪力，瑪力說話，他也笑着對答，他知道她美，好，拿她當個美的小布人，「你看不起我，我更看不起你！」他自己心裏說：「你長得美呀，我要光榮，責任！美與光榮責任，很難在天秤上稱一稱的！哈哈！」

瑪力看着他的臉紅潤潤的，脖子上的筋骨也一天比一天粗實，眼睛分外的亮，到故意的揸訕着向他套話，因為外國女人愛粗壯的小夥子，馬威故意跳動，吃完早飯，一跳三層樓梯，上樓去念書，在街上遇見她，只是把手一揚，一陣風似的走下去。

「哈哈！有意思！我算出口氣！」馬威自己說。

能在事々看出可笑的地方，生命就有趣了。

念完一兩點鐘的書，馬威出門就跑，一直跑到舖子去，把李子榮出的主意，一一的實行出來，貨物在聖誕前一個月到了倫敦，他和李子榮拚命的幹：點綴門面，定價碼，印說明書：整整的一天準幹七點鐘，王明川給辦的貨物，并不全是古玩；中國刺繡，中國玩藝兒，中國舊繡花的衣裳，全有，於是願給親友們一點中國東西的老太婆們，也知道了馬家舖子，今天買個小荷包，明天買把舊團扇，有的時候因為買這些零雜兒，也帶手兒買點貴重的東西。

，貨物剛清理好，李子榮就把老西門爵士運來，叫他檢好的挑，西門爵士牽着頭整眼着這兩個小夥子轉了半天；除了自己要買的磁器，還買了一件二十五鎊錢的老中國繡花裙子，爲是到聖誕節送給他的夫人，這半天就賣了一百五十多鎊錢。

「行了！老馬！」李子榮抓着頭髮說。

「行了！老李！」馬威已經笑得說不出別的來。

兩人又商議了半天，怎麼能叫行人看見他們的鋪子，李子榮主張在胡同口安上個電燈，一明一滅的射出「買中國古玩」和「送中國東西」，紅光和綠光一前一後的交換着，少年人作事快，商議好到第三天就安好了。

他們一忙，隔壁那家古玩鋪的掌櫃的有點起毛，他向來知道老馬是個不行的貨，淨等着老馬宣告歇業，他好把馬家鋪子吸收過來，現在一看這兩個年青的弄得挺火熾，他決定非下手不可了，等馬家鋪子完全的立住脚可就不好辦了，他光着禿腦袋，捧着大肚子，偷^々的把李子榮釣出去吃了頓飯，透了點口話，李子榮笑着告訴他：「你好^々的去買瓶生髮水，先把頭髮長出來再說！」

那個老掌櫃的摸着禿腦袋笑開了，（英國人能有自己笑自己的好處，）也沒再說別的。

馬老先生來了好幾次，假裝着給他們幫忙，其實專爲給溫都太太拿一兩樣精巧的小玩藝，他在屋裏扯着四方步轉，看^々這個，又看^々那個，摸^々這個，又挪^々那個，偷^々看馬威一眼，——馬威的大眼睛正釘着他呢！他輕^々咳嗽兩聲，把手塞在襖兜裏，又扯着四方步轉開了，

，等有買主進來的時候，他深々給人家鞠躬，本想上前作一號買賣，顯々自己的本領；那裏知道，剛直起腰來，馬威早已把照顧主兒領過去了。

「要強！小孫子真成！可是別忘了我是你爸々！」馬老先生自己叨咕着。

聖誕前幾天，買賣所以的忙，所賣的東西，十之八九是得包好了給買主送去了，馬威和李子榮有時候打包到夜裏十點鐘，有的送郵局，有的嬌細的東西還得自己送去，於是李子榮告奮勇，到車舖賃了一輛破自行車，拚命飛跑，各處送東西，老馬先生一見李子榮騎着破車在汽車羣中擠，便閉上眼睛替他禱告上帝。

「告訴李子榮！」馬老先生對馬威說：「別那麼飛跑呀！那是說着玩的呢！在汽車縫兒裏擠出來擠進去！喝！別跟華盛頓學，他早晚是摔死！」

馬威把父親的善意告訴了李子榮，李子榮笑開了：

「謝々馬先生的好心！不要緊我已竟保險，多麼撞死多麼保險公司賠我母親五百鎊錢！我告訴你，老馬，由兩個大汽車間夾擠出去，頂痛快的事了！要不是身上揸着古玩，還跑得更快呢！昨兒晚上和一羣騎車的男女賽開了，我眼瞧着眉毛已經和一輛大汽車的後背換上了，你猜怎麼着，我也不知道怎麼勁兒，把車弄立起來了，車轆子和汽車挨了個親兒，我，蹾，跳下來了！那羣男女扯着脖子給我喊了三個「好兒！」幹！沒錯！」

馬威把這些話告訴了父親，老馬先生沒說什麼，點着頭嘆息了兩聲。

老馬先生看馬威這麼忙，有一天晚上早々吃完晚飯又回舖子來了。

「馬威！」老馬先生進門就說：「我非幹點什麼不可！我不會作生意，難道我還不會包兒嗎！我非幫着你不可！」

說着，他把煙荷包，煙袋放在桌上，拿過幾張紙來說：

「給我容易包的東西！」

馬威給了父親些東西，馬老先生把煙袋插在嘴裏，鼻子聳着，看着紙的大小，又端詳了東西的形狀，包了半天，怎麼也包不齊整，偷看李子榮一眼，李子榮已經包完好幾個，包得又齊又好看，其實李子榮只是一隻手按着東西，一手好像在紙上切，哼，也不怎麼紙那麼聽他的話，一切，正好平平的裹在東西上，馬老先生也用手一切，忙着用繩兒捆，怪事，繩子結了個大疙瘩，紙角兒全在外面圍着，好像伊太太的頭髮。

「瓦匠講話，齊不齊一把泥，就是他呀！」馬老先生好夕包好一包，雙手捧着顛了一顛，又看了他們一眼，他們都偷笑的呢：「你們不用笑！等你們老了的時候，就明白了！你們年青力壯，手脚多麼靈便，我——老人了！」

說完了，雙手捧着包兒，轉了個圈兒，不知放在那裏好，李子榮趕過來，接過去，叫馬威貼簽子，寫姓名，馬威接過去順手放在旁邊了。

「我的煙荷包呢？」馬老先生問。

「沒看見，在紙底下，也許！」他們不約而同的說。

老馬先生把紙一張一張的都掀開，沒有荷包。

「你們不用管我，我會找！丟煙荷包常有的事！」

屋裏各處都找到了，找不着。

「奇怪！越忙越出事，真他——！」

一眼看見他剛包好的包兒了，一聲沒言語，把包兒打開，把煙荷包拿出來。

「馬威我回家了！你們也別太晚了！」

他剛一出門，李子榮跳起多高，笑得都不是聲兒了，馬威笑得也把墨水瓶碰倒。

「我告訴你，老李！我給父親的那點東西，是沒用的，誰也沒買過，我準知老頭兒包不好，要不然我怎麼把宅放在一邊，不往上貼簽子呢！」

「買東西，噉，白饒，哈，煙荷包！噉，哈，哈，……！」

兩個青年直笑了一刻鐘，或者還許多一點。

三

聖誕節的前一天，倫敦熱鬧極了，男女老少好像一個沒剩，全上了街啦，市場的東西好像是白拾，大躉嶺小掛的背着抱着；街上，除了巡警，簡直看不見一個空手走道兒的，汽車和電車公司把車全放出來了，就是這麼着老太太們還擠不上去，而且往々把筐兒裏的東西擠滾了一街，勁差們全不用口袋了，另僱閑人推着小車子，挨家送包裹，在倫敦住的人，有的把

節禮送出去，坐着汽車往鄉下去過節，鄉下的人，同時，坐着汽車上倫敦來玩幾天，所以往鄉下去的大道上，汽車也都擠滿了。

天陰得很沉，東風也挺涼，可是沒人覺出來天是陰着，風是很涼，街上的舖子全是新安的五彩電燈，把貨物照得真是五光十色，都放着一股快活的光彩，處處懸着「聖誕老人」，戴着大紅風帽，抱着裝滿禮物的百寶囊，人們只顧着看東西了，忘了天色的黑暗，在人羣一擠便是一身熱汗，誰也沒工夫說：「風很涼啊！」

人們把什麼都忘了：政治，社會，官吏，苦惱，意見，……都忘了，人們忽然變成小孩子了，個個想給朋友點東西，同時想得點好玩藝兒，人々看着分外的寬宏大量，人々看着完全的無憂無慮，只想吃點好的，喝些好的，有了富餘還給窮人點兒，這天晚真好像是有個「救世主」要降生了，天下要四海兄弟的太平了。

直到半夜舖子纔關門，直到天亮汽車電車還在街上跑，車上還是擠滿了人，胡同兒裏也和大街一樣的亮，家々點綴好聖誕樹，至不濟的也掛起幾個小彩球，窮小孩子們唱着聖誕的古歌，挨門要錢，富家的小孩子，半夜還沒睡，等着聖誕老人來送好東西，貧富是不同的，可是在今天都可以白得一點東西，把他們的小心兒喜歡的像剛降世的耶穌，教堂的鐘聲和歌聲徹夜的在空中縈繞着，叫沒有宗教思想的人們，也發一種莊嚴而和美的情感。

馬老先生在十天以前便把節禮置好全送出去，因為買了存着，心裏癢癢的慌，只有給溫都男女的還在書房裏擱着，溫都太太告訴他，非到聖誕不准拿出來，把禮物送出以後，天々盼

人家的回禮，郵差一拍門，他和拿破侖便爭着往出跑，到聖誕的前兩天，禮物都來了：伊牧師給他一本聖經，伊太太是本聖詩，伊姑娘是一打手絹，伊少爺光是一個賀節片，雖然老馬給保羅一匣呂宋煙，本來普通英國人送禮是一來一往的，保羅根本看不起中國人，所以故意的不還禮，老馬本想把聖經聖詩和保羅的賀片全送回去，後來又改了主意：

「看着伊姑娘的面子，也別這麼幹！」

這幾天簡直的沒到舖子去，因為那裏沒他下手的地方，照顧主兒來了，他只會給人家開門，鞠躬，送出去，雖然好幾個太太太太都說：

「看那個老頭兒多麼規矩！多麼和氣！」可是馬先生的意見不是這麼着了：

「你當是作掌櫃的光是爲給人家開門嗎！」

他自己叨咕着：「我知道你成，可是別忘了。我是你爸爸！叫爸爸給人家開門，鞠躬！」
賭氣不上舖子去了！

他自己閑着在街上溜達，看着男女老少都那麼忙，心中有點難過：「我要是在中國多麼好！過年的時候，咱也是這麼忙！在外國過年，無論人家怎麼喜歡，咱也覺不出快活來！盼着發財吧，發了財回國去過節！」越看人家忙，心裏越想家；越想家，人家越踐他的腳：「回去吧，回去看看溫都太太，幫幫她的忙！」

他慢條斯禮的回了家。

溫都太太正忙得小脚鴨兒朝了天，腦筋鬧着，小鼻子尖兒通紅，打地毯，擦桌子，自燴

口以至門環，凡有銅器的地方全見一見油，各屋的畫兒上全懸上一枝冬青葉，單買了一把兒菊茱供在丈夫的像片前面，客廳的電燈上還掛上兩枝白相思豆兒，因為沒有小孩兒，不便預備聖誕樹，可是七八間屋子裏總多少得點綴起來，有的地方是一串彩球，有的地方是兩對小紙燈，裏面外々看着都有點喜氣，廚房裏，竈上蒸着聖誕餛飩，烙着菓餡點心，不時的還得看一眼，於是從樓上樓下像小燕兒似的亂飛，飛了一天，到晚上還要寫賀節片，打點禮物，簡直鬧得鼻子尖上堆粉的工夫都沒有了，溫都姑娘因為細子忙節，是早走晚回來，一點不能幫母親的忙，拿餛飩是樓上樓下亂跑，看着彩球叫喚幾聲，看着小燈籠又叫喚幾聲；乘着主母在別處的時候，還到廚房去偷一兩個細好的核桃吃。

「溫都太太！——馬老先生進門便叫：『溫都太太我來給你幫忙，好不好？』」

「馬先生，謝々你！」溫都寡婦擦着小紅鼻子說：「你先把拿破侖帶出去玩一會兒吧，他淨在這兒攪得我！」

「好啦，溫都太太！拿破侖！這兒來！」

拉着小狗出來轉了個圈兒，好在小孩子們沒跟他搗亂，因為他們都煩着心過節，沒工夫起鬧，把狗拉回來，正走在門口兒，亞力山大來了，他拖着好些東西，一包一包的直頂到他的大紅鼻子，他老實的便喊：

「老馬！老馬！把頂上頭的那包拿下來，那是你的禮物！」

馬老先生把包兒拿下來，拿破侖也湊過去聞了聞亞力山大的大脚。

的着，咱們過的多！是不是？」

溫都太々笑着點了點頭。

老馬把狗解開，上樓去拿那匣煙。

聖誕節的前一天，馬威和李子榮忙到午後四點鐘就忙完了。

「老李！上門哪！該玩々去了！」馬威笑着說。

「好，關門！」李子榮笑着回答。

「門口的雷燈也捻下去吧？」

「捻下去，留着胡同口上的一個燈！」

「老李，我得送你點禮物，你要什麼？」馬威問。

「馬老先生已經給了我一雙皮鞋，別再送了！」

「那是父親的，我還非給你點東西不可，你替我們受這麼大的累！」

「我告訴你，老馬，」李子榮笑着說：「我們可不准鬧客套！我幫助你，你天々可管我的取呢！」

「無論怎麼說，非送你點東西不可，你要什麼？」馬威問。

李子榮抓了半天頭髮，沒言語。

「說話！老李！」馬威釘着問。

「你要是非送禮不可呀，給我買個錶吧！」李子榮說着從衣袋裏把他的破表掏出來，放在

耳朵旁邊搖了搖：「你看這個表，一高興，一天快兩點多鐘，一不高興，一天慢兩點多鐘，還外帶着只有短針，沒長針，好啦，你花幾個先令給我買個新的吧！」

「幾個先令？老李！」馬威瞪着大眼睛說：「要買就得買好的！不用搗亂，咱們一塊兒去買！走哇！」

馬威扯着李子榮走，李子榮是向來什麼事不怕，今天可有點退縮，臉上通紅，不知道怎樣纔好。

「別忙，你先等我把那輛破自行車送回去！」

「咱們一塊走，你騎上，我在後面站着！」

兩個人上了車，忽悠悠的跑到車行邊了車，清了賬。

出了車行，馬威扯着李子榮，唯恐他扯空跑跑了，兩個人走一會兒，站一會兒，走着也辯論，站着也辯論，馬威主張到節送禮是該當的，李子榮說送禮不應花錢太多，馬威說買東西就得要好的，李子榮說他的破錶已經帶了三年實在沒買好錶的必要，馬威越着急眼睛瞪的越大，李子榮越着急臉上越紅。

兩個人從聖保羅教堂穿過賤賣街，到了寶靈十字街，由這裏又穿過皮開得栗，到了瑞貞大街，見一個鐘錶舖，馬威便要進去，李子榮是扯着馬威就跑。

「我說，老李，你這麼着就不對了！」馬威有點真急了。

「你得答應我買不過十個先令一個的錶，不然我不叫你進去！李子榮也有點真急了。」

「就是吧！」馬威無法，只好答應了。

在一家極大的鐘錶舖，買了一隻十個先令的錶，馬威的臉羞的通紅，李子榮一點不覺乎，把錶放在袋兒裏，挺着腰板好像兵馬大元帥走出來。

「老馬！謝々你！謝々你！」在舖子外面，拉住馬威的手不放，連三件四的說：「謝々你，我可不給你買東西了！我可不給你買東西了！」

馬威幾乎落下淚來，沒說什麼，只是用力握了握李子榮的手。

「老馬，你把舖子裏的錢都送到銀行去了？」

「都送了！老李，你明天上那裏去玩去？」

「我？」李子榮搖了搖頭。

「你明天找我來，好不好？」

「明天汽車電車都就開半天呀，出來不方便！」

「這麼着，你後天來，咱們一塊兒看戲去，忙了一節，難道還不玩一玩！」

「好啦！後天見吧！謝々你！老馬！」李子榮又和馬威拉了一回手，然後趕火車似的向人

羣裏跑去了。

馬威看着李子榮，直到看不見他了，纔慢慢的低着頭回了家。

天還是陰着，空中稀拉^々的飄着幾片雪花，街上看着差不多沒有什麼人馬了，男女老少都在家裏慶祝聖誕。

溫都太^々請了多端姑娘來過節，可是始終沒有回信，直到聖誕早晨末一次郵遞，纔得着她的一封短簡的信，和一包禮物，信中大意思是：和中國人在一塊兒，生命是不安全的，聖誕節是快樂享受的節氣，似乎不應當自找恐怖與危險。

溫都太^々看完信，有點不高興，小嘴撅起多高，可是也難怪多端姑娘，普通的人誰不把「中國人」與「恐怖」聯在一塊說！

她撇着小嘴把包兒打開，一雙織的毛線手套是給她的，一雙肉色絲襪子是給瑪力的，她把女兒叫來，母女批評一回多端姑娘的禮物，瑪力姑娘打扮得一朶鮮花似的，紅嘴唇抹得深淺正合適，眉毛和眼毛也全打得黑^々的，笑渦四圍用胭脂潤^々的拍紅，恰像兩朶嬌羞海棠花。溫都太^々看着女兒這麼好看，心中又高了興，把撇着的小嘴改成笑嘻嘻^々的，輕^々的在女兒腦門上吻了一下，母女把多端姑娘的禮物收拾起去，開始忙着聖誕的大餐，煎炒的事兒全是溫都太^々的，瑪力只伸着白手指頭，離火遠^々的，剩點菜仁，拿個碟子什麼的，而且是隨到隨吃，兩個紅笑渦一凸一凹的動，一會兒也沒闲着。

老馬先生吃完早飯，在客廳裏坐下抽煙，專等着看^々聖誕大餐是什麼樣兒，坐了沒有一刻鐘，叫溫都太^々給趕出了。

「到書房去！」她笑嘻嘻^々的說：「回來咱們在這裏吃飯，不聽見鈴聲別下來，聽見沒有？」

老馬先生知道英國婦女處女要逞強，有點什麼好東西總要出其不意的拿出來，好叫人驚異叫好兒，他閃着煙袋笑嘻嘻的上樓了。

「吃飯的時候，想着把禮物拿下來！」溫都姑娘帶着母親說：「馬威呢？」

「馬威！馬威！」溫都太太在樓下喊。

「這兒哪，幹什麼？」馬威在樓上問。

「不到吃飯的時候別進客廳，聽見沒有？」

「好啦，我帶拿破侖出去，繞個圈兒，好不好？」馬威跑下來問。

「正好，走你們的！」一點鐘準吃飯，別晚了！」溫都太太把狗交給馬威，輕輕的吻了狗耳朵一下。

馬威把狗帶走，溫都母女在樓下忙，馬老先生一個人閃着煙袋，在書房裏坐着。

「聖誕節！應當到教會去看去！」馬老先生想：「等明兒見了伊牧師的時候，也好有話說，……伊牧師！大節下的給本聖經；那不給我點小玩藝兒呢，到……有點過節的意味呀！一本聖經，我還能吃聖經，喝聖經！糊塗！」

馬老先生決定不上教會了，拿出給溫都母女買的節禮，打開包兒看了一週，然後又照舊包好，包好之後，又嫌麻繩太粗，不好看；閃着煙袋到自己屋裏去找，找了半天，找不着細繩子，回到書房，想了半天主意：「對了！」跑到馬威的屋去找紅墨水，把繩子染紅了，放在

火穿邊烤着，「紅顏色多麼起眼，婦女們都愛紅的，」把繩子烤乾，又把包兒捆好，放在桌兒上。然後把墨水瓶送回去，還細細的看了馬威的屋子一回；馬威的小桌上已經擺滿了書，馬老先生也說不清他什麼時候買的，牆上掛着李子榮的四寸的小像片，頭髮亂蓬蓬的，臉上挺俗氣的笑着，馬老先生向像片打了個嚏噴，牀底下堆着箱子，靴子，還有一雙冰鞋。這小孩子，什麼也幹，又學溜冰呢！冰上可有危險呀，回來告訴他，別再去溜冰！好，一下兒掉在冰窟窿裏，說着玩兒的呢！」

「好像忘了點事兒，什麼呢？」他用煙袋敲腦袋門想：「什麼呢？噯！忘了給哥兒的玫上送點鮮花去！晚了，晚了！今天聖誕，大家歇工，街上準保買不到鮮花！人要是老了，可是糟糕！直想着，直想着，到底是忘了！……盼着發財吧，把哥兒靈運回去！盼着早兒的回家吧！……我要是和她……不！不！不！給馬威娶個洋母親，對不起人！娶她，再說，就不用想回國了！不回國還成！……可是洋太太們真好看！她不算一百成的好看，可是乾淨抹膩呢！對了，外國婦人是比中國娘們強，外國婦人就是沒長着好臉子，至少有個好身體：腰兒是腰兒，腿兒是腿兒，白胸脯在外邊露着，胳膊像小藕棒似的！……啊！大聖誕的，別這麼沒出息！想點好的，回來也不是吃什麼？大概是火雞！滾個吃頭！可是，白要不給咱涼牛肉吃就得不念佛！……」

燒雞的味兒從門縫鑽進一點來，怪香的；還有點白蘭地酒味兒，「啊，今兒還許有一盞半盞的喝呢！」馬老先生咽了口吐沫。

馬威拉着拿破侖在瑞貞公園繞了個大圈，直到十二點多鐘纔回來，把狗送到樓下，他上樓去洗手，換鞋，預備吃。

「馬威！」馬老先生叫：「上這兒來！」

馬威換上新鞋進了書房。

「馬威！」馬老先生說：「你看咱們什麼時候纔能回國呢？」

「你又想家了，父親！」馬威在火旁邊烤着手說。

馬老先生沒言語。

「明天你跟我們去看戲去，好不好？」馬威問，臉還向着火。

「你們滿街飛走，我趕不上！」馬老先生說。

父子全沒的可說了。

看桌子上紙包兒，馬威到自己屋裏，也把禮物拿來，放在一塊。

「你也給她們買東西啦？」馬老先生問。

「可不是，婦人們喜歡這個！」馬威笑着說。

「婦人們，」馬老先生說到這兒，就不言語了。

樓下鈴兒響了，馬威抱着禮物，馬老先生後面跟着下了樓。

馮部母女已經坐好，都穿着新衣裳，臉上都是新擦的粉，拿破侖在鋼琴上面的小窠兒上躑着，脖子上繫着根紅繩兒，琴上點着兩支紅蠟，小狗看着蠟苗兒一跳一跳的，猜不透其中有

什麼奧妙，馬老先生把包好的七個先令六，放在小狗的腿前面。

「坐下呀，你們男人們！」溫都太々笑着說。

馬威把她們的禮物都放在她們面前，父子就坐了坐。

桌上是新桃花的臺布，瓷碗下面全鑿五色的小蓆墊兒，也全是新的。桌子中間一瓶兒粉菊花，花葉上掛着一層五彩紙條兒。瓶子兩邊是兩高脚漆菓子和核桃榛子什麼的。碟子底裏放着幾個棉花作的雪球。桌子四角放着紅紙金箍的小爆竹。一個人面前一個小玩藝兒，馬家父子的是小女磁娃娃，瑪力的是個小布人，溫都太々是一隻小鳥兒。一個小玩藝兒前面又是一個小爆竹。各人的領布全在酒杯裏捲着，布尖兒上還插着幾個紅豆兒，溫都太々面前放着一個大盤子，裏面一隻燒好的火雞。瑪力面前是一盤子火腿和炸腸。兩瓶兒葡萄酒在馬老先生背後的小桌兒上放着。生菜和煮熟的青菜全在馬威那邊放着，這樣佈置，爲是叫人人有點事作。

溫都太々切火雞，瑪力動手切火腿；馬威等着佈青菜。馬老先生有意要開酒瓶，又不敢動手，試着要把面前的禮物打開看看，看別人不動，自己也不好意思動。

「馬先生，給我們點兒酒！」溫都太々說。

馬先生打開一瓶酒，給大家都斟上。

溫都太々把火雞給他們切好遞過去，後然給他們每個人一小匙子鮮紅的粉凍兒，和一點兒麵包棧子。馬老先生聞着火雞怪香的，可是對鮮紅的粉凍兒有點懷疑，心裏說：「給我什麼

「吃什麼吧，不必問！」

大家拿起酒杯先彼此碰了一下，然後她們抿了一口，他們也抿了一口，開始吃火雞。一邊吃一邊發笑。瑪力特別的歡喜，喝下點酒去，臉上紅得更鮮潤了。

火雞吃完，溫都太太把聖誕布丁拿來。在切開以前，她往布丁上倒了一些子白蘭地酒，把酒點着，布丁的四圍冒着火光。這樣燒了一回，纔給大家分。

吃完了，瑪力將菓碟子遞給大家，問他們要什麼。馬老先生挑了一隻香蕉，溫都太太拿了個蘋果。瑪力和馬威吃核桃榛子什麼的。瑪力用鉗子把榛子夾碎，馬威是力在嘴裏硬咬。

「嘔！媽々！着他的牙多麼好！能把榛子咬開！」瑪力睡着大眼脣非常的羨慕中國人的牙。

「那不算什麼，瞧我的！」老馬先生也拿了個榛子，碰的一聲咬開。

「嘔！你們真淘氣！」溫都太太的一杯酒下去，心中飄々忽々的非常喜歡，她拿起一個雪球，照着馬老先生的頭打了去。

瑪力跟着也拿起一個打在馬威的臉上。馬威把球接住，反手向溫都太太扔了去，馬老先生楞了一楞，纔明白這些雪球本來是爲彼此打着玩的，慢慢抓起一個向拿破命去，拿破命把住雪球，用嘴就啃，啃出一張紅紙來。

「馬先生，拿過來，那是你的帽子！」溫都太太說。

馬老先生忙着從狗嘴裏把紅紙搶過來，果然是個紅紙帽子。

「戴上！戴上！」瑪力喊。

老馬先生把帽子戴上，賊笑的笑了一陣。

她們也把雪球打開，戴上紙帽子，瑪力還是一勁兒用球打他們，直把馬老先生打了一身綠花毛兒。

溫都太太叫大家拉住小爆竹，拉成一個圈兒。

「拉！」瑪力喊。

嘩！嘩！嘩！爆竹響了，拿破命嚇得往桌底下藏，一個爆竹裏有點東西，溫都太太得着兩個小哨兒，一齊擱在嘴裏吹，馬威得着一塊糖，老馬先生又得着一個紙帽子，也套在頭上，又笑了一回，瑪力什麼也沒得着，非和老馬再拉一個不可，他攥着小鬍鬚和她拉，嘩！她得着一截鉛筆。

「該看禮物啦吧？」馬威問。

「別！別！」溫都太太說：「一齊拿到書房去，大家比一比，看誰的好！」

「媽！別忙！看這個！」瑪力說着伸出右手來給她媽看看。

「瑪力！你和華盛頓定了婚啦！瑪力！」溫都太太拉着女兒的手，看着她胖手指頭上的金戒指，然後母女對抱着，哼唧着，吻了足有三分多鐘。

馬威的臉轉了顏色，老馬太太的看她們接吻，不知幹什麼好。

馬威定了定神，勉强的笑着，把酒杯舉過來，向他父親一使眼神，老馬也把酒杯舉起來。

「我們慶賀瑪力姑娘！」馬威說完，抿了一口酒，咽了半天纔咽下去。

瑪力坐下，看々老馬，看々小馬，看々母親，藍眼珠一動一動的放出一股喜歡的光彩來。

「媽！我真喜歡！」瑪力把腦袋靠住母親的胸脯說：「我明天上他家裏去，他的親友正式的慶賀我們！媽！我真喜歡！」

溫都太太輕々拍着她女兒的肩膀，眼中落下淚來。

「媽！怎麼？妳哭了？媽！」瑪力伸上去一隻手撲定她母親的脖子。

「我是喜歡的！瑪力！」溫都太太勉強的一笑：「瑪力，妳和他們把這些禮物拿到書房去，我去餵狗，就來！」

「馬威，來呀！」瑪力說着，拿起她們母女的東西，笑嘻嘻的往外走。

馬威看了父親一眼，慘然一笑，毫不注意的把東西抱起來，走出去。

老馬先生乍巴着眼睛，看出兒子的神氣不對，可想不起安慰他，等他們都出去了，他拿起酒杯又斟了一杯，在那掛着想思豆的電燈底下，慢々の滋潤着。

溫都太太又回來了，他忙把酒杯放下，她看了他一眼，看了燈上的相思豆兒一眼，臉上一紅，往後退了兩步，忽然小脖子一梗，臉上更紅了，飛快的跑到他的前面，捧着他的臉，壓在他的嘴上親了一親。

老馬的臉一下兒就紫了，身上微々の顫動，嘴脣木木張々の笑了一笑，跑上樓去。溫都太太待了一會兒也上樓來了。

晚上都睡了覺，溫都太太在床上抱着丈夫的像片連三併四的吻，眼淚一滴一滴的落。

「我對不起你，寶貝！我不得已！我寂寞！瑪力也快走了，沒有人跟我作伴！你原諒我！寶貝！最親愛的！我支持了這些年了，我沒法再忍了！寂寞！孤苦！你原諒我！……」

五

聖誕的第二天早晨，地上鋪着一層白霜，陽光悄悄的從薄雲裏透出來，人們全出來了，因為陽光在外面，有的在聖誕吃多了，父子兄弟全光着腿往鄉下跑，長途的競走比吃化食丸強，有的帶着妻子兒女去看父母，孩子們都不自然的穿着新衣裳，極驕傲的拿着新得的玩藝兒，去給祖父母看，有的昨天睡晚，到十二點還在被窩裏忍着，腦袋生疼，因為酒喝多了，有的早早就起來，預備早些吃午飯，好去看戲，或是去看電影，魔術，雜耍，馬戲，……：無論是在看什麼吧，反正是非玩一玩不可。

溫都母女全起晚了，剛吃過早飯，李子榮就來了。

他的鼻子凍得通紅，帽沿上帶着由樹枝飛下來的霜，大鞑上有些土，因為穿新鞋，（馬老先生給他的）一出門便滑倒了；好在摔跟頭是常事，爬起以後是向來不擲土的，他起來的早，出來的早，一來因為外面有太陽，二來馬威給他的錶也是一天快二十多分鐘，李子榮把新表舊表全帶着，爲是比々那個走的頂快；時間本來是人造的，何不叫他快一點使生活顯着多

，假裝咳嗽了兩聲。

父子都不言語了，樓下瑪力姑娘唱起來，琴彈得亂七八糟，可是她的嗓子怪清亮的，馬威站起來，來回走了幾趟。

「馬威！」馬老先生低聲的說：「你伯父留下的戒指，你給我啦？」

「我多啻說給你來着？父親！」

「你給我好不好？」

「那是伯父給我的紀念物，似乎我應當存着，其實一個戒指又算得了什麼呢？父親，你要那個幹什麼，你又不戴。」

「是這麼一回事，馬威！」馬老先生的臉慢々の紅起來，說話也有點結巴：「是這麼一回事：你看我有用，是，你看——溫都太々！我無法——，對不起你！無法！她——你看！」

馬威要說的話多了，自己想起來的，和李子榮責備他的，多了！但是，他不能說！有什麼臉說父親，看々自己！李子榮可以說，我，馬威，沒資格說話！況且，父親娶溫都太々の許有好處呢，她會過日子，她不像年青姑娘那麼奢侈。他有個家室，也許一高興，死心踏地的作買賣，可是，將來怎回國呢？想到這裏，不知不覺的就說出來了：

「父親，你要是在這安家，將來還回國不呢？」

馬老先生再馬威問楞了！真的，會沒想到這一層！回國是一定的，帶着她？就是她願意去，我怎麼處置她呢？真要是個大財主，也好辦了，在上海買大樓，事々跟在英國一樣。可是

項不是閩人，叫她一個人跟着咱去，沒社會，沒樂趣，言語不通，飲食不服？慘忍！她去了非死不可！不帶她回國，我老死在這裏，和哥兒的靈埋在一塊兒？不！不！不！非回國不能，不老死在這裏！沒辦法！真沒辦法！

「馬威！把這戒指拿去！」

老馬先生低着頭把戒指遞給馬威，然後兩手捧着腦門，一聲也不出了！

老馬真爲了難，而且沒有地方去說！跟馬威說？不成！父子之間那好正本大套的談這個！跟伊牧師去說？他正恨着咱不幫助念中國書，去了是自找釘子碰！沒地方去說，沒地方去說！半夜沒睡着覺，怎想怎不是路，不想又不行！及至閉上眼睡熟了，偏巧就見了故去的妻子！婦人們，死了還不老實着！馬先生對婦人們有點懷疑；懷疑也沒用，婦人是婦人，就是婦人們全入了「三仙菴」當尼姑，這些事還免不了的！婦人們！

第二天早晨起來，心中溼糊糊塗塗的，跟天上的亂黑雲一樣。吃早飯時候，馬威一句話沒說，揀着嘴死嚼麪包，恨不能把牙全嚼爛了纔好。馬老生斜着眼瞜，山眼鏡的邊框看他兒子，心裏有點發酸；趕緊把眼珠轉回來，心不在焉的伸手盛了一匙子鹽，倒在茶碗裏了。溫那母女正談馬戲的事兒，瑪力的眼睛好像藍注注的水上加上一點油那麼又藍又潤，看着媽々的小鼻尖子，她已竟答應和她媽一塊去看，及至聽說馬老先生也去，她急設法擺脫，先說華盛頓約她看電影，後又說有人請她去跳舞。馬威聽着不順耳，賭氣子一推桌子，站起來，出去了。

「哈！怎麼啦？」溫都太太說，說完，小嘴兒還張着，好像個受了驚的小母雞。

瑪力一聳肩，笑了笑。

老馬先生沒言語，喝了碗裏的鹹茶。

吃過早飯，馬老先生陪着煙袋，慢吞吞的溜出去。

大街的舖子十之八九還關着門，看着非常的慘淡，叫了輛汽車到亞力山大的家裏去。

亞力山大的街門是大紅的，和亞力山大的臉差不多，老馬一按鈴，來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臉上只有一隻眼睛，鼻子挺大挺紅，好像剛喝完兩瓶啤酒，此外沒有可注意的東西。

老馬先生沒說什麼，老太婆也沒說什麼。她一點頭，那隻瞎眼睛無意識的一動，跟着就往裏走，老馬後面隨着，兩個人好像完全彼此了解，用不着言語傳達他們的心意。

亞力山大的書房是又寬又大，頗有一眼看不到底的樣兒，山牆中間一個大火，燒着一堆木頭，火苗往起噴着，似乎要把世界都燒了，地上的毯子真厚，一邁步就能把脚面陷下去似的，只有一張大桌子，四把大椅子；桌子腿兒稍微比象腿粗一點，牆上掛滿了東西，什麼也有：像片兒，油畫，中國人作壽的喜幛子，好幾把寶劍，兩三頭大鹿腦袋，鹿角很危險的往左右撐着。

亞力山大大正在火前站着，嘴裏叼着根大呂宋煙，烟灰在地毯上已經堆了一個小墳頭。

「哈！老馬！快來緩和緩和！」亞力山大給他拉過把椅子來，然後向那老太太說：「哈定

太太，去拿瓶「一九一十」的紅葡萄酒來，謝々！」

老太太的臉脹動了動，轉身出去了，像個來去無踪的鬼似的。

「我說老馬，節過的好不好？喝了回沒有？不能！不能！那個小寡婦決不許你痛々快々の喝！你明白我的意思？」亞力山大拍了老馬肩膀一下，老馬差點摔到火裏去。

老馬先生定了定神，咕吃咕吃的笑了一陣，亞力山大也笑開了，把比象腿粗點的卓腿兒震得直顫動。

「老馬，給你找補外錢兒，你幹不幹？」亞力山大問。

「什麼事？」馬老先生似乎有點不受聽「外錢兒」三個字，臉上還是笑着，可是鼻窪子那溜兒顯出點冷笑的意思。

「先不用提什麼事，五鎊錢一次，三次，你幹不幹吧？」亞力山大用呂宋煙指着老馬的鼻子問。

門開了，前面走着個老黑貓，後面跟着哈定太太。她端着個小托盤，盤子上一瓶葡萄酒，兩個玻璃杯。把托盤放在桌上，她給他們斟上酒，斟完酒，騰眼睛動了一動，就往外走，捎帶腳兒踩了黑貓一下。

「真真，喝着！」亞力山大舉起酒杯來說：「真正一九一十的！明白我的意思？我說，你到底幹不幹哪？五鎊錢一次！」

「到底什麼事？」老馬喝了口酒問。

「作電影，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會作電影呢，別打哈々！」馬老先生看着杯裏的紅酒說。

「容易，容易！」亞力山大坐下，把腳，兩隻小船似的，放在火前面，「我告訴你；我現在幫助電影公司寫佈景，當然是關於東方的人物；我呢；在東方不少年，當然比他們知道的多；我告訴的，有一分知識掙一分錢；把知識變成金子纔算有用；往回說，現在他們正作一個上海的故事，他們東倫敦找了一羣中國人，全是偏鼻子，狹眼睛的玩藝兒，你明白我的意思？自然哪，這羣人專爲成羣打夥的起哄，叫影片看着真像中國，所以他們的鼻子眼睛的好歹，全沒關係；導演的人看這羣人和一羣羊完全沒有什麼分別；演鄉景他們要一羣羊，照上海就要一羣中國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再往回說；他們要個體面的中國老頭，扮中國的富商，並沒有多少作派，只要長得體面，站在那裏像個人兒似的就行，演三幕，一次五鎊錢，你幹不幹？沒有作派，導演的告訴你站在那兒，你站在那兒，叫你走道兒，你就走幾步，容易！你明白我的意思？白撿十五鎊錢！你幹不幹？」

亞力山大越聲越高，一氣說完，把一杯酒全灌下去，灌得喉嚨裏直咕々的響。

老馬先生聽着亞力山大嚷，一面心中盤算：「反正是非娶她不可，還是得一定給她買個戒指，由舖子提錢買，就是馬威不說什麼，李子榮那小子也得給馬威出填主意，這樣充一回富商，又不難，白得十五鎊錢，給她買個小戒指，到不錯，自然演電影不算什麼體面事，況且和東倫敦那把子在一塊擠，失身分！失身分！可是，」

「你到底幹不幹哪？」亞力山大在老馬的耳根子底下放了個炸彈似的：「再喝一杯？」

「幹！」馬老先生一面揉耳朵，一面點頭。

「好啦，定規了！過兩天咱一同見導演的去，來再喝一杯！」

兩個人把一瓶酒全喝了。

「哈定太太！哈定——」亞力山大喊；「再給我們來一瓶！」

陪老太太又給他們拿來一瓶酒，又踩了黑貓一脚，黑貓翻眼珠看了她一眼，一聲也沒出。

亞力山大湊到老馬的耳朵說：

「傻貓！叫喚不出來了，還醉着呢！昨兒晚上跟我一塊兒喝醉了！他要不常喝醉了，他
要命也不在這裏；哈定太太睡着的那隻眼睛專看不見貓！你明白我的意思？」

亞力山大笑開了。

老馬先生也笑開了，把這幾天的愁悶全笑出去了。

六

新年不過是聖誕的餘波，人民并不瘋似的鬧，舖子也照常的開着，「快樂的新年」雖然在耳邊喧嘩着，可是各處沒有一點快樂新鮮的表現，天氣還是照常的悲苦，霧裏的雨點，鬼鬼

嗽々的，把人們打得都縮起脖子，像無精失彩的小鸞。除夕的十二點鐘，街上的鐘聲和汽笛，一齊響起來，馬威一個人，光着頭，在街上的黑影

裏站着，偷々落了幾點淚，一來是有點想家，二來是心中的苦處有點觸機而發，擤了擦眼睛，嘆了一口氣：

「還得往前幹哪！明天是新年了，忘了已往的吧！」

第二天他早々の就起來了，吃過早飯，決定遠々の去走一回，給新年的一個勇敢的起始，告訴了父親早一點到舖子裏去，他自己到十二點以後纔能到。

出門坐上輛公共汽車，一直到植物園去，車走了一點來鐘纔到植物園的外面，園外沒有什麼人，園門還悄悄的關着，他返回到大橋上，扶着石欄看着太晤士河，河水灰汪々の流着岸上的老樹々靜々の立着，看着河水的波動。樹上只有幾隻小黑鳥，縮着脖子，彼此唧咕，似乎訴着什麼委曲呢，靠着岸拾着一溜小船，隨着浪一起一落，有點像閑賦了，不得不動一動似的，馬威呆々の看着河水，心思隨着灰波越走越遠，似乎把他自己的存在全忘了，遠處的灰雲把河水，老樹，全合成一片灰霧，渺茫的似另有一個世界，和這個世界一樣灰淡慘苦，只是極遠極遠，不容易看清楚了。

遠處的鐘敲了十點，馬威遲々頓々の，好像似捨不得，離開大橋，又回到園門來。門已開了，馬威把一個銅子放在小鐵桌子上，看門的困眼巴唧的看了他一眼，馬威向他說了句「快樂的新年」

除幾個園丁，園內看不見什麼人，馬威挺着胸，吸了一口氣，園中新鮮的空氣好像是給他一個人預備的，老樹，小樹矮樹，高樹全光着枝幹，安閑的休息着；沒有花兒給人看，沒

有果子給鳥兒吃，只有彎曲的瘦枝在空中畫上些自然的花紋，小矮青常在大樹的後面蹲着，雖然有綠葉兒，可是沒有光着臂的老樹那麼驕傲尊嚴，灑着枯乾的藤蔓像些睡了的大蛇，只有樹梢掛着幾個嫩青的豆莢，園中間的玻璃溫室掛着一層薄霜，隔着玻璃還看得見裏邊的綠葉，可是馬威沒進去看，路旁的花池子連一枝小花也沒有，池中的土全翻起來，形成許多三角塊兒。

河上的白鷺和小野鴨，唧唧的叫，叫得非常悲苦。野鴨差不多都縮脖蹲着，有時候用鵝鴨在翅膀上抹一抹，看着總多少有些倦氣，白鷺可不像鴨子那麼穩當了，飛起來，飛下來，在灰色的空中拉扯幾條不連續的銀線，小黑鴨子老在水上飄着，小尾後面扯着條三角形的水線；也不往起飛，也不上岸去蹲着，老是飄着，眼睛極留神的看，有時候看見河內的倒影，也探下頭去撈一撈，可憐的小黑鴨子！馬威心裏有些佩服這些小黑玩藝兒：野鴨太懶白，鵝太浮燥，只有小黑鴨老含着希望。

地上的綠草比夏天還綠幾倍，只是不那麼光美，靠着河岸的綠草，在潮氣裏發出一股香味，非常的清淡，非常的好聞，馬威順着河岸走，看着水影，踏着軟草，聞着香味，心裏安閒極了，只是有點說不出來的愁悶在腦子裏縈繞着，河上幾隻大白鵝，看見馬威，全伸着頭上的黃包兒，跟他要吃食，馬威手裏什麼也沒有，傻鵝們斜楞着眼彼此看了看，有點失望似的，走到河的盡處，看見了松梢上的塔尖，馬威看老松與中國寶塔，心中不由高興起來，呆★的站了半天，他的心思完全被塔尖引到東方去了。

站了半天，只看見一對遊人，從樹林中閃影兒似的穿過去，他定了定方向，向小竹園走了去。竹園內沒有人，沒有聲音，只有竹葉，帶着水珠，輕々の動，馬威哈着腰看竹根掉着的牌子，日本的，中國的，東方各處的竹子，都種在一塊。

地上的潮氣把他的脚冰得很涼，他出了竹園，進了杜鵑山——兩個小土山，種滿杜鵑，夾着一條小山溝，山溝裏比別處都暖一點，地上的乾葉聞着有股藥味。

「春天杜鵑開花的時候，要多麼好看！紅的，白的，淺粉的，像——」他忽然想到：「像瑪力的臉蛋兒！」

想到這兒，他週身忽然覺得不合適，心彷彿也要從嘴裏跳出來，不知覺的把大拇指放在唇上，咬着指甲。

「沒用！沒用！」他想着她，同時恨自己，着急而又後悔：「非忘了她不可！別跟父親學！」他摸了摸口袋，摸着那個小戒指，放在手心上，呆々の看着，然後用力的往地上一掉，掉到一堆黃葉裏去，那顆鑽石在一個破裂的縫兒裏，一閃一閃的發光。

楞了半天，聽見遠々の脚步聲兒，他又把戒指撿起來，仍舊放在袋兒裏，山溝是樹々の，他看不見對面來的人，轉身，往回走，不願意遇見人。

「馬威！馬威！」後面叫。

馬威聽見了有人叫他，他還走了兩步，纔回頭看。

「嘿！伊姐々！」

「新禧！新禧！」伊姑娘用中國話說，笑着和他握了握手。

她比從前胖了一點，脖子上圍着一條狐皮，更顯得富泰一點，她穿着一身藍色的衣裙，加着一頂青絨軟帽，朝滑自然的往下垂着些，看着穩重極了，在小溝裏站着，叫人說不上來，是她，還是那些冷靜的杜鵑，更安穩一些。

「伊姐々！」馬威笑着說：「你怎麼變早！」

「上這裏來，非早不可，一等人多，就沒意思了！你過年過得好？馬威！」她用小手揉了揉鼻子，手指在手套裏鼓膨膨的把手套全撐圓，怪好看的。

「好。你沒上那裏去？」

兩個齊着肩膀走，出了小山溝。她說：

「沒有，大冷的天，上那兒也不舒服。」

馬威不言語了，眉頭皺着一點，大黑眼珠兒釘着地上的青草。

「馬威！」伊姑娘看着他的臉說：「你怎麼老不喜歡呢？」她的聲音非常的柔和，眼睛發着些光亮，顯着慈善，聰明，而且秀美。

馬威嘆了口氣，看了她一眼。

「告訴我，馬威！告訴我！」她說得很懇切，很自然；跟着微微一笑，笑得和天上的仙女一樣純潔，和善。

「叫我從何處說起？姐々！」馬威勉強着一笑，比哭的樣子還難看一些。「何況有好些事

不好告訴你，姐々，你是個姑娘。」

她又笑了，覺得馬威的話真誠，可是有點小孩子氣。

「告訴我，不用管我是姑娘不是，爲什麼姑娘比男人應該少聽一些事呢？」她又笑了，似乎把馬威和世上的陋俗全笑了一下。

「咱們找個地方坐一會兒，好不好？」他問。

「你要是不乏，咱們還是走着談好，坐定了太冷。我的小腳指頭已經凍了一個包啦。說吧，馬威！」

「全是沒法解絕的問題！」他遲鈍的說，還是不願意告訴她。

「聽一聽，解決不解決是另一問題！」她說得非常痛快，聲音也高了些。

「大概其的說吧！」馬威知道非說不可，只好粗々的給她個大略；真要細說，他的言語是够够表示他的心思的：「我愛瑪力，她不愛我，可是我忘不了她，我什麼方法都試了，試，試，到底不行，恨自己也沒用，我知道我的責任，事業，但是，她，她老在我心裏刺鬧着，這是第一個不能解絕的問題。第二個是父親，他或者已經和溫都太々定了婚，姐々你曉得，普通英國人都拿中國人當狗看，他們要是結婚，溫都太々再就永遠不用想和親友來往了，豈不是陷入一個活地獄，父親帶她回國，住三天她就得瘋了！咱們的風俗是這麼不同，父親又不是個財主，她不能受那個苦處！我現在不能說什麼，他們相愛，他們要增加彼此的快樂，——是快樂還是苦惱，是另一問題——我怎好反對，這又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還有呢，

我們的買賣，現在全擱在我的肩膀上了，我愛念書，可是不能不管舖子的事；管舖子的事，就沒工夫再念書，父親是簡直的不會作買賣，我不管，好啦，舖子準一月賠十鎊錢，我管吧，好啦，不用打算專心念書，我算幹麼來啦！你看，我忙得連和你念英文的時候都沒有了！我沒高明主意，我不知道我是幹什麼呢！姐々！你聰明，你愛我們，請你出個好主意吧！」

兩株老馬尾松站在他們面前，枝上垂着幾個不整齊的松塔兒。灰雲薄了一點，極秀的陽光把松枝照得有點金黃色。

馬威說完，看着枝上的松塔，凱薩林輕々の往鬆了拉了拉脖子上的狐皮，由胸間放出一股熱嚮々の香味。

「瑪力不是已經和華盛頓定婚了嗎？」她慢々說。

「你怎麼知道？姐々！」他還看松塔兒。

「我認識他！」凱薩林的臉板起來了，待了半天，她又笑了，可是很不自然；「她已屬別人，還想她幹嗎呢？馬威！」

「就這一點不容易解決嗎！」馬威似乎有點嘲笑她。

「不易解決！不易解決！」她好像跟自己說點着頭兒，帽沿兒輕々の顫，「愛情！沒人明白到底什麼是愛情！」

「姐々，你沒好主意？」馬威有點着急的樣兒。

凱薩林似乎沒聽見，還躊躇着：

「愛情！愛情！」

「姐々，你禮拜六有事沒有？」他問。

「幹什麼？」她忽然看了他一眼。

「我要請你吃中國飯，來不來？姐々——」

「謝々你，馬威！什麼時候！」

「下午一點吧，在狀元樓見。」

「就是吧，馬威，看樹上的松塔多麼好看，好像幾個小鈴鐺。」

馬威沒言語，擡頭看了看。

兩個人都不言語了，穿出松林拐過水池，不知不覺的到了園門，兩個都回頭看了看，園中還是幽美，安靜，清涼，他們把這些都留在後邊，都帶着一團說不出的混亂愛情，愁苦，出了園門，——快樂的新年？

七

倫敦的幾個中國飯館要屬狀元樓的生意最發達，地方寬綽，飯食又賤，早晚真有羣賢畢集的樣兒，不但是暹羅人，印度人，到那裏解饑去，就是英國人，窮藝術家，爭強好勝的胖老太太，也常常到那裏喝杯龍井茶，吃碗鷄炒飯，美術家到那裏去，爲是顯出他們沒有國界思想，胖老太太到那裏去，爲是多得一些談話資料；其實他們並不喜歡喝不加牛奶的茶；和肉絲

，雞蛋，炒在飯一塊兒，中國人倒不多，一來是吃不着真正中國菜，二來是不大受女跑堂兒的歡迎，在中國飯館裏作事，當然沒有好姑娘，好姑娘那有肯和中國人打交待，美而品行上有可疑的姑娘們就不在乎了，和饒印度飛眼，晚上就有兩三鎊錢入手的希望，和印度人套交情，至不濟也得一包橘汁皮糖，中國人呢，不敢惹，更不屑於招待；人們都看不起中國人嗎，妓女也不是例外，妓女也有他們的自由與驕傲，誰肯招呼人所不齒的中國人呢！

范掌櫃的頗有人緣兒，小眼睛縫着，好像自生下來就沒睡醒過一回；可是臉上老是笑，美術家很愛他，因為他求他們在牆上隨意的畫；小腳兒娘們，瘦老頭兒抽鴉片，鄉下老兒，帶着小辮兒給菩薩蓋頭，五光十色的畫了一牆，美術家所知的中國事兒和普通人一攬，不過他們能够把知道的事畫出來，胖太太很愛他，因為范掌櫃的很愛說。

中國人吃飯用筷子，不用刀叉；中國人先吃飯，後喝湯；中國人喝茶不攪牛奶，白糖；中國人吃米不加山藥蛋；這些事在普通人——如溫都母女——看，都是根本不對而可惡的；在有錢的胖太太看，這些事是無理取鬧的可笑，非常的可笑而有趣味。

范掌櫃的和馬老先生已經成了頂好的朋友，真像親哥兒們似的，馬老先生雖然根本看不起買賣人，可是范掌櫃的應酬週到，小眼睛老是迷縫着笑，並且時常給馬老先生作驕特別的菜，馬老先生真有點不好意思不和老范套交情了，再說，他是個買賣人，不錯，可是買賣人裏也有好人不是！

馬老先生到飯館來吃飯，向來是不理學生的，因為學生們看着太俗氣，談不到一塊兒，況

且，這羣學生回國都是要作官的，馬先生想到自己的官運不通，不但不願意理他們，有時候還隔着大眼鏡瞪他們一眼。

老馬要是告訴普通英國人：「中國人喝茶不攪牛奶。」

「什麼？不攪牛奶！怎麼喝？可怕！」人們只少這樣回答，他撇着小鬍子不發聲了。

馬威到狀元樓的時候，馬老先生已經吃完一頓水餃子回家了，因為溫都太太下了命令，叫他早回去。

狀元樓的廚房是在樓底下，茶飯和菜都用和汲水的轆轤差不多的一種機器拉上來，這種機器是范寧頓的發明，簡單適用而且頗有聲韻，嗞牛咕啞，嗞牛咕啞，帶着一股不可分析的菜味一齊上來了。

食堂是分爲內外兩部；外部長而狹，牆上畫着中國文明的插畫，老頭兒吸鴉片，小姑娘裹小腳……還寫着些：「清明佳節雨紛紛」之類的詩句，內部是寬而扁，牆上掛着幾張美人香煙的廣告，中國人總喜歡到內部去，因為有點雅座的意味，外國人喜歡在外部坐，一來可以看看牆上的畫兒，二來可以看看轆轤的升降。

外部已經坐滿了人，馬威到了內部去，找了張靠牆的空桌坐下，屋裏有兩位中國學生，他全不認識，他向他們有意無意的一點頭，他們并没理他。

「等人？」一個女跑堂的歪着頭，大咧咧的問。

馬威點了點頭。

那兩位中國學生正談請求使館抗議寫中國人的電影，馬威聽出來，一個姓茅，一個姓曹馬威看出來，那個姓茅的戴着眼鏡，可是幾乎沒有眉毛；那個姓曹的沒有戴着眼鏡，可是眼神決不充足，馬威猜出來，那個姓茅的主張強迫公使提出嚴格抗議，如使館不辦，就把自公使至書記全拉出來臭打一頓，那個姓曹的說，國家衰弱，抗議是沒用的；國家強了，不必抗議，人們就根本不敢罵你，兩個人越說越掙掙，越說聲音越高，姓茅的恨不得就馬上打老曹一頓，而姓曹的決沒帶出願意挨打的神氣，於是老茅也就沒敢動手。

兩個人不說了，低著頭吃飯，吃得很帶殺氣。
伊姑娘進來了。

「對不起，馬威，我晚了！」他和馬威握了握手。

「不晚，不晚！」馬威設着茶單遞給她，她拉了拉衣襟，很自然的坐下。
曹和茅同時看了她一眼，說了幾句中國話，跟着開始說英文。

她點了一碟炸春捲，馬威又配上了三樣菜。

「馬威你這兩天好點啦吧？」伊姑娘微笑。

「精神好多了！」馬威笑着回答。

姓茅的看了馬威一眼，馬威心中有點不舒坦，可是依舊和伊薩林說話。

「馬威，你看見華盛頓沒有？」伊姑娘看菜單，低聲的問。

「沒有，這幾天晚上他沒找瑪力來！」馬威說。

「噫！」伊姑娘似乎心中安慰了一些，看了馬威一眼，剛一和他對眼光兒，她又看到別處去了。

春捲兒先來了，馬威給她夾了一個，她用叉子把春捲斷成兩段，非常小心的咬了一口，下巴底下的筋肉輕々の動着，把春捲咽下去，吃得那麼香甜，安閒，美滿；她的舉動和瑪力一點也不一樣。

馬威剛把春捲夾開，要往嘴裏送，那邊的老茅用英文說：

「外國的妓女是專爲陪着人們睡覺的，有錢找她們去睡覺，飯館酒肆裏不是會妓女的地方！我告訴你，老曹，我不反對嫖，我嫖的回數多了；我最不喜歡看年輕的小孩子帶着妓女滿世界串！妓女吃中國飯！哼！」

伊姑娘的臉紅得和紅墨水瓶子一樣了，把叉子放下要站起來。

「別！」馬威的臉完全白了，嘴唇顫着，只說了這麼一個字。

「老茅！」那眼神不十分充足的人說：「你怎麼了！外國婦女不都是妓女！」他是用中國話說的。

姓茅的依舊用英國話說：

「我所知道的女人，全是妓女，可是我不愛看人家把妓女帶到公衆的地方來出鋒頭！」他又看了馬威一眼：「出加家子鋒頭！你花得起錢請她吃飯，透着你有錢！咱講究花錢和她們睡一夜！」

伊姑娘站起來了，馬威也站起來了，攔着她；

「別！你看我治他！」

凱薩林沒言語，還在那裏站着，混身顫動着馬威走過去，問那位老茅：

「你說誰呢？」他的眼睛瞪着，射出兩道純白的火光。

「我沒說誰，飯館裏難道不許說話嗎？」茅先生不敢叫橫，也不願意表示軟弱，這樣的說：「不管你說誰，我請你道歉，不然，你看這個！」馬威把拳頭在桌上一放。

老茅像螞蚱似的往裏一跳，跳到牆角，一勁兒搖頭。

馬威往前挪了兩步，瞪着茅先生，茅先生的「有若無」的眉毛鬼々啾々的往一塊擰，還是直搖頭。

「好說，好說，不必生氣！」姓曹的打算攔住馬威。

這威用手一推，老曹又坐下了，馬威釘着茅先生的臉問：

「你道歉不？」

茅先生還是搖頭，而且搖得頗有規律。

馬威冷笑了一聲，看準茅先生的臉，左右開花，奉送了兩個嘴巴，正在眼鏡之下，嘴唇之上，茅先生覺着有點疼得入骨；可是心裏覺着非常痛快，也不搖頭了。

女跑堂的跑進來兩個，都啣咕啣咕的笑，臉上可都轉了顏色，外部的飯坐兒也湊過來看，

誰也莫明其妙怎回事，范掌櫃的縫縫着眼兒過來把馬威拉住。

伊姑娘看了馬威一眼，低着頭就往外走，馬威也沒攔她，她剛走到內外部分界的小門，看熱鬧的有一位說了話：

「凱！你！你在這兒幹嗎呢？」

「保羅！咱們一塊家去吧！」凱薩林低着頭說，沒看她的兄弟。

「你等々，等我弄清楚了再走！」保羅說着從人羣裏擠進去，把范掌櫃的一拉，范掌櫃笑嘻嘻的就倒在地上啦，很聰明的把頭磕在桌腿上，磕成一個青藍色的鵝峯。

「馬威，你是怎回事？」保羅手插在衣袋裏問：「我告訴你，別以爲你是個人似的，和我們的姑娘一塊混！要食便宜的時候，想着點英國男人們的拳頭！」

馬威沒言語，煞白的臉慢慢的紅起來了。

「你看，老曹，往外帶妓女有什麼好處麼？」茅先生用英國話說。

馬威一咬牙，猛地向茅先生一撲；保羅兜着馬威的下巴就是一拳；馬威退，退，退，退了好幾步，扶住一張桌子，沒有倒下；茅先生小螞蚱似的由人羣裏跳出去了，范掌櫃的要過來勸，又遲疑，笑嘻嘻的用手摸着頭上的鵝峯，沒敢往前走。

「再來！」

馬威摸着脖子，看了保羅一眼。

門外的中國人們要進來勸，英國人們把門兒攔住；

「看他們打，打完了完事，公平交易，公平的打！」

馬威緩了一口氣，把硬領一把扯下來，又撲過保羅去，保羅的臉也白了他攔住馬威的右手，一拳照着馬威的左肋打了去，又把馬威送回原地。馬威並沒緩氣，一扶桌子，登時一攢勁，在保羅的胸部虛晃了一下，沒等保羅還手，他的右拳打在保羅的下巴底下，保羅往後退了幾步，一咬牙又上來了，在他雙手濕替身體用力平衡的時候，馬威穩々當々又給了他一拳，保羅一手扶着桌子，出溜下去了，他兩腿拚命的往起立，可是怎麼也立不起來了，馬威看着他，他還是沒立起來，馬威上前把他攙起來，然後把右手伸給他，說：

「握手？」

保羅把頭一扭，沒有接馬威的手，馬威把他放在一張椅子上，撿起硬領，慢々往外走，嘴唇直往下滴々血。

茅先生和曹先生早已走了，馬威站在飯館外面，找伊姑娘，也不見了，他安上硬領，擦了擦嘴上的血，冷笑了一陣。

八

「媽々！」瑪力含着淚說，兩個眼珠好像帶着朝露的藍葡萄珠兒：「好幾天沒看見他了，給他寫信，也沒回信，我得找他去，我得問々他！媽，我現在恨他！」她倒在母親的懷裏，嗚々的哭起來。

「瑪力，好瑪力，別哭！」溫都太太拍瑪力的胸門兒說，眼中也含着淚：「華盛頓一定是忙，沒工夫看你來，愛情和事業是有時候不能相顧的，信任他，別錯想了他，他一定是忙！瑪力，你是在禮拜六出去賣，今天沒人和你出去，所以特別的不高興，你等着，晚上他一定來，他要是來，我陪你看電影去，瑪力！」

瑪力擡起頭來，抱着母親的脖子親了親，溫都太太替女兒往後撥了梳頭髮，瑪力一邊抽達，一邊用小手絹擦眼淚。

「媽々，你看他是忙？你真這麼想嗎？連寫個明信片工夫都沒有；我不信，我看他是又交了新朋友了，把我忘了！男人都是這樣，我恨他！」

「瑪力，別這麼說！愛情是有些波折的，忍耐，信任，他到末了還是你的人！你父親當年！」溫都太太沒往下說，微微搖了搖頭。

「媽，你老說忍耐，信任，憑什麼女的總得忍耐，信任，而男人可以隨便呢！」瑪力看着母親的臉說。

「你已經和他定了婚，是不是？」溫都太太問，簡單而厲害。

「定婚的條件是要雙方守着的，他要是有意破壞，我為什麼該一個人受苦呢！再說，我沒要和他定婚，是他哀告我的，現在——」瑪力還坐在母親的懷裏，脚尖兒擡々落地毯。

「瑪力，別這麼說！」溫都太太慢々の說：「人類是逃不出天然律的，男的找女的，女的不能離男的，婚姻是愛的結束，也是愛的嘗試，也是愛的起頭！瑪力，聽媽々の話，忍耐，

信任，他不會拋棄了你，況且，我想他這幾天他一定是忙。」

瑪力站起來在鏡子照了照，然後在屋裏來回的走。

「媽々，我自己活着滿舒服，歡喜，可以不要男人！」

「好！」溫都太々把這個字說得很尖酸。

「要男人的時候，找男人去好了，咱們逃不出天然律的管轄！」瑪力說得有點嘲弄的意思，心裏并不信這個。

「瑪力！」溫都太々看着女兒，把小紅鼻子支起多高。

瑪力不言語了，依舊的來回走，心裏痛快了一點，她一點也不信她所說的話，可是這麼說着頗足以出々心中的惡氣。

在愛家庭的天性完全消失以前，結婚是必不可少，不管結婚的手續，形式，是怎樣，結婚是一定的，人類的天性是自私的，而最快活的自私便是組織起個小家庭來，這一點天性不容易消滅，不管人們怎麼提倡廢除結婚，瑪力一點也不信，她所說的，只是爲出々氣。

溫都太々也沒把瑪力的話往心裏聽，她所盤算的是：怎麼叫瑪力喜歡了，她知道青年男女，特別是現代的青年男女，是閒不住的，總給他們點事作，不拘是跳舞跑車，看電影，……反正別叫他們閒着，想了半天，還是看電影便宜；可是下半年還不能去，因爲跟老馬先生定好一地上街，想到這裏，溫都太々の意思又轉了一個灣：她自己的婚事怎麼告訴瑪力呢！瑪力是怎麼驕傲，能告訴她怕要嫁個老……由這裏又想到：到底這個婚事值得——幹不值呢？

爲保存社會的地位，還是不嫁他好，可是，爲自己的快樂呢？……真的照瑪力的話辦？要男人的時候就去找他？結果許更壞！社會風俗，男女間的關係是不會真自由的！況且，男女間有沒有真自由存在的地方？——不能解決的問題！她擦了擦小鼻子，看了瑪力一眼，瑪力還來回的走，把臉全走紅了。

「溫都太々！」馬老先生低聲在門外叫。

「進來！」溫都太々很飄酒的說。

老馬先生叼着煙袋扭進來，新買的硬領，比脖子大着一號半，看着好像個白羅圈，在脖子上的四圍轉，領帶也是新的，可是繫得絕不直溜。

她給他整了整領帶，瑪力斜眼看他們一眼。

「咱們不是說上街去買東西去嗎？」馬老先生問。

「瑪力有點不舒服，把她一個攔下，我不放心！」溫都太々說，然後向瑪力：「瑪力，你跟我們一塊去，好不好？」

「我不去，我在家等着華盛頓，萬一他今天來呢！」瑪力把惡氣出了，還是希望華盛頓來

「也好。」溫都太々說着出去換衣裳。

馬威回來了，他的臉還是煞白，嘴唇還滴々血，因爲保羅把他的牙打活動了一個，硬領兒歪七扭八的，領帶上好些個血點，頭髮刺々着，呼吸還是很粗。

「馬威！」馬老先生的脖子在領領裏轉了個大圈。

「嘔！馬威！」瑪力的眼皮紅着，嘴唇直顫。

馬威很驕傲的向他們一笑，一下子坐在椅子上，用袖子擦了擦嘴。

「馬威！」馬老先生走過來，對着馬威的臉問：「怎麼了！」

「打架來着！」馬威說，眼睛看着地毯。

「跟誰？跟誰？」馬老先生的臉白了，小鬍子也立起來了。

「保羅！我把他打啦！」馬威笑了笑，看了看自己的手。

「保羅——」

「保羅——」

馬老先生和瑪力一齊說，誰也不好意思再辯了，待了一會兒，馬老先生說：

「馬威，咱們可不應該得罪人哪！」

「馬老先生是最怕打架，連喝醉了的時候，都想不到用酒杯往人家頭上擡，馬太太活潑的時候，小夫妻倒有時候鬧起來，可是和夫人開仗是另一回事，況且夫人多半打不過老爺；馬威小時候，馬老先生一天到晚囑咐他，別和人家打架，遇到街上有打架的，躲遠着點！得，現在在倫敦居然打洋鬼子，而且打的是保羅，伊牧師的兒子！馬老先生呆々的看着兒子，羞得昏過去。」

「嘔！馬威！」溫都太太進來，喊得頗像嚇慌了的小鳥。

「他比保羅打了！怎麼好，怎麼好？」馬老先生和溫都太。附叨。

「嘿，你個小淘氣鬼！」溫都太。過去看着馬威。然後向馬老先生說：「小孩子們打架是常有的事。」然後又向瑪力說：「瑪力，你去找點清水給他洗洗嘴！」然後又對馬老先生說：「咱們走哇！」

馬老先生搖了搖頭。

溫都太。沒說什麼，拉着馬老先生的胳膊就往外走，他一溜歪斜的跟着她出去。

瑪力拿來一罐涼水，一點激嘴的鹽，一些整棉花，先叫馬威漱了漱口，然後她用棉花輕輕地擦他的嘴唇，她的長眼毛遮在他的眼前一動一動的，她的藍眼珠兒滿含着慈善和同情，給他擦幾下，仰着脖子看一看然後又擦，她的頭髮挨着他的臉蛋，好像幾根通過電的金絲，叫馬威的臉完全熱透了，完全紅了，他低下頭去，不敢再看她，可是他覺到由她胸脯兒出來的熱氣，溫和，香暖叫他的全身全顫動起來。

「馬威，你們怎麼打起來的？」瑪力問。

「我和伊姑娘一塊兒吃飯，他進來就給我一拳！」馬威微笑着說。

「嘿！」瑪力看着他，心裏有點恨他，因為居然敢和保羅打架；又有點佩服他，因為他不但敢打，而且打勝了。英雄崇拜是西洋人的一種特色，打勝了的總是好的，瑪力不由的看着馬威有點可愛。他的領子歪着，領帶上的血點，頭髮亂蓬蓬的，都非常有勁往外吸她心中的愛力，非常的與平日不同，非常的英俊，特別的顯出男性：力量，膽子，粗齒，血肉，樣。

足以使女性對男性的信仰加高一些，使女性向男性的趨就更熱烈一點，她還給他擦嘴，可是她的心已經被這點崇拜英雄的思想包圍住，越擦越慢，東一下，西一下，有時候擦在他的腮上，有時候擦在他的耳唇上，他的黃臉在他的藍眼珠裏帶上了一層金色，他的頭上射出一圈白光；他已經不是討厭的馬威，他是一個男性的代表，他是團熱血，一個英雄，武士。

她的右手在他的臉上慢々の擦，左手輕々の放在他的膝上，他慢々の顫着，把他的手攏在她的手上。他的眼光直着射到她紅潤的唇上。

「瑪力，瑪力，你知道，」馬威很困難的一個字一個字往外擠：「你知道，我愛你？」

瑪力忽然把手抽出去，站起來，說：

「你我？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我是個中國人？愛情是沒有國界的，中國人就那麼不值錢，連愛情都被剝奪了嗎！」馬威慢々の站起來，對着她的臉說：「我知道你們看不起中國人；但是咱們在一塊兒快一年啦，你難道看不出我來，我不是和你們所想的不一樣？我知道你們關於中國人的知識是由造謠言的報紙，和下賤的小說裏得來的，你難道就真信那些話嗎？我知道你已經和華盛頓定婚，我只求你作我的好朋友，你只要知道我愛你，愛情不必由身體的接觸才能表現的，假如你能領略我的愛心，拿我當個好朋友，我一生能永遠快樂！我羨慕華盛頓，可是因爲我愛你，我不敢對他起一點嫉妒心！我——」馬威好像不能再說，甚至於不能再站着，他的心要跳出來，他的腿已經受不住身上的壓力，咕咚一下子坐下了。

瑪力用小木梳輕々刮頭，半天沒言語，忽然一笑說：

「馬威，你這幾天也沒看見華盛頓？」

「沒有，伊姑娘也這麼問我來着，我沒看見他。」

「凱薩林？她問他幹什麼？她也認識華盛頓？」瑪力的眼睛睜得很圓，臉上紅了一點，把小木梳擱在衣袋裏，搓々着手。

「我不知道！」馬威皺着眉說：「對不起！我誤心中提起凱薩林來！我不知道他們的關係好在一個人不能只有一個朋友，是不是？」他微微的一笑，故意的冷笑她。

瑪力忽然瞪了他一眼，一聲沒出，跑出去了。

九

溫都太々挺着小脖子在前邊走，馬老先生縮着脖子在後面跟着。走大街穿小巷她越走越快，他越走越慢；越人多她越精神，她越精神他越跟不上，要跟個英國人定了婚，在大街上至少并着肩，拉着手走；拉着個老中國人在街上扭，不能作的事；她心中有點後悔。要是跟中國婦人一塊兒走，至少他可以把她落下幾丈多遠，現在，居然叫個婦人拉下多遠；他心中也有點後悔。她站着等着他，他躬起腰來往前扯大步！她笑了，他也笑了，又全不後悔了。

兩個進了猴兒笨大街的一家首飾店。馬老先生要看戒指，夥計給他拿來一盒小姑娘戴着的玩的小銅圈，全是十個便士一隻。馬老先生要貴一點的，夥計看他一眼，又拿出一盒子銀的

來，兩個先令兩隻。馬老先生還要貴的，夥計笑得很不自然的說：

「再貴的可就過一鎊錢了！」

溫都太太拉了他一把，臉上通紅，說：

「咱們上有貴東西的地方去買吧！」

馬老先生點了點頭。

「對不起！太太！」夥計連忙道歉：「我錯了！我去拿好的來！」

夥計看了馬老先生一眼，進去又拿出來一盒戒指，都是金的。把盒子往馬老先生面前一送

說：

「這都是十鎊錢以上的，請看吧！」然後惡意的一笑。

馬老先生也叫上勁兒啦，把盒子往後一推，問：

「有二十鎊錢一個的沒有？」

夥計的顏色變了一點，有心要進去打電話，把巡警叫來；因為身上有二十鎊錢的中國人，一定是強盜；普通中國人就沒有帶一鎊錢的資格，更沒有買戒指的膽量；據他想。他正在遲疑不定，溫都太太又拉了馬老先生一把。兩個一齊走出來。夥計把戒指收回去，趕快的把馬老先生的模樣，身量，衣裳，全記下來，預備發生了搶案，他好報告巡警。

溫都太太都氣糊塗了，出了店門，拉着馬老先生就走，一邊走一邊說：「不買啦！不買啦

！」

「別生氣！別生氣！」馬老先生安慰着她說：「小鋪子，沒有貴東西，咱們到別處去買。」

「不買啦！回家！我受不了這個！」她說着往馬路上就跑，抓住一輛飛跑的公共汽車，小燕兒似的飛上去。馬老先生在汽車後面乾了幾腳，眼看着汽車跑了，自己嘮叨着「外國人們，性傲，性傲！」

馬老先生有點傷心：婦人性傲，兒子不老實，官道不通，汽車亂跑，……「叫咱們老頭子有什麼法子！無法！無法！只好忍着吧！」他低着頭自己嘮叨；「先不用回家，給他們個滿不在乎；咱越將就，他們越仰頭犯脾氣！先不用回家，對！」

他叫了輛汽車到伊牧師家去。

「我知道幹什麼來了，馬老先生！」伊牧師和馬老先生握了握手，說：「不用道歉，孩子們打架常有的事！」

老馬本來編一車的好話兒，預備透底的陪不是，聽見伊牧師這樣說，心裏倒有點不得勁兒了，慘慘的笑了笑。

伊牧師臉上瘦了一點，因為晝夜的念中國書，把字典已掀破兩本，還是念不明白。他的小黃眼珠頗帶着些失望的神氣。

「伊牧師我真沒法子辦！」馬老先生進了客廳，說：「你看，我只有馬威這麼一個，深了不是，淺了不是！他和保羅會——」

「坐下！馬先生！」伊牧師說：「不用再提這回事，小孩子們打完，完事，保羅念書的時候常和人家打架，我也沒辦法，更不願意管！我說，你到教會去了沒有？」

馬老先生的臉紅了，一時回答不出；待了半天，說：

「下禮拜去！下禮拜去！」

伊牧師也沒往下再問，心裏有點不願意，往上推了推眼鏡，他問：「我說，馬先生，你還得幫我的忙呀！我的中文還是不成，你要不幫助我，簡直的——」

「我極願意幫你的忙！」馬老先生極痛快的說。他心裏想：馬威打了保羅，咱要是能幫助伊牧師，不是正好兩不找，誰也不欠誰的嗎！」

「馬先生，」伊牧師好像看透了馬老先生的心思：「你幫助我，和保羅打架可是兩回事，他們打架是他們的事，咱們管不着。你要是願意幫助我，我也得給你幹點什麼。光陰是值錢的東西，誰也別白就誤了誰的工夫，是不是？」

「是，」馬老先生點了點頭，其實他心裏說：「洋鬼子真他媽的死心眼兒，他非把你開得稜是稜兒，角是角兒不可！」

伊牧師乍巴着眼睛笑了：「馬先生你幾時有工夫？我幫你作什麼？咱們今天決定好，就趕快的作起來！」

「我那天都不忙！」馬老先生恨這個「忙」字。

伊牧師剛要說話，伊太太頂着一腦袋亂棉花進來了，她鼻子兩旁的小溝兒顯着特別深，

眼皮腫得特別的高，看着傻而厲害。

「馬先生，馬威是怎麼回事？」她乾辣々的問。

「我來……」

她沒等馬先生說完，梗着脖子又問：

「馬威是怎麼啦！我告訴你，馬先生，你中國的小孩子要反呀！敢打我們！二十年前，你們見了外國人就打哆嗦，現在你們敢動手打架！打死一個試々！這裏不是中國，可以亂打，英國有法律！」

馬老先生一聲兒沒出，咽了幾口吐沫。

伊牧師看着老馬怪可憐的，看着伊太太怪可怕的，要張嘴，又閉上了。

馬威並沒把保羅打傷，保羅的脛筋扭了一下，所以馬威得着機會把他打倒。伊太太雖然愛兒子，可是她決不會因為兒子受了點浮傷就這麼生氣，她動了怒，完全是因為馬威——一個小中國孩子——敢和保羅打架。一個英國人睜開眼，看，或是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是她的屬地，他不但自己要驕傲，他也要別的民族承認他們自己確乎是比英國人低下多多少少倍。伊太太不能受這種恥辱，馬威敢打保羅！雖然保羅並沒受什麼傷！誰也不能受這個，除了伊牧師，她有點恨她的丈夫！

「媽！」——伊薩林開々一點門縫叫：「媽！」

「幹什麼？」伊太太轉過身去問，好像座過山轆轉過礮口似的。

「這鄰姑娘要跟你說幾句話。」

「叫她進來！」伊太太又放了一噱。

薩凱林開門，瑪力進來了。伊太太趕過兩步去，笑着說：「瑪力你好？」好像把馬先生和伊牧師全忘了。

伊牧師也趕過來，也笑着問：「瑪力你好？」

瑪力沒回答他們。她手裏着帽子揆揆着帽花兒，腦門上挺紅，臉和嘴唇都是白的，眼睛睜得很大，眼角掛着滴未落盡的淚，脖子往前探着一點，兩腳鬆鬆的在地上抓着，好像站不住的樣兒。

「你坐下，瑪力！」伊太太還是笑着說。

伊牧師搬過一把椅子來，瑪力歪歪的坐下了，也沒顧得拉一拉裙子；胖々の腿多半截在外邊露着，伊太太撇了撇嘴。

凱薩林的臉也是白的，很安靜，可是眼神有點慌，看々她媽，看々瑪力，看見馬先生也沒過去招呼。

「怎麼了，瑪力！」伊太太過去把手放在瑪力的肩上，顯着十分和善；回頭瞪了老馬一眼，又顯着十分厲害。

「問你的女兒，她知道！」瑪力顫着指了凱薩林一下。

伊太太轉過身來看々她女兒，沒說話，用眼睛問了她一下。

「瑪力說我搶了她的華盛頓！」伊姑娘慢吞吞的說。

「誰是華盛頓？」伊太太的腦袋在空氣中畫了圈。

「騎摩托自行車的那小子，早出險！」馬老先生低聲的告訴伊牧師。

「我的未婚夫！」瑪力說，說完用兩個門牙咬着下嘴唇。

「你幹嗎搶他？怎麼搶的？」伊太太問伊薩林。

「我幹嗎搶他！」伊薩林安穩而強硬的回答。

「你沒搶他，他怎麼不找我去了！你剛纔自己告訴我的！你常和他一塊出去玩，是說的不是？」瑪力問。

「是我說的！我不知道他是你的情人，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朋友們一塊出去遊玩是常有的事。」伊姑娘笑了一笑。

伊太太看兩姑娘辯論，心中有點發酸。她向來是裁判一切的，那能光聽着他們瞎說。她硬說起脾來，說：

「嚨！你真認識那個華盛頓嗎？」

「我認識他，媽！」

伊太太皺上了眉。

「伊太太，你得幫助我，救我！」瑪力站起來向伊太太說：「我的快樂，生命，都在這兒呢！叫伊薩林放了他，他是我的人，他是我的！」

伊太太冷笑了一聲：

「瑪力小心點說話！我的女兒不是滿街搶男人的！瑪力，你錯想了！設若凱真像所想的那樣壞，我能管教她，我是她母親，我『能』管她！」她喘了一口氣，向凱薩林說「凱，去弄碗咖啡來！瑪力，你喝碗咖啡？」

瑪力沒言語。

「瑪力，咱們回家吧！」馬老先生看大家全不出聲，乘機會說了一句。

瑪力點了點頭。

馬老先生和伊牧師握了手，沒敢看伊太太，一直走過來，拉住瑪力的手，她的手冰冷。

瑪力和凱薩林對了對眼光，凱薩林還很安穩，向馬老先生一笑，跟着和瑪力說：

「再見，瑪力。咱們是好朋友，是不是？別錯想了我？再見！」

瑪力搖搖頭，一舉手，把帽子扣上。

「瑪力，你等等，我去叫鑿汽車！」馬先生說。

吃早飯的時候，大家全撇着嘴，馬老先生看着兒子不對。馬威看着父親不順眼，可是誰也不敢說誰，只好臉對臉兒撇着嘴，溫都太太看着女兒怪可憐的，可是自己更可憐，瑪力看着母親怪可憐的，可是要笑也笑不出來，只好臉對臉撇着嘴，苦了拿破侖來，誰也不理他，試着敲瑪力的胖腿，她把腿扯回去了，試着聞聞馬老先生的大皮鞋，他把腳挪開了，沒人理，拿破侖一掃興，跑到後花園對着幾株乾玫瑰撇上嘴，它心裏說：「不知道這羣可笑的人們算

計麼全撇上嘴！想不透！」人和狗一樣，撇上嘴的時候更可笑！

吃完早，飯老馬先生慢慢的上了樓，把烟袋插在嘴裏，也沒心去點着，瑪力給了母親一個冰涼的吻，扣上帽子去上工，馬威穿上大笠，要上舖子去。

「馬威，」溫都太太把馬威叫住：「這兒來！」

馬威隨着她下了樓，到廚房去，溫都太太眼睛裏含着兩顆乾顆巴巴的淚珠，低聲兒說：「馬威，你們得搬家！」

「爲什麼？溫都太太！」馬威勉強笑問。

溫都太太長的嘆了一口氣：「馬威，我不能告訴你！沒原因，你們預備找房得了！對不起，對不起的很！」

「我們有什麼錯過？」馬威問。

「沒有，一點沒有一就是因爲你們沒有錯過，我叫你們搬家！」溫都太太似是而非的一笑。

「父親！」

「不用再問你父親，你父親，他，一點錯處沒有！你也是好孩子！我愛你們——可是咱們不能再住下，往下；好吧，馬威，你去告訴你父親，我不能和他去說！」

他的兩顆乾巴巴的淚珠，順着鼻子兩旁滾下去，滴得很快。

「好吧，溫都太太，我去告訴他，」馬威說着就往外走，她點了點頭，用小手絹輕輕的揉

着眼睛。

「父親，溫都太太叫咱們搬家？」馬威冷不防的進來說，故意的試一試他父親態度。

「啊！」馬老先生看了馬威一眼。

「咱們就張羅着找房吧？」馬威問。

「你等等！你等等！聽我的信！」馬老先生拔出嘴中的烟袋，指着馬威說。

「好啦，父親，我上舖子啦，晚上見！」馬威說完，輕快的跑下去。

馬老先生想了半點多鐘，什麼主意也沒想出來，下樓跟她當面說，不敢，一聲兒不出就到家，不好意思，找伊牧師來跟她說，又恐怕他不管這些閒事；外國鬼子全不喜歡管別人的事。

「要不怎麼說，自由結婚沒好處呢！」他自己念道：「這要是中間有個媒人，豈不是很容易辦嗎？叫大媒來回跑兩趟說弄弄，行了！你看，現在多够難辦，找誰也不好，咱自己是沒法去說！」

馬老先生又想了半點多，還是沒主意；試着想溫都太太的心意：

「她爲什麼忽然打了退堂鼓呢！想不透！一點也想不透！嫌我窮咱有舖子呀！嫌咱老，她也不年青呀！嫌咱是中國人？中國人是頂文明的人啦，嘿！嫌咱醜？有限睛的都可以看出來，咱是多麼文雅！湯髒沒玷兒，地道好人！不要我，新新！」他的小鬍子立起來，頗有生氣的神色：「咱犯得上要她不呢？這到是個問題！小洋娘們，小尖鼻子，精明鬼道，吹！誰

層於跟她搗亂呢！吹！搬家，沒就拔！太爺不在乎！」馬老先生生氣的趨勢越來越猛，嘴帶着小鬍子一齊的顫，忽然站起來，叼着烟袋就往樓下走。

「喝！回去！」他心裏說：「給他個一醉方休！誰也管不了！太爺！」他輕輕拍了胸脯一下，然後大拇指在空中一挑。

溫都太太聽見他下來，故意的上來看他一眼，馬老先生斜着眼瞞了她一下，扣上帽子，穿上大氅，開門出去了，出了門，回頭向門環說：「太爺。」

溫都太太一個人在廚房裏哭起來了。

馬威在小櫃房兒坐着，看着春季減價的報單子，明信片，目錄，全在桌兒上堆着，沒心去動。

事情看着是簡單，當你一細看的時候，就不那麼簡單了。馬威心中那點事，可以用手指頭數過來的；只是數完了，他還是照樣的糊塗，沒法辦！搬家，跟父親痛痛快快的說一回，或者甚至鬧一回；鬧完了，從打鼓，另開張！幹！這很容易，想着很容易；辦辦看了完了！到底應搬家不？到底和父親鬧一回不？最後，到底應把她完全忘掉？說着容易！大人物和小人物有同樣的難處？同樣的困苦；大人物之所以爲大人物，只是在他那點決斷。馬威有思想，有主見，只是沒有決斷。

他坐在那裏，只是坐着。思想和倫敦的苦霧一樣黑暗，靈魂像在個小盒子裏扣着，一點亮

兒看不見，漸漸要沉悶死了。心中的那點愛，隨着瑪力一般，隨着父親一般，隨着李子榮一般，零落的分散盡了；只剩一個肉身坐在那裏，活的地獄！

他盼着來個照顧主兒，沒有，半天連一個人也沒來，盼着父親來，沒有，父親是向不早來的。

李子榮來了。

他好像帶着一團日光，把馬威的混身全照亮了。

「老馬！怎麼還不往外送信呀？」李子榮指着桌上的明信片說。

「老李，別忙，今天津都送出去。」馬威看着李子榮，大眼睛裏發出點真笑：「你這幾天幹什麼玩呢？」

「我？窮忙一鍋粥！」他說着把帽子摘下來，用袖子擦擦帽沿，很慎重的放在卓兒上：

「告訴你點喜事！老馬！」

「誰的喜事？」馬威問，

「咱的！」李子榮指着自已的鼻子說，臉上稍微紅了一點：「咱的，咱定了婚啦！」

「什麼？你？我不信！我就沒看見你跟女人一塊走過！」馬威扶着李子榮的肩膀說。

「你不信我？不寬你，真的！母親給定的！」李子榮的臉都紅勻了：「二十一歲，會做飯
！」

「你沒看見過她？」馬威板着臉問。

「看見這！小時候，天天一塊兒玩！」李子榮說得很得意，把頭髮全抓亂了。

「老李，你的思想很新，怎麼能這麼辦呢！你想想將來的樂趣！你想想！你這麼能幹，麼有學問；她？一個鄉下老兒，一個字不認識，只會做飯，作衣裳，老李，你想想！」

「她認識字，認識幾個！」李子榮打算替她辯護，不由的說漏了。

「認識幾個！」馬威皺着眉說：「老李，我不贊成你的態度！我並不是看咱們自己太高，把普通的女人一筆掃光，我是說你將來的樂趣，你似乎應當慎重一點！你想想，她能幫助你嗎，她不識字！」

「認識幾個！」李子榮找補了一句。

「——對，就算認得幾個吧，你想她能幫助你的事業嗎？你的思想，學問；她的思想和那幾個字，弄不到一塊兒！」

「老馬你的話有理，」李子榮想了一想，說：「但是，你得聽我的，我也有一片饒理兒不是？咱們坐下說！」

兩個青年臉對臉的坐下，李子榮問：

「你以我的思想太舊？」

「假如不是太糊塗！」馬威說，眼珠裏擠出一點笑意。

「我一點也不糊塗！我以為結婚是必要的，因為男女的關係！」李子榮抓了抓頭髮，想不起相當的字眼兒來，看了棚頂一眼，說：「可是，現在婚姻的問題非常的難解決；我知……」

相愛而結婚是正當的辦法，但是，你睜開眼看看中國的婦女，看看她們，看完了，你的心就涼了！中學的，大學的女學生，是不是學問有根底？退一步說是不是會洗衣裳，作飯？愛情，愛情的底下，含藏着五租，體諒，責任！我不能愛一個不能幫助我，體諒我，替我負責的姑娘；不管她怎麼好看，不管她的思想怎樣新——」

「你以為做飯，洗衣裳，是婦人的唯一責任？」馬威看着李子榮問。

「一點不錯，在今日的中國！」李子榮也看着馬威說：「今日的中國沒婦女作事的機會，因為成千累萬的男人還閒着沒作事呢，叫男人有了事做，叫女人都能幫助男人料理家事！有了快樂的，穩固的家庭，社會纔有起色，人們纔能享受有趣味生活！有一點知識是最危險的事，今日的男女學生就是喫這個虧，只有一點知識，是把事實輕輕的一筆勾消。念過一兩本愛情小說，便瘋了似的講自由戀愛，結果還是那點老事，男女到一塊兒睡一夜，完事！男女間相互的責任，沒想；快樂，不會有的！我不能說我恨她們，但是我寧可娶個會作飯，洗衣裳的鄉下老，也不去和那位「有一點知識，」念過幾本小說的姑娘去套交情！」

「好啦，別說了，老李！」馬威笑着說：「去和我父親談一談吧，他準愛聽你這一套！不用說了，你不能說服了我，我也不能叫你明白我；最好說點別的，不然，咱們就快打起來了！」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李子榮說：「看我不明白新思想！我知道，老馬！」

「除去你太注重事實，沒有看不起的地方，老李！」

「除去你太好亂想，太不住重事業，沒有看不起你的地方，老馬！」

兩個青年全笑起來了。

「咱們彼此了解，是不是？」李子榮問。

「事實上！感情上咱們離着很遠很遠，比由地球到太陽的距離還遠！」馬威回答。

「咱們要試着明白彼此是不是？」

「一定！」

「好了；慶賀慶賀咱的婚事！」

馬威立起來，握住李子榮的手，沒說出什麼來。

「我不說，老馬！我是爲談婚姻問題來的，真！把正事兒都忘了！」李子榮很後悔的樣子說：「我請你來了！」

「請我吃飯，慶賀你的婚事？」馬威問。

「不是！不是！請你吃飯？你等着吧，多嚼你聽說老李成了財主，多嚼纔有吃我的希望！」

李子榮笑了一陣，覺得自己說的非常俏皮：「是這麼回事：西門太太今天晚上在家裏請客，喫飯，喝酒，跳舞，音樂，應有盡有，這一晚上她得花好幾百錢。我告訴你，老馬，外國人真會花錢！今天晚上的宴會是爲什麼？爲是募捐建設一個醫院，你猜什麼醫院？貓狗醫院！窮人有了醫院，窮人的貓狗生了病上那兒去呢？西門太太沒事就跟西門爵士這樣念道：募捐立個貓狗醫院！西門爵士告訴她，你看還是男人有主意不是，老馬？我說到那裏去了？」

「李子榮拍着腦門想了想：『對了，西門夫人昨天看見了我，叫我給她找個中國人，作點遊戲，或是唱個歌，她先問我會唱不會？我說，西門太太！，要不怕把客人全嚇跑了。我就唱，她笑了一陣；告訴我，她決無意把客人全嚇跑！我於是便想起你來了，你不是會唱兩段『崑曲』嗎，今天晚上去看一回，你幫助她，她決不會辜負你！你不去去白喫白喝一晚上，就手兒看看英國上等社會的狀況，今天的客人全是闊人，你不去去？』」

「我沒禮服呀！」馬威的意思是願意去。

「你有中國衣裳沒有？」

「有個綢子夾襖，父親那裏還有個緞子馬褂。」

「成了！成了！你拿着衣裳去找我，我在西門爵士的書房等你，在那裏換上衣裳，我把你帶到西門太太那裏去。你這一穿中國衣裳，唱中國曲，她非喜歡壞了不可！我告訴你，你記得年前西門爵士在這兒買的那件中國繡花裙子？西門太太今天晚上就穿上，我前天還又給她在皮開得栗找了件中國舊友兒深藍官袍，今天晚上她是上下一身兒中國衣裳，一來是外國人好奇，二來中國東西也真好看！我有朝一日做了總統，我下令禁止中國人穿西服！世界上還有比中國服裝再大雅，再美的！」

「中國人穿西裝也是好奇！」馬威說。

「俗氣的好奇！沒有審美的好奇！」李子榮說。

「西服方便，輕利！」馬威說。

「作事的時候穿小褂，一樣的方便！綢子衫兒，葛布衫兒比什麼都輕利，而且好看！」李子榮說。

「你是頑固老兒，老李！」

「你，維新兒！老馬！」

「得，別說了，又快打起來啦！」

「晚上在西門宅上見，七點！不用喫飯，今天晚上是法國席！晚上見！」李子榮把帽子拿起來，就手兒說：「老馬！把這些傳單和信，趕緊發出去。再要是叫我看見在這裏堆着，咱們非打一回不可！」

「給將來的李夫人寄一份去吧？」馬威笑着問。

「也好，她認識幾個字！」

「這是英文的，先生！」

李子榮扣上帽子，打了馬威一拳，跑了。

風裏裹着些暖氣，把細雨絲吹得綿軟無力，在空中逗游着，不直着往下落。街上的賣花女已經擺出水仙和一些雜色的春花，給灰暗的倫敦點綴上些有希望的彩色。聖誕和新年的應節舞劇，馬戲，什麼的，都次第收場了；人們講究着足球最後的決賽，和劍橋牛津兩大學賽船的預測。英國人的好賭和愛遊戲，是和喫牛肉抽葉子煙同樣根深蒂固的。

公園的老樹掛着水球，枝兒上已經露出些紅苞兒。樹根的濕土活軟的放出一股潮氣，一兩

個小野水仙從土縫兒裏頂出一團小白花瓣兒。青草比夏天還綠的多，風兒吹過來，小草輕輕的擺動，把水珠兒次第擺下去，倫敦是喧鬧的，忙亂的，可是這些公園老是那麼安靜幽美，叫人們有個地方去換一口氣帶着香味的空氣。

馬老先生背着手在草地上扭，脚步很輕，恐怕踩死草根伏着的蚯蚓。沒有傘，裙沿上已淋滿了水珠。鞋已經濕透，還是走；雖然不慌，心中確是很堅決的，走！走着，走着，走到街上來了；街那邊還有一片草地；街中間立着個戰死殘兵的紀念碑。馬先生似乎記得這個碑，又似乎不大認識這個地方；他向來是不記地名的；更不喜歡打聽這兒。打算過街到那邊的公園看看，馬路上的汽車太多，看着眼暈。他躲了躲地上的泥，又回來了。

找了條板凳，坐了一會兒，一個老太太拉着條長脖子短的小狗，也坐下了，他斜眼瞪了她一眼，瞪了小狗半眼，立起往草地上走。

「喪氣！大豆晨的遇見老娘們，還帶着條母狗！」他往草葉上吐兩口吐沫。

走了一會兒，又走到街上來了，可是另一條街，汽車不少，沒有紀念碑。「這又是什麼街呢？」他問自己。遠處的牆上有個胡同門牌，身份所在不願意過去看；可有貴人在街上找地名的？沒有！咱也不能那麼幹！打算再回公園去繞，腿已經發酸，鞋底兒冰涼；受了寒不是玩的！回家吧！

回家？把早晨帶出來的問題一個沒解決，就回家？不回去？再上公園繞三天，三個禮拜，甚至於三年，就會有了主意嗎？不一定！難！難！難！自幼兒沒受過困苦，沒遭過大事，沒

受過訓練，那能那麼巧，一遇見事就會有辦法！

回家，還是回家！見了她再說。

叫了輛汽車回家。

溫都太太正收拾書房，馬老先生進來了。

「嘿！出去走得怎麼樣？」她問。

「很好，很好！」他回答：「公園裏很有意思，小水仙花，這麼一點，」他伸着小指說：

「剛出土要冒出來。瑪力上工去啦？她今天歡喜點了吧？」

「她今天可喜歡了！」她一邊擦窗戶一邊說，並沒看着他：「多瑞姑娘死了，給瑪力留下一百鎊錢，可憐的多瑞！這一百鎊錢把瑪力的小心給弄亂了，她要買帽子，要買個好留聲機，要買件皮襖，又打算存在銀行生利，買東西就不能存起來生利，不能兩顧着，是不是？小瑪力，簡直的不知道怎麼好了！」

「華盛頓還是沒來？」馬老先生問。

「沒有！」她很慢的搖搖頭。

「少年人不可靠！不可靠！」他嘆息着說。

她回過頭來，看着他，眼中有一星的笑意。

「少年人不可靠！少年人的愛情是一時的刺激，不想怎麼繼續下去，怎麼組起個家庭來！馬老先生自有生以來沒說過這麼漂亮的話，而且說得非常自然，誠懇，說完了一頓頓，又

表示出無限的感傷！——早晨這一趟公園散步真沒白走，真得了些帶詩味的感觸，說完，他看看溫都太太，眼裏帶出不少懇求哀告的神氣來。

她也聽出他的話味來，可是沒說什麼，又轉回身去擦玻璃。

他往前走了兩步很勇敢，很堅決，心裏說：「今兒個就是今兒個了，成敗在此一舉啦！」——溫都太太！溫都太太！」他只叫了這麼兩聲，他的聲音把心中要說的話都表示出來，他伸着一隻手，手指頭都沈重的顫着。

「馬老先生！」她回過身來，手在窗臺上支着：「咱們的事兒完了，不用再提！」

「就是因爲那天買戒指的時候，那個夥計說了那麼幾句話？」他問。

「不！理由多了！那個不過是一個起頭。那天回來，我細細想了一回，理由多了，沒有一個理由叫我敢再進行的！我愛你！」

「愛就夠了，管別的呢！」他插嘴說。

「社會！社會！社會專會殺愛情！我們英國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可是在社交上我們是有階級的。我們婚姻的自由是限於同等階級的。有同等地位，同等財產，然後敢談婚姻，這樣結婚然後纔有樂趣。一個王子娶一個村女，只是寫小說的願意這麼寫，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就打算這是事實，那個小鄉下姑娘也不會快樂，社會，習慣，禮節，言語，全變了，全是她所不知道的，她怎能生活！」她喘了一口氣，無心中的用抹布擦了擦小鼻子，然後接着說：「至於你我，沒有階級的隔膜；可是，細細的想了，咱們還是不冒險好！你看，瑪力的事兒

，十分有九分是失敗了；爲她打算，我不能嫁你；一個年青氣壯的小夥子愛上她，一聽說她有個中國繼父，要命他也不娶她！人類的成見，沒法子打破！你初來的時候，我也以爲你是什麼妖怪野鬼，因爲人人都說你們不好嗎。現在我知道你並不是那麼壞，可是社會上的人不知道；咱們結婚以後還是要在社會上活着的；社會的成見就三天的工夫能把你我殺了！我可以永遠作好朋友，只能作好朋友！」

馬先生混身全麻木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待了老半天，他低聲兒說：

「我還可以在這兒住？」

「噯！一定！我們還是好朋友！前些天我告訴馬威，叫你們搬家，是我一時衝動！我要真心叫你搬，爲什麼我不催促你呢！在這兒住，一定！」她笑了一笑。

他沒言語，低着頭坐下。

「我去叫拿破破命來跟你玩。」她搭訕着走出去了。

三月中旬，倫敦忽然看見纒晴的藍天。樹木，沒有雲霧的障蔽，好像分外高瘦了一些。榆樹枝兒紛紛往下落紅黃的鱗片，柳枝很神速的挂上一層輕黃色。園中的野花，帶着響聲，由濕土裏往外冒以芽。人們臉上也都帶出三分笑意。肥狗們樂得滿街跑，向地上的樹影汪汪的叫。街上的汽車看着花稍多了，在日光裏跑得那麼利便，車尾冒出的藍烟，是眞有點藍色了。鋪子的金匾，各色的點綴，都反射出些光彩來，叫人們的眼睛有點發花，可是心裏頭痛快。

雖然天氣這麼好，伊家的大小一點笑容都沒有，在客廳裏會議，保羅叨着煙袋，繃着眉。伊牧師的腦袋頂着椅子背，不時的偷看伊太太一眼，她的頭髮連一點春氣沒有，乾吧吧的在頭上繞着，好像一團死樹根兒，她的脖子還是梗得很直，眼睛帶出些毒光，鼻子旁邊的溝兒深，很深，可是很乾，像兩條凍死的護城河。

「非把那薩林拉回來不可！我去找她，我去！」伊太太咬着牙說。

「我不能再見她的面！趁早不用把她弄回來！媽！」保羅說，態度也很堅定。

「咱們不把她弄回來，瑪力要是告下華盛頓來，咱們全完，全完！誰也不用混啦！我在教會不能再做事，你在銀行也處不下去啦！她要是告狀，咱們就全完，毀到底！你我禁律住報紙的宣揚嗎！把她弄回來，沒第二個辦法！」伊太太說得很沈痛，字字有力。

「她要是肯和人跑了，咱們就沒法子把她再叫回來！」保羅說，臉上顯着非常的憤怒：「我早知道她！自私，任性不顧臉面！我早知道她！」

「不用空恨她！沒用！想辦法！你恨她，我的心都碎了！自幼兒到現在，我那一天不給她些聖經上的教訓！我那一天不拿眼睛釘着她！你恨她，我纔真應當恨她的呢！可是，無濟於事，恨她算不了什麼；再說，咱們得用愛力感化她！她跑了，咱們還要她，自要她肯改邪歸正；自要明白基督教的教訓；自要她肯不再念那些邪說謬論！我去找她，找到天邊，也把她找回來！我知道她現在不會快樂，我把她找回來，叫她享受一切她從前的快樂；我知道她跟我在一塊兒是最快活的；叫我女兒快活是我的責任，不管她怎樣到不起我！」伊太太一氣說

完，好像心中已打好了稿子，一字不差的背了一過。眼中有點濕潤，似乎是一種淚，和普通人的淚完全不同。

「她決不會再回來！她要是心裏有咱們，他就決不會跟華盛頓那小子跑了！媽，你怎辦都好，我走！我要求銀行把我調到印度，埃及，那兒也好；我不能再見她！英國將來國亡的那一天，就亡在這羣自私，不愛家，不愛國，不愛上帝的男女們！」保羅隨着說，說完，站起來，出去了。

歐洲大戰的結果，不但是搖動各國人民的經濟基礎，也搖動人們的思想；有思想的把世界上一切的道德，舊觀念，從新估量一回，從新加一番解釋。婚姻家庭，道德，宗教，政治，在這種新思想下，全整個的翻了一個斛斗；幾乎有連根拔去的樣子。普通的人們在這種波浪中，有的心寬量大，隨着這個波浪遊下去，在這種波浪中，他們得到許多許多的自由；有的心窄見短，極力的逆着這個潮流往回走，要把在浪中浮着的那些破殘的舊東西，捉住，緊攔的捉住，這兩隊人滾來滾去，誰也不了解誰，誰也沒法去管誰；只是彼此猜疑，痛恨；甚至於父子兄弟間也演成無可調和的慘劇。

英國人是守舊的，就是守舊的英國人也正在這個怒潮裏滾。

凱薩林思想和保羅的相差至少有一百年；她的是和平，自由，打破婚姻，宗教；不要貴族式的代議政治，保羅的呢；戰爭愛國，連婚姻與宗教的形式都要保存着。凱薩林看上次的大戰是醜惡的，戰前的一切是可怕的；保羅看上次的大戰是最光榮的，戰前的一切是黃金的

；她的思想是由讀書得來的；他的意見是本着本能天性造成的。他是個青年，他也是個青年，大戰後的兩種青年。她時時處處含着笑懷疑，他時時處處陪着煙灰斷定。她要知道，明白；他要結果，效用，她用腦子，他用心血，誰也不明白誰，他恨她，因為他本着心血，感情，遺傳而斷定的！

她很安穩的和華盛頓住在一塊，因為他與她相愛。爲什麼要買個戒指戴上？爲什麼要上教堂去摸聖經？爲什麼她一定要姓他的姓？……凱薩林對這些問題全微笑的一笑。

瑪力——和保羅是一樣——一定要個戒指，一定要上教堂摸聖經，一定叫人稱她華盛頓太太。她的舉動像個小野貓兒，她的思想像個死牛。她喜歡露出白腿叫男人看，可是她的腿只露到膝下，處處把褲子刮起一點。便趕快的拉住，看着傻氣而可笑。她只是爲態度，衣帽，叫男人遠處看着活着的。她最後的利器便是她的美。憑着她的美捉住個男人，然後成個小家庭，完了，她的終身大事只盡於此！她不喜歡有小孩，這雖是新思想之一，可是瑪力信這個只是爲方便。小孩子是最會破壞她的美貌的，小孩子是最麻煩的，所以她不願意生小孩，而根本不承認她有什麼生育限制的新思想。

華盛頓拿瑪力與凱薩林一比較，他決定與凱薩林一塊住了，他還是愛瑪力，沒忘了她；可是他與凱薩林的關係似乎在「愛」的以上。這點在愛以上的東西是在歐戰以後的新發現，還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東西，這點東西是不能以形式限制住的，這點東西是極自由的，極活潑的，瑪力不會了解，還不會享受，因爲她的「愛」的定義是以婚姻，夫婦，家庭，來限定的。

而這東西是決不能叫那些老風俗捆住的。

凱薩林和華盛頓不恥手拉手兒去見伊太々，也不怕去見瑪力；只是伊太々與瑪力的不了解；把他與她嚇住了；他與她不怕人，可是對於老的思想有些不敢碰。這不是他與她的軟弱，是世界潮流的擊撞，不是個人的問題，是歷史的改變，他與她的良心是平安的，可是良心的標準是不同的；他與她，良心不能和伊太々，瑪力的良心攔在一個天秤上稱，好吧，他與她頂好不出頭，不去見伊太々與瑪力。

「可憐的保羅！要強的保羅！我知道他的難處！」伊太々在保羅出去以後，自己踟躕着。伊牧師看了她一眼，知道到了他說話的時候了，噙了兩下，慢々的說：

「她不是個壞丫頭，別錯想了她。」

「你老向着她說話，要不是慣縱着她，她還作不出這樣醜事呢！」伊太々一墩把老牧師打悶過去。

伊牧師却是有點恨她，可是不敢發作。

「我找她去！我用基督耶穌的話把她勸回來！」伊太々勉強一笑，和魔鬼咧嘴一樣的那麼和善。

「你不用找她去，她不回來。」伊牧師低聲的說：「她和他在一塊兒很快樂呢，她一定不肯回來；要是不快樂呢，她有掙飯吃的地方，也不肯回來。我願她回來，她最愛我，我最疼她！」他的眼眶兒濕了，接着說：「可是我不願意強迫她回來，她有她的主張，意見，她能

實行她的主張與意見，她就快活；我不願意剝奪她的快活！現在的事，完全在瑪力身上，瑪力要苦狀，咱們全完；她高々一擡手，萬事皆休；全在她一人身上。你不用去找她，我去看她，聽一聽她的意見，然後我去求瑪力！」

「求——瑪力！求！」伊太々指着他的鼻子說，除了對於上帝，她沒用個「求」字。

「求她！」伊牧師也叫勁，聲音很低，可是很堅決。

「你的女兒跑了，去求一個小丫頭片子！你的身份，伊牧師！」伊太々喊。

「我沒身份！你和保羅都有身分！你要把女兒找回來，只爲保持你的臉面，不管她的快樂！同時你一點沒想瑪力，傷心！我沒身分，我去求她！她肯聽我的呢，她算犧牲了自己，完成凱薩林的快樂；她不肯聽我的呢，她又冇那分權利與自由，我不能強迫她！可憐的瑪力！」

伊太々想砸起點東西，往他的頭上摔；忽然想上帝，沒敢動手。她惡狠々的瞪了他一眼，頂着那頭亂棉花走出去了。

伊牧師和溫都太々對着臉坐着，瑪力抱着拿破侖坐在鋼琴前面。在燈光下，伊牧師的臉是死白死白的。

力！瑪力！」他說：「凱薩林不對，華盛頓也不對；只委屈了你！可是事已至此，你要嚴重的對他呢，連他帶我就全毀了！你有法律上的立脚地，你請求賠償，是一定可以得到的

連賠償帶手續費，他非破產不可！報紙上一喧揚，我一家子也全跟着毀了！你有十足的理由去起訴；你有十足的理由去要賠償，我只是求你，寬容他一些！華盛頓不是個壞小子，凱薩林也不是個壞丫頭，只是他們的行動對不起你；你得寬容他們，他們的終身快樂是你給的！你不饒恕他們，我一點也不說你太刻，因為你有充分的理由；我是來求你，格外的留情，成全他們，也成全我們！在法律上他與她是應當受罰的，在感情上他們有可原諒的地方。他們被愛情的衝動做下這個錯事，他們決無意辜你，錯待你，瑪力！你說一句話，瑪力，饒恕他們，還是責罰他們。瑪力姑娘你說一句話！」

瑪力的淚珠都落在拿破侖的身上，沒有回答。

「我看由法律上的解決是正當的辦法，是不是伊牧師！」溫都太々嘴唇顫着說。

「不！媽！」瑪力猛孤丁的站起來說：「我恨他，我恨他！我愛他！我不能責罰他！我不能叫他破產！可是，得叫他親來跟我說！我不能聽旁人的，媽，你不用管！伊牧師你也不用管了！我得見他，我也得見她！我看々他們，只要看々他們！哈々！哈々！」瑪力忽然怪笑起來。

「瑪力！」溫都太々有點心慌，過去扶住女兒。

伊牧師坐在那裏像傻了一樣。

「哈々！哈々！」瑪力還是怪笑，臉上通紅，笑了幾聲，把頭伏在鋼琴上哭了起來。
拿破侖跑到伊牧師的腿旁，歪着頭看着她。

馬威和李子榮定好在禮拜天去看倫敦北邊的韋林新城。這個新城，是戰後新建設的。城中各處全按花園的佈置修的，夏天的時候，那一條條都開得見花香。城中只有一個大鋪子，什麼東西都賣。城中不燒電氣，煤炭是不準用的，爲是保持空氣的清潔。只有幾條街道可以走馬車，如是，人們日夜可以享受一點清靜的生活。城中的一切都近乎自然的，保持全仗科學；電氣的利用，新建築學的方法，花木的保護法，道路的佈置，全是科學的。

科學在精神方面是求絕對的真理，在應用方面是給人類一些幸福。錯用了科學是不懂科學，因科學錯用了而攻擊科學，是不懂科學，人生的享受只有兩個：求真理與娛樂，只有科學能供給這兩件。

兩個人坐車到邦內埗，由那裏步行到新城去。順着鐵路走，處處有些景緻。綠草地忽高忽低，樹林子忽稀忽密。人家兒四散着有藏在樹後的，有孤立在路旁的。小園裏有的有隻小白鷄，有掛着幾件白汗衫，看着特別的有鄉家的風味。路上樹林裏，都有行人；老婆戴着非常複雜的帽子，拄着汗傘，上教堂去作禮拜。青年男女有挨着肩在樹林裏散步，有的騎着車到更遠的鄉間去。中年的男女穿着新衣裳，帶着小孩子，在草地上看牛，鷄，白豬，鳥兒，等等。小學生們有的成羣打夥的在踢足球，有的在草地上滾。

工人們多是討着泥煙袋，拿着張小報，在家門口念。有時候也到草地上去和牛羊們說回笑話。

「老李，」馬威說：「你看伊姑娘的事兒怎麼樣？你不贊成她吧？」

李子榮王出神的看着一株常綠樹，結着一樹的紅豆兒，好像沒聽見馬威說什麼。

「什麼？嘔，伊姑娘！我沒有什麼不贊成她的地方。你看那樹的紅豆多麼好看？」

「好看！」馬威並沒注意的看，隨便回答了一句，然後問：「你不以為她的行動出奇？」

「有什麼出奇！」李子榮笑着說：「這樣的事兒多了！不過我決不肯冒這個險。她，她是多麼有本事！她願意和一個男人一塊住，她就這麼辦了，她有她的自由，她能幫助他。她不願意和他再混，好，就分離，她有能耐掙飯吃。你看，她的英文寫的不錯，她會打字，速記，會辦事，又長的不醜，她還怕什麼！凡是敢實行新思想的，一定心裏有點玩藝兒；沒真本事，光瞎喊口號，沒有個成功！我告訴你，老馬，外國人就是會掙錢，你看伊太太那個傢伙，她也掙三四百一年。你看瑪力，小布人似的，她也能賣帽子。你看亞力山大那個野調無腔，他也給電影場寫佈景。你看博的林肯，一個小詩人，他也會翻譯中國詩賣錢。我有一天問他，中國詩一定是有價值，不然你為什麼翻譯呢？你猜，他說什麼？」「中國東西現在時興，翻點中國詩賣錢！」他們的掙錢能力真是大，真厲害。有了這種能力，然後他們的美術，音樂，文學，總會發達，因為這些東西是精神上的奢侈品，沒錢不能作出來。錢不是壞東西，假如人們把錢用到高尚的事業上去。我希望成個財主，拿出多少萬來，辦圖書館，辦好報紙，辦博物館，辦美術館，辦新戲園，多了！多了！好事情多了！」李子榮吸了口氣，空氣非

常的香美。

馬威還想着伊姑娘的事，并没聽李子榮說的是什麼。

「可憐的瑪力！」馬威嘆息了一聲。

「我說的話你全沒聽？老馬！」李子榮急了。

「聽見了，全聽見了！」馬威笑了：「可憐的瑪力！」

「扔開你的瑪力和凱薩林！可憐？我纔可憐呢！一天到晚窮忙，還發不了財！」李子榮指手畫腳的嚷，樹上的小鳥嚇飛了一羣。

馬威不說話了，一個勁兒往前走。頭低着好像叫思想給發沈了似的。

李子榮也不出聲，扯開粗腿，和馬威賽開了跑。兩個人一氣走了三里，走得喘噓噓的。臉全紅了，手指頭也漲起來。誰也不服誰，誰也不說話，只是走，越走越有勁。

馬威回頭看了李子榮一眼，李子榮往起一挺胸脯。兩個人又走下去。

「可憐的瑪力！」李子榮忽然說，學着馬威的聲音。

馬威站住了，看着李子榮說：

「你是成心要我呀，老李！什麼瑪力呀？又可憐呀？」

「你若說我太注重事實嗎，我得學着浪漫一點，是不是？」李子榮說。

兩個人走得慢了。

「老李你不明白我！」馬威拉住李子榮的胳膊說：「說真的我還是對瑪力不死心！我簡直的沒辦法！有時候我半夜的睡不着覺，真的！我亂想一回：想你的勸導，想父親的無望，想事業，想學問；不論怎麼想吧，總忘不了她！她比仙女還美，同時比魔鬼還厲害！」

「好老馬，你真像親兄弟一樣，我還是勸你不必妄想！」李子榮很誠懇的說：「我看她一定把華盛頓給告下來，至少也要求五六百鎊的賠償。她得了這筆錢，好々的一打扮，報紙上把她的影片一登，我敢保，不出三個月她就和別人結婚。外國人最怕報紙，可是也最喜歡把自己的姓名，像片，全登出來。這是一種廣告。誰知道小瑪力？沒人！她一在報紙上鬧騰，行了，她一天能接幾百封求婚書，你連半點希望也沒有！不妄想，老馬！」

「你不知道瑪力，她不會那麼辦！」馬威很肯定的說。

「咱們等着瞧！錢，名，都在此一舉，她不是個傻子！況且華盛頓破壞婚約，法律上有保護瑪力的義務。」

「我沒望？」馬威說得很悽慘。

李子榮搖頭。

「我再試一回，她再拒絕我，我就死心了！」馬威說。

「也好！」李子榮帶着不贊成的口氣。

「我告訴你，老李，我跟她說一回；再跟父親痛々快々說一回，關於舖子的事。她拒絕我呢，我無法。父親不聽我的呢，我走！他一點事兒不管，老花錢，說不下去；我得念書。不能一天精在舖子裏。我忍了這麼些日子了，他一點看不出來，我知道不抓破面皮的跟他說，他要命也不明白我們的事情，非說不可了！」

「打開鼻子說亮話，頂好的事！不過——」李子榮看見路旁的里數牌：「哈，快到了，還

有半里地。我說，現在可快一點鐘了，咱們上那兒去吃飯呢？新城裏一定沒飯館！」

「不要緊，車站上有酒館，喝盃酒，來兩塊麪包，就成了。」馬威說。

離車站不遠有一帶土坡，上面不少小松樹。兩個人上了土坡，正望見新城。高低的房屋，全在山坡下邊，房屋那邊一條油光光的馬路，是上劍橋的大道。汽車來回的跑，遠々看着好像幾個小黑板。天是陰着，可是沒霧，遠々の還可以看見韋林舊城。城裏教堂的塔尖高々の在樹梢上挺出來，看着像幾條大筍。兩城之間，一片高低的綠地，地中間着些牛羊。羊羣動，正像一片雪被風吹着流動似的。

兩個人看了半天，捨不得動。教堂的鐘輕々の敲了一點。

自從由韋林新城回來，馬威時々刻々想和瑪力談一談，可是老沒得機會。

有一天晚上，溫都太々有些頭疼，早々の就睡了。馬老先生吃完晚飯出去了，并没告訴別人到那裏去。瑪力一個人抱着拿破侖在客廳裏坐着，哭喪着臉和拿破侖報委屈。

馬威在屋外咳嗽了聲，推門進來。

「哈嘍，馬威！」

「瑪力，你沒出去？」馬威說着過去翻拿破侖。

「馬威，你願意幫助我嗎？」瑪力問。

「怎麼幫助你？」馬威往前又湊了湊。

「告訴我，華盛頓在那兒住？」她假意的笑着說。

「我不知道，真的！」

「無關緊要，不知道不要緊！」她很失望地一撇嘴。

「瑪力，」他又往前湊，說：「瑪力！你還是愛華盛頓？你不會給真愛你的人一點機會？」

「我恨他！」瑪力往後退，身子：「我恨你們男人！」

「男人裏有好的！」馬威的臉紅了一點，心裏直跳。

瑪力樂了，樂的挺不自然。

「馬威，你去買瓶酒，咱們喝，好不好？我悶極了，我要瘋了！」

「好，我去買，你要喝什麼？」

「是有辣勁的就成，我不懂得酒。」

馬威點點頭，拿上帽子，出去了。

「馬威。我臉紅了！很熱！你摸！」

馬威揉了揉她的臉蛋，果然很熱。

「我摸你的！」瑪力的眼睛分外的光亮，臉上紅的像朝陽下的海棠花。

他把她的手住握了，他的混身全顫動着。他的背上流着一股熱氣。他把她的手，一塊兒棉

花似的，放在他的唇邊。她的手背輕輕地往上迎了一迎。他還拉着她的手，那一隻手繞過她的背後，把唇送到她的嘴上。她臉上背上的熱氣把他包圍起來，他什麼也不知道了，只聽見自己心房的跳動。他把全身的力量全加到她的唇上，她也緊緊地摟着他，好像兩個人已經化成一體。他的嘴唇，熱，有力，往下按着，她的唇，香軟，柔膩，往上湊和。他的手腳全涼了，無意識的往前躬了躬身，把嘴唇更嚴密的，滾熱的，往下扣，她的眼睛閉着，頭兒仰着，把身子緊緊地靠着他的。

她睜開眼，用手輕輕地一推她的嘴，他向後退了兩步，差點沒倒下。

她又瀉下去一杯，喝得很兇，怪可怕的，舐了舐嘴唇，她立起身來，看着馬威。

「哈哈，原來是你！小馬威！我當你是華盛頓呢！你也好，馬威，再給我一個吻！滾邊！」她歪着右臉遞給他。

馬威傻子似的往後退了兩步，顫着說：

「瑪力！你醉了？」

「我沒醉！你纔醉了罷！」她搖幌着向他走過來：「你敢羞辱我，吻我！你！」

「瑪力！」他拉住她的手。

她由他拉着手，低下頭，一個勁兒笑。笑着，她的聲音變了，哭起來。

拿破崙這半天看着他們，莫明其妙是怎一回事。忽然小耳朵立起來，叫了兩聲。馬老先生開門進來了。

看見他們的神氣，馬老先生呆着想了半天，結果，他生了氣。

「馬威！這是怎回事呀！」馬老先生理直氣壯的問。

馬威沒回答。

「瑪力，你睡覺去吧！」他問瑪力。

瑪力沒言語，由着馬威把她攙到樓下去。

馬威心裏刀刺的難過。後悔不該和她喝酒，心疼她的遭遇，恨她的不領略他的愛情，愛她的溫柔嘴唇，想着過去幾分鐘的香色……難過！沒管父親，一直上樓了。

馬老先生的氣頭不小，自從溫都太太拒絕他，他一肚的氣，至今沒地方發洩，現在得着個機會，非和馬威鬧一回不可。

他把他們剩下的酒全喝了，火氣更壯了。上了樓來找馬威

馬威也好，把門從裏面鎖好，馬老先生乾躲腳，進不去。

「明天早晨見，馬威！明天咱們得說說！沒事兒把人家大姑娘灌醉了，拉人家的手！你有臉皮沒有哇？明天見！」

馬威一聲也沒出。

馬老先生睡了一夜不安覺，把怒氣都睡出去了。第二天早晨肚子空空的，只想吃早飯，把要和馬威算賬也忘了。

喫完早飯，他回到書房去抽煙，沒想到馬威反找他來了。馬威皺着眉，板着脸，眼睛裏一

點溫和的樣兒也沒有。

馬老先生把昨天晚上上的怒氣又調回來了。心裏說：「我忘了，你倒來找尋我！好，咱們得說，小子！」

馬威看着父親沒有一處不可恨的，馬老先生看着兒子至少值三百棍。誰也沒這麼恨過誰說，他們都知道；可是今天好像是有一股天外飛來的邪氣，叫他們彼此越看越發怒。

「父親，」馬威先說了話：「咱們談一談，好不好？」

「好吧！」馬老先生耐煙袋，從牙縫裏擠出這麼兩個字來。

「先談咱們的買賣？」馬威問。

「先談大姑娘吧。」馬老先生很俏皮的看了他兒子一眼。

馬威的臉色白了，冷笑着說：

「大姑娘吧，二姑娘吧，關於婦女的事兒咱們誰也別說誰，父親！」

馬老先生噉了兩聲，沒言語，臉上慢慢紅起來。

「談咱們的買賣吧？」馬威問。

「買賣，老是買賣！好像我長着個「買賣腦袋」似的！」馬老先生不耐煩的說。

「怎麼不該提買賣呀？」馬威瞪着他父親問：「喫着買賣喝着買賣！今天咱們得說開了，

非說不可！」

「你，鬼崽子！你敢瞪我！敢指着臉子教訓我！我是你爸爸！我的舖子，你不用管，用不

「替你操心！」馬老牛生真急了，不然，他決不肯罵馬威。

「不管，更好！咱們看誰管，誰管誰是王！」馬威沒好意思再出來，推門出去了。馬威出了衙門，不知道上那兒好，不上舖子去，就誤一天的買賣；上舖子去，想着父親的話真刺心。壓了壓氣，還是得上舖子去，父親到底是父親，沒法子治他；況且買賣不是父親一個人的。舖子倒了，他們全得挨餓。沒法子，誰叫有這樣的父親呢！

倫敦是大的，馬威却覺着非常的孤獨寂寞。倫敦有七百萬人，誰知道他，誰可憐他連他的父親都不明白他，甚至於罵他！瑪力拒絕了他，他沒有一個知心的！他覺着非常的淒涼，雖然倫敦是這麼熱鬧的一個地方。他沒有地方去，雖然倫敦有四百個電影院，幾十個戲館子，多少個博物院，美術館，千萬個舖子，無數的人家；他却沒有地方去；他看什麼都淒慘；他聽什麼都可哭；因為他失了人類最寶貴的一件東西：愛！

他坐在舖子裏，聽着街上的車聲，聖保羅教堂的鐘聲，他知道身邊在繁華熱鬧的倫敦裏，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裏獨自遊蕩，好像在荒島上和一羣野鳥同居。

他鼓舞他自己，壓制着怒氣，去跳舞，去聽戲，去看足球，去看電影；啊，離不開這個舖子！沒有人幫助我，父親是第一個不管我的！和他決裂，不肯！不管他罷，也不去跳舞，遊戲；好好的念書，作事，山苦難中得一點學問經驗；說着容易，感情的激刺往往跨過理智的安排。心一潮動的時候不會低頭念書的！

假如瑪力能愛我，馬威想：假如我能天天吻她一次，天天拉她的手，能在一塊兒說幾句

知心的話，我什麼事也不管了，只是好好作事，念書；把我所能得的幸福都分給她一半。或者父親也重到那樣想，想溫都太太，誰管他呢！可憐的瑪力，她想華盛頓，正和我想她一樣！人事，愛情，永遠是沒統系的，沒一定的！世界是個大網，人人想由網眼撞出去，結果全死在網裏；沒法子，人類是微弱的，意志是不中用的！

不！意志是偉大的，是鋼鐵的！誰都可以成個英雄，假如他把意志的鋼刀研斷了情絲，煩惱！馬威握着拳頭捶了胸口兩下。幹！幹！往前走！什麼是孤寂？感情的一種現象！什麼是弱？意志的不堅！

進來個老太婆，問馬威賣中兩茶不賣，他勉強笑着把她送出去了。

「這是事業？唔，不怪父親恨他賣茶！賣茶不賣？誰他媽的賣茶！」

只有馬威是個快樂人！馬威想：他只看着事情，眼前的那一點事情，不想別的，於是也就沒有苦悶。他和獅子一樣，捉鹿和捉兔用同等的力量，而且同樣的喜歡；自要捉住些東西就好，不管大小，李子榮是個豪傑，因為他能自己造出個世界來！他的世界裏只有工作，沒有理想；只有男女，沒有愛情；只有物質，沒有玄幻，只有顏色，沒有美術！然而他快樂，能快樂的便是豪傑！

馬威不贊成李子榮，却是佩服他，敬重他。有心要學他，不成，學不了！

「嘿，馬威！」亞力山大在窗外喊，把玻璃震得直顫，「你父親呢？」他開開門進來，差點把門軸給推出了槽。他的鼻子特別紅，嘴中的酒味好像開着蓋的酒缸。他穿着新紅

色的大籃，站在那裏，好似一座在夕陽下的小山。

「父親還沒來，幹什麼？」馬威把手攔在亞力山大的手中，叫他握握。亞力山大的大手指足有馬威的手腕那麼粗。

「好，我交給你吧。」亞力山大掏出十張一鎊錢的票子。一邊遞給馬威，一邊說：「他叫我給押兩匹馬，一匹驢，一匹驢了；勝負相抵，我還應當給他這些錢。」

「我父親常賭嗎？」馬威問。

「不用問，你們中國人都好賭。你明白我的意思？」亞力山大說：「我說，馬威，你父親真是要和溫郁太太結婚嗎？那天他的短髮，告訴我他要買戒指去，真好？」

「沒有的事，英國婦人能嫁中國人，你明白我的意思？」馬威笑着說，說得非常俏皮而好聽。

亞力山大看了馬威一眼，撇着大嘴笑了笑。然後說：「他們不結婚，兩好，兩好！我問你，你父親沒告訴你，他今天到電影場去？」

「沒有，上那兒去作什麼？」馬威問。

「你看，是不是！中國人凡事守秘密，不告訴人。你父親允許幫助我做影戲，今天應當去他別別忘哇！」

馬威心中更恨他父親了。

「他在家哪？」亞力山大問。

「不知道！」馬威回答的乾短而難聽。

「回頭見，馬威！」亞力山大說着，一座小山似的拂動出去。

「賭錢，喝酒，買戒指，做電影，全不告訴我！」馬威自己想：「好！不用告訴我！咱們到時候再說！」

四

四月中，的細雨，忽晴忽落，把空氣洗得怪清涼的。嫩樹葉兒依然很小，可是處處有綠意。含羞的春陽只輕々的，從薄雲裏探出一些柔和的光線；地上的人影，電影是很微淡的。野桃花最早，淡々的粉色在風雨裏擺動，好像嬌弱的小村女，打扮得簡單而秀美。

足球什麼的已經收場了，人們開始講論春季的賽馬。遊戲是英國教育中最要的一部，也是英國人生活中不可少的東西。

馬威把他的運動又擱下了，也不去搖，也不去快走；天天皺着眉坐在家裏，或是鋪子裏，晒着滋味發愁。伊姑娘也見不着，瑪力也不大理他。老拿着本書，可是念不下去；看着書皮上的金字恨自己。李子榮也不常來；來了，兩個人也說不到一塊兒。馬老先生打算把買賣收了，把錢交給狀元樓的范掌櫃的擴充飯館的買賣，這樣，馬老先生可以算作股東，什麼事不用管，專等分紅利。馬威不贊成這個計畫，爺倆也沒短拌嘴。

除去這些事實上的纏繞，他精神上也特別的苦悶。春色越重，他心裏身上越纏繞，說不出

的難過；這點難過是由原始人類傳下來的，遇到一定的時令就和花兒一樣的往外吐葉發芽。他嫌大篷太重，穿着件雨衣往舖子走。走到聖保羅教堂的外面，他呆呆的望着鐵樓上的金頂；他永遠愛看那個金頂。

「老馬！」李子榮從後面拉了他一把。

馬威回頭看，李子榮的神色非常的驚慌，臉上的顏色也不正。

「怎麼啦？」馬威問。

「你回家！把舖子的鑰匙交給我！」李子榮說的很快，很急切。

「怎樣啦？」馬威問。

「東倫敦的工人要來拆你們的舖子！你趕快回家！我會對付他們！」李子榮張着手和馬威要鑰匙。

「好哇！」馬威忽然精神起來：「我正想打一回呢！拆舖子好，咱們打一回再說！」

「不！老馬！你回家，事情交給我了！你我是好朋友不是？你信任我？」李子榮很急切的說。

「我信任你！你是我的親哥々！但是我不能把你一個人留下，萬一他們打你呢？」馬威問。

「他們不會打我！你要是在這兒，事情可就更不好辦了！你走！你走！馬威，你走！」李子榮還伸着手和他要鑰匙。

馬威搖了搖頭，咬着牙說：「我不能走，老李！我不能叫你受一點傷！我們的舖子，我得負責任！我和他打一回！我活膩了，正痛烈痛決心的打一回呢！」

李子榮急的直轉磨，馬威是無論怎說也不走。

「你要把我急死，馬威！」李子榮說，噴出許多吐沫星兒來。

「我問你，他們有什麼理由拆我們的舖子呢？」馬威冷笑着問。

「沒工夫說，他們已經由東倫敦動了身！」李子榮搓手說。

「我不怕！你說！」馬威極堅決的說。

「來不及了！你走！」

「你不說，好，你走，老李！我一個人跟他們拚！」

「不能走，老馬！到危險的時候我不幫助，你把我看成什麼東西了？」李子榮說的非常堂皇，誠懇，馬威的心軟了。馬威看李子榮，在這一兩分鐘內，不只是個會辦事掙錢的平常人，也是個心神健全的英雄。馬威像看透了李子榮的心，一顆血紅的好心，和他的話一樣的热烈誠實。

「老李，咱們誰也別走，好不好？」

「你得允許我一個條件：無論遇什麼事，不准你出來！多替你聽見我叫打，你再動手！不然，你不准出橫房一步！你答應這個條件嗎？」

「好，我聽你的！老李，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你爲我們的事這樣——」

「快走，沒工夫扯閒話！」李子榮扯着馬威進了胡同，「開門！下窗板！快！」

「給他們收拾好了，等着叫他們拆？」馬威問，臉上的神色非常激憤。

「不用問！叫你作什麼，做什麼，把電燈捻開！不用開櫃房的電門！好了，你上屋裏去，沒我的話，不准出來！在電話機旁邊坐下，多聽聽我一拍手，給巡警局打電話，報告被搶！不用叫號碼，叫『巡警局，』聽見沒有？」李子榮一氣說完，把屋子中值錢的東西往保險櫃裏放了幾件。然後坐在貨架旁邊，一聲也不發了，好像個守城的大將似的。

馬威坐在屋裏，心中有點跳。他不怕打架，只怕等着打架。他偷偷的立起來，看看李子榮。他心裏不安多了，李子榮紋絲不動的在那裏坐着，好像老和尚參禪那麼穩當；馬威想：有這麼個朋友在這裏，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坐下！老馬！」李子榮下了命令。馬威很機械的坐下了。

又過了四五分鐘，窗外發現了一個戴着小柿帽子的中國人，鬼鬼祟祟的向屋內看了一眼。李子榮故意立起來，假裝收拾架架上的貨物，又待了一會兒，窗外又來好幾個戴小柿帽子的了，都指手畫腳的說話。李子榮聽不清楚他們說的是什麼，只聽見廣東話句尾的長餘音：

「囉——囉——囉——」

嘩啦！一塊磚頭把玻璃打了個大窟窿。

李子榮一拍手，馬威把電話機抄在手裏。

嘩啦！又是一塊磚頭。

李子榮看了馬威一眼，慢々往外走。

嘩——兩塊磚頭一齊飛進來，帶着一群玻璃鱗兒，好像兩個慧星。一塊剛々落在李子榮的脚前面，一塊飛到貨架上打碎了一個花瓶。

李子榮走到門前面。外面的人正想往裏走。李子榮用力推住了門鈕，外面的人就往裏撞。李子榮忽然一撒手，外面的人三四個一齊倒進了，摔成一堆。

李子榮一跳，騎在棧上邊那個人身上，兩腳分着，一脚踩着底下的一隻脖子。嘔——！嘩——！——！底下這幾位無奇不有的直叫。李子榮用力往下坐，他們也用力往起頂。李子榮知道他不能維持下去，他向門外的那幾個喊：「阿丑！阿紅！李三興！潘各來！這是我的舖子，我的舖子！你們是怎回事？」他用廣東話向他們喊。

他認識他們，他是他們的翻譯官，是東倫敦的華人都認識他。

外面的幾個聽見李子榮叫他們的名子，不往前擠了，彼此對看了看，好像不知道怎麼辦纔好。李子榮看外邊的楞住了，他借着身下的頂撞，往後一挺身，正掙在地上。他們爬起來了，他也爬起來了，可是正好站在他們前面，擋着他們，不能往前走。

「跑！跑！」李子榮揚着手向他們喊：「巡警就到！跑！」

他們回頭看了看胡同口，已經站了一圈人；幸而是早晨，人還不多。他們又彼此看了看，還正在猶疑不定，李子榮又給了他們一句：「跑!!!」

有一個跑了，其餘的也沒說什麼，也開始拿腿。

巡警正到了胡同口，拿去了兩個，其餘的全跑了。

各報報了，說說用大字登起來：「東倫敦華人大鬧古玩舖。」「東倫敦華人之無法無天！」「驚人的搶案！」「政府應設法取締華人！」……馬家古玩舖和馬威的像片全在報紙的前頁登着，說報還將馬威像片上印上「隻手打退匪人的英雄。」新聞記者一羣一羣的拿着像匣子來和馬威問詢，並且有幾個還找到戈登胡同去見馬老先生；對馬老先生的話，他們登的是「Me no say Me no speak」雖然馬老先生沒有這麼說，寫中國人的英文，永遠是這樣狗屁不通；不然，人們以為描寫的不真；英國人沒有語言的天才，故此不能想到外國人會說好英文。

這件事驚動了全城，東倫敦的街上加派了兩隊巡警，監視華人的出入。當晚國會議員質問內務總長，為什麼不把華人都驅出境外。馬家古玩舖外面自午到晚老有一圈人，馬威在三點鐘內賣了五十多鎊錢。

馬老先生嚇得一天沒敢出門，盼着馬威回來，看看到底兒子叫人家給打壞了沒有。同時決定了，非把舖子收閉了不可，不然，自己的腦袋早晚是叫人家用磚頭給打下來。

門外老站着兩個人，據溫郁太說，他們是便衣偵探。馬老先生心更慌了，連烟也不抽了，唯恐怕叫偵探看見烟袋鍋上的火星。

倫敦的華工分爲兩派：一派是有工便做，不管體面的。電影廠找挨打的中國人，便找這一派來。第二派是血性的苦工人，不認識字，不會說英國話，沒有什麼手藝，可是真心的愛國，寧可餓死也不作給國家丟人的事。這兩派人的知識是一樣的有限，舉動是一樣的粗魯，生活是一樣的可憐。他們的分別是：一派只管找飯吃，不管別的，一派是找飯吃要吃的體面。這兩派人是不相容的，是見面便打的。傻愛國的和傻不愛國的見面沒有第二個辦法，只是打！他們這一打，便給外國人許多笑話聽；愛國的也挨罵，不愛國的也挨罵！

英國人在電影裏，戲劇裏，小說裏，罵中國人，已經成了一種歷史的習慣，正像中國戲臺上老給曹操打大白臉一樣。中國戲臺上不會有黑臉曹操，外國戲臺上不會有好中國人。這種事不是感情上的，是歷史的；不是故意罵人的，是有意做好文章的。中國舊戲家總是作出一齣有黑臉曹操的戲，人家一定笑他不懂事；英國人寫一齣不帶殺人放火的中國戲，人們還不是一樣笑他。

亞力山大約老馬演的那個電影，是英國最有名一位文人寫的。這位先生明知中國人是文明人，可是爲迎合人們心理起見，爲文學的技藝起見，他還是寫得慘忍險詐，彼此拿刀亂殺；不這樣，他不能得人們的讚許。

這個電影的背景是上海，亞力山大給布置一切上海的景物。一條街代表租界，一條街代表

中國城。前者是清潔，美麗，有秩序；後者是污濁，混亂，天昏地暗。

這個故事呢是一個中國姑娘和一個英國人發生戀愛，她的父親要娶他，可是也不知怎麼一駁勁兒，這個中國老頭自己服了毒。他死了，他的親戚朋友要報仇，他們把她活埋了；埋完了他，大家去找那個英國少年；他和英國兵把他們大打而特打；直到他們跪下求情，纔饒了他們。東倫敦的工人是扮演這羣挨打的東西。馬老先生是扮一個富商，掛得小辮，人家打架的時候，他在旁邊看熱鬧。

聽見這件事，倫敦的中國學生都炸了烟，連開會議，請使館提出抗議，使館提出抗議去了，那位文人第二天在報紙上寫了中國使館一頓。學生們看使館抗議無效，而且挨了一頓罵，大家又開會討論辦法，會中的主席是那位在狀元樓挨打的茅先生。茅先生的意見是：提出抗議沒用，只好消極的不叫中國人去演，大家舉了茅先生作代表，到東倫敦去說，工人們已經和電影廠簽了字，定了合同，沒法再解約於是茅先生聯合愛國的工人們，和要作電影的這羣人們宣戰，馬老先生自然也是一個敵人，況且工人們看他開着舖子，有吃有喝的，還肯作這樣人的事，特別的可恨，於是大家主張先拆他的舖子，並且臭打馬老先生一頓，學生們出好主意，僱工人答應去執行，於是馬家古玩舖便遭了他們的照顧。

李子榮事前早有耳聞，但是他不敢對馬威說。他明知道馬老先生決不是要掙幾錢，亞力山大約他，他不能拒絕，中國人講面子嗎。（他不知道馬老先生要用這筆錢買戒指。）他明知道一和馬威說，他們父子非吵起來不可。他要去和工人們說，他明知道，說不圓全，工人許

无打他一頓，和學生們去說，也沒用，因為學生們只知道愛國而不講實力；於是他就言歸正傳。

事到臨頭了，他有了主意：叫馬家父子不露面，他跟他們對付，這樣，不致有什麼危險，叫工人們砸破些玻璃，出出他們的惡氣；砸了東西自然有保險公司來賠；同時叫馬家古玩舖出了名，將來的買賣一定大有希望，現今作買賣是第一要人知道，這樣一鬧呢，馬家父子便出了名，這是不花錢的廣告，他對工人呢，也沒意思叫他們下獄受苦；他們的行動不對，而立意不錯；所以他叫馬威等人們來到總巡警打電話，勻出他們砸玻璃的工夫，也勻出容他們跑的工夫。

他沒想到巡警捉住兩個中國人。

他沒想到馬先生就這麼害怕，決定要把舖子賣了！

他沒想到學生會決議和馬威爲難。

他沒想到工人爲捉去的人報仇，要和馬老先生拚個你死我活。

他沒想到那片電影出來的很快，報紙上故意的讚揚故事的奇警，故意持着擦着爲中國使館的抗議。

他故意的在事後躲開，好叫馬威的像片登在報上，（一種廣告，）誰知道中國人看見這個像片都咬着牙咒罵馬威呢！

世界是繁雜的，誰能都想得到呢！但是李子榮是自信的人，——非常的恨自己。

馬威明白李子榮，他要決心往下作買賣，不管誰罵他，不管誰要打他。機會到了，不能不

好之作一下。他不知道他父親的事，工人被捕也不是他的過錯。他良心上無虧，他要打起精神來做！這樣纔對得起李子榮。

他沒想到他父親就那麼軟弱，沒膽氣，非把舖子賣了不可！賣了舖子？可是他要賣，沒有人能攔住他，舖子是他的！

馬老先生不明白人家爲什麼要打他，成天撒着小鬍子嘆息世道不良。他不明白爲什麼馬威反打起精神作買賣，他總以爲李子榮給馬威上了催眠術；心中就憂兒子生命的安全，同時非常恨李子榮，他不明白爲什麼溫都太太慶賀他的買賣將來有希望，心裏說：

「媽的舖子叫人家給砸了，還有希望了，外國人的心不定在那塊長着呢！」

打算去找伊牧師去訴委屈白天又不敢出門，怕叫工人把他捉了去；晚上去找他，又怕遇見伊太太。

亞力山大來了一次，他也是這麼說：「老馬！你成了！砸毀的東西有保險公司賠償！你的舖子已經出了名，趕緊辦貨呀！別錯過了機會！你明白我的意思？」

馬老先生一點也不明白。

他晚上偷偷的去找狀元樓范掌櫃的，一來商議出賣古玩舖，二來求范老板給設法向東倫敦的工人說和一下，他情願給那兩個被捉的工人幾十鎊錢，他老是答應幫助他，而且給老馬熱一碟燒賣，開了一瓶酒。馬先生喝了盞酒，吃了兩個薄皮大餡的燒賣，落了兩個痛快的眼淚。

回家看馬威正和溫都母女談得歡天喜地，心中有點吃醋，他們現在拿馬威當個英雄看，同

時鼻子眼睛的頗瞧不起老馬，馬老先生有點恨她們，尤其是對溫都太太。他恨不能把她拉過來踢兩腳，可是很懷疑他是不打得過她，外國婦女身體都很強壯，更可氣的是，拿破崙這兩天也不大招呼他，因為他這幾天不敢白天出門，不能拉小狗出去轉一轉，拿破崙見了他總翻白眼看他。

沒法子，只好去睡覺，在夢裏向故去的妻子哭了一場！——老沒夢見她了！

馬威立在玉石碑樓的便道上，太陽早已落了，公園的人們也散盡了，他面前只有三個影兒：一個無望的父親，一個忠誠的李子榮，一個可愛的瑪力，父親和他談不到一塊，瑪力不接牧他的愛心：他只好對不起李子榮！走！離開他們！

屋裏還黑着。他悄悄立在李子榮的牀前。李子榮的呼聲很勻，睡得像個無識的小孩兒。他站了半天，低聲叫：「子榮，」李子榮沒醒，他的一對熱淚落在李子榮的被子上。

「子榮，再見！」

倫敦是這麼慘淡呀！當人們還都睡得正香甜的時候，電煤氣燈還都亮着，孤寂的亮着，死白的亮着！倫敦好像是個死鬼，只有這些燈光悄悄的看着！看着什麼？沒有東西可看！倫敦是死了，連個靈魂也沒行——。

過一兩點鐘，倫敦就又活了；可是馬威不等着看了，「再見！倫敦！」

「再見」好像個聲音這樣回答他。誰？……

終——

!!!作巨的年青學文給獻貢部一是又

關於中國小說如「中國小說選集」等類的書籍在滿洲已有多種的出版了，但是要找一部像本書以解剖研究批評的鑑賞為主眼的書籍本書可算是空前未有的第一部巨作內容選出魯迅葉紹鈞冰心郁達夫四大作家的代表作各數篇每篇分段加以解釋使讀者閱後不但對作者的風格觀感得到整個的認識同時對於小說的結構用字的技巧也能得到不少的指示文學青年們請不要忽視了這部大作家「心聲」掘露的寶什呀！裝訂用三十開新排版全國各大書店均代售。

中國謝六逸著
鑑賞的批評

中國小說研究

定價一元五角·郵費四分

——節錄本書魯迅作孔乙己的一節——

1 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高尺形的大櫃臺，櫃裏面預備着熱水，可以隨時沖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煮葷，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了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只有穿長衫的，纔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2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1 這段寫魯鎮的本地風光——酒店。作者的酒店作全文的背景；寫的一點不誇張，也不瑣絮。全文的佳辭，便在這里。

2 「……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這是作者的感觸，筆反映孔乙己的遭遇。

#82

7/27/82



康德十年一月二十日初版發行
康德十年六月十日再版發行

◦有◦所◦權◦版◦

光 重 李 人輯編

一ノ八路馬三西市京新

堯 則 唐 人行發

一ノ八路馬三西市京新

政 秉 朱 人刷印

四ノ七海田日市京新

一ノ八路馬三西市京新

司公書圖明開 所行發

五〇九四京新發版・三二四七二話電

(售代有均店書大各國全)

馬 二 說小篇長
著名學文

角伍圓貳價定 (自)

刷印所刷印隆協

8-2
447180
12

8-2

11

447180

7